[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序
- 第2节：谢冰莹全传(1)
- 第3节：谢冰莹全传(2)
- 第4节：谢冰莹全传(3)
- 第5节：谢冰莹全传(4)
- 第6节：谢冰莹全传(5)
- 第7节：谢冰莹全传(6)
- 第8节：谢冰莹全传(7)
- 第9节：谢冰莹全传(8)
- 第10节：谢冰莹全传(9)
- 第11节：谢冰莹全传(10)
- 第12节：谢冰莹全传(11)
- 第13节：谢冰莹全传(12)
- 第14节：谢冰莹全传(13)
- 第15节：谢冰莹全传(14)
- 第16节：谢冰莹全传(15)
- 第17节：谢冰莹全传(16)
- 第18节：谢冰莹全传(17)
- 第19节：谢冰莹全传(18)
- 第20节：谢冰莹全传(19)
- 第21节：谢冰莹全传(20)
- 第22节：谢冰莹全传(21)
- 第23节：谢冰莹全传(22)
- 第24节：谢冰莹全传(23)
- 第25节：谢冰莹全传(24)
- 第26节：谢冰莹全传(25)
- 第27节：谢冰莹全传(26)
- 第28节：谢冰莹全传(27)
- 第29节：谢冰莹全传(28)
- 第30节：谢冰莹全传(29)

- 第31节：谢冰莹全传(30)
- 第32节：谢冰莹全传(31)
- 第33节：谢冰莹全传(32)
- 第34节：谢冰莹全传(33)
- 第35节：谢冰莹全传(34)
- 第36节：谢冰莹全传(35)
- 第37节：谢冰莹全传(36)
- 第38节：谢冰莹全传(37)
- 第39节：谢冰莹全传(38)
- 第40节：谢冰莹全传(39)
- 第41节：谢冰莹全传(40)
- 第42节：谢冰莹全传(41)
- 第43节：谢冰莹全传(42)
- 第44节：谢冰莹全传(43)
- 第45节：谢冰莹全传(44)
- 第46节：谢冰莹全传(45)
- 第47节：谢冰莹全传(46)
- 第48节：谢冰莹全传(47)
- 第49节：谢冰莹全传(48)
- 第50节：谢冰莹全传(49)
- 第51节：谢冰莹全传(50)
- 第52节：谢冰莹全传(51)
- 第53节：谢冰莹全传(52)
- 第54节：谢冰莹全传(53)
- 第55节：谢冰莹全传(54)
- 第56节：谢冰莹全传(55)
- 第57节：谢冰莹全传(56)
- 第58节：谢冰莹全传(57)
- 第59节：谢冰莹全传(58)
- 第60节：谢冰莹全传(59)
- 第61节：谢冰莹全传(60)
- 第62节：谢冰莹全传(61)
- 第63节：谢冰莹全传(62)
- 第64节：谢冰莹全传(63)
- 第65节：谢冰莹全传(64)
- 第66节：谢冰莹全传(65)

- 第67节：谢冰莹全传(66)
- 第68节：谢冰莹全传(67)
- 第69节：谢冰莹全传(68)
- 第70节：谢冰莹全传(69)
- 第71节：谢冰莹全传(70)
- 第72节：谢冰莹全传(71)
- 第73节：谢冰莹全传(72)
- 第74节：谢冰莹全传(73)
- 第75节：谢冰莹全传(74)
- 第76节：谢冰莹全传(75)
- 第77节：谢冰莹全传(76)
- 第78节：谢冰莹全传(77)
- 第79节：谢冰莹全传(78)
- 第80节：谢冰莹全传(79)
- 第81节：谢冰莹全传(80)
- 第82节：谢冰莹全传(81)
- 第83节：谢冰莹全传(82)
- 第84节：谢冰莹全传(83)
- 第85节：谢冰莹全传(84)
- 第86节：谢冰莹全传(85)
- 第87节：谢冰莹全传(86)
- 第88节：谢冰莹全传(87)
- 第89节：谢冰莹全传(88)
- 第90节：谢冰莹全传(89)
- 第91节：谢冰莹全传(90)
- 第92节：谢冰莹全传(91)
- 第93节：谢冰莹全传(92)
- 第94节：谢冰莹全传(93)
- 第95节：谢冰莹全传(94)
- 第96节：谢冰莹全传(95)
- 第97节：谢冰莹全传(96)

第1节：序

序

阎纯德古今中外，传记文学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因为它是历史，是社会，是人生，是记录人类生活的一种根本的文字形式。始自《史记》，司马迁便为传记和传记文学建立了中国传统。

在当代中国作家队伍中，石楠是一个靓丽的名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当我们逃离文学荒原而扑向文学之春的时候，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大门口，便摆着石楠的第一部长篇传记小说《画魂——张玉良传》。新鲜，脍炙人口，使它成为八十年代第一场春雨中酣畅的雨滴。接下来，她又陆续给我们奉献了《美神——刘苇传》、《寒柳——柳如是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一代明星舒绣文》、《沧海人生——刘海粟传》、《陈圆圆——红颜恨》、《张恨水传》、《另类才女苏雪林》等长篇传记和长篇小说《真相》、《生为女人》等二十部作品及小说集，如今又以生花之笔，为中国传记文学花园里增添了一朵奇葩——《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

在中国现代史上，谢冰莹是一位传奇女性。她的名字不仅联系着国民革命和中国女性伟大抗争的重大命题，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发生有着血肉关联。

当我们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空里，面对或真实或虚拟、或五彩缤纷或光怪陆离的人生时，当我们回过头来徜徉于历史之中，检索那些可歌可泣的伟大人物画廊时，我们会发现会想到很多人——那是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代，是为祖国清扫屈辱的一代，是我们现代生活的缔造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里，我们有无数英雄豪杰和风流人物，他们创造了国家的尊严，树立了理想和自信，他们有的与历史长存，有的淹没在滔滔的岁月洪流之中。但是，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凡”，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是行走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人心中的圣者！

以道论之和以史论之，我一生敬仰的许多人中，就有一生苦多乐少、战场上叱咤风云、文坛上流血流汗的谢冰莹。她是二十世纪一位巾帼英雄式的强者。这位从小反叛封建家庭，为婚姻自由多次逃婚，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存亡，参加北伐，跟随叶挺西征讨伐杨森、夏斗寅，坐过日本牢狱的国民革命战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再造，曾历经艰难困苦、枪林弹雨，成就了最重的人生价值。自她踏上文学之旅，更是艰苦卓绝，走多少路，便爬多少格子，写多少文章，她的不事雕琢、朴素无华、自然流畅的七十多部散文集、小说集、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铸成她的血肉，她的人格，她的精神，她的光辉。她的鼓荡着时代风雨、历史脉搏，充满女性叛逆、爱国爱家和民族气节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更是我们认识中国精神与中国人命运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历史教科书；作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开拓者，由于她的辛勤耕耘和成就，而被称为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老“祖母”。

谢冰莹一生坎坷，命运的风雨给她痛快淋漓的快乐，更为她制造了数不尽的人生苦难! 她一再说，自己平凡而渺小，生来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能吃苦，不怕穷；为国家，为文学，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从不向现实低头，从不向敌人屈服，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鼓起勇气再干。这就是谢冰莹！ 谢冰莹是一面精神的旗帜，感动过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从1974年我在巴黎大学执教时起，便梦想写一部关于她的传记，张扬她的精神；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梦”终于由石楠变成了现实。这种欣慰和感谢，难于言表！

传记文学写作很难，因为它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但是，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作家必须以“史蕴诗心”写出传主的人性光辉和历史真实，塑造出传主丰满而完整的生命与独特而鲜活的灵魂。真实、历史、艺术地解释传主的性格和生命历程，是传记文学成功的标志。

传记文学既是一种人生实录，又是一种艺术创造。传记文学，既然是文学，那就一定得是创造。石楠说，她的传记写作追求以真为

骨，以美为神的史实与艺术完美统一。传记文学传主的天空往往广阔而散乱，作家的功夫和智慧在于将传主生命中的零碎细节和漂浮于时空和记忆里的轶事，以严密的结构和文学语言编织出完整的悲喜剧，塑造出传主栩栩如生的性格，就是说在真实的“囹圄”中跳出美丽的舞蹈。

石楠这样资深的作家，撰写谢冰莹这样的“历史”文学人物，应该说对谁都是一种缘分。每个人的一生，充其量不过百年，“一个世纪”在时空浩茫的宇宙中只是一瞬。我们的作家捕捉住这现实的历史的人生的“一瞬”，却是一件辉煌的事业。石楠磨砺了一支带着雷火之光的诗笔，成就了一个个令我们敬仰和怀念的“传记”，为历史留下真善美，也使石楠的故乡“安徽太湖县笔架村”变成真正美丽的“笔架”……

2007年6月18日于北京半亩春

第2节：谢冰莹全传(1)

兵女一第国中兵女一第国中0000传奇从脱车开始

谢冰莹原名谢鸣岗，谢冰莹是她进军校时改用的名字。在这部记述她人生传奇的开篇，为了表述准确和叙述方便，还得用她的原名谢鸣岗。

1926年9月28日，是二十岁的谢鸣岗急切期待的一天。因为这天下午2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湖南考区新生出发去武汉的时间。她把这一天看做是她新生活的开始，激动得一夜没睡，一早就起来收拾行李用品，和她的好友树蓉，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们生活、学习了五年的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前往集合地点长沙火车站。

1993年7月12日谢冰莹（阎纯德摄）

怎奈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可大雨没能阻挡住他们，他们二百五十个热血青年，从湖南各地纷纷提前赶到了长沙火车站，等候上车。车站内外拥挤着送行的亲友。年轻的姑娘哭红了眼，母亲拉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鸣岗心里却回荡着兴奋的波涛，庆幸她的父母还不知道，她可以实现当兵的美梦了。如果母亲知道她要远赴武汉参军，肯定要跑来把她拽回家去的。她一点没有离别的沮丧，她的同学树蓉挽住她的手，不屑地说那些啼啼哭哭的人，“哭什么哭？她们应该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勇敢地上前线杀敌才对。”

这时，谢鸣岗的二哥撑着把黑阳伞来了，老远就看到了她，叫了她一声妹妹，向她跑过来说：“我刚下课，就跑来了，担心你们已走了呢。”

1990年12月谢冰莹回台湾与九十五岁的苏雪林

“雨这么大，哥的病还没好彻底，淋湿了可不好。车还没到，快回去吧。”

二哥嘱咐着她："妹妹，你可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哟，部队不像学校。有什么事就写信来，我会去帮你的。"

"我知道，你就放心回去吧。"

"我等你们上车再走。"

"三哥！"她看到了她三哥，喊了他一声。他正在四下张望，她抬手招呼他。

"二哥也来啦。"三哥收拢伞，像条蛇样从人网里钻了过来。他又嘱咐了她一番。

"我不是小孩子，你们就不用为我操心了。"

这时，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子，有人大声说："火车就要到了，大家到月台上排好队，男生排成一行，女生排成一行，不要拥挤。"

"哥，你们回去吧，到了学校就给你们写信，最好暂时不要告诉家里，等我写信告诉父亲吧。你们看，"她指了下攒动的人头，"送的人太多，你们不要进去。"她向哥哥们扬了下手，就拉着小胖子树蓉向里走了。

火车轰轰隆隆驶了过来，他们的领队邱委员指挥他们上车。五十名女生安排在一个车厢里，鸣岗和树蓉背着自己的行李上了车。没有座位，没有窗户，听说是装货运马的车，她们只好把背包放到地下当垫子坐。大家挤坐在一起，虽然空气不怎么好，但大家都很开心。两扇铁门一关上，车厢立刻就没有了光亮。列车启动了，"科托，科托"地欢叫着向前驶去。他们欢呼起来，有人唱起了《国际歌》，同学们齐声跟着合唱起来，车厢里回响起《国际歌》的旋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歌声冲破了车厢的黑暗，响彻云霄，在田野山峦河流上空飘荡。

鸣岗和许多女同学都是第一次坐火车，又大多来自乡间，她不知道火车上有没有厕所，也羞于向人打听，内急了，只得忍着。火车行驶到了一个乡间站头停下来，她连忙拉着树蓉下车，向附近一个小村庄跑去找厕所。可当她俩解决了内急回到车站的时候，火车已不见了踪影。她俩的腿顿时吓软了，也急昏了，就沿着铁路线没命地往前追去。

她们想都没去想，人是追不上火车的。她们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拼命地往前追赶，跌倒了爬起来，又往前跑，两人追得气喘吁吁，可仍然望不到火车的影子。天色就在她们的追赶中渐渐暗了下来。幸好雨已完全停住了，但道路仍然泥泞湿滑。她们的腿酸了，脚走痛了，天也完全黑下来了，铁路两旁的树林变得像幢幢魔影，阴森森，非常怕人。鸣岗跟树蓉说："我们再这样走下去碰到坏人怎么办？得找个地方住一夜，等天明了再继续走。"

第3节：谢冰莹全传(2)

70年代在去美国船上

树蓉也没有了主意，她一向听她的。她抬头向前后张望了下说："那边有人家，去那里借住一夜。"

那是个不大的村子，只有两三户人家。她们来到第一家屋前，就感觉腿脚抬不起来，伸手拍着那家的门。门倒是开了，出来一个中年妇人，她上下打量了她俩一下，就恶狠狠地瞪着她们问："干什么的？"

"我们是脱了火车的女学生，天太黑了，想借大嫂家住一夜。"

"我们是正经人家，你们走吧！"说着就"乒"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她俩非常委屈，想转身去找第二家。这时，隔壁那家走出来两个男人，嬉皮笑脸地对他们说："上我们家来，陪我们玩玩。"她俩吓得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前面一个村子。

她俩悄悄走到一个屋前，从门缝里看到里面桌上有盏梓油灯，桌边有人在吃饭。忘了饥饿的她俩，感觉到了饭香，立时就有了饥饿感，轻轻地拍起门。一位老婆婆拉开门，着军装的冰莹

见到她们，顿时就不高兴，没听她俩说话，就嚷嚷起来："我还以为来的是男人呢，真倒霉，两个女的。"就"哐啷"一声关上了门。后来她才得知，她家儿媳正在生孩子，如来的是男人，就预示着生的是男孩。她俩扫了她的兴。

天越来越黑，她俩急得都要哭了，不管老乡如何不客气，他们还是得找地方住。又找到一家，没敢讲借宿，只要求能到他们屋坐一夜。可这家女主人还是不答应，说他们家有男有女，不方便。她指着不远处的人家，说那家没有男人，只有母女俩，叫她俩到那家问问。

鸣岗谢过她，就和树蓉往那家去了。终于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大嫂，见她俩浑身湿透，软弱无力的样子，就热情地把她俩让进屋里，还打来一盆热水，叫她们洗脸。又拿出她的干净衣裤，叫她俩换了。

又很快给她们端来了热饭热菜。她俩就像很多日子没吃过饭似的，狼吞虎咽起来。她俩吃完饭，女主人就在她房里的两只大柜上，铺上被子，让她们和她母女睡在一个房里。可鸣岗还是不能入睡，她非常懊悔自己的无知，没走多远就掉了队，出这样的笑话，真是无用！她担心追不上队伍，心里非常着急，害怕失去这个解放自己的机会，越想心里越烦，哪还能睡着？她睁着眼睛望着屋顶，自己十九岁的人生，就像眼前那驱赶不去的黑暗，涌向她的心头。 不安分的坏东西

她的出生很不顺利。听奶奶说，她在母亲肚子里整整折腾了三天，把她母亲折腾得死去活来，她就是不肯出来。她的祖母和亲朋急得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

她的家乡湖南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乡龙潭村（现属冷水江市），位于湖南腹部，是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地方，青山秀水环绕，四季色彩分明，那些远远近近的山峦，就像出自不同画家手里的长卷，春如米家山水，谢冰莹中年

雾霭轻笼着新绿；夏似石涛的泼墨山川，浓郁苍碧，绿得醉人；秋如凡高的阿乐及尔女人体样艳丽，向日葵样金黄，燃烧着田野和山冈；冬像一幅现代画家笔下的白描，线条和水墨交错，模糊又疏朗，脱光枝叶的红枫、果木，和常绿的青松、香樟、女贞、楠木同奏冬韵之歌。资水的一条支流像天公遗落在万山丛中、万顷田间的一条闪光缎带，流过村中，它大多数时候温柔如处子，唱着一咏三叹的情歌，把它的爱滋润着两岸的田地，把它养育的鱼虾、螃蟹、泥鳅奉献给农人。可它也有恼怒的时候，那时它像一条桀骜不驯的蛟龙，怒吼着冲垮堤坝，毁坏农田，温柔的天使顷刻间就变成了暴君。

谢家算不上书香世家，但完全可称书香门第。她的祖父在清末虽然任过岳州道台，她家大门头上也大书着“进士”二字，可她家并没有出过进士。她祖父四兄弟分家时他还是个一贫如洗的雇农，分得的全部财产据说只是一只吃饭的碗。但他聪明勤劳，肯吃苦出力，深得雇主的赏识，付给他的酬劳总比别人的多。他一面给人家做工，一面刻

苦自学，读了很多书。他的奋发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荫及着子孙。他着意要造就他的独养子谢玉芝，培养他读书。

她的父亲谢玉芝生于1861年，学名裔熏，字锡林，号石邻，晚岁自号“守拙老人”。他像他的父亲一样聪明好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书读得很好，曾在当时闻名遐迩的张之洞办的两湖书院读书，参加过乡试，中过光绪辛卯副贡（举人）。他热心研究宋儒之学，对做官却没有多大兴趣，不愿和政治发生牵连。清末，两广总督魏午庄保荐连他在内的六人进京做官，保荐的其他五人都去了，独他没去。他只想把他的全部心血用在发展地方教育上。他先后在新化资江、武冈观澜、东安紫溪、邵阳图南书院任过山长，在新化县立中学当了三十七年校长，后来还在他的家乡利用谢氏祠堂创办了谢铎山龙潭学校。学生们尊称他“谢老夫子”，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典籍上的任何故事他都了如指掌，被喻为《康熙字典》、《辞源》和“书箱”。

第4节：谢冰莹全传(3)

谢家老屋（阳琦摄）

作为一个读书人，她父亲酷爱读书，他常对儿女说，他宁可三日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读书。书籍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嗜书如命的他，酷爱收藏图书典籍。他在修建住宅“守园”时，就是把它当做一座藏书楼来设计建造的。这是座两层楼的宏大屋宇，共有二十多间，楼下是全家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楼上藏书。他的庋藏非常丰富，十万多册的书都按经史子集分别陈列，每种书都有它的固定位置，要找什么书伸手可得。他还亲笔在“守园”大门上书了副对联。

平生崇孔孟

守拙归田园这副对联活画出了他的人生哲学和主旨。他的全部精力心思都放在教育学生和做学问上，家事他几乎不管，全都交给他的妻子刘喜贵。一年三百六十天，他落家的时候少，在书院和学校的日子多，只在节假日回家来与母亲妻子儿女过几天，看看他收藏的宝贝。这年中秋节，他带着跟他在书院读书的长子谢承鬯（学名祚芬，字赞厘）回来与家人团聚，在家只过了几天，看着妻子腆着个大肚子忙里忙外，他也没在意，就带着大儿子回书院去了。也许男人们都认为，生孩子的事，是女人的事，用不着他们操心，自古都是如此。此时，他可能正在酣梦中，哪会想得到他的妻子正在与死神做着生死搏斗呢。

鸣岗的祖母焦急万分。祖父故去了多年，儿子不在家，媳妇难产，她这个做婆婆的压力太大了！

鸣岗母亲刘喜贵，十六岁嫁到谢家，已生了三儿一女，大儿子十四岁。女儿谢隆德十岁，二儿子谢承章六岁，三儿子谢承宓三岁。他们的出生都非常顺利，连接生婆都没请过，从阵痛开始到孩子落地没超过两个时辰的，这回却怎么也生不下来，衣服痛湿了一身又一身，头发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头两天，还能喝下几口蛋花红糖水，她

信心百倍地想，生孩子，瓜熟蒂落的事，大不了多受点痛，算不了什么，她一向不怕苦的，她能扛得住。再下来，她就衰弱得滴水不进了。婆婆请来的接生婆，见她面色衰黄，像霜打的花朵蔫耷耷地瘫软在床上，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了，又见宫门还没开，转身就要走。婆婆一把拉住接生婆，乞求她救救她的媳妇。

接生婆打掉她的手，好像害怕沾上了瘟疫一般，叫她准备后事，拔腿想逃。

鸣岗的六叔婆扑上去拽住接生婆不让她走，说她是接生婆，不能见死不救，保不了母子都平安，也一定要保全大人的性命。她往接生婆面前一跪，求她救救她家的侄媳妇。

接生婆说她不是见死不救，而是已没得救了。她使劲拨开了六叔婆的手，说声对不起，就逃离了谢家大院。

依照湖南新化乡下的习惯，产房是不准闲杂人进的。村里来探望的女人们，也只能等在产房外屋干着急。刘喜贵的儿女们从第一天起，就被挡在了他们母亲门外。隆德已经懂事，晓得牵挂母亲的安危，头两天还照常吃饭睡觉，到了第三天，她也不安起来，鸡叫了三遍，也不肯去睡，坐在母亲门外守着。两个小的却像什么都未曾发生，母亲不能来管教他们了，他们还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乐得个自由自在，心里还偷着乐呢，照样吃饭玩乐睡觉。可当他们听到了祖母的哭声，就像突然长大了似的，母亲在床上哼了三天，小孩还没生下来，莫不是要死了？隆德急得大叫一声“妈——！”推开了母亲卧室的门，扑到母亲身上，又哭又喊。

两个小的听到大姐的哭喊，也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外衣都没穿，也往母亲屋里冲，大人拦都拦不住，他们不顾一切扑到母亲身上，哭着呼唤母亲。

刘喜贵是个意志非常坚强，勤劳克己，又乐于助人的人，更是个不肯向生活低头，不向艰难困苦认输的人。她的娘家在安化县罗家湾，她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妹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身为长女的

她，很小就分担家庭的生活重担，八岁到鞭炮店里做工，十岁就管起了家里的豆腐、瓜子店。父亲教她识了一些字，读了《女儿经》、《教女遗规》和《烈女传》，能记个账。母亲眼睛失明后，她就承担起全部家庭生活重荷，打算终生不嫁，要用自己的劳动养活母亲和两个妹妹。她天生就具有男人的性格和豪气，认为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父母做主把她嫁到谢家，她不怕苦不怕累，她的勤俭精神，深得婆婆喜爱，进门当年就把家交给她管，她乐得个含饴弄孙，尽享天伦。她乐善好施，不论哪家有了难处，她都慷慨相帮，她爱主持公道，喜欢打抱不平，村里有了难事，都喜欢来找她，只要她出面一说，任何难解的结都能化解，村里人都非常信任她，大事小事都喜欢找她商量，她从不贪他人的便宜，大公无私，不但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声誉和威信，在儿女面前更是说一不二，她的话，孩子们必须绝对服从。她虽然没有饱读诗书，却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

第5节：谢冰莹全传(4)

00三个儿女凄厉的哭声有如阳光穿透了冰层，照射到她被疼痛折磨得麻木了的心上，她的心立时被激活了，涌动起母爱的潮头，她呼唤着自己，她的孩子们不能没有她，丈夫不能没有她，婆婆不能没有她，她还有很多事要做，村里很多人都需要她，她要活下去，要生下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她眼前突然闪现一道霞光，有个声音好像在对她说："去求南岳圣帝吧，他能保你母子平安！"她忽地有了些力气，抬手示意婆婆，有话要跟她说。婆婆立即领悟了她的意思，向孙儿孙女扬了下手，叫他们别哭了。俯身将耳朵凑近她嘴边。

鸣岗母亲的声音细若游丝，她要婆婆替她给南岳圣帝许个"血盆愿"，求他保佑她生下这个孩子，如果生下个男孩，他满十六岁就去还愿，若生的是个女孩，她二十岁时，她亲自带她去还。

鸣岗的祖母和她的五婶四婶一齐动手，在前院里面对着衡山摆下香案，点着三炷香，插在香炉中，朝着南岳衡山方向跪拜下去。

在新化乡间，凡遇难产，无不要在衡山的南岳圣帝面前许炷"血盆香"，还愿时，不管生的是男孩女孩，都要身着红衣红裤，头缠红巾到衡山的南岳圣帝庙敬香还愿。

人在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候，总爱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菩萨身上，祈望冥冥之中得到他们的护佑。不过有时还真有奇迹出现，三炷香刚刚燃尽，孩子的头出来了，天还没完全亮，孩子落地了，一声清脆响亮的哭声，就像静夜里雄鸡突然的啼鸣，黎明前的军号，滚过长空的春雷，一下就撕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把平安的信息传递给焦虑不安中的谢铎山的亲朋们。

守园沸腾了，守候在产房内外的女人们像雾霭样阴沉的脸上突然漾起了阳光样的笑容，有人说，这孩子的声音怎么这样大，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充当接生婆的六祖母连忙回答，说是个大眼睛的姑娘。

鸣岗的祖母接过孩子，凑到灯下，边端详边跟孩子说话：“真是个不安分的坏东西啊！儿的生日就是娘的罪日，你娘是拼着性命生下你的，你可要永远记住今天：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日这一天哪！”

母亲为她起乳名“凤英”，希望她成为“凤中之英”。野小子

凤英得到全家人的疼爱。上至祖母，下到哥哥姐姐。父亲给她起名谢鸣岗，又名谢彬，字凤宝。可见父亲对她寄予多大希望。她聪明活泼，可爱又非常顽皮，自我意识很强，她想做什么，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因此常常跟母亲发生冲突，母亲不让她做的事，她偏要做，母亲要她做的事，她偏不做。她不爱与女孩子们一起玩，像个野小子，整天和村里的同龄男孩子混在一起，母亲对她看得越紧，她越喜欢往外跑。母亲一转身，她就溜出了门。她和小伙伴们比赛爬树，下河比赛捉鱼捉虾，她总想超过他们，他们都喜欢跟她一起玩，听她号令。她居然组织起一队小男孩的“军队”，当起了司令，她叫每人扛着根小竹棍当武器，听她的口令操练，分成两军对垒打仗，从上屋打到下屋，从山上打到田头。父亲哥哥们回来时带给她吃的小点心，她也不独享，总是偷偷避开母亲，带出去分给小伙伴们。母亲想要留给她慢慢吃，藏起来，一次只给她两块，她就跟母亲耍赖，纠缠不休，宁可自己不吃，也要与伙伴们共同分享。她一天到晚不想着家，常常玩着玩着就玩出了纰漏，几次险些丧命。

有一回，在河里捉鲫鱼，她追赶着一条大鱼，到了一棵大柳树下，一个旋流把她卷进了深潭，她的脚被一股无形的力拽着，她奋力往上挣，就是挣不脱，她以为就要淹死了，高喊了一声救命，就沉到了水中。当她再次奋力挣扎时，同伴们喊来了在附近插秧的乡邻，把她救上了岸，好在她只喝了两口河水，没出大事。母亲知道后，把她关了起来，不让她出门。第三天，她趁上厕所之机，又跑出去了。

有一回，她上树掏喜鹊蛋，从树上掉了下来，立时昏迷过去。掐人中，喷凉水，法子想尽，就是唤不醒。母亲急得疯了一样，听说三十里路外有位老中医，能救活她。她怕别人去请不来，就亲自去请。

她的脚小，真正的三寸金莲，那时天已快黑了，她管不了路远天黑，一心要救她的宝宝，顾不得脚痛，小跑着，开始还有痛感，后来就木了麻了，腿脚就像根没有知觉的棍子，不停地迈着，不停地摔倒，爬起来又往前迈，赶到医生家时，天已完全黑了，她浑身泥土，一只鞋子掉了，裹脚带也散了，一副狼狈样子，就往医生面前一跪，连连磕头，“求求您老神仙，救救我的女儿吧！”这位远近闻名的老医生，平常白天都不愿出诊，三十多里路，天黑路滑，他不想去，可见她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头发湿得像从水里捞起来的那样，被她的救女之心深深打动了，便叫家人点着火把，连夜跟着她来了。几针扎下去，小凤英的眼皮动了下，她从死神那里逃回来了。

第6节：谢冰莹全传(5)

这次事故以后，母亲对她看得更紧了，要她跟着祖母学纺线。五六岁的孩子，还没有纺车高，开始她还有点兴趣，很快她就坐不住了，又偷偷逃到外面当“司令”去了。母亲把她捉回来，要她跟姐姐学绣花。姐姐隆德八岁开始绣嫁妆，绣的嫁衣嫁被嫁枕嫁鞋都装了好几箱子了。她喜欢姐姐绣的花鞋花枕花裙，可她坐不住，还是偷着往外逃。母亲特别爱她这个小女儿，一心要把她培养成三从四德、遵守家规礼教的贤惠淑女，将来嫁出去赢得一个贤德媳妇的美名。在她含着她的奶头睡觉的时候，就口授她背《女儿经》和《教女遗规》，给她讲《二十四孝》和《烈女传》的故事。她不喜欢听这些故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母亲就教她读这些书，她更不乐意。她反感母亲为她所做的这一切，盼望疼爱她的父亲和在外读书的哥哥们放假回家。那才是她的节日。

每当暑假快到的时候，她天天跑到村口去等父亲和哥哥们。小黄狗陪着她。有时一连要等几天才能等到他们。当她望到父亲和哥哥们的身影，她就向他们飞跑过去，跌倒了，爬起来，连滚带爬冲到他们面前。父亲看到她了，也跑着来迎她，躬下身抱起她，小狗跑前跑后撒着欢。母亲早早给他们泡好了茶凉在那里，父亲端起茶碗，自己却不喝，送到她嘴边说：“我的凤宝宝肯定渴了。”哥哥们都乐意和她玩，教她识字读书，母亲为他们准备了好吃的，他们总要让她多吃。父亲除了喜欢读书就喜欢种花，他总带着她，在花园里，父亲跟她说花事，如何下种，如何施肥，还说花的故事。父亲读书时，也爱把她抱到怀里。冬天，怕她冷了，用他的皮袍裹着她，教她读唐诗。夏天，怕她热了，一边给她摇扇，一边教她。她跟着父亲的抑扬顿挫声调背着，虽然认字不多，但她有灵性，记性好，七八岁的时候，能背出大半本《唐诗三百首》和大半本《随园女弟子诗》。她哪里知道，

这么疼爱她的父亲，在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三岁孩童时，就做主给她订了童子婚，把她许配给了他同事的儿子长她两岁的萧明。

她八岁那年，姐姐出嫁。母亲从年初就请了匠人来家制做嫁妆，她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什么都想胜人一筹，借钱也要撑门面。请花娘来家做了十六套绣花锦被，请匠人做了三十六抬木器家具，加上隆德绣了十一年的整整八大箱子的鞋袜衣服，出嫁那天，嫁妆摆了半里多路长。母亲很得意，就对她说："你也不小了，赶快静下性子来学绣花。将来出嫁，起码也得像你姐姐一样，最少也得有十大箱衣被鞋袜陪嫁，到了萧家，人家就会高看你一头。"她立即反驳母亲道："我不要那些东西，我也不要出嫁，我要读书，你让我上学去！"

被迫缠足的谢冰莹

"什么呀？上学？"母亲瞪大眼睛反诘着她，"你看到哪家女孩子上学啦？不行！你没听到有人说我吗？说我把你惯得不像样，大脚丫子到处跑，一点女孩子的样子都没有，长大了谁要呀？你姐嫁出去了，了了我一桩心事，现在我能腾出手来管你了。"她拉起她的手，把她拉到她的卧室里，捺她坐在床厅上，找出早就准备好了的裹脚带，喊来大儿媳，叫她打盆热水放到脚踏板上，就以命令的语气："凤宝，把鞋袜脱下，洗脚！"

"大白天洗脚做什么呀？"她瞪着一双惊讶的大眼不肯动。

"给你包脚呀！"

"我不包。"

"你看看村里有哪个女的不是小脚？身为一个女孩子，穿耳、裹脚、出嫁三件事，谁也躲不掉的。你娘再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我这个当娘的不想被人骂。来！"母亲蹲下身子，抬起她的脚，三下两下就脱下了她的鞋袜，把她的脚浸到热水里。

洗脚又不痛，脚泡在热水里感觉很舒服。她以为这就叫包脚，不安分的天性叫她使劲地踩起水来，踩得水花四溅，溅了大嫂和母亲一身一脸，她还嘻嘻地大笑着说："好玩死了！"可当她的脚被擦干，三

丈长的家织青布带子往脚上使劲缠的时候，她先是痛叫一声，就拳打脚踢个不停。母亲因为太宠爱她，没忍心在她四五岁的时候给她裹脚，以致过了塑造三寸金莲最佳时期，随着年岁的增长，骨头也长硬了，包起来愈加痛了。如果因为女儿疼痛得受不住就退却，不是爱她是害她，再美的女子，如果是双大脚，也是不美的，就是萧家不嫌弃她，也要遭外人议论。母亲没有理睬她的反抗，命令儿媳妇帮她压住她的双手，她用双腿夹紧她的腿，她就动弹不得了。包完了，又用针线缝紧带头，她没法解开。母亲又拿走她的鞋，任她如何躺在床上哭，也没人能帮她，这就是女孩子的命。

第7节：谢冰莹全传(6)

绝食

谢铎山的龙潭村，虽然宁静秀美，远离都市尘嚣，可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外出很不方便，有钱人乘轿远行，汛期可从大同镇的资水上乘船，枯水季节，家境不好的穷人，就只能靠两只脚了。男人们有的种田，有的以挖煤为生，挖煤人被称做“四脚爬”的“煤黑子”。二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就一所私塾，一位塾师，二十来个学生，能进私塾读书的都是家境好的男生，大多数贫穷家庭的男孩子都没有进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只能做一辈子的睁眼瞎。生活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山村女孩子的命运就更不济了，家境好些人家的女孩，十五六岁就被嫁出去，家境穷困人家的女孩，很小就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女孩子想上学犹如白日做梦。鸣岗天天吵着要进私塾读书，母亲冷笑一声反诘她：“女孩子读什么书？”

“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读书？”鸣岗不服，她反驳着母亲，“哥哥们都上学，为什么就不让我上学？”

“你哥哥是男孩子，读了书好到外面工作，赚钱养家。女孩子长大都要嫁人的，上学有什么用？会女红，会持家，才是女孩子的根本。别吵了，好好学习针线活，有了过硬针线功夫，到了婆家，就是本钱。”

鸣岗不屈不挠地求着：“我能背很多诗，但我好多字都不认识，就像和尚念经，妈，求您了，让我进私塾吧，我就能识很多字。”

祖母也帮着她劝她母亲：“就让凤儿去念几天书吧，将来到了婆家，持家理事，看个契约，记个账，写封信什么的，不就方便了？”

母亲不做声了，婆婆的话不无道理，但她并没马上答应女儿要上学的要求，只说，等等再说。鸣岗以为母亲已同意她上学的要求了，顷刻间，谢家要送女儿进私塾的消息传遍了全村，引起了很大震动。自从盘古开天地，谢铎山乡就没有过女孩子进学校的事，人们议论纷

纭，特别是有男孩子在学校就读的人家，一片不满，都说，“女孩子进学校，要吸走男孩子的灵气，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要吸个精光，再聪明的男孩子也要成为傻瓜笨蛋。”反对谢家送鸣岗上学读书，但大多数人碍于刘喜贵的面子和她在村中的威望，只在背地里说说，或在心里嘀咕嘀咕，没人敢公开出面反对。但有一个和刘喜贵一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她不但公开嚷嚷，不准谢家女儿进私塾，还找上门去，大吵大闹，指责刘喜贵，“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女孩子怎么可以和男孩子坐在一个屋子里念书呢？你还是校长太太呢！这点规矩你也不懂！你想让你女儿念书，你就请个先生来家，专门教她，我们决不让你把她送进学校！”她威胁地说，“你若把你女儿送进学校，我就要叫所有的男学生退学，解散学校，让你家女儿一个人去上！”

谢家是龙潭村的望族，刘喜贵的公公虽然去世多年，但他做过岳州知州，她丈夫在县立中学任校长，当地名人，这些都使她在村里的地位显赫而特殊，她在村里一向享有绝对权威，说一不二，村里事，她说了算，从来没人敢当着她的面如此指责她，她的性格不允许她示弱，也不允许他人挑战她的权威，她本来还没有决定让不让鸣岗上学，她这一吵一闹，反而促使她下定决心，她回击道：“我就是要送我女儿进私塾，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看你有没有能耐解散学校！”她把那女人大骂一顿，立即拿着香纸鞭炮，提着竹篮，当着那女人的面，拉起鸣岗的手就往学校走。一进门，就叫女儿跪在孔子画像前，点燃香纸、鞭炮，叫她快拜孔夫子。

私塾先生是个近视眼，听到鞭炮声，从教室走出来。

刘喜贵连忙对他说：“先生，我家鸣岗来上学啦，已拜过孔圣人了。”又转对女儿说，“凤宝，快拜先生，给先生磕头啊。”

鸣岗就跪到先生面前磕了三个头。先生这才看清面前站的是龙潭村的厉害人物。早就有人在他面前煽过风，要他拒收女孩做学生，又听说谢家这个女孩非常顽皮，他也并不想收这个女学生，可他惧怕刘喜贵，没有点头，也没敢摇头，就稀里糊涂默认了。

鸣岗这年十一岁，她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女弟子诗》的基础，她又非常聪明，悟性好，一年就读完了《女子国文》八本，《四字女经》一本，还偷学了半本《幼学》和《论语》。她的哥哥们都在外地的学校，从他们那里已知道了朝代更替，时代已进步到了民国，女禁在逐渐开放，外面有了女子学校，私塾的教育已满足不了她的求知愿望了，她偷偷给在长沙教书的大哥写了封信，希望大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让她进大同女校读书。大哥也早有这个想法，就给母亲来了封信，在说了一些其他事后，就写到了正题，他说：

“……凤妹天资异人，深堪造就，明春可送其赴大同女校求学，以为将来考女子师范之准备。近年来女禁开放，学校林立，吾家素以书香传世，谅慈母不以妹为女子而见拒也。”

这封信给她带来希望和阳光，她渴望读很多很多的书，学很多很多的知识，将来和她的哥哥们一样，凭自己的知识谋到工作，不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供养母亲和祖母，不像姐姐，要靠男人，男人不争气，不务正业，又抱着孩子回家来，孩子缺奶，要请个奶妈，苦苦求母亲，却招来一顿臭骂，说哪个做女人的不是自己奶孩子？冰莹的父母你们小时候哪个不是我喂大的？若是姐姐有工作，就不会这样受委屈。她一定要好好读书，做个自食其力，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人。她兴奋得一夜未睡，想着她的理想，筹划着她美好的未来。那夜，她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到她化成了一只苍鹰，伸展开宽大长长的翅膀，在蓝天上飞翔，飞得很高很远，白云在她翅翼下飞飚，风呼啸而过，太阳的光把她涂成了金色，她快活极了，飞呀飞，在金色的天空翱翔。当她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天已亮了。她还在想她的美梦，急不可待地要把她的美梦告诉母亲和姐姐。她匆匆地穿好衣服就去到厨房，姐姐在灶下烧火，母亲在锅台上忙着，从锅盖边上袅袅升腾起的水蒸气，像云雾一般忽隐忽现地萦绕着母亲，她觉得母亲很美，从没有过的那种美。她向母亲扑过去，从她的背后一把抱住了她说：“妈，你太好看了，像天上下凡的仙女呢。”

第8节：谢冰莹全传(7)

“胡说八道，你妈都当外婆了，还仙女呢！”她抬手要挥开她，“去去去，没见我正忙着吗？”

她把母亲抱得更紧地说：“妈，过了年，我就要去大同女校读书了，你想我抱还想不到呢。”

母亲的脸拉了下来说：“一个女孩子家，认得些字就很不错了，还想上学，别做美梦吧，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把针线活学学好！”

她那颗飞升的心，好像正在蓝天下飞翔的小鸟，突然间遭遇到了强烈的风暴，失去了重心和平衡，从半空一下栽落到地上。她的手松开了，气馁地垂下了头。但她向往自由的天性不甘屈服，她反驳着母亲道：“大哥信里不是说叫你让我去上大同女校吗？我念信给你听的时候，你也没有说不让去呀？”

“你大哥懂得什么？我吃盐比他吃的粮食还多呢，他叫我送你去上学我就送你去？”母亲哼了一声，“你听着，不准再提上学的事！”

她去求祖母帮她。祖母摆了下头说：“细妹呀，不是奶奶不帮你，你母亲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她不同意你去，奶奶也说不动她呀！这件事只有你父亲能帮你，别急，不是快要放寒假了吗？等他回来了，你跟他说，他的话你母亲会听的。”

鸣岗就天天跑到村口去望，她盼望父亲和三哥早些放寒假回来，她要把她飞翔的梦想告诉他们，好求父亲帮助她实现。

父亲和三哥终于回家了，她急不可耐地就把她大哥的信拿给父亲看。父亲看完又把信还给了她，什么也没说。她急了，一把拉住父亲的手臂说：“大哥在信中说让我去上大同女校，妈妈不让，爸，您去跟妈说说，她一定听您的。”

父亲把她揽到怀里，抚着她的秀发说：“谁让你是个女孩子呢！”

“爸，您怎么也说这样的话呀？大哥说女禁已开，人家女孩子能去上女校，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上？”她的眼睛红了，“您还是民国中学的

校长呢，也和母亲一样的封建！”

她的话一针见血，父亲虽然是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可他深受封建礼教道德的影响，脑海中装的全是孔孟之道，朱程理学，还有男尊女卑，女儿虽然聪明伶俐，是个可造就之材，但毕竟是女孩，是女孩就得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妻母者的幸福就是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无须多大学问，而他的女儿早就许了人家，他们只要为萧家培养出一个勤俭贤淑会管家理事的称职媳妇，就算尽职尽责了，妻子不同意女儿离家去上学是有她的道理的，他没理由去反对她这样做，他长年不在家，家事都是她掌管的，而她又是位贤妻良母，他更不能跟她唱反调。他本想说，你母亲做得对，女孩儿不用读那么多书。可他是位慈父，见女儿瞪着一双失望的眼睛，又不忍伤了他爱女的心，就支吾着说，“等你妈哪天高兴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又连忙转过话头，“你最近都读了些什么书呀？”

她父亲是个大书痴，她是个小书痴，对读书的热爱，她完全继承了她父亲的基因，说到读书，她对母亲的怨怼之情忽地一扫而空，她急切地想把她读的第一本小说的喜悦和快乐告知父亲，她说：“爸，我从楼上找到了一本好看的书，《水浒》！爸爸，您读过没有？真好看呢！”她也不等父亲回答，继续说下去，“那书里写了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都是我从没听说过的好人，扶贫济困，一点不像别的故事里的强盗。爸，施耐庵写的是真的吗？”

父亲不无惊讶地看着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会对这种打打杀杀的书感兴趣呢，而她还这么小，刚刚十二岁，他没回答她的问题，而是问她：“这书你能看得懂吗？”

她摆了下头说：“不全懂，有些字还不认得，有些词句也不太懂，但我喜欢里面说的故事和里面写的人，那个黑旋风，那个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鲁智深，那个卢员外，”她说着就背起了那首促使卢俊义不得不上梁山的诗，“芦花江上有孤舟，俊杰黄昏独自游……”

父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不看《红楼梦》，不看《西厢记》，也不找林纾译的那些外国小说看，却找了本一般女孩子不感兴趣的书，她不像一个女孩，莫非真像她祖母说的，是男投女胎？他良久地盯着女儿。

鸣岗突然发现父亲用异样的目光盯看着她，便戛然而止了，问父亲："爸，不认得我呀？"

"你爸爸觉得你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难怪你妈不让你去上女校。我家满楼的书，你怎么就爱上了这本书？这本书在过去可是禁书呀！"

"为什么呀？"她大惑不解地望着父亲。

"说了你也不懂，这不是女孩子读的书。"父亲沉下了脸，"女孩子家，还是多读些唐诗宋词的好。"

鸣岗觉得她父亲的语气有些像母亲了，他是不是想找借口，不想去跟她妈说送她上女校的事呀？她撒娇般也拉下了脸说："爸，您是不是很怕我妈，不敢去跟她说我要上女校的事呀？"

第9节：谢冰莹全传(8)

“我怎么会怕你妈呢？尽瞎说。我不是说了吗，等你妈哪天高兴的时候说。”

“我看今天我妈就很高兴，您和三哥都回来了，她给您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菜，您现在就去说。”她双手抱住父亲的手臂，坠着身子往起拉父亲。“我要您现在就去说。我天天盼您回来，就是想您帮我说动我妈，让她答应我去读书。”

父亲就是稳坐不动，“你妈正在忙呢。别这么性急，开学还早呢！过几天吧。”

她怕逼急了，要惹恼他，就只好作罢。

她天天逼着父亲去说服母亲，父亲被她逼不过，只好趁着晚饭后一家人围着饭桌闲聊之机，硬着头皮对妻子说：“凤英还小，还是让她再读半年书吧。”

祖母见儿子开了口，也附和着说：“女校不就是给细妹子们开办的么？人家能送细妹子去上学，我们就也能送呀！”

“妈！”刚才还说笑着的母亲，听着就不高兴了，没好气地说，“你们都只会做好人，恶人头让我一个人来做，我不怕做这个恶人头，这个孩子不管教可不得了，一点不像个女孩！”母亲斜睨着她，“她比男孩子还凶，比任何男孩子都凶，私塾里没有人不说她顽皮，老师对她都没办法，再送她去大同读书，远离了我的管教，那还不要上天，将来能做个贤妻良母？等嫁到萧家，我还不要让人骂绿了？不行，不行！女孩子都归娘管，到时人家只骂我不骂你们！”

母亲这一反驳，祖母和父亲就不敢吱声。她感到非常委屈，哭着反抗起来说：“我就是要去读书，就是要去！我不要做什么妻什么母！”她朝着母亲大吼，“就你厉害！就你狠！”她把头向墙上撞去。

大姐眼快，一把抱住了她说：“你这是做什么，不要命了呀！”有人拦着她，她哭闹得更厉害了，大姐不让她往墙上撞，她就往大姐身

上撞。

“不要拉她，让她去撞墙，撞得皮破血流才好呢！”母亲也并不是真要阻止大姐拉她，她说着站起身，面对着丈夫和婆婆说：“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哪像个千金小姐，简直就是一条犟牛。都别理她，随她哭随她闹去。没人理她了，她就乖了。”她嗔怪地看着他们，“还不都是你们惯的，什么都由着她那还得了！”转身走出了饭堂。

“凤儿，别闹了。”祖母起身走到她边上，“你妈有她的主见，不是奶奶不帮你。”她拍了下她的肩膀，“不哭了，啊！”也转身走出了门。父亲很为难，被妻子数落了，他也没话说，跟在他母亲后面溜走了。她大嫂这时走到她身边，想劝说她几句，却不知说什么好，只知用手绢替她揩泪水。

她要读书，只是喜欢读书，并不是有什么理想和目的。在那样闭塞的山村，没有报刊，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她什么都不了解，也不知道什么叫男女平等，她就是想读书，想学更多的知识，至于读书做什么，她没想过。也可能是天性使然，母亲不让她做的事，她偏想去做，母亲越不同意她去上学，她越想去，母亲这样狠，家里再不会有人敢帮她说话了，她想读书进学堂已无望了，泪水又禁不住像山泉样往外奔涌，她拨开她们的手，冲出了饭堂，跑回自己的卧室，扑到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她没想到母亲的心如此的狠，她撞墙她都不心疼，她这样专制，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对她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她感到非常伤心和委屈。既然不能外出读书，既然没有人疼爱她，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的好！她在极度绝望之下，想到要以自杀来回击母亲，我死了，看你难过不难过？心痛不心痛？她决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如何去死，她却惶然了，她知道，乡村人采用的方法，一是吊颈，二是投河、投井，三是吞火柴头，四是吞金戒指。她听说吊死的人，舌头拖得足有一尺长，很怕人，她否定了这种死法；她想到去投河，但她见过水淹死的人，肚子胀得像喝饱了水的牯牛，任人又揉又搓，丑死

了，太可怕了。她又否定了投水的死法；她想试试吞红头火柴。就从床上爬起来，悄悄溜到灶下，找到了火柴盒，把盒里的火柴倒了一半在手心里，攥着就溜回了房里。她从暖壶里倒了半碗茶，就拿出火柴，掐下头，先放到鼻子下边闻了闻，那气味让她受不了，她干呕了一会，就放弃了。最后只剩下吞金戒指了。可她没有金戒指。怎么办？她想来想去，想到绝食，她觉得这个死法最好，样子不可怕，也不会被怪味道呛着，只是饿狠了有点难过。她把衣服穿好，躺在床上，以绝食来进行反抗。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大姐没见着她，就到她房里来找她，见她穿得好好地躺在床上，倾身问她："怎么啦？还生母亲的气哪？吃早饭了，快起来吧。"

她摆了下头说："大姐，我不想活了，我想好了，饿死最好。我不会去吃饭的。你去吃吧。"

第10节：谢冰莹全传(9)

“又耍小孩子脾气了。你想想大姐吧，我一天书都没念，你还上了一年学呢，不让念书去死，若是那样，你大姐还不早成了泥成了土？世上的女人还不都要死光了。快快快，起来，去吃饭。”大姐伸手去拉她。

她抢在大姐动手之前拉上了被子，把头严严地盖上了。任随大姐如何说，她就是不理睬。大姐回到饭堂说：“小妹要绝食，怎么说也不肯来吃饭。”

“我去叫。”大嫂放下碗就走。

“回来，不要理她，肚子饿得难过了，她自会来吃的。你们越是去哄，她越起劲呢。”母亲阻止着大嫂，她只好又坐回桌边。

祖母心疼她，匆匆放下饭碗，叫大孙女儿用干净碗给她盛一碗饭，她往上夹了些好菜，端着往小孙女儿屋来了。她坐到她床边，细声慢语地说：“凤，是奶奶哪，快坐起来，奶奶给你送吃的来了。”

她不搭理。

奶奶去掀她的被子，她双手使劲地拽着。

“你这孩子，你娘得罪了你，奶奶又没得罪你，你怎么连奶奶都一齐恨了呢，你不能一竹竿打一河人哪！”

她忽地掀开蒙头的被子，往上一坐，呜呜地哭着说：“奶奶，不让我去念书，我活着做什么，我不想活了，你就别劝我了，哪个劝我我都不会吃的。除非让我去上大同女校。”说完就又躺下去，拉上被子蒙上头。

“唉——”祖母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端着饭菜慢慢地站起来，又叹了口气。她把饭端回厨房，往锅台上重重一放，也不看正在铲饭的媳妇，自言自语地说，“怕是真要出人命啊！”就转过了身。

“妈，你真信她想饿死呀，她这是想吓吓我，我还不知道她，一餐不吃还能撑撑，两餐一饿，就会起来找吃的了，我叫你们不要去哄

她，她这个孩是不识惯的，再不管管，我们可真要对不起萧家了。你不要担心她，她饿不死的，大家都不要去理她，让她饿去。”

她在床上一连躺了三天，哪个给她送吃送喝她都不理，哪个要喂她饭菜她也不张口，蒙着头不搭话，大大出乎母亲的意料。她以为她第二天就要饿得撑不住的，等着她来向她认错投降呢，没想到她竟来真的了。母亲心痛了，三天没进一滴水没吞一粒米，感到问题严重。她是她最心爱的小女儿，是她舍着性命生下来的，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怎地是好呀！不但婆婆和丈夫要怪罪她，传到外人耳朵里，还不知被说成什么事呢。她担心她这样固执下去要弄坏身体的，心里最柔软的部位不禁酸了，但她仍不想向她屈服，如果这次她胜了，以后她还管得了她么？她打了两个蛋花，端到书房对丈夫说：“看来这个小犟种是要和我拼命了，饿坏了可不得了，你去喂她吧，就说上学的事以后再议。”

丈夫对她一向惟命是从，他接过她递来的蛋花，端着进了女儿屋里。在女儿床沿上坐下，轻言细语地说：“鸣岗，你听爸爸说，你妈说了，只要你先吃点东西，上学的事再议，这事还有希望，你起来先喝两口蛋花，好吗？爸喂你。”

三天的饥渴把她折磨得已很衰弱，她的肚子干瘪得紧贴着脊背，胃里什么都没有，胃壁却不愿闲着，它们彼此仿佛伸出牙齿在相互咬噬，痛得好难受。虽然闻到大姐大嫂端来的饭菜的香味，也涎水奔涌，涎水流到胃里，胃壁磨得更欢，那痛越发叫她难以忍受，几次她都产生认命的动摇。可她还是忍住了，大不了一个死！她咬咬牙一次次地挺过去了。父亲亲切的声音，让她再一次动摇了，可她又不想就这样放弃，她紧闭着眼睛，双手紧紧拽住被头，装着根本没听到，在心里回击着母亲，全家人都支持我去上学，奶奶爸爸都说话了，你这个做娘的竟这样狠心，我饿成这样，都不心疼，还叫爸爸来骗我，我才不上当呢！这样不爱我，我就是要死给你看，让你后悔！她这样一想，意志又坚定了。不管父亲如何劝说，就是不理，哼都没哼一声。

父亲对她毫无办法，摇摇头，端着蛋花复命去了。他对妻子说：“这孩子犟脾气上来了，我也劝不动她。”他把蛋花递到她手上，“这样犟下去，孩子要饿坏的，她的脾气是家庭造成的，全家人都宠着她，把她惯坏了，说不定进了女校，过上集体生活，在老师和同学影响下，她能改掉牛脾气，变成一个知书达理的淑女呢。你就答应再让她去读两年书吧。”

“唉——真是个冤家啊。”她把蛋花再次递给丈夫，“你去对她说，我可以再让她去读两年书，但有个条件：改好脾气。如果变好了，像个大家闺秀样子，就让读两年，如果不改，立即叫她回家，提前把她嫁出去。”

她的斗争胜利了，如愿以偿进了大同女校。

第11节：谢冰莹全传(10)

学潮

鸣岗像只飞出了樊笼的鸟，完全忘了母亲对她的要求和她对母亲所做的保证，一进女校，就像鸟儿飞进了林子，尽情地飞翔蹦跳。她到女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脚。送她来的人刚一转身，她就关上宿舍的门，脱下鞋袜，解下裹脚布，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紧裹了几年的五寸小脚，在突然失去枷锁之后，慢慢伸开变了形的脚趾，她就有种松绑的感觉。上学真好，自由了！她很快融入了集体，她的活泼聪明，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她们相互照顾帮助，一同学习，一同唱歌，课后常常携手到附近的村庄游玩，观看溪流歌唱，采撷野花，形影不离，像一群快乐的天使，彼此亲密得胜过亲姐妹。有一天，她们的管理员蒋先生突然把她们甲组的女同学叫了去，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告诫她们："你们的父母送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好好读书，你们都是黄花闺女，上课时要有自己的庄严，眼睛不能东张西望。不要跟男老师讲话，更不能跟男老师接近。"

她们这群小姑娘虽然都只有十二三岁，可都聪明敏感，她们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对这种封建专制管理本能地产生了反感，气得她们都拉下了脸，鸣岗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反问管理员："蒋先生，请您明示，为什么我们不能跟男老师说话？"

"我不是说了吗？你们是黄花闺女，要有黄花闺女的庄严，要知道自尊自重，钟先生太年轻，又喜欢笑，本来就不便教女生，你们应该知道，男女有别，不能太开通了！"

钟先生是她们女校教授生物学的老师，既爱笑，又年轻，他为人和善，把学生们看作自己的弟妹，从不高声训斥学生，学生们都不怕他，把他当做朋友。她们有不懂的问题，也敢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给她们解说，不像有些老师那样严厉。他是她们爱戴的先生，她却如此攻讦他，她非常气愤，但她不能把她内心的愤怒喷吐出来，只能

将委屈吞进肚子里，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她只得说："好的，我再不跟钟先生说话。"

"你们呢？"管理员又问她的伙伴们。

"我也不跟他说话。"大家被迫无奈，只好小声地回答。可她们心里都窝着火，回到宿舍，还在愤愤不平。这个说，"蒋先生在侮辱我们！"那个说，"钟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生，这样说他，是侮辱他的人格。""钟先生还蒙在鼓里呢，我们要想办法让他知道。"大家就商量着如何告知他，于是便有了下面课堂上的一幕。

第二天第一堂课就是钟先生的。他像往常一样，微笑着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微笑地看着她们说："课本都拿出来了吧？"

没有一个同学回答他。他还没在意，就开始提问，问油菜花是什么花冠？要在往日，大家会齐声应答，可此时大家都憋着气，没一个人吱声，教室里鸦雀无声，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谢鸣岗，你来回答。"

她屏息静气，像木头一样没有丝毫反应。

"怎么，回答不出？"他又喊另外一个女生回答。她也像没听到一样，没有站起来，也不应声。她们想以无声对学校的封建专制管理表示抗议。

钟先生这才感觉到蹊跷，他有些生气地问："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呀，怎么都成了哑巴？"

仍然没有人回应，气氛沉重，沉默像山样挤压着大家。在难挨的短暂缄默之后，她们中年龄稍长一点的和声同学站起来说："先生，并不是我们都哑了，是我们不敢跟先生说话。"

他问："为什么？"

"蒋先生不准我们跟先生说话。为避嫌疑，我们连问题也不敢回答了，只能请先生原谅。"

原来如此。钟先生脸色立时灰白了，他说："那就是说，我没资格当你们的老师，我辞职！"说着就拿起课本走出了教室。

蒋先生一见钟先生离开课堂，就走进教室来，作出一副惊讶之状问：“钟先生为何不等打下课铃就离开课堂？”

鸣岗没好气地反诘着她：“我们哪知道？你去问他吧！”

蒋先生就跑到男校去找钟先生，要求他回来继续上课，但又提出了个无理的荒唐条件，要他不要笑。这让钟先生怒不可遏。他说：“我的笑容是天生的，要我不笑，只有我死了。这个书我不教了，我连男校也不教了，我辞职！”

钟先生临走前，来向她们甲组同学告别，他很激动，说他没有别的可说，只希望她们努力读书，将来把这不良的环境根本改造，“你们是和男子一样的人，为什么这样受旧礼教的支配呢？你们来到学校就是想多求点知识，如今你们得着了一些什么？连问书的自由，和教师谈话的自由都没有，甚至于一言一笑，都要干涉，这还成什么话？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此次学校给予你们的教训；你们要反抗旧礼教，要争取自由，别了，祝你们为光明，为自由而努力！”

泪水充盈了她们的眼睛，教室里一片呜咽，鸣岗率先站起来送钟先生，同学们相跟着一起走出教室，站在走廊上，含泪目送她们敬爱的老师远去。她们就全体离开了教室，拒绝上课。

钟先生辞职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校。乙组丙组的同学也闹了起来，她们冲进校长办公室，说钟先生的课教得好，说他的教授方法更能让她们接受，要求学校把钟先生请回来。校长叫她们各组选出两名代表，集体去挽留钟先生。钟先生坚决不回来。学潮越闹越大了，男校也跟着响应，他们也要求钟先生回校，使校长无法应付。他们都自动不上课了，女生们还要求管理员赔偿她们的名誉损失，要求学校辞退蒋先生，学校若不答应她们的要求，她们就要全体退学。男校学生表示坚决支持女校学生的要求。学校只好动员蒋先生以请病假为由离开学校，这才平息了学潮风波。他们虽然复课了，但她们仍然心里不快，无精打采地上完最后两周课，就放暑假了。回家的路上，她才意识到学潮将对她前途产生威胁，不知传没传到母亲耳中，如果母亲知

道她参加了学潮，那可不得了，她肯定不让她继续上学。 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怕!

第12节：谢冰莹全传(11)

谢鸣岗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家门，硬着头皮走到母亲面前，等待着想像中的急风暴雨的降临。可母亲脸上没有丝毫阴云，还有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也没提学潮的事，她那提拎起来的心，立时舒松下来了。母亲以一种欣赏花朵的目光打量着她，跟她父亲说："凤儿长高了呢。"

父亲的目光也落在她的身上，也像在观赏自己的杰作般，他连忙回应着："是呀，我们的女儿长成大姑娘啦。"

母亲的目光不意间移到她的脚上，见她的小脚变成了大脚，她的脸色倏然变了，满面的灿烂阳光忽然化作了密布的乌云，雷霆大怒起来，"我答应你上学是有条件的，是希望学校把你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的闺秀，你倒好，一到学校就把母命忘得干干净净，竟然把脚放了，成何体统！你这样一双大脚如何见人！人家要骂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娘的责任呢！你知道不知道？"她又迁怒于学校，"什么学校，对家长一点不负责任，我把孩子交给他们，他们就要履行家长托付的职责，他们连放脚这样的大事都管不了，还想人家再送子弟去他们那里读书？别做梦了！"她又转过来骂她，"你是个不听管教的孩子，我不会再让你上学的。我为了你这双脚，费了多少精神和力气哟，你却一点不理解我这个做娘的一片苦心，你把我的心伤透了。"

"凤儿妈，生气伤人，别生气了好不好？"父亲替她说情了，"现在不比过去了，民国早已取代了满清，女学生放脚司空见惯的事，成了如今的时尚，你想开点。"他对妻子微微一笑，"孩子刚到家，就让她先歇一会吧。"

母亲是个贤淑的妻子，在儿女和家人面前还是很给丈夫面子的。她爱嗔地回应着他："她这样不听我的话，还不都是你惯的！"说着就到厨房给她做吃的去了。

母亲一转身，父亲就牵起她的手，把她领进他的书房，“来，看看爸爸刚出版的新书。”他把二十卷的《覆瓿文存》从书架上搬到书案，一卷一卷地翻给她看，“印得很好吧？”

“都是您写的？”

“是呀，集腋成裘呀！”父亲慨叹着，“爸爸教学之余，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稿，除了《修身教科书》十卷、《国文教科书》二十卷出版了，未能出版的还有一套庞大的丛书《读史类编》，一百多卷哟，今生怕是无望印出来啊。这二十卷的《覆瓿文存》，是你爸历年写的短文。早就想把它们结集成书，多年心愿，在你妈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

“爸，您真伟大，写了这么多文章，我将来也要像您一样，读很多书，也写很多文章。”她忽地想起了母亲刚才不再让她上学的话，不由沮丧起来，难过得耷下了头，泪水潸潸地往下淌，呜咽着说，“爸，我要继续读书，您一定要帮我。”

“别急，”父亲伸手拍抚着她的头，“我了解过，你在甲组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一定说服你母亲，送你到县城去上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

“真的？”她惊喜地望着父亲。

“当然真的。”

她破涕为笑，“爸爸，您真好。”

父亲没有食言，当满坂漾起金黄稻浪的时候，他亲自把鸣岗送进了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她是大同镇惟一到县城求学的女生。他们山乡的男人，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到过县城，更别说女人了，像她母亲这样的能女人，一生也没进过几回县城。一个生长在偏僻山村的女孩来到县城，人生地不熟，满眼陌生，一下难以适应新环境，虽说都是一个县的人，但各地说话的语音有别，县城人说话的口音与乡下人的口音差异很多，城里同学聚在一起说话，她听不懂，她的话又带着浓重乡间土味儿，她们也听不懂，她不愿主动跟同学们接近，初去的一二个月，她没有一个朋友，觉得很苦闷孤独，但她喜欢读书，常从学

校图书室借些少年杂志、小朋友之类的书刊，同学们聚在一起玩，她就读书，她特别喜欢书刊里的探险、侦探类的故事，看得如痴如醉，也就忘记了自己的孤独。有一天，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写着她名字的纸条，说她有个邮包，叫她去领。她撕下纸条就跑到训育处，从老师手里接过一个包裹。是她二哥从山西寄给她的。她抱着邮包跑回宿舍，小心翼翼拆了开来，原来是两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书。一本是胡适的《新演讲集》，一本是胡适翻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哥哥想着她，她觉得很幸福很温暖，浑身充溢起自信和力量了，孤独和寂寞被快乐赶到爪哇国里去了，她高兴得都有些失去理智了，不管同学愿不愿听，见着人就说，“我哥哥给我寄书来了，从山西寄来的，贴了好多邮票。”像个傻子样到处张扬。因为要上课，她不能立刻捧起就读，好容易熬到下课，她就捧起那本小说集。这之前，她还从没读过翻译小说，胡先生用的是白话文译的，文笔优美流畅，易读好懂。她一口气就读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二渔夫》。她被这些小说深深地吸引了，这天晚上她读完了半本，两天不到，就读完了全书。虽然像梅里美的有些作品，她还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不是很懂，但她觉得这些小说非常有意思，不像她读过的那些文言或半文半白小说和故事。她喜欢得不得了，看了一遍又一遍，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到底读了多少回，很多篇章她都能背出来。由之，她对新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引发了她对新文学的无限崇敬和向往。她的课外书读得多了，她的作文自然就高出同侪们一筹，老师常常在班上叫同学们传阅她的作文，还把她的作文张贴到墙壁上。也许，这就是她的新文学启蒙吧。

第13节：谢冰莹全传(12)

母亲突然大发慈悲，要她去益阳大哥那里读书。这是她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好事，真可谓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她感到突然，又非常惊喜。她猛地联想起有一回母亲惩罚大哥的场景。大哥那时已经工作，在外地教书，不知何事惹怒了母亲，他放暑假回来，走进门，母亲就大发雷霆，骂他翅膀硬了，敢不听娘的了，罚他头顶一脚盆水，跪在院子里的烈日下。任何人来说情都不给面子，晒得大哥都支持不住，祖母心痛得都哭了，喊着要替大孙子受罚，她这才同意他站起来。她说："你大哥在益阳当校长，你大嫂也不肯回来，你想升学就去找他，要他供你读书好了。"从母亲酸溜溜的语气中，她猜出了母亲的心事。母亲是不准儿女违背她的意愿的，按老礼俗，儿子在外面工作赚钱，儿媳妇应该在家侍奉长辈，这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规矩，可她鞭长莫及，他们不肯听她的她也无可奈何，但她心里没法平衡，也许她想，你们只顾过两个人的好日子，也要让你们分担一些家庭责任，就想到让她去他那里读书了。鹬蚌相争，她这渔翁得利了。

从大同镇到益阳有六百多里的水路，乘民船也要四天，母亲竟然舍得放她去那么远的地方，这真得感谢大嫂不肯回来做她的贤德媳妇呢。大哥大嫂见到她，得知母亲是让她来升学的，高兴地说："母亲突然变得开通了呢。"她只笑笑而不答。第三天，她大哥就送她报考信义女校。

信义女校是一位挪威的老小姐爱娜办的教会学校，坐落在益阳城南五马坊，是所从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直到大学的完备学校，校舍为四层楼房，建筑壮丽宏伟，美丽的资江从它的后门外蜿蜒而过，设备齐全，师资优良，有两千多名学生。学生不用交纳学费，家境贫穷的人不但免除膳食费，还津贴零花钱。入学考试非常严格，考题很难，很多课程她在大同女校都没学过，按照考试分数她进入小学高一二期。她非常喜欢学校的优美环境，常常和同学

到三楼窗口去眺望美丽的资江，欣赏渔舟晚唱，看白帆点点，观日出的辉煌仪仗。她的悟性非常好，功课一点不吃力，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她，说她聪明活泼。可她自入校那天起，心里就有一种无形的重压，有种心灵受到虐待的痛苦，她不相信有上帝，不喜欢读圣经，不愿做祷告。可祷告是教会学校每个学生必须参加的宗教仪式，每天早晚和吃饭的时候都必须做祷告。为了逃避祷告，早晚祷告时间，她就赖在厕所里不出来，吃饭她也不按时去饭堂，待到祷告仪式过了她才去。她的迟到被级任老师吴先生发现了，她把她叫到训育处，问她为何吃饭总是最后一个去？她说没听到摇铃。“在上帝面前不能撒谎。”老师训斥着她，“以后每天吃饭时，你都要来做祷告。”她嘴里应着好的，心里却在想，那些每天来教堂的穷人，不还衣衫褴褛么？上帝为何不赐给他们食物和衣服呢？世上根本没什么上帝，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人才是创造世界的上帝呢。

不信上帝，不做礼拜的消息传到了大哥的耳中，他慌忙渡过资江来到学校找她。他把她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对她说：“妹妹，这是湖南最好的学校，很多人都想进这个学校呢，你能在这里读书，是你的福气，你可要珍惜哟。”

她却笑嘻嘻地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可学校要我们相信有上帝，这不是压迫我们的心灵么？上回老师还出了一个让我痛苦的作文题，叫做《太阳常照英国旗》，语文老师在解题时，明目张胆诱导我们歌颂英帝国主义，我偏不按她的意思写，却把我对帝国主义的不满表示出来了。她也没有把我怎样。哥，我不去做祷告，只是不想委屈自己的心。”

谢冰莹的大哥

“这是教会学校，我的好妹妹，你就听哥哥一回，不要捣乱了，哥求你了，要不然学校就要开除你，那时我只有送你回家了，你就再别想做读书的梦了。”

哥哥走后，她感到有些后怕了。她怕学校因为她不愿信教，不受洗而要开除她，她就再也别想读书了。那夜她失眠了。

没过多久，她真的被学校开除了。倒不是因为不受洗，而是因为要求参加纪念“五七”国耻日，在学校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反抗，纷纷开展反日爱国斗争。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部分省份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日期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湖南就是以5月7日为国耻日。

为不忘国耻，益阳的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这天放假，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游行示威活动。信义女校三天前就接到了学联通知，要她们7日上午整队到教育会集合参加游行。通知是贴出来了，可学校却不放假，照常打铃上课。她感到非常奇怪，就问身边同学：“今天是国耻纪念日，为何还上课，不放假参加游行？”

第14节：谢冰莹全传(13)

同学回答说："这里从来不在这天放假，也不让外出游行的。"

她激愤地说："学校还不准我们爱国？岂有此理！同学们，我们去，非去参加游行不可！"

"对！我们非去参加游行不可！"同学们齐声响应。

她率先高喊："我们要求放假纪念我们的国耻！"

同学们响应着她。她所在的一班全体同学簇拥着她出了教室，跟着她大声呼喊，"我们要求放假纪念我们的国耻！"整个小学部响应了，她们都自动走出教室，和她们一起涌到操场上。师范部也跟着闹起来了，她们一、二、三年级也自动停课了，只有一个四年级关着门在上课。可学校大门上了锁，不准她们出去。她带头去找级任老师，几个铁杆拥护者紧跟其后，要求让她们上街参加游行活动，说别的学校都放假让学生参加游行，"为什么我们学校不放假？"

"别的学校我们管不了，我们学校是不准参加上街游行的！"级任老师断然回答她们。

她说："不准我们去游行，我们请假到野外旅行行不行？"

"不行！"

她的伙伴接上说："我要回家拿衣服，我请假回家！"

"回家也不准！"级任老师厉声地说，"今天一律不准请假外出！"

"她们这是不准我们爱国！"她们只得悻悻地回到操场上，但她还不死心，想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就说，"我们去找校长姆姆！"

一位年龄大些的同学拉住她说："像今天这样停课的事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再闹下去，你们几个为首的怕是马上要被开除呢。算了吧，就不要上街了。"

"那我们就在学校里游行纪念好不好？"她征求着同学们的意见。

"好！"大部分同学表示赞同，"我们在学校游行！"

她率先回到教室，把习字纸裁成三角形，写上学联通知上的标语口号。用筷子卷挑着，做成三角旗。这时，从围墙外传来街上游行队伍雄壮的口号声和洋鼓洋号的演奏声，她的热血立时沸腾起来，她举起三角小旗，高声呼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洗国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同学们热烈地响应着，她率领大家游行，就像儿时在家当"司令"那样，指挥起游行队伍，边呼口号，边挥舞小旗帜，从楼下游到三楼，狂热得像街上游行的学生。

她们的游行活动引起了校长的愤怒，立即下令摇铃，集合训话。平时一脸平和的她，此时脸都灰白了，她激愤得几乎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捣乱分子，无视校规，无故停课，破坏学校纪律，无法无天了！竟敢在上帝的学校游行示威，呼喊捣乱口号，学校是决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的！今天的事不会就这样算了，学校要给以严厉处分，开除你们的学籍！"

有的同学吓得要哭，呜岗大声地鼓励着她们："怕什么？开除就开除，难道我们连国家都不要了吗？"

就有她的铁杆拥护者响应起来："为了国家，我们什么都不怕！"

倏地就有股豪气，从她心头怦然升起，她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怕！"

一些同学们的勇气被她激励起来了，跟着她大声说："就是要杀我们，我们也不怕！"

学校也许因为她们都还是小孩子，也许因为这次事件牵涉到绝大多数学生，她们年龄都还小，众怒不可犯，如果开除她们，担心引起社会公愤，没敢公开宣布开除她们，但学校又不愿留下为首的她和她的铁杆拥护者们，就想了个最恶毒的办法，派人找来了她们的家长，叫家长把她们领回去。学校找来她大哥，级任老师跟他说："你的妹妹太调皮，她专门和学校捣乱，事事跟学校逆着来，不但自己不做礼拜，还策动同学不去，这次尤其闹得太不像话，照理我们非开除她不可，考虑到先生是有名望的人，令妹天性聪明活泼，又是个可爱的孩

子，为了顾及她的学业和前途，我们不宣布开除，就由先生带回去管教好了。”

尽管大哥了解她不安分的秉性，也为她的叛逆性格担过心，但这样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料到，很难以接受，事已至此，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他很生气，又不敢过于责备她，怕她又闹出无法收拾的事情出来，到时没法向母亲交代。益阳没有第二家女校，他想送她继续上学无能为力，她被学校除名的事得瞒住母亲，不能现在送她回家，否则会引起母亲的怀疑。他只好让她在他家住下，等候他们学校放了假带她一道回家。我若考不上，就跳湘江

父亲在新化县立中学任教，他离家最近，是第一个放假回家的。鸣岗和大哥大嫂算是第二个到家的。母亲见着他们很高兴，对她说：“今年暑假我们一家可以大团圆了。你二哥也说回来，他已和你三哥约好，经武汉和他一道回家。”她说完就从厨房端出来两碗绿豆汤，递给他们兄妹各一碗，“天太热呀，你们在船上都热伤了吧？一早就给你们熬好了的，快喝下，消消暑热。”儿子媳妇都回来了，她对他们的怨恨也跟着消散了。她把小女儿牵到竹凉榻边，捺她坐下，就依她而坐，微笑着对大媳妇说，“你的绿豆汤盛好在锅台上，自己去端吧。”她情不自禁地揽住女儿的肩膀，无限深情地打量着她，“承鬯，”她跟大儿子说，“凤儿在学校还听话吧？没弄什么乱子出来吧？”

第15节：谢冰莹全传(14)

母亲的话，让鸣岗非常惊慌，她胆虚地望了大哥一眼，就把头埋在绿豆汤碗上。

“凤妹长大了，进步了不小。”大哥承鬯连忙回应母亲，“可我不喜欢她那个学校，一天要拜好几回上帝。”他转向父亲，“爸爸，如果有更好的学校，我建议下学期给凤妹换个学校。”

“我叫她到益阳读书是因为你们在那里，对她有个照顾，你们那里就没有别的女子学校吗？”母亲抢在父亲之前回应着，“到别处我不放心。”

“妈，益阳就这一家女校，它是所教会学校。”大哥连忙解释，“下学期我也不带你媳妇去了，让她在家侍奉奶奶和您。”

鸣岗明白大哥的心意，他这样做是为了她被开除的事不被暴露，她对大哥的庇护心生感激，连忙附和着大哥：“妈，我也不喜欢那个学校，早晚拜上帝，吃饭要祷告，烦死人了。”她撒起了娇，“爸，您送我去上女子师范吧，毕业后还能教书赚钱孝敬妈妈和奶奶呢。”

“现在还真有个机会，”他回书房拿出一张《大公报》说，“长沙省立第一女师秋季招生，”他看着妻子说，“这是所公立学校，如果能考取，学费、伙食费、书费一律由学校供给。只是名额极少，一个县一年一次只录取两名，按考试成绩择优而取。不用家里出一分钱，肯定报名参考的人很多。”父亲把报纸递给她，“你高小还未毕业，恐怕录取希望很小。”

“不一定我就考不取。”

“爸，妈，让小妹去试试吧。”

“长沙？上千里呢。”母亲直摇头，“太远了。我不放心。你呀！”她从她肩上拿下手，站了起来，“知女莫如母，我太了解你了，没人在身边管着可不行。”拿起他们喝完汤的碗，转身往厨房走去。

两天后，二哥三哥回来了，她把她想到长沙报考省立第一女师的愿望对他们说了，要他们帮她实现这个理想。他们都是思想开放的热血青年，特别是她二哥，和她的性格特别像，很激情，很感性，他们都支持她去报考。二哥安慰她说："小妹别担心，我们去跟妈妈说。功课你加把劲，我们帮你复习。"妈妈居然被他俩说动了心，同意她到长沙报考第一女师。按照报考章程，考生要到所在县教育会报名，二哥要她在家温习功课，他去给她办了报名手续。

父亲亲自送她到长沙。一见参考的人那么多，只取百分之三，父亲非常担心，她高小还没毕业，榜上肯定无名，既然千里迢迢来了，就当一次陪考吧，就是考不取，也增长了一次参考的体验呢。她也整天提拎着心，对父亲说，"我若考不上，就跳湘江，……"她没说完，父亲就捂住了她的嘴，呵斥着她："好没出息！"可她居然考上了，发榜那天，她没让父亲陪她去看榜，她背着父亲早早去坐落在长沙马王堆街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人们俗称它作稻田师范。她以为她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出乎她的意料，布告栏前早就黑压压一片了，榜刚刚贴上墙，前面围得水泄不通，她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上，忐忑不安，想上前去看，又怕去看，正在她犹豫的时候，听到有人叫她："谢鸣岗，快看！你考取了！"

她一下就找到了喊她的人，她叫韵声，是她大同女校的同学，高她两班，怎么考的时候没见到她？"呃——！"她应着说，"你也来考了呀！"她连忙往前挤，不一会儿就挤到了她面前，急切地望着榜问："我的名字在哪里呀？"

"那！"韵声抬手指着，"还在我前面呢。"

"你考上了，太好了，祝贺你！"她高兴得跳了起来，"真没想到，我们又能在一起读书了。"她们手牵着手，走出人群，她突然想起招生启事上说的一个县只取二人，就说，"我们县是不是就取了我们两个？"

"可能是的吧。"

“我俩真是太幸福了！”她旁若无人地欢呼起来。

《刹那印象》

1920年，十五岁的她如愿以偿，收到了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父亲非常高兴，很为他的女儿自豪。他没有马上回乡，而是乘学校还未开学的这段时间，带着女儿走访在长沙的乡党和文化教育界的友人，将女儿托付给他们，希望他们给他的爱女以关爱。长沙离新化太远了，鞭长莫及，有同乡和朋友们关照，他和她母亲也就少为她操些心。父亲是新化的名人，在教育界很有声望。她聪明活泼，很可爱，大家都很喜欢她，这个说：“星期天上我这里来，我们给你改善伙食。”那个说：“有什么不便的地方，尽管说，我们帮助你解决。”个个都争着要当她的保护人。一下结识了许多长辈，他们又那么热情，她在长沙就不会孤寂了，父亲也放心地回去了，她也开学了。

第16节：谢冰莹全传(15)

鸣岗深感幸运，她们有一位像外婆一样关爱呵护她们的好校长，他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他对她们爱护备至，言传身教，她们都亲切地叫他外婆。他为学校聘请了很棒的教师，他很重视学生们全面培养，建了一个藏有很多书刊文献的图书室。她被同学们选为学习股长和图书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这个对外国小说和新文学书刊有着强烈兴趣的人，见到有那么多的世界名著、白话小说和散文，就像一只小老鼠掉进了大米缸里那样快活，拼命啃食起图书来。不是图书室开放日，她也去看书。她看古今中外名著，看当代作家的白话文小说，她崇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仲马，还喜欢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读中国的古典名著，但她不喜欢《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黛玉好哭，动不动就流泪，宝玉傻头傻脑，就知道和女孩子玩。她说他没出息。她喜欢哀伤悲壮的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是她的最爱，几乎百读不厌。同学们说她是书痴书癫，一切课余时间她都利用来读书。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晚上九点半就熄灯。校长亲自来查寝室。待校长一走，她就点着蜡烛在床上看书，有一次差点引起了火灾。她不敢再这样做了，就潜到厕所的路灯下。厕所的路灯太高，光线太弱，她搬张椅子放到灯下，再在椅子上加条凳子，坐到凳子上去读书。

有一次，徐校长前脚走，她后脚就搬着椅凳去厕所了。校长突然感觉不对，返回女生宿舍，问室长："谢鸣岗回来没有？"

室长支支吾吾地说："刚刚还在，可能上厕所去了。"

校长叫室长和他一道去找她。室长率先跑进厕所就说："校长来了。"

她吓得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拿着书从另一个门飞奔出去。校长就跟在她后面追着喊："站住！站住！不要跑，学校大门已上锁了，你还

想跑到哪里去？除非你变成蚊子，我总会抓住你的！”

她心里非常害怕，老是违反纪律，不按时睡觉，惧怕学校处分她。她越怕越跑，就是停不下来。

“谢鸣岗，听到没有？站住！我不是警察，不会抓你去坐牢，我要看你手里拿的是一本什么书，可以让你牺牲睡眠，非看不可，我不相信它有那么大的魔力。”

是的，校长不是警察，她也不是小偷。她真的站住了，转过身对校长说：“校长，请您原谅我，因为白天功课太多，我没时间读世界名著，只好牺牲晚上睡眠来看。”

“什么世界名著？拿给我看看。”

她把藏在身后的《块肉余生录》拿出来。他看了一下说：“啊，英国人狄更斯著的？里面说些什么？”

她的心平静下来了，不再害怕了。就说：“这是狄更斯自传的一部分，它叙述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从小受尽折磨、困苦。但他一点不灰心，不消极，努力读书，刻苦奋斗，后来终于成了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

“这孩子有出息，你是不是想学他？”

“我不敢有这种妄想，只想从中吸取一点勇气。”

“你的勇气够厉害的了。多读书，学校鼓励，可学校要为你们身体的健康负责。”校长和蔼地说，“快去睡吧，明早还要上课呢。”

她被校长捉到了好几次。一被抓住，就只好乖乖回到床上睡觉，没捉到，就偷看个通宵。她约略算了下，在一女师的五年中，读了五百多本文学名著。文学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她，也营养着她。学校空气民主，老师爱护学生，同学间相亲相爱，学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的身心感到从没有过的快乐舒畅。她的功课进步很快，老师同学都喜欢她。乡党们还常常请她去吃饭。她觉得眼前一片光明，生活真是美好。可在1922年的一天，她这个阳光女孩，看到人间的丑恶和黑暗。

这是一个星期天，同乡唐天闲师长太太请她和韵声，还有低她一班的她的本家侄女儿翔到她家吃饭。师长不常在家，师长太太喜欢她们这些小同乡，隔段时间就要请她们一次。学校的集体伙食比较清苦，她们也乐于去打打牙祭。她们每次去，师长太太都很热情开心，做许多好吃的招待她们。那天，她们一走进师长家的客厅，师长太太就对她们说："我刚买来个丫头，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帮我看看，有没有调教的前途，我想将来收在房里侍奉师长。"

鸣岗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她买这个丫头是为将来给丈夫做姨太太的。她叫她们来吃饭是要她们给她当评审委员，真是岂有此理！她很后悔不该来，但已进了她的门，又不得不坐下。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姑娘，大约十二三岁，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眼里含着泪水，颊上挂着泪痕，怯生生地把身子藏在门拐边，闪动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惊鹿般看着她们。她对小姑娘立时产生了同情和爱怜之心，这么瘦弱的小女孩，就被家人卖了，主人却在打她的歪主意。她是见过唐师长的，他可做这小女孩的爷爷了，女主人却计算着要她给他做小老婆。真可怜！她刚在心里这么想，女主人就命令小女孩道："你躲什么？走到前面来，走几步路给我们看看！"

第17节：谢冰莹全传(16)

小女孩不知所措，瑟瑟地往前挪了两步，又站住了。

“走呀！来回走呀！”女主人继续下着命令。

小女孩不敢违背主人的指令，用袖头揩了下泪，就在她们面前走起来。

“你们帮我评判评判，她这个长相，她这个身材，她的举止动作，能不能调教好？合不合适在我们这样人家当丫头？”

韵声和翔真的把目光投到那个小女孩子身上。她心里却猎猎地燃起了不平的怒火，这太不人道了，这不是把人当畜生看待么？这做法太卑鄙！她的眼睛一下就被愤恨烧痛了，她坐不下去了，怎么还能吃得下这种人家的饭呢？她站起来说：“我不舒服，我要回学校去。”

“饭还没吃呢，”女主人拦住她，“不吃饭怎么能走呢。”

“我胃痛得很。”她用手按住腹部，“不想吃东西。”说着就拨开师长太太的手，“我走了。”

她的心被不平之气充胀着，她虽然感受过教会学校的专制和大同女校封建思想对她心灵的伤害，可她毕竟阅世不深，没有经历过人世的苦难，还不知道人世间太多的不幸和丑恶，她那颗纯净的心灵容不下师长太太的丑恶行径。她认为，人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时代已进入民国了，还买卖人口，还收丫头做妾，不人道，不道德！还要像相牛相马那样叫人来评头品足，像赶牲口样要她走来走去，她不是件东西，她是一个人！是人就该有人的尊严！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师长太太的行为。她回到学校，早过了吃饭的时间，她也忘了自己没吃饭，只觉得心里憋得慌，有种倾泻的欲望，好像不把堵塞在心头的愤怒和不快写出来就受不了。她就拿起笔，在练习本上写下《刹那印象》这个题目，把这件事对她内心的冲击和她由之生出的愤怒哗哗地喷吐到纸上。

不一会儿，就写完了，竟然有一千多字。她愤怒的心情得到了些缓和，但她还是不能忍受买卖人口，纳姨太太，把人不当人待的丑恶社会现象的存在，要消灭这些丑恶，就要让人们认识它们的丑恶。她决定要发表她这篇习作。她很爱读《大公报》副刊上的小说、散文和随笔，常常读到副刊主编李抱一先生的文章，她就用“闲事”为笔名，把她写的第一篇文章寄给了他。

她并没作发表的希望，她只想试试而已。

她爱读书，也爱读报，每天她都要到阅报室去翻一翻看一看的，翻到感兴趣的就读下去。大约是她寄出文稿的第三天，她在翻阅报纸时，偶然在《大公报》的副刊上看到了她的文章。她激动得不得了，那种快乐无以用语言形容，她想让同学们来分享她的喜悦，又不好意思把报纸拿去张扬，说那篇文章是她写的，但还是忍俊不禁去问她碰到的同学，“你看了今天的《大公报》吗？”她问的第一个同学回答说没有，第二个同学反问着她：“是不是登有你的大作？”她非常希望同学们知道那篇小文是她写的，又不好意思直说，却让韵声无意间读到了。不用猜，“闲事”不会是别人，肯定就是谢鸣岗！她怎么能把这事写出来，还登到报纸上？就跑去批评她：“你这该死的家伙，怎么能把前天唐太太请我们看丫头的事写成小说呢？还居然寄到报馆去发表，你这样做太过分！你不怕她知道了生气？”

“我才不怕呢！她能贩卖人口，我难道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吗？我就是要让她知道她的行为不人道！她生她的气，大不了不再去她家不就行了。”

初次投稿的命中，极大地鼓舞了她，只要有了生活的触动，她就用文字来抒发。有次上解剖试验课，用一只鸽子做标本进行解剖。她见到这个可爱的小生灵被活活肢解，她的心颤抖了，竟然流下了难过的泪水，她写了一篇散文《小鸽子之死》。她每天写日记，倾吐自己的心声，寄托她的情感。她的作文写得很出色，常常受到老师的褒

奖，像在信义女校的时候那样，经常是当做范文张贴于墙。她对文学充满了幻想，对未来寄予着希望。初恋之痛

1925年，十九岁的谢鸣岗第一次尝到了恋爱的痛苦。

那是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她去三哥当编辑的《通俗报》社送她的几则随感，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见有位和三哥年龄相仿的青年坐在他对面椅子上。随着三哥一声“小妹”招呼，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转过身微笑地面对着她。他身材高挑，身板挺拔，时尚的发式，一身薄料的白色西服，黑领结，潇洒英俊，浑身洋溢出青春的魅力。就在他们目光相接的刹那间，她感觉到她的那颗心被利箭射中了，突感一阵眩晕，脸刹那间变得灰白。天哪！我这是怎么了？！她想掩饰自己的窘态，慌忙垂下眼帘，看着脚尖。

三哥没有觉察她情绪的瞬间变化，走到她面前，给她作着介绍：“这位是徐名鸿，二哥的好朋友，他是北师大的才子，文章盖世呢。”他对他说：“这是我妹妹，谢鸣岗，长沙省立第一女师高师部学生，明年就要毕业了。”三哥突然滋生起一种自得说，“鸿兄啊，我这妹妹可是女师的大才女，她的小说、散文和诗词，常见于报端呢。”

第18节：谢冰莹全传(17)

他没有人们初次相见那种客套表示，说什么“幸会”“久仰”，就向她伸出手去，说“你好”！也许是心虚，也许太过激动，她自己也不知为何，脸一下由白变红了，她像一只折了翅膀受了重创的小鸟，失去了她天真活泼、任意翱翔的天性，在那个人面前，她的神经仿佛受到威慑，她痴了，傻了。

“岗妹，你怎么啦？还怕生哪？”三哥以为她羞于与男性相握，鼓励着她说，“鸿兄是我和二哥最要好的朋友，不是外人。”

她这才把手伸向他。虽然只是轻轻的一握，就仿佛触电一般，一股强大的电流，从他的手心直向她的手心传来，顷刻间辐射到她的全身。她的身子有些恍惚了。

“小妹，”三哥连忙扶住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她怕三哥窥视到她内心的秘密，就说：“早上起来时，头就有点昏，怕是昨晚看书看迟了。”

“快坐下。”三哥把她捺到一把椅子上，“你这个书痴，只要得到本好书，就不分昼夜了，可不能这样哟，你的身子本来就弱，不知道节制可要影响身体的健康啊。”

“哥，我好了，没事的。”她内心就有种羞愧，想尽早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她从随身携带的木把青布手袋里拿出她的三篇随感，递给他说，“这是我近日写的，请三哥看看。”就要站起来，“我还是觉得脑袋有点不舒服，我现在就回学校去休息。”

“吃了午饭再走。”三哥以不可违拗的口气留着她，“名鸿兄是专程来看我的，中午我请他吃饭，你不来我也准备去喊你的，吃了饭我们一道送你回学校。”

“留下一块儿吃吧！”徐名鸿友善地帮着她三哥，“听说你们一女师是湖南省中学中设施最完备师资最好的学校，如果你能留下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也好乘和令兄送你之机，去看看著名的女师呀。”

她不敢再坚持要回去了。坐回到椅子上，三哥拿给她一张当天出版的《通俗报》，她强迫自己把目光落到副刊上，慢慢地，她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了。但她仍然感到不自在，他们说话，她不好意思搭腔，可这太违背她的本性了，慢慢地她也加入到他们的谈话了。

那天，三哥和他把她送到校门口，她就停下了脚步。徐名鸿非常聪明，知道她不愿他们继续往里送了，他善解人意地率先说："我们就送到这里吧，你回去休息。"

"好。"三哥跟着说，"你进去吧。"

"哥，"她望着她三哥，"你可要记得看我的稿子啊。"

"不会忘的，回去就看。"

他们扬手道别。她转身往校园里走，可她的心却留在了他那里，她不时偷偷地回首目送他的背影，直到路树遮住了他们。从此，她坠入了相思的泥淖，不能自拔。她的脑海中只有他的影子，眼里所看到的，好像尽是他的笑容；耳中所听到的，好像尽是他的声音。别人写来的信，也当是他的，读了一遍又一遍，她的整个心完全被他占有了！她一点事也不想做，也不能做；无论在上课，吃饭，行坐，睡眠的时候，总是想着他。听讲，一句也听不进；看书，一个字也看不懂；总之，什么事都不能做，除了静坐着想他而外，他就像魔鬼那样附着了她。

她很清楚，她不能爱，她现在还没有爱的自由，更没有爱的权利。不是她没有勇气，父母若知道了她在恋爱，他们就要立刻终止她的学业，把她嫁到萧家，她想做一个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对社会有益的人的梦想就永远是个梦了。可她却深深地爱上，这就是她的痛苦所在，她不得不与之斗争，她不能让他知道她爱他，他来信问候她，她只回了"谢谢"两字，见了面她又尽力装出一脸少女的矜持，她用一个假面具，牢牢罩住自己，不让他窥见她的心思。有一天，三哥偕他来向她告别，她作出一脸的淡漠，表面波澜不惊，下面却奔腾着裂岸的激流，痛苦有如猎猎燃烧的烈焰，把她的心烧化了，几乎燃

烧成了灰烬，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永远也见不到他了，相思折磨得她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她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怎么这样无用，怎么这样软弱，她决心要毁灭那个叫她坐卧不宁的影子，可越想毁灭却越不能，她挣扎在理智和情感的绞杀中。她被折磨得恍恍惚惚了，她对自己绝望了。她的脚步把她带到了湘江边，既然他带走了她的魂，她已是个没有魂灵的人了，留着一个躯壳还有什么用？她已什么都不能做，活着还有什么价值？还不如死了的好。她想只要纵身一跳，她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她走到江边那棵大垂柳下，下面就是汹涌的江水，只要向前迈出半步，滚滚的江流立即就吞没了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听见母亲唤她的声音："凤儿——你可是娘拼着性命带到人间来的呀！你可不能扔下娘走啊——"江风突然怒吼起来，飞舞的柳丝鞭打着她的面颊，她仿佛又听到了母亲悲哀的哭声，她的心不由抖颤了，不禁往后一退，傍依着垂柳粗粝的躯干滑坐下去，泪水潸然而下，透过模糊的视线，她仿佛看到了她的亲人们就立在她的面前，他们的目光像刀像斧样逼视着她，她的心不由一阵发抖发颤，一种羞愧立时漫上她的心头，她突然惊醒了，难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恋爱的？我的命就这么没有价值？她骂了自己一声：真没出息！她从垂柳身边站起来，向江水眺望了一会，江天渐渐暗下去了，她缓缓转过身，向学校方向走去。那晚，她没去吃晚饭，也没看书，早早地上了床，蒙头躺下，却久久不能入睡，伙伴们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她还在辗转反侧，她从枕下抽出日记本和钢笔，在黑暗中凭感觉摸索着在本上写道：

第19节：谢冰莹全传(18)

现在理智在向感情宣战了：
我不能牺牲我的前途，
我不能毁灭我的生命，
努力挣扎吧！
从苦海中救出自己！
他是上帝驱使下凡的天使，
他是手持利箭的爱神，
爱神啊！你一箭射穿了我的心，
夺去我的灵魂！
你是吃人的恶魔，
我要毁掉你才甘心。
不要忘记了你是个非凡的女性，
不要忘记为求学而自杀的苦心。
继续奋斗呵，
你应该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她放下笔，合上日记本，塞回到枕下，凝望着黑暗中的屋顶，脑海里苍茫一片，疲倦向她袭来，她合上了眼睛，不一会就走进了一个梦境。她很快就被这个噩梦惊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就悄悄穿上衣服，拿着一本书偷偷出了宿舍。月光从走廊尽头的玻璃窗射进来，就像一盏雪亮的水银灯，她走到窗前，向月亮看了一眼，皓月中天，月影无痕。她本来是想到厕所的路灯下去看书的，见着这亮晃晃的明月，改变了主意。倚着窗楞，捧起三哥借给她的林纾翻译的《火山报仇录》读起来。起初，那个影子还来干扰她，慢慢地，她的整个脑海就被小说中的人物塞满了，她被欧洲中古世纪骑士为一种原则去牺牲的精神感动着，那个影子渐渐地走远了，她的心回来了，回到了她的课堂，她的图书室，她的文学天地。《爱晚亭》

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她的二哥应聘来到长沙德明中学任教。在母亲的威逼下，他不得不放弃他心爱的姑娘，接受母亲给他包办的无爱婚姻，但他的内心无时不经受着痛苦的咬噬，没多久，他咳血了。诊断结果是肺病。弟妹们都很为他的健康担忧，每个星期天，鸣岗都去二哥那里，陪他看医生，替他抓药熬药。有一回医生对她说，“令兄这个病急不得，需要静养，最好去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安静环境休养一段时间，对康复有好处。”她问医生，长沙附近有没有最适合她哥休养的地方，医生说，“有呀，岳麓山。”

一放暑假，鸣岗就和二哥上了岳麓山，住到道乡祠中，朝夕陪护着二哥。

岳麓山位于湘江西岸，古时旧志称其为南岳衡山之足，故以麓名。南北朝刘宋时《南岳记》中写道：“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峰高崖险，碧嶂屏开，层峦叠翠，山涧幽深，风光如画。自古就是文人墨客钟情游历之所在，留有很多名胜古迹。最著名的要数岳麓书院、爱晚亭、昆涛亭、麓山寺、望湘亭、云麓宫、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刻禹王碑。很多近代革命家，如黄兴、蔡锷、陈天华、刘昆涛等等一长串名人都长眠于此。

鸣岗一边尽心尽力侍候二哥养病，一边读她喜爱的书，有时也到山上去觅古访幽。有一天，她乘二哥睡着了，就跑到爱晚亭去玩。

爱晚亭，原名红叶亭，也称爱枫亭。位于岳麓书院后面清枫峡的小山上。它的四面都是枫林，这时正值盛夏，枫树高大的冠盖仿佛重重叠叠的巨型碧伞，阳光洒在高高低低的枫树上，枝叶间晃动起明黄色形状各异的光圈，有的如蝴蝶，在枝叶间舞动；有的像不规则小镜子折射出的光影，在绿阴间闪动，满眼苍绿簇拥着亭翼，微风轻轻从亭中吹过，清凉如水。鸣岗陶醉在自然的美景之中，想像着这儿春天那满眼滴翠的嫩绿，深秋枫叶的姹紫嫣红。她看着鸟儿在枝头蹿上跳下地歌舞，枫叶时而喁喁私语，时而又是怒吼的波涛，她信步亭中。她早从二哥那里知道，这个亭子建于乾隆五十七年，取唐杜牧“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意而名。她细细地端详起刻于亭中方石上的“二南诗刻”。它是光绪、宣统年间，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刻的张南轩与钱南园游山的七律诗。她默默地读了两遍，又走到亭前，欣赏起刻在石柱上的对联。“山径晚红舒，五百天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她信步来到亭右的清枫桥上，依桥凭栏眺望，绿阴如云，鸟语花香，真乃人间仙境。她的目光移到桥下的小溪，清澈见底，从那一眼望不透的山顶跳跃而来，从小桥下欢畅而下，不时有阵阵夏兰的幽香飘过，难怪人们把这条时隐时现的山涧叫作兰涧啊！兰涧细小，可它不屈不挠，穿岩凿壁，去与湘江相会。这里太美了，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她醉了，晕了，忘了自己，也忘了自己的烦恼和忧伤，也忘了太阳早已隐退到山那边去了。

二哥一觉睡到了下午四点多，醒来不见了她。喊她喊不应，就大声呼唤，仍不见应声。他有些急了，他太了解他这个妹妹，一个浪漫感性，不太顾及行为后果，又喜欢冒险的女孩，爬树攀崖样样都敢，虽然是个风景区，但山高林密，不时还有野兽出没，他很担心她的安全，就派人四下里去找，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在爱晚亭找到了她。

第20节：谢冰莹全传(19)

晚上，她侍候二哥睡下，她却不想睡，拿着纸笔，踏着月色，独自走到昆涛亭。她背倚着亭柱而坐，久久与悬在碧蓝天空中的月姊对视着，她心头的文情像潮水样漫涌起来，爱晚亭的青枫、溪水、阳光、松涛和小鸟，带着灵感的火花向她笔底奔来……

“……在青枫峡听涛声，比在衡山黑龙潭听瀑布还有趣，微风起时，枫叶便发出轻细的软语，恰似爱人躲在树丛喁喁情话。猛不防，一阵疾风吹来，松涛像万马奔腾，鼓乐齐奏，使你听了好像觉得天地在旋转，万物在歌唱，在狂舞；忘了自身的存在，只觉得大自然的伟大和神秘。你到了这种境界，完全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你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没有痛苦；你所感到的只是自己的渺小无能，你恨不得化为落叶，随风飘荡，该有多么轻松自由！回头再看看水里的鱼虾和螃蟹，你会羡慕它们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我愿永远安静地躺在青枫峡里，让血红的枫叶为我做棺盖，潺潺的流水为我奏着凄切的挽歌。……

“我愿以我这死灰，黯淡，枯燥，无聊的人生，换条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生命，我愿以我这烦恼而急躁的心灵，变成和月姊那样恬淡，那样幽闲，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泪珠，都付之流水！我愿将满腔的忧愤，诉之于春风！我愿将凄切的悲歌，给予林间鸣鸟！我愿以绵绵的情丝，挂之于树梢！我愿以热烈的一颗赤心，浮之于太空！我愿我所有的一切，都化归乌有，化……”

……

下笔千言，一泻千里，一气呵成了后来被誉为散文名篇的《爱晚亭》。

第二天早上，她拿着写在笔记本上的《爱晚亭》初稿，给她二哥看。二哥激动得赞不绝口：“好文笔，好文章，是一首多么美丽的散文诗啊！妹妹，我为你感到骄傲呢！”

“二哥，我把它投寄到哪里好呢？”

二哥想了想说：“程少怀先生编的《火花》很受读者喜爱，投寄给程先生吧。”

不久，《爱晚亭》在《火花》刊出了。她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正当她为这篇散文产生的影响而高兴的时候，三哥送来了母亲的信。母亲在信中说：“凤儿：你就要高师毕业了，我们这里远近没有一个小姐读了你这么多的书，你都二十一岁了，早过了出嫁的年龄，你的夫婿萧明参加工作也有几年了，萧家多次表示要来迎娶你，都因为你要读书，没有完成学业，没有应承，再过几个月你就毕业了，我们没有理由再将你留在家里。春天我们就在为你出嫁做准备，你放心，你的嫁妆决不少于你大姐的。凤儿，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一毕业，我们就把你这事办了，你现在就该做好出嫁的心理准备。……”

她的心仿佛突然掉进了冰窟窿里，周身冷得打颤。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提醒她不要忘记她是有婚约的人，要约束自己的举止行动，这个婚约，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只要母亲一念，她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儿时，她什么都不懂，不知“许了人家”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那将要影响她一生的命运。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她才渐渐地感觉到，这个婚约对她就是个无形的枷锁，随着她一天天长大成人，这枷锁也一天天沉重起来，她便有了挣脱它的愿望。特别是认识徐名鸿后，她想逃离这个婚约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若不是这个婚约，她也不会想去自杀。她的理智虽然在与感情的较量中，初步取得了胜利，但那只是用忘却之酒来麻醉自己，不去想那个人罢了，可有时偶尔想起他，还是要心痛的。她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以为三岁时父亲替她订的这个童子婚，只要不去想它，它就会慢慢消失，就不存在。很长时间以来，她就是这么对待的。她是多么的幼稚啊！母亲的这封信，就像一团柞刺，把她扎得痛惊过来了，那个枷锁不但仍在，而且锁得更紧了，她感到了呼吸越来越困难，她的脸色立时灰白起来，一串冷泪倏地从眼里滚落下来，她绝望地望着三哥。

三哥早已知道母亲信的内容，他也觉得她这个颇有文学天赋的妹妹嫁给平庸的萧明很委屈，但母命谁敢违？就是二哥还不也得乖乖地服从了母命？在他们这样以孔孟传家的人家，谁敢不服从父母包办的婚姻？他很同情妹妹，但同情又有什么用？看到妹妹泪如泉涌的样子，他心里也很不好受，只好说："毕业还有三个月呢，或许到了那时会来个什么机运，可以逃脱这宗婚姻呢。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妹，你不要太急。"他向会客室的窗口看了一眼，"快把泪水揩揩净，让人看到了可不好。"

"唉——"鸣岗喟然一声长叹，她也知道泪水并不能帮助她什么，也是情不由己就往外涌的，但她还是用手帕揩了揩，又无声地叹了口气说，"三哥你别安慰我，这都是父亲害的，我还以为父亲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呢，我恨他。"

第21节：谢冰莹全传(20)

“别这样说，或许父亲以为给你许了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就是对你的爱呢。”三哥还是想宽宽她的心，“妹妹，从做父母的角度来看，可能真是出于爱呢。”

“你别说了吧！”她又长叹一声，“我决不甘心做只听话的小绵羊，我一定要挣脱这无爱的婚姻。”

“妹妹，你可别乱来啊！”三哥很为她担心，连忙说，“我们都是新时代的青年，哪个不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哪个不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幸福和命运？可中国是块封建沃土，子女违抗父母之命，舆论会杀人哪！父母会感到无颜见人，要被人指着背心骂的呀！有的儿女顾及到父母的面子，就只好从命了，你看我们二哥，他多痛苦。……”

“我听不懂你的话！”她不想听下去，“你是劝我认命还是鼓励我反抗？”

“真是个猛岗子！”三哥瞪着她，生气地说，“你叫我说什么好？我想支持你反抗，我又能怎么支持呢？我只是怕你胡来，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害怕你把生命看得太贱！”

她没再说什么了。三哥很不放心她，就说，“今天礼拜天，我们去把二哥邀上，一同到友来酒家吃火锅怎么样？”他硬是拽起她，“那里的辣油炝子鸡非常有名，我们还没去吃过呢。”鸣岗只好跟着三哥出了学校。我要去当兵

三兄妹围着一只红油翻滚的火锅，心情都很沉重。

鸣岗为母亲固守着封建礼教深感悲哀。她是个关心国家形势和时代潮流的新女性，虽然湖南刚刚从军阀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可她早就从报刊上感知到了时代的脉搏，约略地知道一点国家正在发生的大事。自1923年11月国父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执委会。《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波澜壮阔。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逝世后，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6年又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革命统一战线出现了裂纹，很多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组织，转入地下。在广东政府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取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形势下，广大民众要求国民政府进一步开展革命战争，全国民众急切地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今年5月20日，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的先遣队，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独立团占领攸县，首战告捷。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共十万人从广东分西、中、东三路军出征北伐。西路北伐军从广东向湖南、湖北进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攻打吴佩孚。7月，西路北伐军分四路攻取了长沙，8月占领岳州，湖南军阀赵恒惕退到湖北。8月底，北伐军和吴佩孚的主力在湖北汀泗桥决战，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冲过汀泗桥，突破敌人坚固阵地，吴佩孚退守贺胜桥，妄想挽回败局，北伐军第四、七、八各军，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第四军为主力，进攻贺胜桥。激战终日，攻下贺胜桥。吴佩孚狼狈退到武汉，北伐军又兵分三路，乘胜攻取了武汉三镇。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在两湖战场上以其赫赫战功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赢得“铁军”称号。湖南的军阀被赶走了，时代的警钟敲响了，很多勇敢的青年知识分子，抛弃了书本，离开了课桌，脱下了长衫，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却还游离在革命之外，陷在苦海之中！她感到非常痛苦。从来不会喝酒的她，想用酒来浇灭心头的怒火，她喝得很猛，一口一杯，也不吃菜，也不说话，喝到第三杯时，三哥拦住她说：“妹妹，不能这样喝，身体可要受不住的。”

“你是不是舍不得钱？”

“不是，是怕你把身体弄坏了。”

“让她喝吧。”二哥说，“酒可以让她忘了烦恼。”同病相怜的二哥拎起酒壶给她斟上，“三弟呀，我们得给妹妹想想办法，决不能让她重蹈我的覆辙。”

“我们能想到什么办法呢？”

“待她拿到毕业证书，就帮她找个教书的职位。我们分头去求人。”

“你以为她有了工作母亲就不强迫她出嫁？父母就找不到她？学校知道她是为了逃婚才去应聘的，能不辞退她？”三哥摆摆头，“北伐军虽然赶走了赵恒惕，可上辈人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中，青年人渴望自由，可要获得自由谈何容易？如果能远走他乡或许……”他立马又否定着自己的设想，“不行，一个女孩子家，到哪里去呢？不行！”

第22节：谢冰莹全传(21)

二哥受到了三哥那句话的启发，猛然想起《大公报》上一则广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招收女兵。就说，“妹妹，现在有个离开长沙的机会。”便把军校招收女兵广告的事对他们说了。“你去当兵，母亲就不能逼你出嫁了。”

“真的？真是太好了！”鸣岗早就羡慕那些投身革命军的男孩子，曾恨自己不该生为女孩，她做梦也没想过，革命军也招收女兵，她激动得欢呼起来。再过三个月，母亲就要强迫她出嫁，她日思夜想逃离长沙，去到一个母亲管不到她的地方。正在她走投无路之际，二哥带给她的这个好消息，无疑是给她举起了一盏引路明灯，她欣喜若狂地说，“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军人！”

“不行！”三哥放下筷子，立即表态，“我反对你去当兵！军队里的生活机械而乏味，整天操练，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个人自由，你能受得了？到了那时你想哭都没地方哭呢！当兵对你这样有文学天赋的人不适合，那种环境只会扼杀你的文学才华和活泼天性。再者，你的身子很弱，经不起那种生活的折腾。我不赞成。”

“你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二哥立即反驳着三哥，“岗妹是有文学天赋，但是，她若想写出有血有肉，不同凡响的作品，就必须要有不凡响的生活经历，去当兵，不但可以锻炼她的体格，培养她的思想，开阔她的视野，还是搜集写文章材料的好机会。这是她解放自己惟一的路，只有参加革命，她的婚姻问题，她未来的出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军对她有百益而无一害。”

“这话也有道理。”三哥想了想说，“只是我很为妹妹可惜，几个月就毕业了，有了毕业证书，就可谋到一个很好的教职，能当一个教师是多少知识女孩子的心愿和梦想啊！”

“三哥，你就别为我可惜了。我心已定，坚决要去当兵。”她转向二哥，“不知要考哪些科目？”

二哥想了下说：“英文、国文、数学、三民主义、政治常识，还有地理、历史。也记得不太清。等会到我那里把报纸拿去，仔细看看。何时何处报名，何处考试都很详细。”

“妹妹的学习成绩在女一师是数一数二的。”三哥说，“考取不会有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当兵，太可惜了。”

“这有什么可惜的。”二哥坚决支持她，“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不管哪个反对，我都不会改变主意的。”

“妹妹，你可不要误会三哥啊。我没有反对你去当兵的意思，我只是出于对你的关爱，怕你受不了军中铁的纪律，既然你意志这样坚决，我也支持你走进革命军中，你可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谢谢两位哥哥。”鸣岗端起酒杯，站起来一饮而尽。“二哥，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拿报纸。我们很多同学都被包办婚姻困扰着，她们都想挣脱家庭的压迫，争取自由，她们若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有很多人也想去报考军校当兵呢。今天学校阅报室不开门，她们肯定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我想带回去让她们看看。”

“好的。”二哥站起来，对他弟弟说，“你慢慢吃吧。”

“你们都吃好了？”三哥把杯里的剩酒倒进嘴里也站起来，“我也差不多了，还有几篇稿子等着编，不能贪杯了。”抹抹嘴，“好了。”

兄妹三人一同走出了餐馆。祝贺我们吧

星期天的女一师宿舍，气氛非常热烈，人人脸上都流溢出兴奋的红晕。大家挤在一起争看鸣岗带回来的《大公报》。她们头挨头，簇拥成了一朵怒放的花。黄埔军校招收女兵的消息吸引着这群向往逃离封建家庭樊篱的女孩子们。她们中很多人都跟谢鸣岗有着同样的身世和处境，高师一毕业，就要被迫嫁给和她们毫无感情的男人。她们也和鸣岗一样，期望摆脱封建婚姻的桎梏，去自由恋爱，和自己相爱的

人结婚。现在有了这么一个解放自己的机会，都想牢牢抓住。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个说她要去报名，那个说她也要去。有人说她当了兵，家里就不能再逼她出嫁了。有人说，成了革命军人，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恋爱了。……她们以为自己就已成了革命军人似的，争相抒发着自己的感慨和梦想。“就怕我们做的是场美梦啊！”突然有人惊醒般大声地说，“你们想过没有？学校同不同意我们辍学去考军校？我们这么多人都报名走了，学校一下就少了许多学生，课怎么上？”

是呀！学校若不同意她们去怎么办？很多人顷刻间变成了泄气的皮球，耷拉下了脑袋。一些人怏怏地回到了自己的铺上，靠着床柱子叹息。

“我想外婆校长不会阻拦我们去当兵的。”鸣岗站起来走到房子中间给同学们打气，“他一向爱护我们，我们是去参加革命，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事业，担起建立富强的中华民国的责任，又不是去做什么坏事，他一定会支持我们去报考的。”她信心十足地鼓励着大家，“但我们应该先跟他说一说，不能瞒着他。”

第23节：谢冰莹全传(22)

“校长知道我们都想去考军校，就是不反对，他心里也不快活。”有位同学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我认为还是先瞒着学校为好。等考上了再跟他说，免得他心里不快活。”

“是的是的。”有同学附和着那个同学，“先瞒着家里和学校。”

听同学们这么一说，她又觉得她们说得也有些道理，就说：“是不能太过张扬，闹得满城风雨，万一传到家长那里就不得了，我放弃我刚才的意见，先去考，考取后再说。”

不仅她这个班有很多同学报名，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从报纸上知道了招收女兵的消息，她们学校报名的就多达一百多人。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能瞒得了学校？徐特立校长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爱生如子，视教育事业如生命，他不希望她们这些学师范的学生去从军，他认为她们做教师比去当兵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落后，国家的进步富强取决于人民的素质。他认为女孩子心细认真，当教师比男性更适合些，他希望她们完成学业后去教书。可她们的心早被挣脱家庭封建枷锁的熊熊烈火烧得失去了理智和方向，一心只想走进革命军中。校长的苦口婆心她们一句也听不进。校长便将要去当兵的学生一齐找来，继续规劝着她们，他耐心地说：“你们在师范学校读书，比在别的学校读书享受更多的优惠，国家供你们吃喝，供你们书籍、簿本，每年还发你们两套校服，每月还发二块零用钱，你们吃的比家里都好，国家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你们，完全是为了要你们结业后终生献身教育，培养幼苗出来！如今你们因为好奇要去当兵，谁来做幼稚生、小学生的老师？”他动了真情，说他并非反对她们去从军，“但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和纪律，既然去报考军校，就视为自动离校，如果考不取想再回学校来是不行的。到了那时，你们只能自己去找寻自己的出路了。”他提醒着她们，“你们要想想好，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到时别怨校长没有说清楚。”

有些同学就动摇了，决定不去参加考试。鸣岗却义无反顾。湖南考区一共录取二百五十名，男生二百名，女生五十名。录取的女生都是她们女一师的学生，她和好友树蓉都在其中，还有侄女儿翔和老大姐周铁忠。她们高兴得得意忘形，心花怒放。逢人就说，“我考取了，我就要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了！朋友们，祝贺我们吧！”那天，她用激情的诗句在日记本上写道：

消逝了，忧郁的、悲观的过去，

新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创造，

新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探求！

过去的一切埋葬在岳麓山深处，

而今只以我活跃的生命，

贡献给，

伟大的革命之神！就在报纸公布录取名单的第二天，那个曾经让她神魂颠倒、坐卧不宁的人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那对流溢着热情的眼睛盯视着她。她倏地低下了头。她差不多完全忘了他，特别是近日，她的心里只有从军的喜悦。他的突然出现，让她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他们已很久没通信，自那次分别，她就决心不让他的影子来干扰她，她已从相思的深渊里爬到解脱的岸上来了，他为何又突然来了呢？

他问他的信她收到没有。她摆了下头说：“我考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要当兵去了。”

他说他已从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他来是想跟她深谈一次。她问他想谈什么，他劝她放弃从军的念头，说她的身体文弱，吃不了军中的苦。

她回答说：“我正需要锻炼。”

“真的下了最大的决心？”他的脸漫上了阴霾。

她点了下头。

“能否慎重地再想想？我希望和你好好谈谈。”

“我早就考虑好了，你应该无条件赞成我去。”

他不响了，眼里的光亮熄灭了。她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痛苦和忧伤。她却反而一点没有伤感的意味，对他微微一笑说：“我希望你也去从军。”

他没回答。他的脸色也更显凄凉。

“过两天我们就要集中开拔了，希望我们能在前方相见。”

“我明天就回去了，不能送你了。但愿我们还有再见的那一天。”他木然地跟她道别，默默地转过身。她跟在他后面，把他送出学校大门。她发现他的眼睛红了。他的情绪却未能在她心里掀起涟漪。她的生命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一心要去开扩新的生命天宇了。她们的脸羞红了

鸣岗躺在树蓉身边，听着她均匀的鼾声，她却没有一点睡意，睁着眼睛期待着天明。窗口终于有了一缕淡淡的亮光，她慌忙爬了起来，推了推树蓉，就到灶台上拿来她们还没完全烘干的衣服穿上。女主人又给她俩热了碗剩饭叫她们吃了。鸣岗从口袋里摸出仅有的一块银元，递给女主人说：“谢谢大嫂。”

第24节：谢冰莹全传(23)

房东有些不好意思接她的钱，把手往后缩着说：“不能要你们的钱。山不转路还转呢，哪天我遇到了难，到了你家门口，你也不会不管的。你收着，路上还有要用钱的时候呢。”她把鸣岗的手往回推。

鸣岗把银元硬塞进她围裙袋里，用手压着说：“昨晚多亏了你。你若不收，我要不安的。”

她这才收下了。临别时，她把她们送到铁路边，对她们说：“火车不会在半路上停的，你们还是往回走吧，走到你们掉车的车站去等，也许你们的同伴要回来找你们呢。”

她们这些高师女生，生活知识居然不如农妇。她们感激地对她一笑，再次向她道谢。

鸣岗和树蓉向着女房东指示的方向往回走。她们终于望到了前面铁路边的小洋房，两人顿时有了信心，她说：“那是我们走丢的车站吧？”树蓉应着：“可能是吧。”二人就加快了步伐。可当她们走近洋房，又胆怯了。放轻步子，像猫一样走了进去，向里面探头探脑。这时，从办公室走出一位穿制服戴黑眼镜的先生问她们：“你们是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吧？”不等她们回答继续说，“昨天下午二点从长沙开来的？在这里赶脱车的？”

“是的。”她俩异口同声地应着，“您怎么知道？”

“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早不来这里报告，害得你们的人每站都打电报来问你们两个，还派了人来找。快去候车，长沙的快车就要到了，免得又错过了时间。”

她俩一直提拎着的心，这时才落了下来，想到要向他道谢，可他已回办公室发回电去了。她俩赶到候车的地方，火车已停在了那里，她俩急忙往车上跳，一上车，就看到了和他们一同出发去武汉考军校的男同学李君，鸣岗惊喜地跳起来问：“你怎么也在这里呀？”

“我是邱委员派来找你们的。他说你俩是成绩最好的优等角色，不能丢了。”

她俩的脸羞红了。 反对复试

随着北伐军在湖北取得的胜利，武汉成了大革命的中心。在革命浪潮的激励下，很多热血青年纷纷来到武汉，寻找投身革命的机会。武汉街头到处都是南腔北调的口音。湖南女生们住在武昌高升客栈，男生住在附近一家旅社。鸣岗和树蓉终于又回到了集体之中，那感觉就像孤雁回到了雁群，她们张开双臂拥抱着每一个同学。可她们还没有快活一天，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就接到饭后到高升客栈大堂集会，听邱委员传达招生委员会决定的通知。

邱委员是招生委员会派往湖南招生的负责人，学生们就是他带领到武汉来的。他一反往常的和蔼，现出一脸的严肃。他看了大家一眼说：“招生委员会原本规定只在湖南招收学生一百人，男生八十，女生二十。因为报考的人多达三千，成绩又都考得很好，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扩招到二百五十人。现在各省考生人数都超出了原有计划，不得不按原有招生计划执行了。这是上面的命令，这次招生，为的是培养各省革命领袖人物，各省的名额要平均，湖南仍然只有一百个名额，男八十，女二十，多出的一百五十人怎么办，招生委员会决定用复试的办法选出这一百人。请大家理解。”他知道这事非同一般，说完，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逃也似的走了。

这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一下就击倒了他们，他们感到面前一片漆黑。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瞒着家长和学校逃出来报考军校的，没有回头的退路可走。鸣岗绝望地哭了起来，若被淘汰，学校回不去了，母亲肯定要逼她出嫁，她这一生就完了，她就只能葬身洞庭湖了。树蓉呜咽着扑到她的肩上，两人抱头痛哭。大堂里气氛沉闷，回荡着悲声。突然，鸣岗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们是为革命而来的，既然来了，就不回去！”

鸣岗和树蓉立即抬起了头，说话的是回去接她们的男同学李君。他理直气壮地大声喊起来：“我们要求全体进军校！反对复试！”

“我们要求全体进军校！”鸣岗立时停止了悲泣，和同学们一齐响应着，“我们反对复试！”

群情激愤，掌声雷动，犹似春雷滚滚。被大家称做大姐的周铁忠，从人群中站起来说：“同学们，姊妹们，我们这次来当兵，是下了牺牲的决心来的。我们脱离了家庭来献身革命，目的是救出苦难的民众和苦难的自己；我们女同学从军，是开中国破天荒的先例。政府既然把男女一同看待，使我们也有效命国家民众的机会，那是我们妇女的幸福，人类的光明。大家正在欢天喜地的时候，突然要减少我们一百五十人，实在太令人伤心了！女同学们，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被送回去了，家里不认我们，学校也不要我们，我们到哪里去？大家有革命的决心，有牺牲的精神，却没有机会，没有地方能容我们哪！革命只有向前，决不能后退，更不能认命，我们都不愿回去，我们全体都要进军校！是不是呀？”

第25节：谢冰莹全传(24)

她的演说，像战鼓，如号角，激荡着年轻激情热烈的心，男女同学齐声呼喊："是！我们要求全体进军校！"同学们怒吼着响应："我们决不后退！我们反对复试，要求无条件地进军校。"

李君站起来高声说："既然同学们都不愿回去，我们立即成立反对复试委员会，到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去请愿，把我们的要求提交给他们，要求他们答应我们都进军校，反对复试！好不好？"

"好！成立反对复试委员会！"拥护之声雷动。不到三分钟，反对复试委员会就成立了，大家推选出十位请愿代表，八男二女，周铁忠和谢鸣岗被选作女生代表。他们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不一会，请愿书写好了，全体整队出发去请愿。他们秩序井然地渡江去到汉口，队伍停在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的门外，由选出的十名代表进去递交请愿书。秘书处的负责人礼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认真诚恳地听取了他们的要求，答应重新考虑湖南考生要求，表示一定想办法成全他们的心愿，并说："我们马上就打电报到南京去请示，一定让你们都有参加革命的机会。一二天就回复你们，请大家回去等待好消息吧。"

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们，还天真地以为这样的回答，就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向南京请示，只不过履行一下手续走过场而已，还觉得请愿取得了圆满成功和胜利呢！谁知这只是个缓兵之计，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请愿触怒了军委秘书处的当政们，他们认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的请愿行动是对抗上级命令，应以严惩。想都没想帮助他们实现请愿的要求，更不会取消复试，增加招生名额，还对学生们推选出来的十名请愿代表，作出了禁止参加复试的决定。谢鸣岗还蒙在鼓里，痴痴地在等待好消息呢。第二天没有人来传达消息，第三天仍然没有消息，邱委员再也没有露面，她仍然相信他们的答复，怀着美好的信心在等候佳音。到了请愿后的第四天，一早起来，眼睛就狂跳不已。她虽然不相信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之说，但进军校

之事还没最后定下来，她的心仍然在忐忑不安之中，眼皮这么跳个不住，就自然联想到进军校之事，担心有变。可她万万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请愿事上。吃早饭的时候，她问周大姐，有没有消息。周铁忠摆了下头说："再等两天吧，准与不准总会有个明确答复的吧。"她叫她别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鸣岗的心又安了下来，回到房里，关上门写日记。不一会，李君气呼呼地来到她们女生住地，对在大堂休息同学说："不好了，不好了，学校通知湖南来的同学去复试，不愿复试算作自动放弃，我们十个请愿代表已挂牌全体开除了，连复试机会都没有了。"

"怎么会是这样？"树蓉一听就叫了起来，"鸣岗也开除了？"

"她还能例外？"李君懊丧地说，"都怪我，是我连累了大家，考虑不周，她的成绩那么好，若不被选为代表去请愿，凭实力，谢鸣岗肯定能考上的。我还要去告知别的同学，你去跟她说一声吧。"他转身走了。

树蓉快步跑到楼上房里，把她被开除的消息转告了她。她一下怔住了，不相信是真的，以为是同学们恶作剧吓唬她。她拽住树蓉往楼下大堂跑去，边跑还边说，"这怎么可能呢？不是答应得好好的，说要竭力帮助我们全体进军校吗？我不信，牌子挂在哪里？我去看看。"

"听说在学校门外布告栏上，我陪你去。"树蓉善解人意地挽起她的手臂。

"我们都去。"大堂中议论纷纷的同学们见她这样说，响应着。鸣岗走在前头，大家相跟着往学校方向走去。

她们走得很快，一刻钟就到了两湖书院。

两湖书院是当年张之洞为培养两湖俊才而创建的，坐落在东湖边上，现在做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鸣岗抵达武汉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邀了树蓉和翔几个要好同学来过，还兴致勃勃地在校园中转了一圈，那时的心境是多么快乐啊，和此时的内心真乃天壤之别。记得那天，她的心就像揣着只欢蹦的小鹿，激情，新奇，骄傲，自得，满

脑子都是浪漫的幻想，快活得似天之骄子，想像着在里面上课的心境，操练的感觉。此时，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果然写在开除名单的牌子上，她的心顿时像坠入了枯井一般，她的脊梁骨仿佛突然折断了，两腿也酸软无力起来，要不是树蓉紧紧拽着她，她就要滑到地上去了，“完了完了！”她在心里自语着，“徐校长不会原谅我，学校回不去了，完了完了！我无路可走了，美丽的梦想彻底地破灭了！”两行清泪滚了下来。她耷拉下了头，不敢向那木牌上再看一眼，这儿是她的失败之地，绝望之地，伤心之地！她没有勇气在这儿停留，她使劲从树蓉臂膀中抽出手臂来，朝着她们住的高升客栈走去。

第26节：谢冰莹全传(25)

树蓉了解她的性格，慌忙跟上去，拽住她说，“鸣岗，你得想开点，又不是你一个人。”她也不知如何安慰她，“再说，你们十位代表并没做坏事，是为全体湖南考生的利益去谈判请愿的。”她本想说他们是为大家在做牺牲，可却说成了“革命就得有牺牲”。

鸣岗心里更难过了。“我是说过，我是怀着牺牲的精神来从军的，是准备到战场上去牺牲的，可不想没上战场就牺牲！”她甩掉她的手，“你别跟着我。”

“卖报，卖报！”一个小报童叫喊着走来，“刚刚出版的《中央日报》！”

树蓉连忙掏出零钱买了一份，带点讨好意味说：“鸣岗，你不最喜欢读报吗？快看看，你已好几天没看报了，想得慌吧？”她一心想开导她，天真地想化解她此时的痛苦。

她却抬手一挥，把气撒给树蓉。树蓉是那种憨厚的人，又极崇拜她，从不计较她的言辞和态度，就自己翻看起来。突然，她惊讶地叫了起来：“鸣岗，你快看！”她把展开的报纸伸到她面前，“你们被开除的名单登在报上呢？”她愤慨地说，“怎么能这样！”

她也被惊吓了，从她手里接过报纸，他们十个人的姓名果然出现在报上的开除公告中。她先还在心里自嘲着，这下可扬名了，全中国都知道她被开除了！愤怒和恐惧绞杀着她的心，她的脸顿时发白发灰。

树蓉扶住她安慰着说：“鸣岗，也许你爸爸学校没订《中央日报》，家里不会知道的。别怕！”

“家里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问题是我已无路可走呀，回家，母亲非逼我嫁人不可，不嫁就只有去跳洞庭湖哪！”

“好鸣岗，”树蓉伸手去捂她的嘴，“千万不能走绝路啊！”她扶着歪歪欲倒的鸣岗往回走，“先忘掉这倒霉的事，睡一觉。就是被送回

去，也要等复试以后，还有一百多人呢。我也不一定能考取，到时我俩一道回去，就是考取了，我也不读，一定陪着你！你要跳洞庭湖，我跟你一同跳！不过现在你得耐心等我的复试成绩公布之后。再者，天无绝人之路，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世上的事很难说呢。”她更加搂紧了她。

她被树蓉的真情感动了，握紧了她的手。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鸣岗的二哥谢承章上完第一节课，回到教师休息室，倒了一杯茶，刚坐下，传达室的工友送报纸来了。工友知道他喜欢读报，满面笑容地把报纸递给他说：“谢先生，刚到的《中央日报》。”

“哦。”他伸手接住，“谢谢。”工友嘿嘿地笑了下就出去了。

谢承章边呷着茶，边展开报纸，先翻到副刊版。他与鸣岗有着同好，喜爱文学。他读了两首新诗，又读了篇随笔，就翻到新闻版。他第一眼就看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湖南考生请愿作出的惩处公告。妹妹的名字赫然其间。这个岗猛子，又出乱子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妹妹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害怕她那个刚烈性子又会作出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来。他很理智，他得立即赶到武汉去。他忙把报纸折叠好放进口袋，就火速赶往火车站。可下午没有去武汉的车。就转身往邮电局去，他得立即给她发份电报，安抚住她。他在电报纸上写道：“妹妹，你的事我从报上知道了，你千万不要急，二哥来帮助你，在客栈等着别出去，我坐夜班车来，明天一早就到。”

树蓉不敢离开鸣岗一步，她们是好朋友，同班同宿舍，同学五年，形影相随，她听说过她因要读书绝食自杀，担心她有自杀情结，要做出激烈的事来。她陪着她躺在各自的床上，没话找话跟她说，可她还是在无意中睡着了。鸣岗不知什么时候也走进梦境。不知过了多久，她们的房门上响起了叩击声，伴着有人喊：“谢鸣岗小姐，电报！”她俩几乎是同时被惊醒过来，也几乎同时奔到门边，一起抽开了门闩。“电报？”两人又异口同声地望着客栈的门房。

“谢小姐，你的电报。”

“哦哦。”鸣岗立即接到手里，她的手突然哆嗦着，半天拆不开来。树蓉夺过来，一下就撕开了封口，展开电文说：“是你二哥的，他说要来帮你，叫你耐心地等着他，他明天一早就到。”

鸣岗从她手里拽过电报，反复地读着，面前浮起了二哥的面容，她把那纸电文按到胸口上，她的眼睛忽然红了。“我家就我二哥对我最好。”她自语般说，“每逢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我面前。唉——我总给他添乱。”她靠到床楞上，望着窗户，又自说自话，“他来，能帮上我什么哪？”

“你可别又瞎想。”树蓉依她坐下，“你二哥自会有办法的。”她伸手去拉她，“我的肚子咕咕叫了，我们去吃饭吧。”

谢冰莹的二哥

鸣岗虽然怀疑二哥的力量，但她还是期望二哥早点到来，她天没亮就悄悄起来了，草草地梳洗了一下，就潜出门去。她放轻步子走下楼梯，来到大堂，选了个临窗的座位，一边写日记，一边等二哥。没多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在向茶房打听她。

第27节：谢冰莹全传(26)

“二哥！”她惊喜得跳了起来，向他走过去，“我在这里等你呢。”说这话时，她的声音哽咽了。

“妹妹，”二哥把她牵到大堂的一隅，和她在一排太师椅子上坐下来，轻声地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清楚。报上说你们十个人煽动考生闹事呢。”

“不是的。”她辩解着，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我们只是想都进军校，怎么说是闹事呢。二百五十人都是他们招来的！招来了，又变了卦，要刷掉一百五十人，叫人家怎么回去？”

二哥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你别急，我去找找熟人探探消息，看看有没有可能收回开除命令。不行再看看有没别的办法。有哥在，你就别急，哥不会不管你的。我已请了假，课已找人代了，你的事不解决，我就不回长沙。现在我们去吃早点。”

二哥来了，她的心情好多了，就跟二哥出去了。他们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二哥就又同她一道回到高升客栈，把她送回房间，一再嘱咐她别着急，他就走了。

树蓉也早起来了，没见着她，猜她是去接她二哥去了。问了茶房，说谢小姐跟她哥哥出门去了，她独自到饭厅吃过饭，回来时，她二哥已走了，就问：“你二哥呢？”

“他去打探情况去了。”

“今明两天复试，你在屋里别出去，等我回来。”树蓉还是不放心她，“你把门关着睡觉呵。”就随手带上门走了。

等待真是难熬。树蓉她们没有回来吃午饭，二哥也没回来，她也没出门，吃午饭的时候，周铁忠大姐敲了敲她的门，她进来坐了一会，惺惺相惜，她安慰着鸣岗：同学们都还在努力，邱委员也在想办法帮助我们，我们打了电报到南京军委，申述我们请愿只是为了都能参加革命，我们分析了形势，革命正需要人才，军委可能会考虑我们

这一百多人的前途的。别急，等等再说，好在招生委员会还没赶我们走，住宿吃饭还认账。有了好消息我就告诉你。我们吃饭去吧。”

鸣岗心里好受多了。吃饭回来，她就靠到床上看书，后来就睡着了。树蓉回来她才起身。“你考得如何？”她问她。

“感觉还不错。”

“你一定要争取考上。”她鼓励着她，“不管我的去留，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考好。”

树蓉搂住她说：“我一定努力。”她突然想起了她二哥，“你哥跑得怎么样呀？”

“还没见着呢。”

“心急不得。我俩去吃晚饭。”

她也知道急没用，但她是个性急的人，二哥没回来，心里就不得安宁。晚饭后，她就对树蓉说：“明天你还要考试，去温习功课吧，我到门口等等我二哥。”

“我陪你。”她挽着鸣岗的手臂，来到大堂，拣了个地方坐下，看着大门。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二哥出现在门口，她俩立即迎上去。“哥，这是我的同学树蓉，这些天都是她照顾我。”

“谢谢你照顾我妹妹。”承章向她伸过手去。

一向大大咧咧的树蓉竟然脸红了，迟疑了一下才与之相握。“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她最关心的还是鸣岗的事，“不知你今天的收获如何？”

“有些收获。”

“哦！太好了！”树蓉拍了一下手，“快跟我们说说。”

鸣岗看着她哥哥，两天来她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谢承章却说，“我们到那边坐下说吧。”他率先走到早上和鸣岗坐过的地方，让她们先坐下他才落座。他约略沉默了会看着妹妹，“我去军校找了教务长，向他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了许多好话，他却说，命令已登报公布，不可能收回的。但他给我透露一个信息，说这次招生

南北各省送来的考生人数，都超过了计划，被刷下的考生革命热情都很高，不愿回去。鉴于这种情况，军委计划开办一个八个月的政训班，说你妹妹可以去考政训班。”

“政训班？八个月就毕业，那不就是个临时培训班？”鸣岗泄了气，“我是想上正规军校，上前线打仗。”

“政训班考试要等军校录取工作结束后再进行。我再去找人打听打听，看看可有别的机会。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不想考政训班就不去考。”二哥安慰着她，“革命形势发展瞬息万变，也许还有更好的机会呢。”他说他住在一个同学那里，有消息他就来告诉她，又嘱咐她静下心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站起身准备离去，又不放心妹妹，“人生的道路万千条，生长在革命时代的青年还能没路走？树蓉小姐，你说是吗？”

“是，是。你放心地走吧，鸣岗有我呢。”

“那就拜托了。”

湖南考生发榜了，树蓉录取了。几天过去了，还只有政训班的消息，周铁忠（数年之后，同学们才知道她是地下共产党）和八名被开除的男生都在期待这个机会。鸣岗还在期待她二哥给她带来好消息。又过几天，二哥气喘吁吁地跑来了，树蓉不在屋里，他进门就说：“妹妹，现在有个好机会，北方又来了一批考生，人数也超过了，也要复试，你赶快更名换籍去报名参加考试。”

第28节：谢冰莹全传(27)

“能行吗？”她有些惶惑，“会不会被查出来？”

“这是最后的机会，不能放过，这就看你的勇气和机智了。”

“好，我豁出去了！”她心里突然滋长起一股力量，“查出来也不怕，反正我被开除过一次，大不了再开除一次。”她完全换了个人似的，“生死在此一搏，何时报名？”

“明天。”二哥突然想到这事得严格保密，就又叮嘱她，“别让人知道。”

“嗯。”她应着，“我知道。”她还是悄悄告诉了树蓉，并嘱咐她保密。树蓉叫她放心。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昨夜她心里有事，要考虑改籍更名的事，没有睡踏实，天一亮她就躺不住了。她独自到街上饮食店吃了点东西，就往报名处两湖书院走去。已有三三两两的人往里面走，她远远跟着他们走进去。报名处设在大门内的收发室，两张条桌背后坐着两位着灰色军装的人。她从右边那位手里接过一张报名表，就俯身在桌上填起来。她在姓名栏里填上了谢冰莹三个字，在籍贯栏填上北平。这是她昨晚就想好了的。当她把填好的表交回去时，发表给她的军人向她索要学校证明书。她说：“我的修业证书在一位队长手里，他要后天才能到。”这人没有再问了，她以为混过了关。可当他把报名表递给另张桌上那个人时，那人看着表上的名字问：“你叫什么名字？”

昨夜她已默熟她的新名字，脱口而答：“谢冰莹。”

“你北平人？”

“我是北平人。”

“你怎么满口的湖南话？”

“我父亲在湖南工作，我从小跟父亲在湖南长大，所以说那里的话。”

那人抬头打量起她说：“你好面熟呀，我在哪里见过你？”

她的心提了起来，怦怦地跳着，成败在此一举，她以极大的毅力强制自己镇静，她做出平静的样子淡淡地说："面貌相近的人很多呢。"

"你该不会是那个被开除的代表吧？"

"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这时来了一大批报名的，有人等得不耐烦，"啧啧"起来，问能不能快点。那人才没有继续盘问下去，把她的表放入了别的报名表中，那就是意味着收下了她的报名表。好险啊！她那颗悬在嗓子眼上的心才落了下来。

树蓉推测她是去报名去了，一直等在大堂。见她推门进来，迎上去紧拽着她，悄声地问："报上了吧？"

她点了下头，"报上了。"她拍拍胸口，"好吓人哪，总算蒙混过了第一关。你可得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哟！"

"你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她打着包票，"我最担心的还是你自己，等会儿一高兴，就管不住自己了。"

"这事可不比别的事，只能我知你知二哥知。"

她改名易籍第二次报名从军的事，在考试那天还是被一些湖南来的同学知道了，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两天考下来，几近人人皆知。她的心整天忐忑不安，害怕传到军校去，也担心有人去揭开她的弥天大谎，她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只要一睡着，就被噩梦惊醒，吓得往起一坐，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门口。她越害怕同学问起这事，便越有同学关心她，称赞她勇敢。尽管都是出于友善表示，可她还是感到胆战心惊，整整在不安的砧板上被折磨了一周，终于等到了发榜的日子。她不敢去看，是树蓉帮她去看的。树蓉看到她的名字位居榜首，比她自己中了状元还高兴，她拔腿往回跑，想尽快把这个喜讯告知她。

等在大堂中的鸣岗，一见她满脸阳光，就知道她取了。

"谢冰莹！"她张开双臂，唤着她的新名字搂住了她，"恭喜你，你是第一名呢！"

“真的？”她抱着她蹦了蹦，又突然想到她的心病，“我们湖南同学不都知道了？”

“很多人都在看哪，肯定都知道了。”

“树蓉，他们不会去揭发我吧？”

“不会的。你是为大家的事被开除的，都为你愤愤不平呢，绝不会有人做那样的事。”她拍着胸脯，“我保证，学校不会知道这个秘密的。”从军第一天

1926年11月25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录取新生入伍的日子。这是谢冰莹期待已久的一天。

昨天晚上，二哥把她和树蓉还有翔，请到外面酒馆，举杯祝贺她们即将走进革命队伍，开始新的人生。并对她们说，他也要去参军，已跟在第四军工作的同学说好，明天回湖南递交辞呈就去军中服务。冰莹非常高兴，举起酒杯说：“我们前线见！”她和树蓉都喝了点酒，面若桃花。

冰莹心里躁动着革命热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由衷地感激湖南来的同学们，他们都知道她换籍改名再次从军的事，却没有一个人去揭发，她才得以如愿以偿。

第29节：谢冰莹全传(28)

这天下午，天气特别好，冬阳展露出灿烂的笑容，没有风，天空很干净。她们全体湖南录取的女生，接到下午搬进女生队的通知，她们各自带着行李，从录取新生的住地水陆街，步行来到军校女生队的营房。一走进营区，就见穿着各种时髦服装，说着南腔北调的小姐太太，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有的还在抹泪。当时她就想，这么一群人，怎么能背枪上前线打仗杀敌哪？她们哭什么？冰莹好奇地走到一位年岁稍长的新生面前询问："她们为何不高兴？"

原来是进来了，就不准出去，先要封闭式训练一个月。一个月后，也不是想出门就能出门，有事上街，得事先报告，准了假，方能出门。她们这些自由惯了的小姐们，一听就急哭了；有的因化妆用品没带来，不准回去拿，为没口红眉笔化妆，滚出了泪水。也有些人是因为必需的生活用品没带全而不快。走进这个门以前，她们都是地方学校的学生，不知进了这个门，就得遵守军人的纪律，她们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一些娇滴滴的小姐就受不了这个委屈。冰莹也以为是先把行李送来，还可以回原住地取物品，她也有些用品没拿来，可她不会因为这点事哭的，她在报名之前就有了艰苦锻炼的思想，她不觉笑了。这时，响起了号声，同时从营房中走出三位长官，全副武装，打着灰呢绑腿，身板挺拔，很威武。她们的目光一齐落到其中一位女长官的身上，冰莹对之顿生羡慕。

"整队，整队！"其中一位身材高大，肤色黝黑，脸上有点凸凹不平圈点的长官，站在院子中间空地上大声说，"集体整队，不要笑！"他下着命令，"按个头高矮排成三个区队，行动迅速一点！"

经过相互的推拉拥挤，才排成三排高低无序的拖拉队列。

"这成什么队伍？相互看看，高个在前，矮个在后，你们自己看看，该在哪个位置。"

她们反反复复地更换位置，半个多钟头过去了，还参差不齐。站在旁边一男一女二位长官只得来替她们调整，每个人都有了固定序号位置。冰莹排在第三区第三十三号。

“立正，稍息。”命令她们整队的长官举手向她们敬了礼，自我介绍说：“我是你们女生队连长，以后我领导你们操练，负责对你们的管理。现在点名发服装。点到名字的，答到，依序来。”他拿着点名册，开始点名。叫到哪个，哪个就走出队列，发给每人一套灰布棉衣，一顶帽子，一双橡皮底鞋，一双草鞋，两双黑布袜子，一双灰布裹腿布，一条一寸多宽的束腰皮带。

东西发完后，连长就开始教她们如何打绑腿，怎样系皮带。他和另外两个长官都把自己的裹腿布和皮带解下来，重新打上系好，给她们做着示范。连长又教她们如何戴帽子如何敬礼，最后他说：“从今天起，你们再不是娇滴滴的小姐，而是雄赳赳的女兵了。”

队列中响起了“格格”的笑声。

“别笑！”连长制止着，“你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脸上的脂粉洗干净，摘下耳环首饰，剪短头发，剃成我们男兵一样。”

有人惊讶地叫出了声：“哎耶，妈呀！”

连长正色起来，“你们心里要有明确清楚的认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军人，不比在地方学校，到了这里就是兵。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服从命令听指挥，服从纪律，服从长官，吃苦耐劳，整齐严肃，文学堂的一切自由散漫恶习，应该彻底清除。现在你们可以回寝室去脱掉小姐衣服，换上军装。”他大声宣布：“解散！”

冰莹和大家一起抱着军装回到宿舍。小姐们面对尺寸相同色彩单调的棉军装，各有各的想法。有人嫌棉衣不厚，说脱去了皮衣太冷；有人嫌太大，穿上如同一根竹竿上晾的被单；有人说帽子像斗笠，太难看；有人说从没见过这样的袜子，脚塞进去就像小舢板进了大海，不着边际；也有说鞋丑死了。她们中大部分人自幼锦衣玉食，哪里穿过士兵们的粗布衣服，害怕把自己穿丑了。可谢冰莹的感觉与她们截

然不同，她非常喜欢军装，觉得军服是她见过最有魅力的服装之一，她费尽心机才获得拥有它的机会，珍爱之极。她天生丽质，她的皮肤白皙细腻光滑，她的秀发像黑色的瀑布向下倾泻，她有一对乌黑而晶亮的大眼睛，一双修长的柳叶眉，微翘而精致的鼻子，轮廓清晰的嘴唇。除了幼时母亲在她的两眉间点过红外，她从没化过妆，也不爱戴首饰。她的性格很像男孩，开朗爽直，不喜欢造作的美，喜爱自然质朴的美。她一进宿舍，就急不可待地脱去身上的学生装，换上灰布棉军服，黑布袜子，橡皮底的军鞋，打上灰布绑腿，系上皮腰带，戴上军帽，把长发塞进帽子里。若论身高，她在队列中算是中等偏下，但她体质娇弱，身材修长，着上军装，皮带一束，她的身材显得更高挑更苗条了，可谓英姿飒爽。正在换装的树蓉的目光正好落到她身上，她停住了手惊讶地叫起来："你们快看哪，谢冰莹比那个女长官还神气呢！"

第30节：谢冰莹全传(29)

换装的同学们的目光一齐向她投射过来。“哇！”大家眼睛不由一亮，有人赞叹了一声走过来，上下打量着她说，“是呀，这灰不溜秋的棉衣，看上去一点不好看，呃，穿起来还真不差呢！”

不少人向她围过来，这个伸手牵下她的衣襟，那个抻抻她的衣袖，有人围着她转起圈。她便伸展开双臂，在她们面前转了个圈，又模仿连长向她们敬了个举手礼，嘴里喊着“立正！”“稍息！”酷似一个顽皮的男孩，在同伴面前表演着。还问她们道：“神气吧？威武吧？”

“嗯，很英俊！”有人回答着她。

“哈哈——我渴望生作男人，”她大笑起来，“今天如愿以偿了哪！”

树蓉也已穿戴整齐，她站到大家面前问：“你们看我穿得怎样？”

冰莹拉着她转了个圈，“军服真是神奇！”她开心地说，“穿到任何人身上都很美，你们看小胖子也不胖了吧，她多像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呀！”

树蓉羞红了脸，嗔道：“尽瞎说。”

“是好看。”有人附和着冰莹。

“真的？”树蓉快活得跳了起来，“我这个丑小鸭也变成美孔雀了啊！”害怕这身服饰要让她变丑的人，也有了信心，都加快了换装的速度。“叔！”翔走到她面前，“我也换好了。”

“你穿军装也好看。”她打量了眼侄女儿，就招呼她和树蓉，“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剃头的地方吧？”

“你真要剃成光头呀？”树蓉惊愕地望着她。

“剪成短发呀！”

“好好好。”

她们刚出门，就碰上了连长派来给她们理发的人。四把剪子齐上，不到半个小时，女兵们都变成假小子了。晚饭时间到了，响起了

集合号，一百三十名女生，按序号整队进入饭堂，值日官宣布纪律："吃饭时间十分钟，吃完不要离开餐桌，也不准起身走动，要等值日官喊'起立'，方能站起来出门，不得擅自进出。"她们吃好饭，同时走出饭堂，再次整队，听到宣布"解散"命令后，方可自由行动。

晚上，女生队队长在连长陪同下来到女生住地，整队训话。训话的内容与连长下午训话的内容大致相同，要求她们改掉地方学校的散漫和不良习惯，做一个严守军纪，意志坚强的军人。

队长训完话，连长点名叫她们睡觉，有人不解地问："睡这么早，怎么睡得着呀？"

连长解释说："本来要到九点才吹熄灯号，因为你们今天才来，没有上过操，明早五点半要出操，五点二十吹起床号，睡早点，要不你们起不来。"

连长走了，她们开始脱衣上床。江城武汉的初冬是很冷的，床是一块硬木板，下面垫的是一床薄薄的灰绒毯，上面盖的也只是一床很薄的棉被，一只白布小枕头。那些在家睡惯了钢丝弹簧床的小姐哪里适应得了？冰莹虽然也有些不适应，但她因为心里早有吃苦的准备，这些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是个只要下了决心，就不在乎任何困难的人。熄灯号吹响了，灯跟着就灭了。初次品尝军营生活的小姐们，还在嘀嘀咕咕。女政治指导员查寝来了。她说："熄灯后，谁也不准讲话。查出来，明天要处罚的！"

说话声戛然而止，寝室里立时寂静下来。她手持电筒，挨着一个个床位检查，不时嘱咐她们："不要蒙头睡觉，不要让被子捂了嘴，不要踢掉被子受了凉。"她牵牵冰莹的被头，把她的肩膀盖盖好。

冰莹刚才还觉得被子太薄，这时她突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了，就像有一轮太阳照到心上，周身暖融融的。指导员语调虽然严肃，却充满了关切，很像是一位慈母。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想到了儿时，想到了母亲的絮叨，在感动中渐渐进入了梦乡。

她做了个非常甜美的梦，梦到她扛着枪行走在浩荡的队列中，雄赳赳气昂昂，一身豪气。突然响起了冲锋号，大家端着枪就冲入敌阵。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弹片纷飞，她一点不怕，紧扣扳机，她的长枪嘟嘟地喷出火舌，她撂倒了一排吴佩孚的兵，兴奋地欢叫起来："打着了！打着了！"她被自己的呼喊声惊醒了。

她的心还在突突地跳，睁开眼睛一望，满室月光，仿佛雪花满地，听到的却是轻细的呓语和鼾声。她回想起刚才的梦境，不由又激动又兴奋，想着她们这群中国妇女，竟然冲破了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压迫，走进了兵士的队列。古时虽然有木兰从军、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佳话，但是无法与她们这一群相比的，她们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招收的女兵，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象征着妇女解放，象征着中国妇女开始担负起改造社会，根除封建势力的责任，这是多么光荣和自豪的使命啊！想到这个，她浑身都充溢起青春和热情，再也睡不着了。

第31节：谢冰莹全传(30)

她翻了一个身，床板吱呀地响了一声。“你知道几点了？”有人轻声地问。

她本来有块表，二哥那晚从手腕上捋下硬捺给她的。她把它视作了首饰摘下放进了她那只小皮箱里。她用同样的低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可能刚过三点。”有人替她回答。

“哦，过三点哪！”睡不着觉的不止她一个。“你们怎么都醒了？”冰莹轻声地笑了，“是不是怕明早起不来，不敢睡哪？”

“嗯！穿衣起床洗脸集合十分钟怎么够呀！要是第一天出操就迟到挨训，可丢人！”

“既然睡不着，还不如就起来，到操场上去等着。”冰莹心里这样想着就这样说了。

“是的，”有人响应着，“早早去等着。”

宿舍里四十多个人谁都害怕挨训，相继都起床了。冰莹穿好衣服打紧绑腿，漱口洗脸，简单地梳理了下剪得像男孩子样的短发。她很想看看自己剪短头发后是什么样子，便将铺底下的小皮箱拖出来，拿出她的那面小圆镜，去到窗前，借着皎洁的月光打量自己。短发焕发出青春朝气，她偷偷地笑了下，就把军帽戴上，再对着镜子照了照，她又笑了，她觉得她戴上军帽更好看。

“我也看看。”树蓉傍依过来，从她手里接过镜子，边照边问，“我怎么样？”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比着便装的树蓉英俊多了。”

“呃，是不错啊！”她开心地笑了。

“你看，”她接过树蓉递回来的镜子，看着窗外，“多美哟！月光如水，那些脱光了叶子的柳树枝桠落到地上的影子可像画卷？”她轻轻地

念起《承天寺夜游记》中的句子，“藻荇横行……”“走”，她拉起树蓉的手，“我们到操场上踏月去。”

她俩开门走出去，同学们陆续跟着也出来了。皓月当空，银辉满地，操场沐浴在如水的月色中。诗情洋溢的冰莹，心里就有了一串颂月诗句。

“你们怎么不睡觉？！”值日官从值班室走了出来，“真是胡闹！时间还早，快回去睡觉！”他威严地重复着，“快睡觉去！”

刚才还在吟诗弄月小资调调的她们，吓得不敢吱声了，只得又回到寝室。冰莹从箱子里找出二哥送她的手表，时间还不到四点。如果脱衣再睡，又担心要睡过头，就拿出日记本，想把心中的诗句记下来。刚准备动笔，女政治指导员拿着电筒推门进来了。她以命令的声调说：“快脱衣躺下，明天开始，你们就要进行紧张的操练，一天要上四个小时的学科，四个小时的术科，一支枪有十几斤，不休息好是不行的。要连续训练三个月，合格者方可转正为正式士兵。并非一朝一夕。脱衣睡觉！”

冰莹胆子大，她站起来说：“我们是怕睡过了头才早早起来的。指导员，我们不敢睡。”

“说话要先立正喊报告。”

“报告，我们不敢再睡。”

“从今天起，每天都要按时操练，你们能天天不睡觉？不行，这是命令，脱衣上床躺下！”她就站在室中不走。

她们只好又脱衣上床，她等她们都躺进被子才离开。初识林语堂、孙伏园、陆晶清

严酷的军事训练和学习，锻炼了女兵们的意志，她们都是好样的，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数九寒冬，滴水成冰，起床号一响，她们动作迅速，起床着装，用刺骨的冷水洗漱。武汉还在晨梦中，她们已齐刷刷排好了队伍，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操练。有时她们顶着纷飞的雪花，积雪被她们踩得嘎吱作响；有时冒着刺骨的寒风，跑步前进。扛

着跟她们个头差不多的长枪，“一二三四”响彻晨空。她们中再也没有人叫苦，埋怨条件艰苦。她们的生活充实，她们的生命活跃。

春风吹融了神农架的积雪，吹绿了东湖的水，两湖书院内的香樟长出了淡黄的嫩叶，莺飞草长的春天到了，爱也在男女青年的心中萌动了。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了，他们都转正为正式军人。冰莹的体质得到了锻炼，比过去结实多了。她们都爱唱刚刚学会的一首《奋斗歌》。冰莹常常一边出壁报一边哼唱：

快快学习，快快操练，努力为民先锋。

推翻封建制，打破恋爱梦；

完成国民革命，伟大的女性！

……冰莹是个活泼开朗又能诗能文的漂亮女兵，她整天唱着革命歌曲，她的周围有很多追求者，为了警惕自己，每当唱到“打破恋爱梦”这句，她就放开嗓子，大声高歌，借以告诫自己，也是想警告别人，不要忘了自己从军的使命，要以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替代狭隘的男女私爱。她陶醉在那些雄壮的歌声里，精神振奋，感情热烈，意志越来越坚强，她和同学们完全忘了自己，心里只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

一个星期天，她又在出壁报。男生队的小海和冰川也在出壁报。他们都喜爱文学。有了所得，常常相互交换着看，算是文友吧。他俩原是北平的学生。小海对她说：“下午我们去《中央日报》，看望主笔兼副刊主编的孙伏园先生。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北京晨报》的记者和副刊主编，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我们都喜欢读他的文章。你跟我们一道去，我介绍你认识他。”

第32节：谢冰莹全传(31)

冰莹读过孙伏园的文章，也耳闻他的大名，还知道他是绍兴人，和鲁迅同乡。她当然想认识他，可又怕他架子大，不屑理睬她这无名小卒，害怕被冷落。她直率地把她的想法说出来后，又说："我不敢去。"

"不会的，"冰川一心想说服她，"他很喜欢和青年人做朋友，在北平时，我常到他那里玩，还给他投过稿呢。"

"真的呀？"冰莹既吃惊又羡慕，"可发表了？"

"发啦。还给我稿费呢。"

"我们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小海也说，"还买糖给我们吃呢。"

"那好，我去。"他们相约午饭后在校门外会合，一同去。

《中央日报》在汉口。冰莹和他们走进编辑室。见室内有两个人在交谈。冰川和小海走到那位个头稍矮的胖胖先生面前，叫了声孙先生。冰莹知道这位就是孙伏园了，她打量起他来。他蓄着长长的黑胡须，有对稍微突出的大眼睛，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很像个法国神父。他正在和一位着藏青色长衫，嘴里含支雪茄的先生说话。听到有人唤他，他立即转过身，向他们伸出手。他先将手伸给冰莹，自我介绍说："我叫孙伏园。"

冰莹也自我介绍说："我叫谢冰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六期女生队学员，冰川和小海的同学。"

孙伏园微笑着把她和她的两位同学介绍给含着雪茄的先生后说："这位是林语堂先生。"

林语堂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冰莹没有想到一下见到了两位文坛大名人，她吐了下舌头。

林先生走过来，他中等个子，面庞清秀，他严肃的表情中透着热情和微笑，边吸雪茄边说："坐吧，坐吧。"他伸手指着椅子，又把一只方凳从角落里端出来，招呼他们坐下。他们也相继落座。

“我长这么大，”孙先生喜形于色地说，“还是第一次看见女兵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呢！”林语堂说话慢条斯理，声音柔和，态度亲切，“女兵和男兵一样威武，神气！”

他们先聊了会军校的生活，话题慢慢转到文学和写作上去了。二位文坛前辈问起他们读书和写作的事，问冰莹喜欢读些什么书，写过些什么样的文章。她大胆地没有丝毫扭捏做作之态，就把她读过的书，写过的文章，以及她写这些文章的发端和动机，毫不保留地说了出来。他们立即喜欢上了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兵。林语堂微笑着点点头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写些自己熟悉的题材，民众积极拥护消灭军阀，很想了解军队的生活，你们可以写些身边事，多练习就有进步。”

“是呀，现在民众都很关注北伐。”孙伏园附和着林语堂，“反映军队生活的文章读者肯定爱看。”

他们谈兴很浓，海阔天空。冰莹向他们提出了好些问题，请他们解答。这时，有位年轻女子走进来。“林先生，您也在孙先生这里呀！”

孙林两位先生站起身来微笑着说：“啊，是小鹿呀。”孙先生连忙招呼冰莹和冰川他们，“来来来，我来给你们作介绍。”

他们三人早就随着孙林二位先生站来了，微笑着趋向前去。孙先生指着来客对他们说：“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才女陆晶清，诗人。”

“叫我小鹿吧，”陆晶清走到冰莹面前，“你好精神啊！”

“她叫谢冰莹，我们刚才认识的女兵。”孙伏园热情地为他们做着介绍，“他们三位都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文学爱好者。”

冰莹早就读过陆晶清的新诗，她的诗新颖空灵，流淌着清纯和才气。她立刻生出一种相识已久混合着相逢恨晚的感觉。她向她伸出双手，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说：“今天真幸福，同时认识了你、孙先生和林先生。我真要快活死了呢。”

“我也很快乐。”陆晶清也紧紧攥住她的手，“没想到军装穿到小姐身上是这么魅力四射啊！”

“你喜欢军装，就参军吧！”

小鹿笑了起来说：“你看我这个头有枪长么？又矮又小，还是物尽其用吧。”

大家被她说得哈哈大笑。

“都坐下，都坐下。”孙伏园又搬来一条凳，“小鹿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好诗呀。给我们朗诵朗诵。”

她从手袋里拿出一纸说：“那我就献丑了。”她喝了口水，清了下喉咙准备开始。又有一批人走了进来。房间里已没坐的地方了。冰莹率先站起来说：“孙先生，林先生，我们几个该前客让后客了。小鹿，我们不陪你了。欢迎到我们学校来玩。”

小鹿起身说：“我送送你，林先生孙先生，我有空再来看你们。”就把手里的诗稿递给孙伏园，挽起冰莹走出门。

她们边走边谈，小鹿言谈幽默机智，谈起文学和新诗，滔滔如流。冰莹一下就喜欢上了她，她们相约通信。她把冰莹一行送到码头，两人依依惜别。

冰莹一回到女生队，就给孙伏园写信。向他撒娇发牢骚，说冰川去看他的时候，他买糖请他吃。她今天去看他，他却没买糖招待她。她怪他厚此薄彼，不一视同仁。孙伏园立刻回信向她表示歉意，说他将改正错误，请她允许将来修一条糖马路，由武昌的汉阳门起到汉口的一码头止。好不好？

他诙谐有趣，她经常去看他，多次和小鹿在他那里不期相遇。小鹿很有口才，论事说文，切中事理。她们的友情也在加深。

第33节：谢冰莹全传(32)

出发西征

1927年5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命令：女生队要挑选出二十人出来，组织宣传队，编入中央独立师，北上河南，参加西征。

这个消息使女生队沸腾了，人人都想被挑中，都去找连长表决心。这个“报告连长”，说她要求去北伐西征。那个说，她是北方人，到民众中去宣传，她的话老百姓容易听懂。有人说她的身体强壮，适应前线作战，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连长的头被她们吵大了吵昏了，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又让他感动，他耐心地对她们进行解释：“大家都会有机会上前线参加北伐，只是个时间迟早的事。这次只要二十人，挑选一些身体健康，跑路快，有文字宣传能力，也有口头宣传能力的去，余下的学员以后再分期分批出发。我理解大家报国的热情，都想立即上战场。但不可能同时都去，道理我已讲了，就不要再争了，队里选到谁谁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926年北伐野战实习的谢冰莹

尽管大家心里都像有炉火在猎猎燃烧，都想说服连长选中自己，可她们是军人，不敢再找上级去争了。冰莹将自己的条件对照着上面的选拔要求，她认为她被选中的几率很高，她身体锻炼得很好，她跑路很快，她的笔头也快，文字表达能力是大家公认的。她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第二天一早，杨连长宣布出发河南名单，第二名是她。她高兴极了，立即回寝室整理行李，给三哥写信。

亲爱的三哥：

我在三天之内就要出发了。我决不是为慕虚荣，为升官发财，也不是想外出浏览风景而参加北伐，我实在是因为我确实认清了我出发的目标，所以才敢不顾一切地往血路奔去。也许一个月以后，就能凯旋归来，回到湖南与你痛饮高歌；万一我牺牲了，你千万不要为我难过，你要将我有意义、有价值的牺牲告诉父母亲，安慰他们，劝他们

不要悲伤，不要哭，只要他们对着我这次寄回的相片说一声："我的爱儿，已经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了！"那么，我在九泉之下，便能得着无限的安慰了。亲爱的哥哥，我能够和勇敢的战士们在一起与敌人拼命，真高兴啊！望你从空中传达"努力！奋斗！牺牲！"的声音给我！第二天傍晚，冰莹的三哥谢承宓收到了她这封出发前的信。他被妹妹的悲壮豪情激动了。一个女孩子，能有这种为国家民族去拼命去牺牲的精神，真让他佩服，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妹妹是个多么勇敢的女子哟！她的精神是多么伟大不凡啊！他当即想到，这封信应该刊登到他们的《通俗日报》上，可以激励更多人的革命斗志。他把信送给主编看。主编也很受感动，让他立即发稿。他把信稿交到印刷厂后，就赶到长沙火车站，购到了凌晨的火车票，回宿舍换上二哥出发前送给他的一套军服，稍稍休息了一会，就前往火车站，乘上开往武汉的列车，去给妹妹送行！

第二天九点钟，他就到了两湖书院，他先找到女生队的杨连长，说他是谢冰莹的三哥，专程从长沙赶来看妹妹的。杨连长请他到会客室稍等，并亲自通知冰莹，叫她到会客室去见哥哥。

这是她们等候出发的最后一天，她没想到三哥接到她的信就来了，她很高兴，像快乐的小鸟似的，飞跑着进了会客室，见到三哥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会来呢。"

三哥说："你的信太悲壮了，我已把它交给了印刷厂，今天就见报。我很担心父母亲知道，他们若晓得你要上前线打仗，还不伤心死了。"三哥说时眼睛红了。

她却没有一点伤感，笑着说："三哥，干吗这样多愁善感呢。你看，"她指着窗外墙上的标语，诵诗般念起来，"'革命者，不流泪，只流血！'能为国民革命流血牺牲是一个战士的光荣，我参军就是为了上前线杀敌。你千万别难过。"她对他笑了笑，"二哥可能已到了河南，我一定能在河南会到他。"她打量了眼他身上的军装，"三哥，你穿军服很英俊呢，也来参军吧，我们兄妹三人并肩杀敌。"

三哥笑了笑说：“报纸也需要人办哪，前线的消息不也需要通过报纸传达给民众？办报也是革命呢。”他转过话头，“妹妹，我请你到外面喝一杯。”

她摆了下头说：“不行，就要出发，纪律更严。”

第34节：谢冰莹全传(33)

“你的好友树蓉可跟你们一道出发？”

“这次她没被挑中，难过死了呢。”

“她是舍不得与你分开吧。”

“这也是原因之一。”

他突然问起徐名鸿：“你们还通信么？”

她摆摆头，一缕不易觉察的凄凉滚过她的心头，四个月前，她收到他一封很厚的信，她先不愿看，放了好几天后还是没忍住。若是她参军前读到这样的信，她会感动得不得了的。可这时她的心都给了革命，他那凄恻的语言已打不动她了。她给他回了一信，动员他也投身革命，到前线来投军，和她一道去消灭反动军阀。他没回信。

“你不能跟我出去，我就赶火车回去了。”她送他出门，卫兵给他们敬礼，他们互道保重。

这天，她们没有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而是叫她们待命。一待就是半个月了，她们报国心切，心急如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她一个小兵是无法弄清的。

1927年6月，她们突然接到了紧急命令，说敌军已打到了汀泗桥，动员全校师生应战。原来军阀夏斗寅乘北伐军继续向北进军，后方相对空虚之际，偷袭武汉。这个命令是晚上接到的，大队长连夜召集男女同学训话，把他们组织成一个中央独立师，男生队当晚出发，女生第二天清早开拔，除留三十人在后方做宣传救护外，全体出发。

谢冰莹热血沸腾，她等待得心焦的这天终于来了。在她等待的这些日子里，她每天严阵以待，几分钟她就能捆扎好行李。在这出发前夜，同学们和她一样地激动，床板吱嘎作响，她也不能很快入眠。她突然想把自己此刻的心声告诉同学们。她偷偷地拿起纸笔，借着窗外的月光写一封《给女同学的信》。她在信中写道：

革命不是口头上喊几声所能做到的，更不是纸上写几个“牺牲”“牺牲”“流血”“流血”就算成功的。……我们不要做个唱革命高调者，应该做个革命的实行者。……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欲求妇女解放，非待整个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不能实现。……革命是要大多数人参加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的。要唤醒一切被压迫的妇女，一同站在革命战线上奋斗。

她的笔头非常快捷，很快就写好了。她立即进入梦乡，一觉睡到起床号响。

第二天五点，女生队全体整装待发。她把那封信交给了连长，连长看后转交给了队长。

学校大门外，来了很多民众。送行的，看热闹的，还有个别来拉后腿的家长，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家长哭红了眼，拽着长官哭求：“求求您，不要让我的女儿去打仗呀！我只她一个呀！……”有的跪在地上向长官磕头说：“我的女儿不能去呀，她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活不了哪，求求长官，让她留下来吧。”还有家长拉着女儿的手，泣不成声，就好像一去不复回似的。个别同学的心也被泪水哭乱了，眼睛也红起来了。“的的大大”的集合号吹响了，她们飞奔到操场，很快整好了队。一些家长拥到操场边上。队长作出发前训话。他说：“我们是去打胜仗的，大家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有没有信心打胜仗呀？”

她们齐声响应：“有信心！”

队长从口袋里拿出冰莹给女同学的信。“刚才，杨连长递给我一封谢冰莹同学致全体女同学的一封信，我给大家念一念。”他念完后说，“她说得很好，‘欲求妇女解放，非待整个的社会革命成功后不能实现。’同志们，我们要做个革命实行者的时候到了！”他喊了声“向左转，开步走”！

雄浑的出发号响起来了。她们扛着枪，雄赳赳，步伐整齐，唱着革命歌曲走出大门。民众立即让开一条道，高呼起口号：“努力杀敌，

凯旋归来！”“努力杀敌，凯旋归来！”整齐的脚步声、军号声、歌声、口号声汇成了雄壮的合奏，响彻云霄。西征路上

六月××日

比我们先一天出发的男生队，已经在汀泗桥和敌人开过火了。当火车停住时，我伸出头来一望，忽然看到几个受了伤的同志，痛得在血泊里打滚，“妈，妈呀，痛死我了”地叫。沉痛、凄惨的呼救声，真令人听了心寒。还有两个是死了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头部，脑浆也迸出来了；另一个是断了一条手臂的，眼睛还在半开着。我请求罗排长（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大将罗瑞卿）允许我们下车，去救那些受伤的同志，同时把那两个死了的埋葬。排长严肃地说：“不行，火车就要开了，前面的工作比这还紧要，等下一定有救护队来抬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壮而凄凉的情绪，开始领略到战争的残酷了！

六月××日

一连三天，都没有好好吃过饭。每天从早晨六点吃了饭，一直要到晚上八点或九点过后才有饭吃。在行军时间，才知道士兵的生活真是人类中最苦、最可怜的！有时，粗糙的米还伴着许多谷壳，每餐像嚼沙子一般不能下咽。菜呢？更不要说了，为了便于携带，老是煮着一锅发了霉的豆豉，撒了许多盐在里面，简直咸得不能进口。说也奇怪，当饥饿了的时候，这些粗硬的饭和臭豆豉，竟比鸡鱼肉还要好吃。扒进口里，像龙珠米似的，一溜就溜到喉管里去了。

第35节：谢冰莹全传(34)

六月××日

六月，正是一个热死人的季节。汗珠像雨点一般流下，流多了，衣服像刚进过水似的，全身被一块湿布裹着，走起路来，怪难受的。一双脚板像踏在火炉上一样发烧，脸上的皮，开始一层一层地脱下来了。“热呵，热呵”的呼声，到处可听到。然而谁也不怨恨，谁也不想向后转，或者开小差。谁都甘愿忍受目前一切的困苦艰难，把快乐寄托在“打胜仗”上面。

有时污水池的水，不但供给我们洗脸洗衣，而且也供给我们做饮料，男同学还把它当做游泳池在里面洗澡呢。

六月××日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突然接到师部命令，要第三连开拔到距离峰口四十里的青山坳去驻。接密报，还有小部分残逆躲在山坳里，我军今晚前进，说不定半途就要开起火来。

杨连长作夜行军前训话：“自从出发以来，夜间行军还是第一次。过惯了学校生活的你们，也许有些胆小，说不定吃不消这种苦的。可你们现在是战士，生命都可以牺牲，自然不怕吃苦。夜间行军是为了避免敌方注意，同时因奉紧急命令，要在今晚十二点前抵达目的地。听说这条山路很不好走，又不能打手电，你们要好好地走，不要心慌，不要害怕，即使摔了一跤，也不要做声，轻轻地爬起来就行了。各人的手要按着枪柄，免得和水壶饭盒相撞，发出叮当的响声来。记着，大家要绝对遵守镇静的纪律，不许说话，不许走得太重，脚步要轻得像老鼠似的。……”

大家“嗤”地一声笑了起来。

“太不成话！还没开步走就笑，等下如果有人在路上笑，就是有意扰乱，让敌人知道了自己队伍，等同于通敌，那就要严惩了！”

谁也不敢再笑了。

解散后，我附在树蓉耳边说：“杨连长究竟是个丘八出身，如果他说脚步要轻得像燕子该多富有诗意哟。”树蓉一下笑弯了腰。

我们的队伍像长蛇似的蜿蜒而动了，起初还能听到水壶和饭盒相碰撞的声音，经排长轻声地叮咛几次，真的半点声音都没有了。有些穿了草鞋的脚底下发出尖锐的吱吱声。排长又站住说：“谁走得这么响？”“报告排长，没有办法。我穿的是双新草鞋，今天早上才买的，这有节奏的声音，是由那里发出来的。”树蓉像写文章似的说。

“不要啰嗦，再要响，把它脱了打赤脚走！”

她害怕打赤脚，刺会钻到肉里去的，只好放轻步子。

夜，黑得伸手不见指头，对面认不清人；天上地下黑漆一团，更分不出东南西北。每个人都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扑通”一声，前面有人掉到水里了，队伍短暂地停了一下，于是丁零当啷的声音又起了。“走！走！前面快走！”排长下着命令。

“一身都是泥浆，眼睛也打不开。”从水里爬起来的人说。

“打不开也要走！快走！”

全连都知道有人掉下水的事了，立时大家悄声地相互提醒道：“小心走啊，不要跌倒了啊。”

路，真的太难走了，有时上山坡，底下流着声音宏大得像瀑布一般的溪，虽然看不见那不知有多深的巨壑，然由水声里可以听得出，这里确实是个危险的地方。“后面小心，这儿有个深潭。”走在前面的人向后面的人说，“大家慢慢走，掉下去不是好玩的！”

听到深潭，大家都很害怕。我想，假若真的掉下去了，不能上来，队伍又走远了，剩下自己在泥潭里打滚，那时不知要怎样着急；就是能爬上来，又辨不清方向，走错了路又怎么办呢？如果这时有敌人来，实在不好应战，他们藏在深山里，而我们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深渊，真的打起来，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扑通，扑通”掉下去呢。

“报告连长，打下手电吧，前面太危险！”有人大胆地说。

“不能打手电，这是很险要的地方，说不定有残敌埋伏在那里，慢一点走好了，千万镇静！”

紧张的空气包围了每一个人的心。也许是初次经历夜间行军生活的缘故吧，大家有种好奇心，希望真的有敌人从深山里钻出来，我们好迎头痛击。想到黑茫茫的夜里，什么都不见，只听得“噼啪噼啪”的枪声，红光爆发的炸弹，那该是多么美丽的夜景，多么雄壮的音乐啊！还有，因为看不见敌人的多寡，看不见血肉模糊的死尸，作战时一定更有精神，更加勇敢。夜的空气是静穆的，严肃的，紧张的，一想到为真理而战，为自由而战，为全国父老兄弟而战，就会精神百倍；但同时我也想到过，晚上开战，分不清敌人和自己的兄弟，一定会误杀不少人，心里又十分难过。

深潭过去了，走到了一处左右都是高山的地方，山像屏风样夹住一条小路。

第36节：谢冰莹全传(35)

“啪！啪！啪！”忽然听到几声枪响，大家打了个寒噤。

“停住！”连长发布命令，“听听是不是枪声？如果前面有敌人，后面三排埋伏，前面尖兵队预备开枪。不要慌张，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兴奋和紧张情绪。

“千万不要害怕！”连长继续说，“他们是残敌，不堪一击的；作战时大家要沉着，勇敢，不怕牺牲！”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空气又恢复平静了。好像敌人就在前面似的，我恨不得立刻打先锋冲过去。队伍走得很慢，我有点不耐烦起来，连忙从一个人的身边挤向前去。“干吗这样向前挤？不许扰乱秩序！”班长骂我了。

我回答着说：“我要到前面去冲锋！”我还没说完，我的右脚就扑通一声踩进了水里，幸而我的左脚站得很稳，身子没有倒下去。

“又是谁跌倒了？”大家关心地问。“我。”我羞愧难当，连忙赶上前去。“还说冲锋，走路都要跌倒，唉——！”有人讥讽我，她那最后一声叹息拖得很长很长，引得我自己都发笑了。一个同学掉队了，她的脚也是裹过的，比我的脚还要短半寸。五岁时就做了妈妈的牺牲品。晚上行军，没有太阳晒，最舒服的了。虽然没有月亮和星光，我们要像瞎子似的摸着走，带着花香迎面吹来的清风，像冰淇淋似的沁入我们的心脾，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尤其当它从树梢轻轻地掠过，发出清脆的哨声时，简直是世间一曲最美最悦耳的令人陶醉的音乐。大家寂静地走着，每个人怀着一颗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赤心，虽然一连走了三四个钟头没有休息，但谁也没有说疲倦，都精神抖擞地追赶着前面的队伍。突然，在遥远的山边，发现几点红光，像天上的星星，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

六月××日

……

……

谢冰莹在西征途中，利用行军、作战、做群众工作的点滴空隙，找个地方坐下来，从军装口袋里抽出她自订的日记本，以膝头做书桌，利用短暂的时间，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写到她的日记里。她写日记的动机很简单，作为一个兵士，她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她希望用她这支笔，把轰轰烈烈、伟大、悲壮的革命故事记下来，让人们了解他们青年是怎样的爱国，民众是如何地拥护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妇女是如何从小足时代，进化到天足时代……她是这次北伐西征的亲历者，她有义务将这次西征的情景实录下来。不管行军如何累如何艰苦，她每天都写。找不到地方坐的时候，她就蹲着写。有时还没写上两句，队伍又继续前进了。她收起本子和笔就走。晚上到了驻地，同学们累得东倒西歪倒下就睡，她就着一盏豆大的油灯，坚持写下那一天的见闻。她害怕哪天她牺牲了，她写的这些日记会失落掉，那么，人们就不知道她们，不知道这批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女兵西征路上的故事（那时还没有随军记者）。为了不被丢失，每到一地，她就把她写的《从军日记》，寄给《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先生，请他替她保存。在中央独立师里，有很多像她一样的文学发烧友，他们激情澎湃，富有才情和天赋，她们女生队的赵一曼，也是位才情横溢的才女。她们也经常写诗，相互交流。独立师特务营湖北男青年符号，是黄埔五期校友，也是文学爱好者，他钦慕谢冰莹的文采，常常写诗给她，她也常把自己写的小诗给他看。在独立师中，他们都被称作才子才女。

记得那是他们从武汉出发后的第十天，男女同学搭配着到村庄作宣传。有人写标语，有人向老乡宣讲北伐道理。冰莹是第一次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她发现他们起初见着男兵就躲，看到她们女兵，又出来了，先是惊奇地远远望着他们，当他们走近他们时，也不再害怕了。听他们宣讲北伐的政策和好处，他们表现出对北伐军西征的热情，把

他们请到家中，又是烧茶，又要给他们拿吃的，不管他们如何解释，说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他们还是把他们往家里拉，硬把吃的东西往他们手里塞。大娘大嫂特别喜欢女兵，拉着她们的手，问这问那。冰莹那天感触很多。

她刚回到驻地，就有同学对她说，上午特务营的符号来找过她。她和符号是在两个月前的诗歌朗诵会上认识的，他的一首诗让她对他心生爱慕之情，他对她开始了追求，不断地写诗给她。可因为都是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便把内心的情怀表露出来的，只能以诗秘密交流情感，倾诉爱慕和思恋。她那同学又补充了一句，说符号可能还要来。她刚问他找她有什么事，他就出现在她的面前，他的第一句就是“今天你非请我们的客不可”。

第37节：谢冰莹全传(36)

她瞪大眼睛反诘着他："你凭什么要我请你们的客？"

他把手里的报纸一扬："你的大作发表了！"他喜形于色地扫了在场男女同学一眼，"你们说，她应不应该请我们的客。"

"他胡扯，我有什么大作发表？"她以为他在故意骗她，嘟起嘴说，"别听他的。"

"你们看！"他扬起报纸，"这上面明明写着谢冰莹三个字呢！"

她和几个同学同时伸手去抢那张报纸，一个同学眼疾手快，抢到了手里，原来是张英文版的《中央日报》，她就递给冰莹说："我的英文不好。你自己看吧。"

冰莹的英文也不很好，但她已认出了谢冰莹三个字。符号傍倚过来说："《寄自嘉鱼》，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呀？已一连刊发三期了，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翻译的呢。"

她拼读了几句，真的是她的《从军日记》。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她又惊又喜又羞愧，她的这些文字都是随意写的，没有用脑子，匆匆忙忙，没作任何构思，更没时间润色，非常粗糙，只是想留下她心灵的一串足迹，不能算是文章。这么粗鄙的文字，有什么翻译的价值，林语堂先生却把它翻译成英文，刊在英文版的《中央日报》上，她是又兴奋又惭愧。

"请客，请客！"同学们起哄地说，"你的文章都出洋了，不请客能过得了门？"

她的脸羞得通红，摊开双手："我能请你们吃什么呀！"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赵一曼说："把那一块钱的津贴拿出来买糖吃。"

"我寄信花掉了七角呢。"

"这是大喜事，今天的客你一定得请。我老远地跑来给你报喜讯，一颗糖都捞不到吃，大家说，亏不亏？"他从衣袋中摸出一张纸币，

“我这里还有一块钱，买两斤糖够了，算我借给你的，大家说，好不好？”

“这还用我们说，反正你的也是她的，她的也是你的。”树蓉从他手里抢过钱，向南货店跑去，边跑边快活地呼喊着，“有糖吃了啊！”

冰莹的脸更红了，带着爱嗔的神情斜睨了符号一眼说：“你这是敲诈勒索，我可不还。”

“还有这样耍赖皮的。”

“糖来啰！”树蓉高举着糖包，跑步回来，把糖摊放在地上，“大家别客气，”就好像是她请客那样，她剥了一颗塞进冰莹嘴里，“祝贺你！”

听说有糖吃，男女同学闻风而来，一抢而空，开心极了。军校解散

他们凯旋而归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值日官就喊她，说有人来会她，叫她到会客室去。她嘴里哼着快乐的歌曲，进了会客室。她一下惊呆了，真没想到会是他。她曾经暗恋着的那个影子徐名鸿。他长她五六岁，魁伟英俊，身体矫健，二哥说他有宣传演说才华，精明能干。数月前，她复信给他，叫他到武汉来投身革命，他没回她的信，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呢。他起身迎上来说：“刚从报上得悉你们凯旋归来，我就想立即见到你。”

她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到武汉来的？”

“我来了一个多月了。”

“怎么没告诉我？”

“你们去了前线，我往哪儿写信哪？”

她笑了：“你参加革命了？”

“我在政府的一个部门服务。”

她很乐意跟他说话，但没有了过去那种心境，他已不再是往昔那个日思夜想的初恋影子了。他悄声对她说：“你感觉出来没有？好像空

气很紧张呢。车船码头旅社都有军警搜查，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感觉呀？”

他连忙打断她：“别这么大声，就当我没说，可别跟他人说哟，我只是感觉气氛有些不对罢了。”

他们正在低声说话时，符号找她来了。她便给他们做着介绍。两人拉了下手，徐名鸿起身告辞说：“我还是从你二哥那里得知你上前线的呢。改天我来请你吃饭吧。”

他们怎么会知道革命阵营内部正在发生的巨变呢。

原来自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内的右派便加紧了争夺领导权的活动。以谢持、邹鲁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内的右派就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形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破坏统一战线。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一面网罗党羽，扩充实力，由理论家戴季陶出面编写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阶级调和，叫嚷共产党退出国民党。1926年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谎称共产党人指挥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第一军。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拒不执行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污蔑共产党员，为公开叛变做舆论准备；并在南昌、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制造血案，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党部、农会、工会、学联等组织，一直杀向南京、上海。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江、浙、皖、闽、粤、桂等省为蒋所控制，国民革命遭遇到重大挫折。虽然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四五月间，北伐军在豫南大败奉军，但因为未能解决主要矛盾，形势还在继续恶化。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并未在危急

关头起到挽救革命的作用，而在武汉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日益走向反动。1927年4月初，汪精卫在上海与蒋介石举行反共秘谈后，带着清党反共的使命来到武汉，但武汉国民政府中左派和广大群众对他的反动面目缺乏认识，将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交给他，武汉的形势因之急剧恶化，两湖的土豪劣绅在他的指使和纵容下，纷纷反攻倒算，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在五月间先后发动叛乱，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压制工农运动，解散农会。陈独秀不仅不进行坚决斗争，也跟着喊工农运动过火了，继续向汪精卫迁就妥协。革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危机。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被宣布解散。

第38节：谢冰莹全传(37)

这真如晴天霹雳，谢冰莹一下被击懵了。记得那是他们从前线回来后的第七天的晚上，她正在医务室请看护长帮她治脚疾。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她连忙往操场跑。他们这次西征，虽然牺牲了七十多位同学，一百多位教导队的同志，但他们从军阀手里缴获了几千支枪，从军阀的统治下，解放了成千成万民众，建立了革命的基础，在民众心里，树立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到他们经过的所有地方。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凯旋而归。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武汉国民政府却要解散他们。

他们像往常一样，三分钟就整好了队报完了数。他们望着站在台阶上的五位男女长官，见他们情绪低落，大家心里就有些紧张，不知怎么回事。冰莹很敏感，一串问号挂在她心上：他们怎么低垂着头，一脸的云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短暂的沉默后，杨连长讲话了：“各位同学，”他的声音发抖发颤，“我要宣布一个命令。”他的声音低沉，“请大家镇静，不要慌张，不要害怕，勇敢地听我宣布。”

是不是又要出发了？冰莹这样想，那有什么害怕的？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请大家听了不要伤心，革命者受挫折，这是常有的事，我们的革命还应该再接再厉，千万不要灰心！”大家的心都提拎到了嗓子眼上，“同学们，上面说我们学校里有个别捣乱分子作怪，命令要解散我们，从明天起，你们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现在每人发十元钱的遣散费，赶快拿去做衣服，军装不准穿了。”

有如午夜的一颗重磅炸弹，突然炸裂在二百多同学的心上，一下炸毁了他们全体同学的生命，大家仿佛突然失去了知觉。“谁是捣乱分子？谁作怪了？我们怎么不知道？”突然有人大声抗议着！

“天呀！”冰莹回过神来的第一句话，“解散了我们，我的希望，我的理想怎么办？”她呜呜地哭了，“我不想回去！”

队伍立时失去了控制，队形散了，树蓉跑到她边上，挽住她的手臂，也大声说：“我也不想回去！”

“我们要革命，为何不要我们革命？”女生队的赵一曼高高地举起拳头大声抗议，“这是莫须有！”

操场像开了锅的麦米粥，众说纷纭。冰莹脑子里像钻进去了无数的蜜蜂，嗡嗡作响。

“同学们肃静！”一位女军官走到他们前面，声音低沉地说，“我很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可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们也不想和大家分别，可我们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她语调伤感地进行告别讲话，“我们不要……”

操场上顿时呜咽一片，有人喊起了口号，“我们要革命！”“我们不愿回到封建家庭去！……”有人高声唱起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有人激烈地大声演讲，“同学们，不要被这点打击吓倒了，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这点挫折？不要气馁，大家打起精神，为明天而奋斗！……”哭的哭，吼的吼，唱的唱，演说的演说，有的紧紧搂抱在一起，有的相互紧紧攥着手，眼里含着泪，心里窝着火，要喷发要燃烧，就像生离死别一般，不管军官们如何来劝说、疏导和安慰，二百多男女同学，谁也不愿离开操场，他们一直闹到天明。王克勤

家在武汉的同学走了。赵一曼偕着一群同学走了，冰莹所在的三区女生宿舍只剩下冰莹、树蓉和冰莹族侄女儿翔等几个湖南女生。她们请裁缝做的便装送来了，她们脱下军装，泪如雨下。冰莹把她对未来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军校身上，她倒不是想当什么革命领袖，只希望在革命的道路上寻得独立和自由，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贡献一份力量。没想到她的梦想就这样昙花一现地破灭了。她扑到铺上哀伤地大哭起来，树蓉扑到她的边上，搂抱起她，两人抱头痛哭。翔也傍依过来，四个湖南妹子哭作一团。突

然，门上响起了轻轻的叩击声。冰莹和树蓉几乎是在同时揩去泪水，直起身问：“哪个呀？”

“我，符号。”他又补充一句，“谢冰莹在吗？我找谢冰莹。”

“进来吧。”一个多月的前线战斗生活，给他们提供了接触的机会，他们在心底彼此钦慕，想到以后能否还能相见，她的泪水又涌出来了。

符号推门进来，看着大家说：“我才听说把你们解散了。”他走近冰莹，“你有什么打算？”

“唉，”她叹了口气，又摆了下头，“我们是被解散的，人家把我们看做是捣乱分子，只好先回到湖南再说吧。”

“不能想想办法留下来？”

“能有什么办法？”

“你有文学天分，写文章呀！”

她摇摇头：“我怕养不活自己。”

第39节：谢冰莹全传(38)

“你要回湖南的事，孙先生、林先生知道吗？”

“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也只叹息，但他们鼓励我不要放下笔。”

“明天，我们连又要出发了，说是临时任务，不知何时回来，你把你家里的地址写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着就从随身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上了自家的住址，递给她说：“我把我母亲的住址留给你。”

她也将家里的地址写给了她。他接她的地址时，见她的脚有点跛就问：“你的脚怎么啦？”

“行军途中患了脚疾病。”

“不碍事吧？”

“就因为这鬼脚，我只得先回湖南，治好了它，才能谈别的事呢。”

“你何时回湖南？”

树蓉抢着说：“后天。”

“我不能来送你们了，一路平安。到了家就来信。”

“好的。”

“有了好诗可别忘了寄我欣赏哟。”

“我也希望常常读到你的诗。我还要回家去跟母亲道个别。”他向她们扬了下手，“我要走了，再见。”

“好，”冰莹点点头，“我们送你。”

她们把符号送出校门。刚转身往回走，就听到有人喊她。冰莹抬起头，见是魏中天，他是和她同时考进黄埔六期的男生队同学，也属她那群喜爱文学的朋友。她和树蓉几个迎上去问他怎么也还没有走。魏中天说他明天离开。她又问他打算去哪里。

他说他回五华老家。

她又问他回去干什么。

“革命者还能被逼死？我回五华搞农运。”他是广东五华人，“你呢？”

“我能去哪里，跟你一样回乡哪。”她长叹一声，“我可真不想回到封建家庭中去。没想到……”她的眼睛突然湿了。

树蓉伸出手臂拢住她的臂膀说：“我们千辛万苦来考军校，竟然说解散就解散了，我一点弄不清这是为什么。”

魏中天凄然一笑说：“长官不是说我们中有捣乱分子吗？什么是捣乱分子？说白了，他们指的就是共产党，他们害怕我们这群热血青年都成了共产党，就急急忙忙解散我们。”

“哦！”树蓉惊讶了，“我怎么没看出哪些人是共产党呀？冰莹，你知道吗？”

她心里立时出现了赵一曼在西征途中的影像，她总是走在前面，渡河的时候帮助个矮的树蓉背枪，……她跌了的时候，她连忙上前来搀扶起她。还有周铁忠大姐，带头呼口号反对复试的无畏气概，……她们可能就是被指控的捣乱分子。可她摇了下头说：“我也不知道，也没见人捣乱。”

“不说了。”魏中天说，“我们交换下家里地址吧。”他从袋里掏出早就写好的家庭地址，“信寄家里，总能收到的。”

冰莹也从小本上撕下一页，写上老家的地址递给了他，并向他伸出手说：“再见。”

大雨滂沱，武昌火车站被笼罩在厚重的雨中。

冰莹一行一走进去，就觉出了紧张的气氛，荷枪实弹的宪警在车站内外走来走去。冰莹她们的出现，很快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她们四个姑娘都穿着刚刚做的白竹布没有纽扣的套头女式二五长衫，有点像跳舞衣的样子，但她们的脸在行军途中被晒得黝黑，她们的头发很短，军帽留在额头那道印痕非常刺眼。人们一看便知她们是当过兵的女兵，也会让人立即联想到被解散的黄埔六期女生队的女兵，很多人都把目光投向她们。那目光很复杂，让她们觉得有些恐惧。冰莹虽然

已从徐名鸿、符号和魏中天这些朋友那里略知一点当前政治形势，但她们毕竟整天待在军营里，加之军营纪律的约束，不让你知道的事，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实则她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想起五十天前，她们从武昌火车站乘火车出发西征，那时的场面多么热烈啊，送行的人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欢送他们的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民众把她们这些细妹子称做英雄。可此时的武昌火车站，给人一种如临大敌之感，她就有了种落难凤凰不如鸡的感受。她心里便泛起股股酸涩的怪味。“冰莹！”突然有人喊她。她的心猛地一跳，她听出是徐名鸿的声音。她那冷得发紧的心猛然一喜，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我来送你！”

她的心一热，总算还有个朋友来给她送行了。她迎上去小声地问：“气氛怎么会这样紧张？”

他看了看她和她同伴的装束及头发后小声说：“我真担心你们这副样子，会被人认出来是解散的女兵，要遇到麻烦呢。最好找一个军官结伴，也许要安全一些。”

树蓉连忙说：“我们已经想到这个了。”她把她的一位着副官军装的同乡推到他面前说：“这位是我的同乡，正好要回湖南，我们就充当他的表妹和妹妹。”

徐名鸿连忙向那位副官伸出手去说：“有你当护花使者，就不会有事了。”

第40节：谢冰莹全传(39)

“刚好顺路。”他们还没说完，火车进站了。名鸿把他们送到车厢门口，与他们握手道别。

车厢门刚一关上，就有宪警来盘查。对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不但进行盘问，还要搜查，不仅搜查行李还搜身。他们盯住她们四个女人看，查询她们的来去。树蓉的同乡连忙上前回答说：“她们是我的妹妹和表妹，武昌女子学校的学生，学校放暑假，我送她们回湖南。”

宪警见他扛着尉官军衔，客气地放过了她们。

冰莹回到长沙的时候，三哥已离开了《通俗日报》，到西北二哥那里去了。树蓉跟她的同乡第二天也回家了。她的脚痛得更厉害，走路都很困难，只得考虑先去治脚疾。她从一位同学那里借来五块钱，就到湘雅医院找她的朋友王克勤。

认识克勤是因了她的处女作《刹那印象》。

那还是1924年她在省立一女师读书的时候。一天，她收到《大公报》转来的一封署名王克勤的信，她在信中告诉她，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因为喜欢她写的文章，想和她做朋友。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收到读者来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即给她回了信，并说星期天上午九点去拜访她。星期天，她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去医院找她，一进大门，就向正在挂号的她打听她的名字。“我就是王克勤。”她一把抓住她的手说，“你是？”

“闲事。”

“啊！闲事小姐。”她非常高兴，抓住她的手不放，连声说着“欢迎，欢迎”。

冰莹被她的美震住了，她小小的嘴，薄薄的唇，一对明亮含情的眼睛，两道浓黑细长的柳眉，笑起来左边嘴角有一个小小的酒窝，很迷人。她们一见如故，她把她领到她的寝室。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桌

布，和她身上的白色制服，一切都是那么高雅纯洁。王克勤见她注视她桌上的小摆设就问："你喜欢小玩意吗？"她说她喜欢洋娃娃。这以后，王克勤就经常将外国画报和杂志上那些可爱的洋娃娃剪下寄给她。她们成了好朋友。

王克勤一见冰莹走路一跛一跛的，很是心疼，要她住院治疗。冰莹以谢天的名字住进了湘雅医院。王克勤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给她牛奶鸡蛋水果吃，还给她熬老母鸡汤，给她洗衣，比亲姐妹还亲。她深深地受了感动，对她说："你待我越好，我心里越感到不安，将来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

她却安慰着她："不要这样说，待朋友就要这样的，我是学护士的，对待病人都要细心侍候，何况你是我的朋友。"

冰莹的脚疾基本好了，五块钱也用完了，她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想法。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自由得自己去争取，人生得自己去创造，在去闯荡自己的人生之先，她要回去与萧明解除婚约。她虽然非常厌恶封建顽固的家庭，但她还是不得不回去一次。她把她的想法告知了翔。翔和她是小学中学的同学，又一同进了武汉军校，她俩就结伴回家。天真的她们万万没有料想到，回家，就像小鸟自己飞进了笼子，要想重新获得自由，不折断翅膀也要掉光羽毛的哟！逼婚

她曾在三哥给她的一封信中，知道家里发生的变化，父母拆掉了老屋，在老屋原址上按照父亲的构想，设计扩建了一座很气派的两层新居，就是"守园"。

家里人并不知道她要回来。最先发现她的是一位远房侄子，他在河边放鸭，她叫了他一声。他的脸立时变得煞白，拔腿就往村里跑，嘴里还不断地叫喊着："鬼！鬼！鬼来了！鬼来了——"

冰莹和翔感到莫明其妙，她俩相互看了一眼说："这孩子怎么啦？莫非他的神经有毛病？"她俩继续往前走。冰莹望到一幢新屋高耸在那些香樟树丛中，兴奋地说，"翔，你看！"她抬手一指，"我家的新屋，快到了。"

随着那个孩子消失的身影，有人从屋里跑出来，跟着拥出来一大群人，有一个人向她们跑来。冰莹认出那是她的姐姐隆德。她俩加快了步子，也向她跑去。“姐姐——！”冰莹高声唤着，“别跑，要跌跤的！”她自己却继续向她姐姐奔过去！

“鸣岗！真是你吗？”

她和翔已经站到了她姐姐的面前，她扔下简单的行囊，张开双臂抱住了姐姐说：“当然是我，这还有假吗？”

“妹妹，”姐姐抱紧了她，“听人说你牺牲在前线了，母亲在家哭了好几天呢！”说着她也哭了起来。

“哈哈，”她笑了起来，“翔，你听听，说我死了哪！难怪树哥家儿子说我们是鬼，吓得脸都白了，拔腿就逃哪！”她松开臂膀，“真是无中生有！姐，哭什么哪，我这不好好的吗？”她用手去替姐姐揩泪，“走，回家。”

母亲、大哥、大嫂、二嫂和一屋的人都迎候在大门外那棵老樟树下。母亲泪流满面，拉住她的双手，望着她的脸泣不成声，喃喃地说：“凤儿，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祖宗保佑！”她伸出手去摸她的脸，“又黑又瘦，真可怜！”母亲用爱恨交加的语气嗔着她，“你这是自找苦吃，自作自受，不听话的东西，活该的！”复又笑了起来，牵起她的一只手，“我再也不让你受这样的苦了。”

第41节：谢冰莹全传(40)

翔被大家冷落在旁边。冰莹意识到了这个，她拉起她的手说："吃了午饭再回家，我送你回去。"

母亲这才想起翔来，也拉起她的手说："吃了午饭再走。"把她们牵进了大门。

堂屋里摆了很多描金的大红木漆器。冰莹心里就明白，是母亲为她准备的嫁奁。她本能地在心里冷笑一声，何必要浪费那么多的金钱，我是决不会按照你们的意愿嫁给萧明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与他解除婚约的。但她得暂时忍着不说。

她和翔刚在饭桌边坐下，大姐就端给她们一人一碗绿豆汤。这是乡间解暑的饮料，以前父亲和三个哥哥放暑假回家，母亲早早就为他们熬好绿豆汤，一进门就盛给他们喝，以解暑热。她端起喝一口，顿觉清凉。吃过午饭，母亲和大哥就领着她和翔参观他们的新居。看完房子，翔说要走，冰莹送她。她们走出守园，远离了母亲的视线，她立即对翔说："这个家我是不能久留的，我们还是快快离开这个家为好。我已觉察到了，母亲是决不同意我与萧明解除婚约的，那些刺眼的红漆描金嫁妆，我一看到心里就生厌恶。我不想做封建顽固们的牺牲品。"

翔说："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下，等回家看看再说。"

"你明天来一下好吗？"

"过两天吧。"翔站住对她微微一笑，"我母亲肯定要对我寸步不离呢。"

"都是一样的顽固分子！"她噘起嘴，"你走吧。"

她低着头往回走，仿佛又看到了那些红漆家具，心里就像吞下绿头苍蝇样难受。一抬头，就看到了母亲，她站在大门口，好像是在等

她。“凤英，”她唤着她的乳名，“我在等你呢。你们天天在一起，话还没说足？”

“等我有事？”

“带你看看娘为你准备的嫁妆。”

“不就是那些红红绿绿的木器么？我已经看到了。”

“你这孩子。”她的语气让母亲心里有些酸酸的，但她还是拉起了她的手，把她往堂屋里拉，“你怎知道你娘如何为你操心啊！不说别的，就说这些木器，你娘两个多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天刮风了，娘担心灰尘落到那些金纸上面，半夜里爬起来用油纸把它们盖上；白天又怕小孩子们把它弄脏了，又怕燕子麻雀拉屎在上面，一天要看几十回，是娘亲自监的工，天天跟在漆匠木匠后面转，若不这样，恐怕两年也做不好。你到长沙去的几年，娘就开始为你准备嫁妆了，这么些年，娘的心事都在你的身上，现在三十多件木器家具都漆好晾干了，被子、帐子、枕头你姐都替你绣好了，只等你回来做衣了。”

她明白母亲的意思，是要她知道她是如何爱她，要她明白她对她这个小女儿的一片心意，尽管她对母亲的安排十分反感，但她心里明白，现在还不能惹恼母亲，她只能默默地听着，紧紧跟着她，静静地听她倾诉。

“儿呀，自听说你当兵去了，娘的泪水就没干过，天天替你提心吊胆，日夜为你烧香求菩萨保佑，后来听说你去前方打仗，当时我就晕过去了，足足死了一个时辰才醒过来，前不久传说你被打死了，我又死过去一回，你父亲、你大哥都回来了，他们说这消息不一定准确，说你不会有事，我才慢慢回过晕来，你能平安回来，是菩萨显灵，是菩萨可怜我这做娘的一片苦心啊！萧家也非常挂念你，常常派人来打听你的消息，邻居们也担心萧明那孩子没有福气得到你，你平安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母亲的这席话，她十分反感。以她的性格，不把她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是受不了的，可她了解她的母亲，她满脑子的封建思想，她若

把她想说的话不顾不管地往外倒，她一定要暴跳如雷的，而跟她说理也说不清，只好暂且忍住，等父亲回来再说。

冰莹回来的消息像风样快，很快就传到了萧家。她在家没过上几天安静的日子，她家就收到了萧明那位当过省参议员的三伯父的信，要求谢家选定迎亲的日子。冰莹的大哥把信拿来问她，如何回复人家。冰莹寄希望于父亲，就对大哥说："告诉他，等父亲回来再说。"大哥按照她的意思给萧家写了回信，可就在那天傍晚，父亲就从朋友家回来了。看了萧明三伯父的信，就把冰莹找到书房里，慎重地问她日子选在何时合适。她就直言以告："爸，我和萧明互不了解，没有丝毫感情，我不能跟他结婚。我回来就是为了要解除和他的婚约。"

父亲一听就雷霆大怒，"什么？解除婚约！"他霍地站起来，把桌子拍得像擂鼓样响，"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辱没祖宗父母的话！……"

母亲闻声走进来，大声骂道："你这畜生！畜生！"抡起巴掌扑向她。

她逃了开去。她站到窗边，还想说服他们，"妈，爸，你俩别生气，听我把话说清。"她尽力控制住自己情绪，忍着愤怒，心平气和地说，"不是我要和你俩作对，也不是有意要违背父母之命，但结婚，是终身大事，如果彼此不了解，不认识，不相互爱慕，没有爱情，怎么能生活在一起？我不喜欢萧明，他没知识没学问，他给我写过几封信，不但没有一点文采，文字都不通，我的一位姓谢的老师也曾教过他的书，他对我说：'你的未婚夫与你相差极远，你是班里第一，而他恐怕要算倒数第一。'爸，妈，我怎么会对他这样的人心生感情呢？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能有幸……"

第42节：谢冰莹全传(41)

父亲打断她的话："男女在结婚前怎么会有感情，感情只能产生在结婚的共同生活中，……"

她打断父亲说："那是你的结婚哲学，是封建社会的现象，如今时代不同了，男女二人，如果没有爱情的基础，没有思想一致，就不能结婚，共同的理想、思想，共同的信念，是婚姻的基础，现代的婚姻与改造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两人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为了个人享乐，要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工作……"

父亲又打断她说："思想？女人要那么多思想干什么？你读过几年师范，结婚后去小学当个老师，我相信萧家不会阻挡你的！"

母亲大怒："你跟她说那么多做什么？"她吼了一声，转向她，"你这个不要脸的孽畜！竟敢反对父母在你吃奶时许下的婚约！自古婚姻父母做主！"她对丈夫说，"不要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她不嫁也得嫁，除非她死了！我们谢家决不允许有人做出没有道德廉耻，辱没人格的事来！况且萧家有财产，有地位，这样的人不嫁，你要嫁什么人？"

"我决不嫁有钱人！我要嫁个与我志同道合的穷光蛋！"她毫不相让，"我要嫁我喜欢的人！"

"你看！你看！"母亲对父亲说，"她是存心要气死我呢！"她放声大哭，"我怎么养了一个这样的畜生呢！我决不同意你解除婚约！别做梦了！"

"我就死给你看！"冰莹拿起父亲书桌上的一把裁纸刀，放到手腕上。

父母顿时面色灰白，他们非常了解她的个性，害怕她真的割腕自杀。父亲哆嗦着嘴唇说："你不要激动，这不是在讨论吗？"又嗔怪起妻子，"有话好好说嘛。"他缓缓走向她，"鸣岗，可别做傻事！你放下刀，有话好好说。"

母亲伤心地抽泣着说："儿呀，你这不是要你娘死吗？"

她的面前突然幻化出符号英俊的面影，他站在小河边，朗诵他写给她的诗，他把她喻作天上的新月，说他是与月永远相随的伴月星，为了国家的富强，人类的自由，他们携手蓝天，去开拓光明的天宇。他声情并茂，眼里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想到这，她的心不由地打了个颤，她的心顿感一阵锐痛，如果她割腕而死，他将怎样伤心哟！不能死，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既然连死都不怕，我还能解救不了自己？她的手一松，裁纸刀落到了地上。她知道母亲的脾气，她是专制魔王，她的大哥、姐姐和二哥的不幸婚姻，都是她一手制造的，她说到就一定要做到，她会用一切手段达到把她嫁到萧家这个目的的，跟她来硬的只会激怒她采取更严厉的办法来对待她，不能蛮对蛮。她没再和他们理论，跑出了父亲的书房，进自己房里，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母亲真是铁石心肠，对她的哭泣毫不心软。父亲也变得心狠了，连她的屋都不进，她哭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才睡着了。姐姐来叫她吃饭，她又哭了，姐姐劝着她："别急，先吃饭，再找人劝劝母亲。"她想也是，就洗去泪痕，到饭厅吃饭。母亲与以往大不一样，一个笑脸也不给她，父亲连看她一眼也不看，哥嫂姐姐都不敢言语，也不再征求她对婚期的意见，他们就与萧家定下腊月的婚期。

她整日以泪洗面，姐姐很是心疼，也只能劝劝她，陪她流眼泪。她是不可能理解她内心的痛苦的。她爱符号，怎么能去嫁个她根本不认识不了解的萧明呢？姐姐就去把姨妈找来做母亲的说服工作，姨妈刚开口说："现在世界变了，你不要对待儿女太厉害……"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母亲骂得不敢张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这也是长辈？就凭这话，你就不够做长辈的资格！"母亲教训着姨妈，"不管世界变到什么地步，父母还是父母，自己生的儿女，如果都不服从我，别人还怎么听从我的！父母大于天！你知道不知道？"姨妈吓得不敢做声了，不得不反过来劝她。

她想跟大哥、大嫂单独说说话都受到监视，母亲担心他们共谋反抗她。大哥走的那天，她想借送他之机和他谈谈心，还没走出母亲的

视线，母亲就追出来喊她了：“你们哪有许多话说呀，你大哥要去赶船，让他走快些。”大哥非常怕母亲，吓得连忙向她挥了下手，“快回去吧，要不母亲又要说我们合计着对抗她呢。”

冰莹痛苦之极，给大哥写信，要他写信来开导母亲，允许她解除婚约。可大哥连信都不敢回，她给二哥三哥写信求救，等来的却是二哥在南京病逝的消息。二哥是她的知音，她原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谁知他英年早逝，她痛不欲生，都是母亲这个老顽固害的，硬是拆散了他和他的爱人，逼他娶了他不爱的二嫂，忧郁成疾，他的早逝，母亲有逃不掉的责任。她又想活活摧毁她的幸福，她不能再成为她的牺牲品。她不能坐等她把她抬到萧家。她三番两次跟母亲说理，她指责她害死了二哥，指责她给姐姐带来痛苦和不幸，以致只能长期住在娘家，她吼叫着：“我决不再做你这封建顽固的牺牲品！”

第43节：谢冰莹全传(42)

这下可不得了了！母亲把她的反抗认为是得到了她那些目无尊长的狐朋狗友的鼓励和支持，决定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和来往，她的来信统统被没收，经父母检查后，认为有益于她的才给她看，有碍她做个乖乖女的信就截下来。她到家后不久就接到了符号的信，她从他的信中了解到一些大革命失败的内幕，得知了一些和他们一起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绝大部分都被当做赤化分子排斥出了军队，他所在的特务连还在，他希望她到武汉来，他们一道去闯荡天下。她天天给符号写信，倾诉她的苦闷，可突然间，她和符号失去了联系，符号的信被母亲截下去了，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了。正处在热恋中的人怎么能不通音讯呢？聪明的符号就想出了一个绝招，他不再用他的真名写了，也不在信中谈未来和革命了，冰莹的原名叫鸣岗，他就在信中称她鸣姐，自称鸣妹，他在信中只谈诗词歌赋、诸子百家、《史记》、《汉书》，和佛教禅学，引经据典，大谈学问，借以抒发他的离情别绪和对她的思念。父亲连连称赞鸣妹有学问，聪明，和他的鸣岗算得上一对闺中奇女子，不但没有扣下他的信，还对女儿说，交朋友就得交这样有学问的益友，那些空谈革命改革的青年，于做学问和做一个贤德女子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联系。可婚期一天天临近了，母亲对她看得更紧，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母亲关在房里，不准出房门一步，还专门令一仆妇看着。

冰莹焦急万分。怎么办？她想跟翔联系，又联系不上。翔也因为不愿嫁给嫖赌俱全的未婚夫，也被家里关了起来，也来不了。就叫妹妹青儿给她送个信，嘱她悄悄交给鸣叔。青儿她见着冰莹母亲就喊奶奶，说是她姐姐叫她来看看鸣叔。冰莹才得以被准许从“牢房”里被放出来，见到青儿，问她姐姐可好。青儿趁冰莹母亲转身跟人说话之机，把揉皱的字条丢在地上。冰莹连忙掏出手帕，装着不经意掉到了

地上，盖住了字条，弯腰去拾帕子时，连同字条一起拣起来，就像做地下工作那样。

她躲到厕所里展开一看，见翔写的是："这样的生活不能再过下去了，我们还是赶快逃走吧。"为了与翔商谈出逃的事，她对母亲说，她和翔曾在西征前线对观音菩萨许了愿，她要和翔一同去朝阳庵还愿烧香。她这样说，是因为母亲不敢得罪菩萨。母亲就对青儿说："你回家跟你妈说，后天是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的第三个生日，你姐与你鸣叔在打仗的时候对观音菩萨许过愿，叫她和你鸣叔一道去朝阳庵给观音菩萨烧香还愿。"三次逃跑，三次抓回

朝阳庵，在他们村子背后的山上，离冰莹家很近，是个古木参天，山泉潺潺的风水宝地，香火很旺。观音菩萨第三个生日这天，热闹非凡。一清早就有熙攘的信徒，提着香纸蜡烛往庵中去。冰莹和翔都提着装香纸蜡烛的篾丝竹篮，走在进香的人群中。母亲很关心她们还愿烧香的事，头天就叫人买好了木香蜡烛纸锭，并叫冰莹在木香和纸锭上写上"信女谢鸣岗叩还观音大士保香一炷"的字样。她俩跪在观音像前，一连叩了三个响头，祈求菩萨保佑她们出逃成功。二人就匆匆跑到了后山上，傍依着古银杏树坐下，冰莹就哭起来说："没想到回到家里比囚犯还不如。"

翔是从不轻易掉泪的，想着自己的处境，泪水也奔涌而出。对她说："我母亲明明知道那人劣迹斑斑，还要把我往火炕里推。鸣叔，我们快想办法一同逃走吧！"她抹着泪水，"只是我们身无分文，逃到外面如何生活？"

"我宁可讨饭，也不能嫁一个我不爱的人！"冰莹坚决地说，"翔，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有手有脚，还能饿得死？就是帮佣，为了自由，也值得的。"

"我也这样想，我们要走就得赶早……"

她们正要商讨具体计划时，那个看管她的女佣寻来说："太太叫我来寻小姐，请小姐快些回家。"

她们不能再商量具体计划了，只好跟着女仆回去。她们走到守园门口的时候，冰莹为支开女仆，就对她说："你先回去，我送送翔。"

当仆妇正迟疑犹豫的时候，母亲已站在了她们的面前，她说："不用你送，你回去。我来送翔妹子。"

翔连忙说："祖母不用，这么点儿路，还要劳驾您送，您也回去吧。"翔都不敢看她一眼，就转身往家走了。

为了逃走，冰莹不得不改变她与母亲对抗的强硬策略。她要让母亲松懈对她的警惕，她才有机会逃走。她从朝阳庵回来，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故意多次在姐姐面前说，母亲要她嫁到萧家，是为了她好，是为了她将来有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萧明虽然没有她聪明好学，这样的丈夫，对太太就会百依百顺，太太在家里的地位就会像母亲在家里一样说一不二，可以当家做主。她说，母亲这样做，是爱她的表现，是伟大的母爱要她这样做的。"只可恨自己刚刚才悟过来，真对不起母亲的良苦用心。"她又跟三嫂说："我太愧对了母亲，让她生了那么大的气，现在想想，真悔断了肠子。"又主动帮姐姐熨烫整理为她准备的绣枕、帐沿、绣被嫁妆。母亲自以为得意，常当着来串门的女客说："我家小凤英很听话，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一意在准备嫁奁。"

第44节：谢冰莹全传(43)

人家就恭维她："有家教的小姐真不一样哪，在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还没有'自由'，真是您老的好福气呀！"

母亲不无自得地说："别的女人一出外就变坏，我的女儿是不敢的，她就是在外当了女皇帝，也要听父母之命的！"

她太了解母亲，她太要虚荣，太要那个面子，她要的是在儿女面前至高无上。她的假象暂时迷惑了她，以为她真的开始悔过自新了，便渐渐放松了对她监视。对她的态度也缓和了，清理箱笼时，也叫她来帮忙，还征求她的意见，嫁衣买什么料子，做什么式样。对她好像宽松了一些，但她明白，对她还不完全放心，不过外松内紧而已。此次回家后，母亲就不准她到人家做客，就是不让她有与外界接触机会。这时有家亲戚宴请回门的新娘子，来请她和母亲，母亲居然同意与她一起去。可在临出门时，有人来找母亲，母亲不能去了，就叫三嫂陪她去。这明摆着是叫她三嫂监视她，冰莹心里非常清楚。

她在女宾席上看到了翔。这意外的相遇让她惊喜不已。翔也非常高兴，立即拉她坐到她旁边。她俩手攥着手，可有三嫂在旁，她们什么知己的话都不能说。有人就开她们的玩笑，说她和翔也快要做新娘子了，要同桌的新娘子介绍做新娘子的经验，把她和翔羞得抬不起头。席间，她们说说笑笑，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她趁大家闹酒的时候，她突然捂住肚子说痛。三嫂连忙走到她身边，问是不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她说是昨晚凉了胃，不会有大事，叫她回到她位子上吃饭。她做出痛苦的样子，在翔的腿上攥了一把，暗示机会到了，就捂着腹部往厕所里跑。

她刚到厕所，翔就跟来了。她拉住翔的手说："这是个机会，要走现在就走。"

翔说："青儿知道我们的计划，她还从母亲那里偷了一块钱给了我。"

这时青儿也跟来了，她却拉着翔问：“姐，你们走了何时回来？”

冰莹替她回答说：“过两天就给你写信，你快回到席上去，不能让旁人知道。”就拉着翔走。她们从那家厕所溜出来，来到屋后的山坡上。突然，从山坡上的屋里蹿出来两条黄狗，对着她俩狂吠。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妇人，看着她们，喝住了狗。

她们就装着若无其事在散步的样子，待那女人进了屋，她俩就狂奔起来。

她们没命地跑着，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心跳得像擂鼓，不停向后瞭望，害怕被追上，恐惧得像做了贼，就要被人抓住似的。

翔的胆小，怕得要死，一会叫她鸣叔，一会儿叫她姐，说：“他们肯定派人来追我们了，如何是好？”

“后面没有人追。”她安慰着她，“不用害怕。他们喝酒正在兴头上呢，不会有人注意我们的。”

她们又往前跑，翔走不动了，说：“叔，我们就一块钱，坐不到船的。”

她说：“能搭几里路的船就搭几里，我们就是讨饭也能讨到长沙。只要到了长沙就好了，就是当女佣也能养活自己。你应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一阵小风吹过，翔又吓得叫了起来：“你听，有人追来了。”

冰莹回首望去，又安慰她说：“他们若要追，早追到我们了。到蓝田只剩五里路了，坐上了船就什么也不怕了。”

翔的脚小，她说：“叔，我的脚太痛了，我们就歇一会吧。”

她刚坐下，就看到有人从前面小路上往这里走，翔吓得脸都白了，紧攥着冰莹的手说：“叔，他们派人追来了。”

冰莹却冷静得多，她说：“那是挑矿的工人。”她拉起翔，“我们继续走吧，离家越远越安全。”

她们终于走到了蓝田，自以为获得了自由，冰莹激动得一把抱住翔蹦起来大声说：“翔，从此刻起，世界就属于我们自己的啦！”

翔的脚虽然很疼，她也认为她俩叛逃成功了，也快活地跳着说：“我们自由了！”

她们就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飞回了无边的林子，高高兴兴地走向码头。

她俩看中了一条小木船，在码头边的小饭馆中找到船老板，正当她们与他讨价还价之际，母亲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两个轿夫用衣袖在擦着头上的汗，望着她俩微笑。她的眼睛肌肉神经就在这瞬间冻住了，她的心先是被提拎到半空，又忽地被扔进了深井，她在心里无声地哀叫着：我们完了！

母亲何时变成了天生的演员？她的戏真演得炉火纯青！这是她被囚禁后才感受到的。她越向她挑战，反抗她给她的包办婚姻，母亲在外人面前越要证明她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越要表现出她的儿女都是俯首帖耳的孝顺孩子，里子可以没有，面子可不能破损。这会儿她的表演更是天衣无缝，她不但没有责备她们一句，还做出一副慈爱的模样，伸出双臂拢住她和翔，满面笑容地对船老板说：“我这两个孩子呀，读书是第一等的，文才学问百里挑一，先生都说她们是未来的女博士。刚回家没几天，就急着要回学校去读书，多留一天都留不住。可天没下雨，船怎么开？若在半路上搁浅了怎么办？”

第45节：谢冰莹全传(44)

船老板说："水是小一点，船还是可以开的，不过慢一点。"

"与其在路上耽搁，还不如在家多过两天。"她微笑地看着船老板，"你说是吧？"

冰莹和翔一见到她，就有种钉上了镣铐的感觉，人也仿佛突然变成了木头了。母亲巧舌如簧，冰莹的心好像已失去了痛觉，她半句话也不敢说，只低着头看着沾满尘土的脚。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母亲见船老板脸上有失望的表情，继续说，"有哪个做娘的不想留儿女在家多住几天？对不起哟，船老板。等天下了雨，河里的水涨上来了，我们再来搭你的船。好不好？"

船老板失掉了这笔生意，只能对她做了个苦笑，算是回答。

她们的出逃，仿佛一颗重磅炸弹炸裂在谢铎山和蓝田的空中，很快就家喻户晓了。谢举人家的爱女竟然制造了石破天惊的"丑闻"，母亲大丢面子，村人议论纷纷，特别是那些封建顽固，个个指责她们。这个说："这两个女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逃婚，真是无法无天！"那个说："什么打倒封建思想？什么反对封建专制？岂有此理！女人就是女人，父母叫你嫁鸡就得嫁鸡，叫嫁狗就得嫁狗，哪有这样的！"还有人说："谢太太那么强的人，居然被女儿掴了一耳光！""丢人！丢人！"……

母亲把冰莹关了起来，她进出的门本来要经过母亲卧室，过去这门从不上锁或上闩的。母亲把她锁在里屋，不准家里任何人走进她屋里，姐姐嫂子和姨妈都被禁止接近她。外面寄来的信函、杂志书报，过去经父母检查，他们认为无碍的书刊和信函，还交她看看，现在不管是什么，接到就扔进灶笼里烧成灰烬。母亲愤怒地对她说："想逃，别做梦！你就是变成一只蚊子，也休想飞出我的手心！"

冰莹并没有感到她就完全失败了，她寄希望萧明，她想，他虽然学识不如她，但他毕竟是这个时代的青年，他一定能理解无爱的婚姻

是座坟墓，要葬送他们这生的幸福。她想要说服他，放弃和她结婚，去找一个爱他他也爱的姑娘结婚，那样他才会有长久的幸福。她给萧明写了一封长信，说他们结婚不合适，他们完全不了解，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而他们的思想也有差距，她反反复复地说，婚姻是爱情的殿堂，一定要两个人相亲相爱才能结婚，反之就是不幸。要他拿出男子汉大丈夫的勇气来，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解除和她的婚约，这样，他们两人都能获得幸福。这封信是姐姐带出去寄给远在长沙工作的萧明的。

萧明没有回信，翔也被看得更紧了，青儿也不能再来传话了。没人跟她说话，她比关在监狱中的真正犯人还要寂寞，还要孤独，还要苦恼。她又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抗争。可她又不甘心就这样死于封建专制的压力之下，她也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认输，她决定再寻机会逃出去。

母亲对她恨得牙痒痒，恨她损了她的权威和尊严，丢了她的面子，吃饭都不准到厅里吃，让看守她的女仆从窗口递进去，她成了真正的囚犯。

婚期越来越近，她心急如焚。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到了黄昏，还没有停歇之意。母亲忙于给她整理陪嫁的箱子，累了，吃过晚饭就上床睡了。她上床前，还检查了回女儿房门的门闩。因为下雨，家里人都睡得比平日早，守园冷寂得像一座坟墓。母亲发出了鼾声。她想这是天赐的机会，谁也不会怀疑她会在这样的雨夜逃跑。可如何才能从屋里出去呢？从门是出不去的，母亲从她那边插紧了闩；从窗口也走不了，她的窗下堆着杂乱的柴火，一碰就会发出声音。她便想了个主意。当自鸣钟打过十一点时，她便披着外衣走到门口，拍着房门喊："姐姐，我渴死了，你起来给我倒点水喝！"

隆德睡在另一头，隔着好几间房，正在睡头上，没听到。父亲怕她吵醒了她母亲，起来抽开了门闩说："别叫了，自己去厨房喝好了。"

雨声淅沥，鼾声悠悠。她到厨房喝了一点水，正想从厨房的后门溜出去。这时三嫂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随之她房里的灯亮了。她不敢贸然开门。把已穿好的外衣脱下来，披到身上，推开三嫂的房门走进去，询问侄儿怎么了。三嫂说："可能饿了。"就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侄儿立即不哭了。她对三嫂说："我做了个噩梦，吓得冷汗直淋，越睡越不敢睡，三嫂，让我跟你睡一宿吧？"

三嫂因为上次赴宴没有看住她，被母亲大骂了一回，说她无用，连个人都看不住，给她出了丑，要不是顾及她及时从宴席上跑回来报告，让人及时坐轿把她撵回来了，否则她就没日子过。她说："我可不敢让你在我这里睡，你要再逃了，那可不得了。"

第46节：谢冰莹全传(45)

她发着嗲求嫂子："下这么大的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我能往哪里逃？好嫂子，可怜可怜我吧，我冷得发抖呢。"未得到三嫂的允肯，她就钻进了三嫂脚头的被窝。不一会，门口响起了母亲的脚步声，她慌忙闭上眼睛装睡。母亲拿着灯盏推开门进屋，对在喂奶的三嫂说："把她叫起来，回她自己屋里去睡！"

她装出睡得很香很甜的样子，发出熟睡的鼾声。三嫂为她讲着情："妈，小妹睡得好香啊，别叫醒她，就让她在这睡一夜吧！"

"她逃了你负得起责？"

"妈，外面下那么大的雨，黑灯瞎火的，她往哪里逃。没事的。"

"你敢保证？"

"妈，一个大活人没了我还能不晓得？您放心去睡吧。我睡精灵些。"

母亲这才拿着灯盏，带上门睡去了。

终于听到了三嫂香甜的鼾声。冰莹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悄悄地抱起自己的外衣，轻轻地开了门，溜了出去，又返身轻轻地把门掩上。她像猫一样，放轻脚步，走进厨房，穿好外衣，开了通向小路的后门，走出去，把门轻轻带上，就开步跑。她家的黑狗看到一个黑影从屋里跑出来，就追着她狂吠，她吓得躲进了厕所，狗认出了她是主人，停止了吠叫。她走出厕所，借着朦胧的天光，摸着上了一条小路。她已想好，这回不走蓝田，走一条山间小路。

山上到处都是开矿人的小屋，深更半夜，又害怕被矿工们遇到，把她当做鬼来打，很是恐惧。但一心想逃出母亲魔掌的她，豁出去了，在山间小路上奔跑起来，很像逃命的山兔。雨慢慢地停了，可路旁喝饱了雨水的林木一阵一阵地把雨露泼下来，淋湿了她的夹袄，可她没去在意。狗吠声此起彼伏，她不顾死活地在崎岖的山路上跑着，山道泥泞，又滑又陡，她不停地跌跤，摔倒了又慌忙爬起来，又往前

跑，不敢犹豫，不敢休息半步，也不敢回头，她心里老想着有个巨大的魔掌正伸在她的脑后，她得拼命往前赶，稍有迟缓，她就要被紧紧攥住，把她碾成粉末。突然，她从路边滑进了小溪里，脸被河岸上的柞刺划破了，血渗了出来，用手一摸，粘粘糊糊的，衣服完全湿透了。她心里明白，离家远一步，就多一分希望，不能停歇，拽住河岸的灌木往路上攀爬。手被刺破了，她哼都没哼一声，爬到了路上，她的心像有面鼓在不停地擂着，她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逃出去！去与符号会合，去寻找一条革命道路。

她在黑暗崎岖泥泞的滑路上奔跑了三个多小时，脸上血浆和着泥浆，鬓发湿得像涂了胶水那样，紧紧粘贴在脑壳上，汗水和着雨水直往下淌，浑身泥水，可希望在向她招手，自由在前面呼唤，她是经过革命战火洗礼的，她勇敢地继续往前跑着。突然，她看到前面林子里有闪烁的火光，时隐时现。母亲曾经跟她说过，山上闪烁的光，是鬼火。她从书里知道，那是磷火，还和母亲辩论过。可那火光越来越亮，她有些心慌，她肯定那是麻秆火把，她这个样子会把人吓死的，她立即停止前行，隐身到路边的一蓬灌木下，不想让人发现。她想让路人走过去后再继续走路。不一会儿，有动物奔跑的声音向她这边传来，伴有人的脚步声。她的心跳得要从胸口跃出来了。一支火把突然举到了她的面前，就听到那人在大声说："找到了，在这里！"

"谢天谢地！"从后面走上来的人欣喜地说，"鸣小姐，可找到你了，太太要我们把你找回去！"她认出是她家的长工。

"我不回去！"她蹲在地上不动，"你们回去吧，就说没有找到我。"

"鸣小姐，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欺瞒太太呢，你就不要难为我们了。"

"她是魔王，你们为何要帮她呢？我宁可死了也不回去，求求你们，放了我吧！"她双手合拢，向他们作揖。

站在前面的长工向举着火把的人看了一眼，两人同时上前夹起了她，不顾她又踢又蹬，硬是把她架到了小路上。她家的黑狗跑前跑后地撒着欢，想讨她高兴呢。原来是你这畜生告的密！她踢了它一脚，身子使劲往下坠着，不肯走。

“鸣小姐，”长工对她说，“我们要对不住了哟。”他们就一前一后夹起她的手脚，抬起来。她哪是两个壮汉的对手？

当他们把她逮回来时，天还没亮，可一大家人都起来了，等在堂屋里。三嫂眼睛哭肿了，她抱着侄儿走到她面前，“谢天谢地，总算寻到了，要不我可活不成了！”三嫂委屈地哭起来，“小妹，你可把嫂子害苦了，妈妈硬说是我们合伙坑她，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好了，好了。”母亲吼起来，“都回到各自的房里去。”她愤怒地走到冰莹面前，“你看你把自己弄成了什么样子？人不人鬼不鬼！去照照镜子，真丢人现眼，你这是作死啊！”她爱恨交加，吩咐大女儿，“隆德，你去看着她，叫她去洗洗，把湿衣服换了。”又吩咐另一长工，“去找些木板，把她的窗子钉起来，从现在开始，她别想走出房门一步！哪个要理她，就是她的同党，我决饶不了他！”

第47节：谢冰莹全传(46)

大姐轻轻地推了她一下说："你回屋里去，我去给你打盆热水来！"

母亲从她躺上床时就骂起，一直骂到她自己累得话都说不出来才停下。她装着什么都没听到，经过一夜的奔跑，一躺到床上，疲倦就像山样倾向了她，她在母亲的骂声中进入了梦境。她还在山路上奔跑，一会横里蹿出一只头上长满了锐角的野兽，吓得不敢出气；一会灌木丛中出现一条蟒蛇，像铧犁耕地那般披分着柴棵向她扑来，她恐惧万分地加快奔跑的速度，巨蟒紧追不放，面前出现了条江，她恐慌之极，这下彻底完了！突然有人在船上向她招手，喊着她的名字，她的心狂跳不已，她认出了那是她日思夜梦的符号！她回应着："我正在找你呢！你等等！"就跳进了江水。那蟒蛇追进了江水，她拼命地向那艘大船游去，可怎么也追不上，她手脚并用，划着划着，那蛇吐出的火舌就要卷着她了，突然一个大浪扑来，吞没了她，她惊叫一声，醒了！

"小妹，"姐姐端着碗挂面站在床边，"你是不是病了，叫得怪吓人的。"

她摆了下头，放低声音："姐姐，你怎么敢进我的房？"

"是妈叫我给你送来的。"

"我这么跟她作对，她还不恨死了我，饿死了她不省心了？我不吃。"

"小妹，你是母亲最疼的人。她认为萧家能让你一生衣食无忧，她才非要逼着你嫁给萧明的，她以为这是爱你呢。只是她不理解我们年轻人对幸福的理解。不管如何，你不能不吃东西，饿坏了身体，就什么追求都是一句空话。听姐姐的，不管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现在吃饱肚子最重要。"

她对姐姐苦笑了下，接过碗筷，风卷残云一般，一碗面就扫进了肚里。

无意间，她在她床后的一只木箱中，发现了父亲年轻时穿过的旧衣旧帽旧围巾。在痛苦寂寞难当的时候，她便异想天开，穿上父亲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只为解闷儿，就趁母亲到大同镇为她购置新娘用的化妆品和日用品之机，从木箱里找出父亲的衣裤，对着穿衣镜穿戴起来。她发现父亲的衣服穿到她身上很合适，除了长衫略微长了一点，还真像特地给她做的一样。她在镜前走了几步，感觉潇洒自如，还有几分倜傥风流呢。她突然想化装成男人出逃。她家常有父亲的学生出入，也许能混出去。她还真地大摇大摆从大门走出去了。天快黑的时候，她到了一个小镇上，准备以谢天的姓名住进客栈，又被大哥和姐夫强行架进了轿子，抬了回来。

母亲这回没有骂她，只是把她看得更紧了。翔完全向封建势力屈服了，在她出嫁的前一天，母亲请来了她，让她劝说她。冰莹得知翔第二天就要嫁给那个她极反感的人，就指责她没有志气："失败一回就变成了软骨头，你过去的勇敢精神到哪里去了？好没出息！我真为你害羞！"

翔反驳道："你逃了三回还不是被抓回来了？那是没有用的！与其到外面去漂泊，还不如接受父母的安排，凭勇敢是救不了自己的。"

"你怎么突然变得让我不认识了！"

两个从小到大要好的朋友相互指责，翻脸了。翔拂袖而去，两人不欢而散，从此她们就天各一方了。新婚之夜

婚期只剩三天了，在长沙公路局工作的萧明，却没回来。萧家派媒人来说，新郎不回来也要如期来接新娘。冰莹的母亲担心把女儿抬过去不立即圆房，她又要逃跑，那对她这个做母亲的名声损失太大，对萧家也是个打击，她坚持要等新郎回来后才同意把女儿嫁过去。萧明在父母数封加急电报的催促之下，如期回家来了，冰莹的母亲立即将部分嫁妆先抬到了萧家。

冰莹知道再反抗也无济于事，只能寄希望于萧明。他迟迟不归给了她一个信息，她的那封信起了作用。起码他已知道她是不愿意跟他结婚的。她别无他路可走，逃了三次都被抓了回来，她现在只有孤注一掷，企望萧明明白她的心意，不要难为她，她还可伺机出走，去找符号。

她不再与母亲拗着来，任随母亲请来翔的母亲给她开脸、梳头，穿上红缎裙子蓝缎丝棉袄，着上红缎绣花的“吉利鞋”，戴上很重的凤冠，再在凤冠上披上大红绸巾。这块红布把她的视线罩住了，眼前仿佛是一片红色雾海，什么都看不见了。翔的母亲像牵瞎子那样牵着她拜别祖宗和父母。一片咽泣声浪响了起来。她痛恨这个封建专制家庭，恨父母无视她的幸福和前途，离开这个顽固的封建堡垒，她没有丝毫的痛苦，她心中只有伤痛和愤恨，她不可能和别的女孩儿出嫁时那样，和父母难舍难分，哭得肝肠寸断，对这个家，对父母，她毫不留恋。可她也没有骂，没有犟，由翔的母亲搀扶着乖乖地坐上了花轿。

第48节：谢冰莹全传(47)

她的出乎寻常的平静，吓坏了三嫂和姐姐。她们没有想到她这个烈性女子突然变得这么听话，比乖乖女还乖乖女，觉得要出大事，揪心地不安，可她们不敢乱说一句话，怕母亲指责。可三嫂还是冒着风险挤到花轿前，扶住轿子悄悄疏导她说："小妹，你是难得的才女，一定要珍爱你读的那一肚子的好书哟！生命是最可贵的呢！"说完泪流如注。隆德也挤到轿前，哭得伤心绝伦。就在这瞬间，她突然有了种生离死别之感，扑到母亲的怀里，呜呜地大哭起来。这是她自己也没想到的。

她在鼓乐和热烈的鞭炮声中被抬到了萧家。

拜过天地后，萧明用一根红绸带把她牵进了新房，他就转身出去了。她很明白，不到晚宴后他是不会回到新房来的。她只能静下心来等待，任随萧氏亲属在门口探头探脑，她顶着沉重的凤冠罩着大红绸巾，倚着床柱坐着。坐着坐着，她的颈脖就承受不住凤冠的重荷，这本来应该要等新郎来揭下的，她也顾不了那么多，自己掀掉了大红绸巾，取下了凤冠，坐到了窗口的椅子上。

等待仿佛在刀刃上游走那样忐忑和痛苦。好容易熬到喜宴散席，宾朋离开。一个年轻的姑娘进来点上灯，又用托盘给她送来了新娘的晚餐，她已非常饿了，喝下了一小碗桂圆红枣汤，又吃下了一碗用五仁包的汤团。接着，那姑娘给她端来了一盆热水，请她洗脸洗脚。她洗好后，那姑娘将脏水泼掉，就轻轻地带上门走了。

冰莹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今晚她决不上床。她心里充满了说服萧明的信心。可他却迟迟没有露面，这就说明他没有勇气面对她。她从带来的嫁奁中找出一本《陈思王集》，坐到灯下看起来。

夜已很深了，萧家大院也已寂静。她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向门口走来，那脚步声响到门外就停住了。她的心突然紧张起来，萧明会不会对她非礼？她虽然有信心打动他，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定

早就听说了她的出逃事件，他肯定认为她羞辱了他，他会善待她吗？她毕竟是个女孩子，他是个男人，他若对她不客气，对她采取强力，如何是好？！这是在他家，又是新婚之夜，他若要行使他的权力，怎么办？

那脚步声只约略迟疑了一会，门就被推开了。萧明走了进来，又返身把门关上了。

她掠了他一眼，他的脸涨得很红，好像喝了很多酒。她的心又怦怦乱跳起来，把目光移到手里的书上。

“你怎么还没睡？”萧明还站在进门的地方，目光看向别处对她说。

“我在等你呢。”她大胆地抬起头，看着他，“我想跟你谈谈。”

“太晚了，”他向床走去，“我想睡觉，”他往床上一躺，“我喝多了。”

“那你睡吧。”若依冰莹的脾气，她要上去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拽起来，可她不想惹恼他，“等你酒醒了我们再谈。”

他脱掉鞋，也不脱衣，朝床里面一滚，把被子往身上拉了拉，盖住身子。

她的目光落在书上，她的心却像吊在井架上的桶，忽上忽下，左右晃荡不停。室内没有了声响。门外廊上却传来了窸窣之声和低语。她知道这是萧家人在听房，观察他们的动静。她的数次逃跑，早就传到了萧家耳中，也许他们担心这个新婚之夜要有一场恶战，公婆提拎着心也很自然。她理解他们的心情。她的目光停留在书上，她的心却在想着如何说服萧明，放弃和她的婚姻，还给彼此自由。

良久之后，门外没有了声响，室内更是寂静了，没有听到萧明的鼾声，整个萧家大院仿佛都沉入了深深的梦乡，她没有一点困意，今生的幸与不幸就取决于她的坚持和坚守。她知道萧明并没睡着，但她不能道破，她说过，等他酒醒了再谈，她要表现出耐力和耐心，她毕

竟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午夜时分，萧明耐不住死样的沉默，他突然坐起来说："你就不累？都折腾一整天了，上床睡吧。"

她放下书转身回答着他："我是很累的，但我们得先谈谈。"

"谈什么？"他漠然地望着她，把脚伸进棉鞋里，"说吧。"

"萧明，我要说的话在给你的信里都提过了，我是不愿跟你结婚的，这你清楚。你一定早也听说了，我为了反对父母包办的这桩婚事，我逃了三次，又都被家里抓回来了。这次我没逃，没吵没闹，很像个乖乖女，被抬到了你家，并非我已改变了主意，愿意跟你结成连理，而是我寄望于你，你和我一样，都是新时代的青年，都向往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也一定不愿接受封建包办婚姻，一定也想与自己心里爱着的人组成幸福家庭，我相信你能理解我，为了对你的信任，也为不给彼此的父母面子上更大的打击，我嫁了过来，我来只是为了说服你，请你还给我自由，也还给你自己的自由。这就是我要说的。"

第49节：谢冰莹全传(48)

夜，静极了。萧明没有回应。冰莹觉得寒气逼人。她起身从衣箱里拿出一件丝棉长袍，披到身上，坐回灯下，等待着。她觉得她的心在遭遇到钝刀的慢割，实在忍不住了，她追问着他："你说话呀！"

"你让我说什么呀？又不是我要跟你结婚，是父母是伯父，我不愿回来，是他们一封一封打电报，硬把我逼回来的！"

"我不爱你，你也不爱我，我们这样生活在一起幸福吗？"

"不幸福又能怎么样？"

"我们离婚解除婚约呀！"

他复又沉默了。

沉默像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你对我提出的解除婚约是什么态度，说呀！"

"这对家族对长辈们伤害太大。"

"为了家族和父母，你就宁可牺牲自己和我的前程与幸福？"

他没再接她的话，甩掉鞋，又往床上一躺，没脱外衣，拉上被子，侧身朝里，不再理睬她。

冰莹继续看书，没看几个字，眼皮就打架了，实在困不过，就伏在桌沿上，很快就睡着了。她睡得很沉很深，她梦到自己逃出了萧家，东躲西藏，突然一声鸡叫，把她吓醒了。她抬头朝窗口看了一眼，窗帘上有了微弱的光亮，她连忙整理了下头发，脱掉长袍和新娘衣服，换上平常着的衣裳，系上母亲为她准备的围裙，轻轻开了门。一见昨晚侍候她的小姑娘靠在她房门口的门槛上睡得正香，她吓得惊叫了一声："哎呀，你怎么睡在这里了？"

小姑娘立即醒了，她霍地往起一站，揉着眼睛说："少奶奶，你要什么？"她立即明白了，萧家怕她逃跑，派个人在监视她。她装着不知说："你带我到厨房去，新媳妇第二天一早要下厨，给公婆烧茶做饭。"

“好好好。”她就走在她前面，“我带你去。”

冰莹早已在心里做好了思想准备，也有了逃出萧家的对策。要想顺顺当当地走出萧府，首先她得做个贤淑的媳妇，取得长辈的好感和信任，她才有自由的希望。不管萧明愿不愿意离婚，她都只能这样做，一面争取萧明同意与她解约离婚，一面以一个乖乖媳妇取得萧家父母的好感，让他们放松对她的警惕。她虽然是个只会读书，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的女孩，但她非常聪明，生活上的事难不住她，她见过她的几个嫂子如何做的新媳妇，她让小姑娘帮她点着了灶火，她先洗刷锅碗盘碟，就烧开水，叫小姑娘陪着她端着一盆热水送到公婆卧房外，小姑娘喊道：“老爷太太，少奶奶给您送洗脸水来了。”

公婆早就起来了，正盛装等待着新媳妇来拜见。听到下女喊门的声音，婆婆连忙拉开门，作出一脸的惊喜，客气地说：“哎呀，少奶奶，你这样早？”就伸手要接水盆。

“妈，爸，您早！”她让开婆婆的手，“您洗脸吧。”

“好好好。”婆婆连声说。

她把面盆放到洗脸架上，就转身回到厨房。

她按照乡间新媳妇的传统礼节，给婆婆公公敬茶敬烟，跪拜磕头，完全一个遵循妇道的旧式贤淑的媳妇。这是公婆完全没有料到的，自她被抬进门，他们就揪着心，他们早就听说她三番两次逃跑抗婚，但为了维护他们两家的面子，他们都坚持要保卫这个婚约，人虽然抬来了，但他们仍然忧心忡忡，害怕她昨天要做出让他们下不了台阶的事。一夜无事，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对她这个进过洋学堂，当过兵打过仗的新潮媳妇没有做太多的希望，只要她大面子上让他们过得去，他们也就知足了。没想到她这个新媳妇还能做得像模像样，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去想的哟！婆婆公公都很高兴。冰莹虽然心里时时在想着逃走的事，但为了达到她的这个愿望，她只得忍耐，在家人面前，她对萧明礼让周到，细语温柔，在乡人们的眼里，她是个有教养有学识的贤惠妻子，贤惠媳妇。她的新媳妇做得很好。可晚上，她

仍然没有上床，萧明睡了一觉醒来，她还坐在灯下看书，就说：“你这样下去要累病的，我知道，你不上床，是怕我……”这句话他说了半句就停了，“那好，我起来，你来睡。”

“不不不，你睡你睡，你在家的日子少，我有的是睡觉时间。”

萧明长叹一声，就往下一躺，拉起被子连头带脑盖起来。别了，故乡

新婚第三天，按照传统习俗，是新婚夫妇回门的日子。因为两家长辈担心冰莹乘回门之机逃跑，事先就商定好了取消回门的礼仪。萧家也就没有做让他们回娘家的准备，实则她也不想回娘家，她一心想取悦公婆，希望早些得到他们的信任。这天吃早饭的时候，萧明突然在餐桌上对父母说：“我的工作很忙，只请了三天假，今天我要回去当差了。”

父母吃了一惊，哪有结婚三天就离开家的事？母亲很纳闷，她盯着儿子的眼睛看，她本来想说，没有这样的道理，结婚第三天就走的？可当着冰莹的面，她把到了口边的话吞了回去，而是说：“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工作重要，你安心地去吧，不要牵挂你媳妇，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

第50节：谢冰莹全传(49)

萧明突然要离开，冰莹又惊又喜，她可以上床睡觉，不用担心萧明对她施暴，但她又滋生起一缕对他的内疚，他是个老实人，没有难为她，她觉得很对不住他。他就这样离开了家。萧明走后，冰莹把一个贤德儿媳的角色演得无可挑剔。每天天亮即起，和嫂子共同操持家务。她勤劳节俭，对公婆竭尽孝道，烧饭做菜，洗衣浆衫，对有病的公公，端茶倒水，侍候周到。萧家的亲戚无不称赞她是一个贤能的好媳妇。结婚三个月，她一次也没提出要回娘家看看，越发让公婆可心高兴。特别是经历过那次逃土匪事后，他们对她也完全放心了。

1928年，春节刚过几天，父亲派人给她送来了大同女校的聘书，吴校长要聘她去任六年级的级任老师。送走了娘家的送信人，她就拿着聘书去找公婆。她说过父亲派人送聘书的事后，继续对他们说："大同女校是我的母校，离家很近，我回家来很方便，我会常常回来照顾两位老人家的。吴校长是我省立女师的同学，她在信中说得很诚恳，请我去给六年级做级任，一年她给我二百四十元的薪金，一年至少可以节余一百多元，买补品孝敬二位老人家，不知爸妈是否允许我去？"

公公长年病歪歪的，家里事都是婆婆做主。他们没有立即表态，约略过了三分钟，婆婆皱起眉头问公公："你说让不让她去呀？萧明不至于反对吧？"

"他为什么要反对？"公公态度鲜明地说，"教书是好事，有人想谋这样一个职务还想不到呢，大同女校又是鸣岗的母校，亲家公专门着人送来聘书，理所当然让她去。"他转对媳妇说，"鸣岗，家里有你嫂子照顾我们，你放心地去教书吧！"

"谢谢爸爸妈妈。"她心里不知有多感激两位老人，激动地重复着她的感激，"谢谢爸爸妈妈。"

动身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很多人都来送行。婆婆亲自给她煮鸡蛋，炒豆子，让她带到路上吃，全家人把她送到院外，她亲

切地叫了一声："妈，我走了！"就跳上轿子。她看见婆婆眼睛红了，她心里不由涌上一缕复杂的离愁别绪。两三个月的相处，她和老人间已滋生了一种亲情，想到老人从此再也见不到她这个名义上的儿媳妇，她一定会很伤心的，她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但很快被就要冲出囚笼的激动所替代了。

大同女校尚未开课，一个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只有两个校工在打扫校园。她从校工那里得悉，吴校长明天才从乡下来校。吴校长是她的同学，她聘她来做毕业班的级任，自然希望她教完这个学期，如果她教了几天就走，她不会乐意的。如果她偷着跑了，就是她不派人去追她，她也不能不把她逃走的消息告诉萧家和她家。萧家来找她要人怎么办？这不是难为她吗？她好心好意聘请她，她不能给她带来麻烦。何不趁她不在学校，连她的面都没见着就逃走，对她岂不更好？她没有责任，萧家也没理由找她要人。真是天赐她自由的良机！

她当即决定，要走现在就走！就在这天晚上，她亲自雇来了两个年轻力壮的轿夫，借着夜色，绕着锡矿山旁的小路，向长沙方向而去。

第二天清晨，他们即将走出新化地界的时候，她请轿夫停下轿子，她从轿中走出来，逡巡着这故乡的山水，心里就有种别样的感觉，一支无韵的歌，倏地从她心头泛起，舒徐如小溪漫过她的心田：

永别了，我的故乡！
美丽的故乡啊，
有翠绿的青山，
有潺潺的流水，
杏桃如画，
垂柳如丝。
美丽的故乡啊，
曾陶醉了我儿时的心灵，
葬送了我宝贵的青春。

到现在，只剩得心坎上的血痕深深。

封建社会的猛虎，

想要吞没这颗黑暗中的明星。

奋斗呀！

只有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永别了，我的故乡！登报离婚

谢冰莹终于逃出了故乡，抵达了长沙。她在小吃店请轿夫吃了饭，付清他们的脚钱，和他们扬手告别后，就跳上一辆人力车，直奔她大哥的家而去。

那天是星期天，在湖南第二联合中学任校长的大哥正好和大嫂都在家。大哥没想到她会来，一见她就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来了？你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到长沙来做什么？你出来萧家人知不知道？他们同没同意你来长沙？"一串连珠炮似的问号像箭镞样掷向她。

她只对他们做了个苦笑，一句话也没回答他，就放下行李，钻进大哥的书房，关上门给萧明写信。

萧明：我已从你家逃出来了，已经到了长沙。我逃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你商量离婚的事，我希望你能同意我们登报离婚。这对我对你都是幸事。我期待着你立即给以回复。回信请寄×××转交给我。

第51节：谢冰莹全传(50)

鸣岗

民国十七年二月一周以后，冰莹收到了萧明的回信。他说他一直喜欢她，天地都拜了，他不愿离婚。希望她能对他好。冰莹不屈不挠，又给他写信：

萧明：这感情的事不能勉强，你喜欢我，可我对你从来没有产生过感情，我们就是强制生活在一起，也是非常痛苦的。我请求你同情我，成全我的心愿，给我自由，我们现在分手，也是为着你未来的幸福，不登报离婚，我们永远只能是名义上的夫妻，我痛苦，你也不会幸福。何苦呢！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离婚后，你一定会寻到幸福，一定会有姑娘爱你。我求你了，我等着你的答复。四天后，萧明的回信来了，他同意他们登报离婚。当报纸刊出了他们离婚的启事，她高兴得都不能自已，买了两瓶酒，躲在大哥家厨房里，喝得酩酊大醉，又哭又笑。

大哥是在学校看到他们的离婚启事的。他很不高兴，没等到学校放学，就回家来了。他乌着脸训斥她："你也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我实在不赞成。关于你和萧明离婚的事，为什么事前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根本没和他结婚，为什么要说离婚？事情已经结束了，请大哥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大嫂连忙劝阻着丈夫："小妹有自己的主张，用不着你干涉！"

尽管逃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冰莹心里并不快乐。

住在哥嫂家，她很不自在。大哥前两位妻子都死了，这位新娶的大嫂，虽然人长得不漂亮，但她是个巧舌如簧精明厉害的角色，是《红楼梦》中凤姐那样的人物。她对她非常客气，但那种客气让她受不了。而当吃饭的时候，大哥少不了要教训她一番，他要求她按照他的人生观处世待人，她感到难受。她非常想再去上学读书，可她不好

意思再依赖大哥，拖累家庭，得先找个工作，离开大哥家，积蓄一点钱，再去上学。

她一面请求大哥替她找工作，一面写信给符号和同学们。可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动荡不安的时代，半年间，她经历了逃婚出嫁做媳妇和第四次逃走，他们的生活也一定很不安定，母亲烧毁了他们来的所有信函，摧毁了他们间的桥梁，她和他们早就失去了联系，符号久久没有她的信息，她也不知他的情况，他现在在哪里？他心里还有她么？如果他知道了她被花轿抬到了萧家，她还在萧家做了三个多月的乖乖媳妇，他会如何看待她？他还能像过去那样爱她吗？她得等待，她不能冒失地到武汉去找他。她以最大的隐忍，聆听大哥的教训、领受大嫂好听的言辞，一面以长沙湘雅医院王克勤那里为联络点，与同学朋友联络。

没多久，她就与军校同学谷万川联系上了，通过万川，又联系上了莫林，得悉符号去了另一处部队服务的消息。他们三人同是她军校的同学，都是校刊《革命日报》骨干，在学校的时候他们都喜欢她。万川曾带着个“女朋友”化装成记者，从江西赶到新化她家看她，他对她的热情比符号要强烈得多，他们四人，曾不切现实地幻想：“将来大家都不结婚，四个人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各人做各人的工作，早出晚归，晚上就看电影，或到郊外散步。”她还认识了些新朋友，爱珍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爱珍是个出身富家非常有绘画天分的女孩子，家里曾专门为她延师教授美术，还送她进过学校专门学习美术。学校请来一位英俊年轻的美术老师，第一天上课，她就暗恋上了他，可那位老师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到上海深造去了。她一下就陷进了单相思的痛苦深渊，竟然投河自杀。她的父母逼她嫁给她三岁时许配的许家，许家是湖南一霸，未婚夫是个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钱的纨绔。她更是痛苦之极，常常向冰莹倾吐她的痛苦，冰莹有过她同样的不幸，特别同情她，她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大哥很快给她在衡阳省立五中附小，找到个高年级级任老师的职位。虽然并非她理想的工作，但她可以独立生存了。第二天，她就带着行李到五中附小报到。张校长是大哥的熟人，对她表示欢迎。就喊来了教务处的黄主任，对他介绍说："这位是谢冰莹先生，学校聘请她任五年级二班和六年级二班的级任。请你陪她去宿舍，再认认教室。"

黄主任的内弟也是学师范的，教过小学高年级，失业在家，他正想找校长介绍他内弟来担任这个职位，没想到校长却聘来个小姑娘，他们学校清一色的男教师，哪个都比她年长，却叫她担任高年级级任，他心里很不高兴，他用别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后，冷冷地一笑，从牙缝里"吱"出了两个字"欢迎"！也不伸手帮她拎行李，就走在头里。

她不知就里，扬手向校长摆了摆，说着再会，就跟着他走出了校长室。他停在一排教室中的一扇门前，推开门说："这是高年级级任的宿舍。"又指了指宿舍两边的教室说，"这间是五年级教室，那边是六年级的。"就转身走了。她不明就里，只感觉到这位黄主任怪怪的。

第52节：谢冰莹全传(51)

她才二十三岁，个子娇小，又生性活泼。学生们都喜欢她，乐意和她一起玩耍做游戏，找她给他们讲故事，她也喜欢跟孩子们一同踢球，踢毽子，跳高，唱歌，打乒乓球，就像是他们中的一员，有些男老师也喜欢跟她打招呼，探讨问题。她也毫不隐藏自己对文学的喜爱之情，她遵循着她的老师们教授给她的做人做事准则："做事要认真负责，为大众谋利益，牺牲个人的幸福，处世交友，都要忠诚坦白。"黄主任看不惯她的一切，到校长那里打她的小报告。校长把她找去谈话，直言不讳地说："黄主任对你有看法，说你太年轻，老跟学生们混在一起，思想太开通，跟男老师来往密切……"

她听不下去，没等校长说完就反驳着："黄主任为何要这样看待我？"

"也许因为你做事太认真了吧？你是不是要求他置办几个乒乓球拍子？说现在都是学生买的，要教务处关心下课余活动？"

"是呀，我这是为学生着想呀。"

"你比他年轻，反比他能干，又受学生欢迎，很自然让他觉得被你比下去了，年轻人现在本来就到处吃亏的，加之你性格豪爽，心直口快，他接受不了，特别是在我们这种思想保守封闭的地方，他看不惯像你这样见过大世面的青年很自然。我与令兄是朋友，就直言以告吧。"

"他是不是要撵我走？"

"谢先生，不管怎么说，这个学期你得教完。"校长真诚地说，"入乡随俗一点吧，免得他找你的岔子。"

"既然是男女同校的学校，为何女教员不能跟男教员来往？我只跟王老师谈过三次文学上的事，还是在办公室里，怎么就成了影响不好？"她的脸气青了，"真是岂有此理！哪个教师教得好，就要受到打击，这种地方我还不想待下去呢！"

校长安慰着她说："忍耐一下吧，你跟学生接近，他没法说你不是，只要你能做到不理睬任何男教员，他就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希望你要把这个学期坚持下去，你是我请来的。"

"不理睬男同事，我肯定能做到。只是我想不通！"

她从校长那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何同一个学校的男女教员不能说话？单身青年女子想立身社会多么的难啊！跟男同事说说话，就说你太开通，影响风化。她本来不想做教书匠教书，也是权宜之计，不让理睬男同事还不容易。恰恰这时，黄主任来敲她的门，她拦在门里对他说："你是男的，我不接待。"

黄满面笑容地说："谢先生，像你这样学问渊博的老师，在我们这种地方太屈了你的才华，你又这样年轻……"

她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你是想说，叫我去升学，把位子让出来是吗？好的，这个学期终了我就辞职。"她把门"乓"地一声关上了。逃出樊篱

1928年7月，谢冰莹瞒着她的大哥，辞掉了衡阳省立五中附小的教职。她和爱珍相约，逃往上海。爱珍想去找她的恋人，她准备去投奔在上海主编《贡献》综合月刊的孙伏园先生，请他帮忙，实现她上大学的愿望。谷万川和莫林早去了那里。她离开衡阳前，给符号、万川和莫林都写了信，说了她要去上海读书的事，并告诉符号，她一安定下来，就告知他联系地址，并要万川替她找个栖身的地方。她和爱珍相约，在王克勤那里碰面，为了不被大哥找到，她们决定不乘火车，从水路乘船经武汉去上海。她在抵达长沙时，就已给孙先生写信，说她逃出来了，即将动身去沪。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她和爱珍趁着夜色掩护来到码头。为了不引起注意，克勤叫她的一位男同学仁君替她来送她们。这天开往汉口的轮船是洞庭轮，他们上船后从胖茶房那里买到了十三号小客舱。客舱非常窄小，除了两个小睡铺，就没有多大空间。三个人放下行李坐下没多一会，就听到军

警检查的吆喝声。不一会，她们的十三舱门被擂得通通响。“谁？”冰莹问道。

“警察！”

仁君上前拉开门问：“你们要做什么？”

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水手站在门外，前面那个满脸麻子的兵士凶神恶煞似的说：“检查！”说着就往舱里进。狭窄的舱里一下拥进好几个人，仁君侧身想让出去，麻脸对他吼了起来：“你想逃跑？！”

“我跑什么？”

“不想跑你往外挤干什么？”凶狠的麻脸军警抡起枪托就要砸向他，被后面赶来的军官挡住了，“闹什么？好好地检查。”军官就问冰莹：“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她说她叫薛芝英，长沙人。又问爱珍。冰莹连忙替她回答：“我的妹妹。”

士兵们翻开了她们的被子、网篮、箱子。军官从上往下打量起爱珍，“妹妹怎么会比姐姐高？”

第53节：谢冰莹全传(52)

很多人都站在门口看热闹。她说："儿子还有比父亲高的呢。"

人们哄堂大笑。

麻脸兵士吼道："笑什么笑？"

军官用不相信的目光再次打量她们说："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像？"他刁难她。

"十个儿子还十个相，一棵树的叶还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呢。"

麻子对她吼叫起来："好一个刁滑的女人！竟敢这样回答长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仁君见势不妙，用手悄悄碰了下她，要她不要再争了，解释说："她俩是我的表妹，家住在汉口济生三马路，来长沙看家母，住了十五天，今天送她们回去。"

军官打量着他问："你在哪里工作？"

"盐务局。"他拿出他的徽章给他们看。

军官向兵士摆了下手，对他说："和两个年轻姑娘在房里，不应该关门。"麻子出门时还横了她一眼。他们走后，冰莹立即对仁君说："快十点了，就要戒严了，你快走吧！谢谢你来送我们！"

"好的。"他对她笑笑，"克勤也准备到上海去上大学，你们到了给我们来信。"他走出舱门，对送他出门的她们说，"祝你们一路平安，好运！"

"谢谢。我们等着克勤。"她连忙关紧门对爱珍说，"我们快躺下。"

爱珍躺倒后又坐了起来，"姐，我妈不会追来吧？"惊乍乍地望着冰莹，"我非常怕。我是下午三点钟从家里出来的，说是到姑妈家去，现在还没回家，我妈肯定要去找的，找不到肯定要出来寻我，家里现在肯定已炸开了锅呢！要是找到这船上来，怎么得了？他们要在这暑假把我嫁到许家去。姐，你不知道许家那个花花公子，不知玩弄过多

少纯洁姑娘，脾气又大，凶狠无比，我宁可死也不嫁那种人，我的爹妈哪想过我的幸福，他们只看重许家的权势。”她睁着恐惧的眼睛，“姐姐，这船怎么还不开呀？”她抱住冰莹，“姐，我害怕，害怕哪！”

“别怕。”冰莹嘴里安慰着爱珍，实则她自己的心里也在打着鼓，暑假她没回大哥那里，他肯定已知道她辞职离开了衡阳，他一定在到处打听她的下落，他也一定恨她不听他的教育，到哪里都让他感到不安。她曾对他说过，等她有了钱，就到上海去读书。他会想到她要去上海，兵荒马乱的，他肯定不放心她，更害怕父母追究他的责任。很有可能天天都要到火车站去找她的呢，她也很害怕大哥找来，若被他抓了回去，那她就是从一个牢笼被关进了另一牢笼！她的前途，她的独立自由，她的幸福快乐，就在今夜！他若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会毫不犹豫跳进湘江里！她突然忆起她和翔去观音庵还愿的事，下意识在心里默念道：“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求求你，不要让我大哥找到我！”

“……不吗！我不，我不！姐！救救我！我不回去，我不……”爱珍在梦中又哭又叫。

冰莹慌忙起身来到她身边，唤着她：“妹妹，醒醒。”她边推她边安抚她，“你做了噩梦吧？不要害怕，有我在呢。”

爱珍哭着扑到她怀里说：“姐，你说我妈会不会找到船上？她肯定要来找的，在长沙找不到，也要到汉口去找的。怎么办呀？”

“我已写信给慕棠和建人夫妇，他们是我军校的同学，我们一下船就去她家，不上街，晚上化装上船。现在，你安心地再睡一觉，等三点钟开了船就没事了。”她扶她躺下，她也躺到自己的铺上。

爱珍不一会就睡着了。她也合上眼睛准备做个好梦，朦胧中，突然听到擂门声。有人问：“干什么？”

“找人？找李先生。”

“这里没有姓李的。”

她们的门也被擂得鼓样响。她俩吓得坐了起来，不敢出一点声音。“开开门！”门外响起一个男人的嗓门，“我找人。”

冰莹紧搂住吓得浑身发抖的爱珍，就是不应。那人还不甘心，边打门边扯开嗓子喊。爱珍吓得躲到她的身后，周身像筛糠样发抖，哆嗦着悄声说：“姐姐，是我妈妈派来抓我的，快快把那人挡住，不要让他们进舱！”

“别怕。”她拍了下她的背，就有了股冲天的勇气似的，她走到门边，猛地拉开了门，质问道：“你要干什么？”

“我找人。”

“我是你要找的人吗？”

“对不住，”那人向她道着歉，“打扰了。”转身走了。

她慌忙将门关上。爱珍一把拉住她，“姐，谢谢你。我以为是来抓我的人呢，”她将冰莹的手放到她头上，“你摸摸，我浑身都吓出了汗呢。”

终于听到了起锚的铁链声，响起了起航的汽笛。她俩抱在一起，“好了，好了！”爱珍激动地说，“我们就要飞向蓝天了！”

洞庭轮是第三天凌晨抵达汉口的。她们到达慕棠家的时候他们还没起床。同学离别一载，相见非常高兴。慕棠和建人是在军校相爱而自由结合的，尽管他们生活不很宽裕，却倾其所有，招待她俩。早餐后，建人就去码头打听去上海的船班，当晚有瑞和轮开往上海，官舱票价昂贵，普通客舱上船售票。冰莹清点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口袋里只有七块钱。她们坐不起官舱。

第54节：谢冰莹全传(53)

夜幕降临时候，建人夫妇步行送她俩上船。冰莹花四块钱，在统舱买了个只有两块板的吊铺，茶房却不让她们放下来，说那是过道，只准在夜里放下。建人问："她们坐哪里？"

"对不住，统舱十有八九是站着的，我见她们是两姑娘，才给她们一个吊铺。"

"你这铺这么低，头也不能抬。"冰莹看着放下来要碰头的两块板埋怨着。

"小姐，"茶房揶揄着她，"你去买官舱呀！"就不再理她们了。

"冰莹，明天走吧？"慕棠不忍她们受这样的奚落，"改乘别的船。"

"不，谢谢。"冰莹挽住她的肩，"这么热，这舱里臭气熏天，反正睡不着，夜里我们上甲板上看月亮。没事的，你们先回去吧。"

"不。"慕棠不肯走，"我们要等着看到你们开船。"

瑞和轮是艘大船，冰莹还是第一次乘这么大的船呢。统舱有三百多个铺位，每排分上中下三层铺，盛夏七月，五六百人挤在一起，汗味体臭相搅和，恶臭难闻。

"呜——！"汽笛响了，她俩送慕棠夫妇下趸船，回到舱里，放下铺板。爱珍两晚都没睡好，加之她不再害怕家里来人把她捉回去，紧张的心神完全松弛下来，倒到板上就睡过去了。冰莹依着她侧身躺下，对面铺上的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男人就摆开了大烟盘子，优哉游哉地吞云吐雾。冰莹受不了那个臭味，就跑到外面甲板上。哟，好美的月光啊！如绸似水，心里顿时涌进一阵清凉，长江有如一匹无尽头尾的巨形缎子，波光粼粼，银波浩瀚，她那颗烦躁的心，一下就宁静下来了，涌动起诗意，她默默地在心里诵起《春江花月夜》的诗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时初照人？……

她正沉浸在江月诗画的意境中，突然有人着意地“咳”了一下。她猛地回过头，见一个高大的黑影在窥视她。她吓得毛发顿时竖了起来，慌忙逃进了统舱。她依着熟睡的爱珍斜身躺下，只有半边身体在板上，头和四肢只能伸到铺外。她的心跳慢慢平息下来，她也有了朦胧的睡意，突然间，祸从天降，上铺掉下一只钢碗，不歪不斜刚巧砸到她的头上，她的头立时鲜血淋漓。“哎哟——”她痛叫一声，“我的头被人砸破了！”

很多人都被她的哭叫声从梦中惊醒了，有人围了过来问：“出了什么事？”

她说她的头被上面掉下来的东西砸着了。爱珍也醒了，见她双手捂住头，鲜血从她指缝间往外流，吓得也哭了起来。有人拣起那只钢碗问：“是谁的？”

上铺的老头说是他的，他申辩道：“这不能怪我，我不是故意的。”

大家七嘴八舌，指责老头。一个圆眼睛的茶房走过来对上铺的老头吼了起来：“你下来看看，看你把人家小姐砸成什么样子了？快把你的铺位让给她！”

“不是我有意砸她的，是你们船把我的碗晃下去的，怎么能叫我让铺给她？”

很多人都帮着茶房说那老头。

“你们不要怪老爹爹，他不是故意的，他没有错。”冰莹已止住了哭，捂着伤口说，“老爹爹，我不要你的铺。你睡吧。对不起大家，把你们都吵醒了。师傅，”她转对茶房说，“你船上有止血的药没有？只要止住了血就没事了。”

“有有有，”茶房连忙说，“有墨鱼骨。”说着就跑步走了。不一会，他就拿来一块墨鱼骨头，用拇指碾些撒到她的伤口上说：“小姐，这墨鱼骨还真灵呢，洒上血就不流了。”

“谢谢。”

“不用谢，山不转路还转呢。”茶房微笑着说，“小姐，你不认识我吧？”

冰莹摇了下头，“好像有些面熟，我们可能见过。”可她突然想起来了，惊喜地说：“在峰口。我想起来了，我们女生队在小镇上休息，向你问路，你说你不是本地人，不知道。”

“对对对。”茶房笑着点点头，“我早就认出小姐你了。”他放低声音，“你不在部队上了？”

“我早就不当兵了。”

“你到上海探亲呀？”

“我找我的老师。”她便向他打听哈同路，问出了码头如何走。

“哈同路我知道。”茶房热情地说，“下了船，我送你们去。”

“太好了，”人海茫茫，上海那么大，她一个湖南山里出来的乡下女孩，正急着不知如何才能找到她信赖的孙伏园先生，有人送她去找，真让她激动，她连声道谢。

“头不痛了吧？”茶房关切地问。

“嗯，好多了，谢谢。”

“谢什么呢。”茶房的眼睛滴溜溜一转就走了，不一会，他搬来张靠椅，放到统舱外面的走廊上，进来说：“舱里太热，看来你们也不想睡了，我端了张长椅在外面，你们到外面凉快凉快吧。”他把她们领到那条长椅上，就走了。

第55节：谢冰莹全传(54)

爱珍望着茶房离去的背影，小声地对冰莹说："他怎么对你那么好？我很奇怪，我们可得小心，他是不是坏人哪？"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是在行军路上认识他的，他不会是坏人。"

"很难说。"爱珍有她的看法，"他那对眼睛滴溜溜的不像好人，我们还是警惕些好。"

"是的，是的。"冰莹搂住爱珍的肩亲昵地说，"姐听你的。"

瑞和轮在长江上走了三天三夜，驶进了吴淞口。水上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冰莹心里突感一片茫然，对大上海顿生畏惧，便觉得那就是无边的大海，她还算不上一叶飘零的小舟，她只是一棵无根的浮萍，无依无靠无钱，在大上海，只有一个孙先生还可以依靠，但他也只是有恩于她的一位师长，她得靠自己去闯荡。她久久地伫立在舷栏边，无语地望着黄浦江，问自己，到了上海，怎么办？我的出路在哪里？一个浪头向船头扑来，水花四溅，溅了她一头一脸。不觉间，她的心头豁然开朗了，这排山倒海的巨浪给了她启示，长江不是源于青藏高原和雪山深处么？它的始初也是涓涓细流，可它不畏艰险，穿岩凿石，勇往直前，冲开了拦路山石，越过了恶流险滩，不留连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美景，向前，向前，向着大海勇猛而来。它之所以能从雪山走进大海，是它有勇猛向前的勇气，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才有了它那入海的磅礴气势，一个人的人生不也和这长江一样么？这江是江水自己创造的，人生的路只有靠自己去闯荡去创造，只要有勇气有信心战胜前路上的困难，勇往直前地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生目标，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她突然有了去创造人生的信心和勇气了。大上海有什么可畏惧的，未来有什么可怕的？一个死都不怕的人，还畏惧困难和苦难么？

“爱珍！”她回头对立在她身边的女友一笑，“船就要靠岸了！”她拥抱起她，激动得泪花滚滚，“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了！”

爱珍应和着：“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二人泪流满面地欢呼起来，“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漂泊上海

坐在洋车上的谢冰莹，不停地问车夫：“还有多少路？就要到了吗？”没有见到孙伏园先生之前，她的心还是悬着的。

车夫好性子，不厌其烦地回答她：“小姐，你别急，就要到哈同路了，要不了一刻钟就到了。”

“你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的地址吧？”

“记得记得，民厚南里。”

她的心还不能安下来，假如先头不是一场虚惊，假若那个圆眼睛茶房是个人贩子，伙同车夫把她俩拉到一个偏僻地方卖掉呢？社会这样黑暗，哪样事不能发生？“怎么还没到呢？”她又问车夫。

“小姐，你怎么这样急呀？一车拉你们俩，还有许多行李。”

“我们下来帮你。”

“不用，不用。”车夫怕她少给钱，阻挡着她，“这就到了民厚南里，前面就是你要找的门牌了。”他使劲往前跑起来，转进了一条巷子。

上海的巷道怎么这样窄呀？孙先生的家就住这里？《贡献》月刊可是全国著名的刊物啊。“师傅，你没有弄错吧？我觉得不对。”她还是不放心。

“不错不错。”车夫停下车，向墙上的门牌努了下嘴，“小姐你自己看，三弄五号。”

冰莹和爱珍将信将疑地从车上跳下来，抬头向门牌仔细看了看，的确是《贡献》编辑部的地址。车夫把她们的网篮箱子从车上往下拎，问搬到哪里。“师傅别急，我先上去看看就出来。妹妹，你守在这里。”

五号有水门汀台阶通到楼上，她咚咚地跑了上去。不一会，她从一扇窗口探身向下，抑制不住惊喜喊着："爱珍，没有错，孙先生在这里。师傅，把东西搬上来吧。"又咚咚咚地跑下楼来，"我一道来搬。"

她把行李放下，就把爱珍介绍给孙伏园，说她和她的遭遇相近，一同从湖南逃出来的。

"你们都很勇敢。"孙伏园蓄着又黑又长的大胡子，长得很像法国人，有点像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画像。他热爱自由，有正义感，对年轻人特别呵护关爱。见到她们，非常高兴，乐呵呵地说："你们先喝点水，歇一会，等会我请你们吃饭，为你们接风洗尘，祝贺你们获得自由，开始新的生活。"给她们俩各倒了一杯白开水。他把他的弟弟介绍给冰莹说："这是我的弟弟福熙，我们兄弟曾一同到法国留学，他学绘画也写文章。"又介绍她说，"这是女兵谢冰莹，《从军日记》就出自她之手。她终于从封建家庭逃出来了，是个勇敢的女兵。"他又将她介绍给正在他家的几位诗人和朋友。

"孙先生，"冰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我在没有见到您之前，我这颗心一直提在喉头上呢，很害怕碰到人贩子把我们拐卖掉了。"她说起了下船后的那一场虚惊。

第56节：谢冰莹全传(55)

瑞和轮靠码头后，圆眼睛茶房热情地把她俩领到平安旅社三楼一间很阔气的客房里，只对她说了句："小姐，你们休息一会。"就带上房门走了。好半天不见他回来，她们的行李都还在下面，很担忧，想开门去看看。可门怎么也开不开。她惊慌地对爱珍说："不得了，门从外面锁上了！"

"我早就看出那家伙不是好人。"爱珍吓得哭了起来，"我叫你小心，你不听，他不带我们去找孙先生，却把我们锁在屋里，肯定想害我们！"

"那怎么办？"冰莹也发急了，"我们从窗口逃出去吧。"冰莹推开后窗，向下一看，惊得睁大了眼睛，足有五丈多高，跳下去不粉身碎骨，也要成肉酱。她们又不敢大声呼救，害怕那平安旅社是个坏人窝，逃不出去，反而打草惊蛇。两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才能逃出去，吓得个半死呢。这时，有人敲门了，"小姐，开开门。"

冰莹听出是茶房的声音，扑了过去说："门不是让你锁上了吗？我们怎么开？"

"没有呀！这是普林斯锁，从里面开的，你向右一扭就开了。"

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开了。她问他怎么现在才回来？他说他是替她们打听有没有电车到孙先生那里。"孙先生，我们这两个乡巴佬，哪里见过这种门锁哪，闹了这么个大笑话，把好人也当成了人贩子。若不是这茶房为我们打听路线叫车，指引车夫如何走，还不知何时才能找到您呢。"

"哈哈，没想到英武的女兵却被把洋锁吓哭了！"孙伏园忽地收住了笑，"虽是一场虚惊，还是要小心为上，大上海是个鱼龙混杂之地，特别是单身女孩子家。可你们也不要被社会的黑暗吓倒了，好人还是有的，那茶房不就是好人么。"

孙先生吩咐他弟弟去准备几个菜，晚上为冰莹她们接风洗尘。又让诗人老孟去告知万川，说他等待已久的谢小姐来了。又通知了常在门下走动的青年诗人和作家。

冰莹听说谷万川常来孙先生这里打听她的消息，又听说他在他居住的后楼为她租到一间很便宜的房子，她高兴地对孙先生说："我跟您说，万川、莫林和符号都是我军校的同学，你知道我们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们三个人都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我们曾经幻想，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家庭，像兄弟姊妹一样，都不结婚，白天各人去做各人喜欢的工作，晚上散步看电影。"

"哈哈——"孙伏园欢快地笑了起来，高声地对诗人老孟和他弟弟说，"你们听听，多浪漫！这不就是诗吗？可是呀，小姑娘，"他用关切的目光看着冰莹，"诗是来自生活，但生活毕竟不是诗，对么？你们现在是什么都敢想都能想的年龄，敢幻想就敢创造，多么幸福的年华哟！生活会叫你们慢慢成熟起来的。"

冰莹在孙先生面前，无拘无束，快乐得像个天使，她对他说："这只是军校时候的梦，但我相信友情。"她转过话题，"孙先生，我也学会了做菜烧饭，你信不信？这是三个月做乖乖媳妇的收获呢。"她站起来，"我来帮小孙先生的忙吧。爱珍，我俩去帮厨。"

"不用不用。"孙福熙说，"已安排好了，我给你们做西餐。"

"什么叫西餐？"

"我说的西餐就是法国菜。我们在法国那会就是自己做饭。"他端出一大瓷盘沙拉，一盘布丁，放到餐桌上，给冰莹和爱珍作着介绍，"你们帮不了我的忙，看书去吧。这一期的《贡献》刚出来。"

谷万川、莫林来了，他们像外国人那样和冰莹拥抱。孙先生又将常在他家出入的文学朋友一一介绍与她们相识。大家围坐长方桌边，雪亮的电灯，照着一群青春荡漾的脸，孙先生举杯提议祝贺她逃出樊篱，获得自由，开创生命的新起点。旧雨新知一齐举起杯来。冰莹是个性情中人，容易激动，她对朋友坦荡透明，她边喝酒边流泪，倾诉

封建家庭的专制，毫不隐晦地把她这一年中的遭遇和她不屈不挠的抗争告诉给他们。大家又为她的勇气和不屈精神干杯。她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酒醒了，才知道是孙先生叫车把她们送到万川为她们租赁的房子来的。飞来横祸

谢冰莹万万没有想到，牢狱之灾会无端地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

那是她到上海的第十天，头天夜里她写小说写得很晚，早上起得迟了，脸还没洗，就坐到桌边接着昨天的往下写。刚写几行，门上就响起了猛烈的敲击声。她边问是谁边去开门。一群巡警冲了进来，用枪对着她大声命令："举起手来！"

她又惊又吓，一下懵了。看着那么多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她，机械地举起了手。笔从她手里落到地上，她想去拣，双手就被铁链捆起来了，她像木偶一般，被押到了弄巷口的卡车上，就像一场噩梦。幸而爱珍昨天到她朋友那里去了，逃脱了这一劫。

第57节：谢冰莹全传(56)

她刚站定，谷万川也被铁链子捆着双手推搡到车上。他面色苍白，一脸的茫然。她趁巡警没在意时悄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摆了下头说："我还在睡觉，就被莫明其妙地捆起了双手押了出来。"

他们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候审室。不一会，又押进来一个人，她大吃一惊，是他们在孙先生家认识的华君。她惊骇地问："你怎么也让抓来了？"他说他来看他们，刚跨进门，就被捆了手押到了这里。

"不许说话！"看守他们的巡警举起皮鞭朝他们就抽。

不一会，老孟也被押进来了。她更是吃惊，就问怎么回事。老孟气愤不已地说："我怕你没钱吃饭，去给你送稿费，刚走到你们楼下，就无端被捉来了，真晦气！"

看守又抡起皮鞭猛抽他们。

她大声抗议起来："我们什么罪都没犯，为何无端地把我抓来？"

"闭嘴！"皮鞭又举了起来。万川、老孟他们跟着也大声抗议，喊着："放我们出去！"看守就把他们分别关押进牢房。

冰莹被关进已有四个犯人的女牢。她们中两个是绑匪，一个杀人犯，另一个是丈夫赌博欠了债不还，夫妻二人连带着吃奶的孩子一同关进来了。牢房阴暗潮湿，小孩的粪便奇臭无比，苍蝇成群，蚊虫成团，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女犯们饿得奄奄一息，两绑匪瘦得皮包骨头，躺在墙脚呻吟。冰莹又饥又饿，人生地不熟，除了孙先生和刚刚认识的几个漂到沪上的朋友，她举目无亲，更让她急火攻心的是，她不知她被牵涉到了什么案子之中，巡捕为何要捕他们，她一无所知，他们既不审问，又不给吃喝，这不是要饿死她么？她问同监的女犯，为何不给她们东西吃？那个杀人犯说："关进这间的犯人都是犯了重案，要杀头的。饿死了就不用他们拉出去枪毙了。这里每天都有死尸被拉出去呢。"她问她犯了什么事。

冰莹说："我什么事都没犯，就无缘无故被关进来了。"

杀人犯冷笑一声说："不可能的。"她们都不相信她。带着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却说："租界是他们外国人的天下，他们看不顺眼了就把你捉来也是有的，不一定就要杀人放火！我丈夫打牌欠了人家钱，我又没打牌欠钱，为何把我和孩子都关进来了？"她叹了口气，看着冰莹，用亲切的语气问她："小囡囡，你家没人来给你送吃的？"

冰莹摆了下头说："我家不在上海，有几个朋友还不知道我被关了。"

她的眼睛红了。

"唉！这世道！"她的孩子又哭起来。她连忙把奶头塞进儿子嘴里，闭上眼睛，饥饿让她乳汁枯竭，她的脸不停地抽搐。

被无端地关进牢里，冰莹焦急万分，饥饿就像烈火样烧炙着她健康年轻的肠胃，胃壁经受着砂轮碾磨样痛苦。她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向用皮管冲洗走廊的狱卒讨水喝。她没想到外国人会那样坏，戏弄她，叫她张开嘴，她以为他会把水管给她，可当她真的张开嘴时，他却把水管一放，让水喷了她一头一脸，她头发衣裳全被喷湿了。

挨到了第三天，老孟被释放了。他走前来到她牢房的铁栅栏外，鼓励着她说："再忍耐一下，我就去找孙先生，请他想办法来营救你们，给你们送点吃的来。"他也饿得歪歪欲倒了。

她谢过他后问："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吗？"

他摇摇头。

那个带孩子的中年妇女的丈夫被释放了，他买通了看守，扔给她一个糯米饭团子。那团子滚落到孩子的大便上。那女人如获至宝地拣起来，分了一块递给她。被饥饿折磨得肝肠寸断的冰莹，也没在意饭团上沾了大便，就塞进了嘴里，这一小块饭团胜过人间一切美味，救了她的命。

孙先生一听说他们被抓的事，马上去买了些食品来看冰莹。可巡捕房不让他见她，也不答应把食品替他送进去，说要交三十块钱，就替转交。他气得把东西拎了回去，就去托人想办法营救。原来他们租

住的房子是绑匪的家，他们是被当做绑匪被抓进去的。在孙先生的奔走营救下，他们第五天头上终于获释，跟着孙先生走出了那肮脏丑恶的人间地狱巡捕房。爱的两难

上海给了冰莹一个下马威，可并没有把她吓得退回去。但如何在这十里洋场立足，如何去开创她的未来人生，她拿不定主意。在大上海，能够帮助她又同情她，又得到她信赖的人惟有孙伏园先生。冰莹就去找他，想听听他的意见。

那天是个星期天，孙先生仍在伏案改稿子。她常在星期天到他家去蹭饭吃。他抬头示意叫她在他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坐，又低头继续编稿。她说了她对未来的想法。他放下笔，想了想说："你还是去读书的好。我给你出学费膳食费。"

第58节：谢冰莹全传(57)

她说："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我暂时还不准备去考大学。我想请您帮我在工厂找个工做，等我有了一些积蓄再去读书。"

"这可真难住我了。我对工厂一点不熟，还真帮不上忙。"

"您就帮我找个人家去当丫头吧，倒马桶，拖地抹灰，我还是做得来的。"

"我怎么能让你去给人家做丫头呢。"他想了一下，"你就在我这里帮帮忙吧，整理整理内务，早晚帮我们刊物写点文章。我照样给你工薪。"

冰莹没有立即表态，她一向主张女子要自立，不愿依赖亲人和朋友。她已给孙先生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给他增加压力，就说："我还是想去考大学，只是在去上学前，总得有一点钱，我不想拖累您。老孟和万川都曾建议我把《从军日记》整理修订，出个单行本，我一直认为，这种行军路上的急就章没有出版的价值，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今儿，我突然动了这个心思，如果有人能出版，也许能得几个钱。您看能出版吗？"

"当然能呀，这是个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孙伏园很高兴，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帮你联系联系出版社，看看有哪个老板有兴趣。"他挪开正在修改的稿件，就给他熟识的出版商写信。

冰莹拿起拖把，给编辑部擦地。不一会，华君来了，冰莹就把她没钱读书又找不到工做的苦恼对他说了。他说："上海艺术大学正在招生，那里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还有一些教授都是文化界的名流，只要考上了，不收学费的。膳食、书籍和零用，卖点文章不就可以对付过去了。"

"太好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孙先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哪！"

“去考上海艺术大学，这主意不错。”孙伏园非常高兴，“听说郭沫若在那里也挂了个职位呢。华君，你就陪赳赳女兵去艺术大学报名吧。”

冰莹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进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在看榜的时候，她遇到了湘雅医院的王克勤，她也考取了艺术大学，在艺术系。他乡遇故知，她高兴得不得了，拉住王克勤的手不肯松开，就问她：“住哪里？”她很想她和她一同搬到学生宿舍去住，可她没敢明说。

她没回答冰莹，而说：“我和朋友住一起。”

冰莹发现她对她没有过去那么热情，心里不由怅怅的，但她还是对她说了：“我准备住进霞飞路1014弄艺大女生宿舍，你来不来？”

王克勤摆了下头，向陪同她的摩登女孩努了下嘴说：“我和她住在一起。开学我们还会遇得到的。”就从她的手里抽出手，朝她扬了扬走了。

冰莹搬到学生宿舍去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学，宿舍里就她一个人。房间很大，可以容下七八个人，清静，正好写作读书。最先来的是一位杭州的富家小姐曼曼，也是为逃婚从家里出走到上海的。她们的遭遇相似，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叫云云的女子，是曼曼的朋友又是曼曼的情敌。她们的男朋友同时爱着她们两个，他要求她俩住在一起，他来时可以同时看到她们两个。冰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着两个人，不能理解，觉得不可思议。她们的男朋友来了，他左拥右抱，她就躲到阳台上去看书。万川每天来看她，他们一同去逛上海的书店，她每天都有机会看到很多好书，每天都能认识许多痴心文学的青年朋友，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秋天的一天，好消息传来，春潮书店有意出版她的《从军日记》。孙先生约她星期天到他家来谈谈出书的事。

她激动不已。好容易等到了星期天，她天一亮就悄悄起来洗脸，带着她略作修改整理成集的《从军日记》文稿，搭电车赶到孙家。孙先生给她出了个主意说："这是你的第一本书，以后你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书出版，这第一本书的影响大小，对你未来很重要。我建议你请个名作家写篇序言推荐推荐，再找位你喜欢的名画家给你设计个封面，你看如何？"

"我就请林语堂先生来写序！"她脱口而出，"林先生会给我写吗？"

"《从军日记》是他推出来的，"孙先生鼓励她道，"他义不容辞。"

冰莹微仰起头，想了想说："我喜欢丰子恺先生的画，我请他来画。"

她从书案上拿起纸笔，"我现在就给他们写信。"冰莹伏在孙伏园桌子的对面写起信来。写好后，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去寄。"

几天后，冰莹就收到林语堂先生的序言。他写道：

上海艺大时代的谢冰莹

"冰莹以为她的文章，无出单行本的价值，因为她'那些东西不成文章'（这是冰莹信中语），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着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兵，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器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这些文章，虽然寥寥几篇，也有个历史，这也可以说明，我们想把它集成一书的理由。"

第59节：谢冰莹全传(58)

她同时收到了丰子恺先生的回信，他一口答应她的请求。

又是一个星期天，冰莹带着林语堂先生的序文和丰先生的复信去到孙伏园家。孙先生就陪她去与春潮书店的老板夏康农和方抚华先生见面。两位老板见到她非常高兴，方先生激动地说："这真是太好了，《从军日记》有林语堂先生作序，丰子恺先生画封面，一定洛阳纸贵！"

两天后，冰莹收到丰先生寄来的封面画。画面上是一群手里拿着刀枪，活泼天真的孩子，中间一个大点的骑在很像一条狗样的牛上，挥臂在指挥。它出自丰先生六岁女儿软软之手。虽然不出自丰先生手笔，出自少不更事的童子之手，更是天真无凿，童趣扑面，夏先生和方先生很满意。

冰莹非常勤奋，不是写作就是读书，她没想到生活在不经意中把她推到情感的两难境地。她一直视万川为兄弟，可她幻想的兄弟姐妹情谊在变化，她越来越感觉到，他在热恋着她，恨不得整天跟着她。符号远在湖北军中，他虽没有明白向她示爱，但他每天都给她写信，不论走到哪里，看到好看的树叶，采一片题上诗放进信里邮给她，看到美丽的鲜花，也要摘一朵，写上一首诗寄给她，他的字写得非常小，但秀丽端庄，读他的信，也是艺术享受，尽管他们都没挑破那层纸，但她能感受到他对她的深情，她早就在心里把爱许给了他。可她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她拉开宿舍的门，见他站在面前，她惊喜地叫了起来。

他腼腆地对她一笑说："我请假来的。"

"我知道你不会是开小差的。"她爱嗔地看着他，"我是问你为何千里迢迢来上海。"她把他让进屋。

"嘿嘿，看你呗。"

“何时到的？”

“昨晚半夜。”他连忙解释，“深更半夜的，就到万川那里睡了一会。”

因为是星期天，宿舍里静悄悄的。她指了下她的铺说：“同学们昨晚都上朋友那里去了，你若没睡好，就到我床上再躺一会。”

他摆了下头，深情地看着她，眼里燃烧着灼人的烈焰，小声地说：“我们分别快一年半了，好容易见到你，我想多看你几眼。”他忽又低下了头，眼里渗出了泪水，“有半年多时间，得不到你一点消息，我都急疯了。”

冰莹牵起他的手，两人坐到床沿上。这是他们第一次肌肤相接，就像接通了电流，冰莹浑身不住地战栗起来，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他倾了过去，符号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把她抱在怀里，他们的双唇就在这瞬间相碰了。符号已不再羞涩腼腆，他颤抖不已的双唇一下就捕获到了冰莹那热辣辣的嘴唇，就像猛兽捕到猎物那般，紧紧咬住不放，无师自通地相互碾磨起来。符号浑身发热，像燃着了的火炉，热力无处释放，他发疯了似的亲吻着她。这是冰莹的初吻，也是她第一次与异性亲密接触，她突感四肢无力，像一摊烂泥那般任随他揉搓，她呻吟般哼了起来，两人在那窄小的床铺上扭滚在一起，忘了世间一切，忘了时间，忘了门正开着，随时都会有人走进来。

真的有人闯进来了。她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谷万川。万川见他俩亲密地搂在一起，脸色立时乌黑下来。冰莹满面红云地站起来对他微微一笑问：“你来啦？”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没回答冰莹，径直走到符号面前，怒气冲冲地说：“你太不够朋友，走也不打声招呼！我起来去给你买早点，却找不见你人，我猜你是到这里来了！”

“对不起。”符号面红耳赤，对他微笑着道歉，“我见你睡得正香，就没给你打招呼。”他突然想到一个缓和紧张气氛的话题，“冰莹也还

没吃早点，我们一道上街去吃吧。”他伸手去牵冰莹的手，“我请客赔礼还不行么？”

万川见他拉住了冰莹的手，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可又不好发作，一句话没说，瘟着脸率先走出门去。一个上午，万川不离符号一步，不给他跟冰莹单独接触的机会。冰莹正有篇文章要写，就早早地回宿舍来了。

她陷入了痛苦之中，他们两人都这样爱她，她却不能把她的爱同时给他们两人。万川是那么热情如火，仿佛要用他的爱火来烧毁她。符号虽然内向，但她那颗心早就默许给了他。他们都对她好，怎么办？原来生活里确有三角情，小说里的描写并非作家的杜撰，没想到她也成了小说中人物了。她曾劝说曼曼尽快走出三角恋情的阴影，离开她的男友。可到了她自己的身上，她就两难了，万川爱她，他没有错。她若把她的真实心意告诉他，又怕伤害了他，可爱情是来不得勉强的呀！符号远在湖北，他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少，他专程来看她，万里迢迢，很不容易，她不能因为万川不愿他俩在一起，就不管他，他会伤心的。她一夜都没睡好，她怕符号一早就要回去，她决定一早去看他，她想跟他说说话，她想要让万川知道，她爱的是符号。她必须旗帜鲜明，明确地亮出她的态度。

第60节：谢冰莹全传(59)

符号住在万川那里。她去时，他还睡在床上，万川已起来了。她跟万川道了声早，就坐到符号的床边，跟他聊了起来，还没来得及涉及主题，她就发现万川的神情不对。他一脸阴霾坐在桌边，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呆子那般，痴痴地看着他们说话，眼里像要喷火似的。冰莹见他这个样子很害怕，她太了解他了，她怕他要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她慌忙站起来说："我要回学校上课去了。"就匆匆跑下楼去。

万川追了出来，一把拉住她，态度凶恶地质问着她："你为什么要爱上符号？你应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如果遗弃我，我就要杀掉你！告诉你，我爱你爱到这个地步，你再也别想逃脱！你是逃脱不了的！"

"你真是岂有此理！"冰莹想挣脱他的手，她受不了他的蛮横，她本来想坦率地告诉他，爱情用强迫抢掠的手段是绝对不能得到的！威胁和压力更不行，我要爱谁就爱谁，他人无权干涉。可她知道他是心里受到了刺激才这样蛮横无理的，但他用这种态度对待她，她实在不能原谅，她只想尽快离开他，也不想再刺激他，只好把涌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重复着一句话，"你真岂有此理！放开我！"

这时正好有辆黄包车来了，她从他手里猛地挣脱出来，跳上车，对车夫说："快走，他疯了。"

他一手拽住车子，用要吞下她的口气命令着："不许走！在你没有答复我之前，我决不会放你走！"

冰莹也不示弱，反问着："答复你什么？"

"你发誓不爱符号，只爱我！"

"不！我谁都不爱，只爱自己！"

"不行！我要你发誓：不爱符号，只爱我！"

"我谁也不爱，只爱我自己！"

"你就别想走！"

“你太不讲理了！你听明白！我哪个都不爱，就爱我自己！”冰莹说着转对着车夫大声地说：“拉快些，不理他，他疯了！”

冰莹回到课堂上，心乱如麻。堂上先生讲些什么，一句没听进。她很担心万川，他性情激烈，她没有当面告诉他说她只爱符号不爱他，而是说她哪个都不爱，就是害怕激怒他，他这个人在绝望的时候，不是去杀人就要自杀。她害怕极了，没敢对他说真话，怕他干出蠢事来。他们爱她都没有错，她要预防悲剧发生。她坐在课堂上，提心吊胆，害怕万川被妒火烧昏了头脑而失去理智，回去把符号杀了，又怕他跳楼割腕，他这人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早晨他那样对她，不是疯了么？她一天都在想，如何缓解万川狂躁的情绪。她想了很久，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不让他再受到刺激，劝符号放弃她，早点回到湖北去，也许这样，万川的情绪会慢慢冷静下来，她再慢慢诱导他，把爱情转化成友谊。

可她又想，这爱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么？不说符号，就她自己而言，她叫符号放弃她，她能说离开符号，就能离开么？她内心的苦痛说消散，就能无影无踪么？别的事都可忘掉，惟独这爱是很难割舍的。况且，这对符号也太不公平，如果她不跟他说清原委，他会怎么想？她得跟他说明白，她这也是没办法，他们都是她的战友，他们四个人曾经好得胜过同胞兄弟姐妹，她不愿伤害任何一个人，更不愿看到悲剧的发生。如果那样，她会终生不能原谅自己的。她要去跟他面谈，把她的忧虑，把她的两难处境告知他，也许他能理解她，她不想让他误会她，把她看做一个水性杨花的人。可符号住在万川那里，她不能再去那里找他，那样会再次引起万川的愤怒，他可能真要杀了他们。他曾说过，他得不到她，就要毁了她。如何才能把她的心声传递给他呢？

晚饭后，曼曼回到宿舍，冰莹把她的两难痛苦告知曼曼。曼曼也刚从三角的痛苦中走出来，理解她的心情，她赞同她的缓兵之法，说她可以帮她去把符号约出来谈话。她俩的话刚说完，冰莹便有了种心

灵的感应，感觉符号在向她走来，她扑到阳台栏杆上，就看到有个熟悉的身影在黄昏的光影里穿过广玉兰枝叶，向她宿舍走来。“符号，符号，”她回过头对着曼曼轻声地叫起来，“他来了！”

曼曼很感惊奇，她走到她身边向楼下树阴处一望，轻声地笑着说：“真是心有灵犀呀！莹，我还有事，要出去，你们好好谈谈吧。”

早上冰莹起身离去，万川就追了下去。符号已感觉到万川的情绪不对头。他猛地坐起来了，扑向窗口。

昨天，符号已从万川的反常举动中，感觉到了万川也深爱着冰莹。但有了与冰莹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他深信冰莹爱的是他。冰莹一早来看他，更证明了这点。他看到了万川粗暴地拽住冰莹，后又拖住黄包车，大声对冰莹吼叫的场面。他和万川是同班同学，他们几个曾经好得如同一个人，他太知道他的个性。万川回到屋里后，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再在他面前提及冰莹，不愿刺伤他。万川爱冰莹，是他的权利，他无权指责他，他也不能说他不对，至于冰莹爱哪个，那是冰莹的权利，任何人也无权强迫。他们谁都没说话。万川更是沮丧，回到屋里倒头就睡觉，用被子把头紧紧蒙住，一句话不说。符号给他买来点心，唤他起来吃早点，他不理他。他就一个人上街逛去了。他恨不能立即去找冰莹，可他知道冰莹这时在课堂上，他见不到她的。他在大上海整整游荡了一天，他心里只想着快快见到冰莹，他祈求时间快快地走，黄昏快快来临，祈望冰莹下课就回到宿舍。

第61节：谢冰莹全传(60)

他没有乘车，早早地来到了霞飞路艺大女生宿舍的附近。他像一个游荡的幽灵，在霞飞路附近几个弄堂走来走去，回忆着他们初识的浪漫细节，那些写在树叶上的诗句，此刻就像地底上涌的泉水，汩汩地泛上心头，那是多么难忘的青春之旅啊！他们怀着改造世界的决心去当兵，行军途中那些难忘的往事，就像刻在石板上的画幅，是那么明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可突然间，他们的美梦破灭了，军校解散了，他们天各一方。他想见她，却见不到，整整三个多月，他们失去音信，她好不容易冲破了封建樊篱，他们才得以重逢，一年多的相思，一年多的苦恋，多么想一吐为快啊，没想到无情岁月作梗，他们共同的朋友在他们不在一起的日子里，也深深地爱上了她。怎么办？他急于要见到冰莹，等候她的裁决。如果她说她爱的是他的朋友，他会尊重她的选择和判决，如果她选择的是他，他就理直气壮地告知万川，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冰莹的错，更不是他自己的错，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友谊是友谊，爱情是爱情，他们中有一个界限，他要劝说他，强扭的瓜不甜，希望他不要为难冰莹。我们原本就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哪！

符号想着想着，又推翻了刚才的想法。万川能听他的劝说吗？他若不听他的劝解，为难冰莹怎么办？他好像突然听到冰莹一声惨叫，被他拖拽着从窗口跳下了高楼。他的心不由一阵哆嗦。万川的过激性格让他感到恐惧。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天已黑下来了，街市景物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他估摸冰莹有可能回到宿舍来了。

他礼貌地敲了下门，听到有熟悉的脚步声向门口走来。出现在门里的冰莹让到门边，她向他伸出手，把他牵进室内。

夜色像一张沉重的网，罩住了宿舍的角角落落，他已感觉得到，室内只有冰莹，他张开双臂，抱住了她。她没有那天的激情，她沉沉

地看着他的眼睛，泪流满面，自语般说："我怕万川出事。"就轻轻推开他，"我非常担心，害怕一场悲剧就要在我们三人之间发生。号，我们能否理智地来谈谈这个问题。"她把他领到阳台上，那儿还有一派黄昏的天光，"你坐。"她将她经常坐着看书的小方凳挪到他面前，"我正想去把你找出来，商量一下，如何处理我们三人间的问题。"她拖过曼曼的小椅子，依他而坐。

符号沉下头，半天不吱声。他一向不喜欢说话，他们间恋情的生发是源于那些小诗、红叶、小花、小石子儿，虽然他从没说过他爱她，她也没说过她爱他，但他们心底早就有了像春蚕吐出的缕缕情丝，把他们两颗心紧紧缠绕在一起了，深爱不言情，尽在无语中，无需道破。他低声说："我不知道万川和你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何那样不讲理呢？"

"号，一个人在他意识到他所爱的人并不爱他，而爱的是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会什么激烈的行动都做得出来的哟！"冰莹握住他的手，"号，我已感觉到了，万川他疯了，我十分害怕，如果我告诉他，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他，他会杀人，还要自杀，我太了解他的性情，我害怕极了，担心他做出蠢事来，决不能让这样的惨剧发生在我们之中，我想了一天，反反复复，我们几个原本是比同胞兄弟姐妹还要好的朋友，如果发生那样的事，太不值得了，为了我们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友谊，我想，我只能放弃你了，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出于不得已，我的内心也是极度痛苦的。我想，我俩今生虽然不能做情侣，可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好朋友，我也渴望我俩长相守，想到我们就要天各一方，我这心就像有小刀在割样痛。但我不得不要求你马上回湖北去，只有这样，方可避免一场惨剧。"冰莹把他的手紧攥了一下，"算是我求你！好吗？最好你今晚就离开上海。你走了，他就不会来找我寻事，我也好把全部心力都用在读书上，我得到这个读书机会非常不易。我不能对不起自己，更不能辜负师友们的支持。我若不写出文章，我就要饿饭，我们这个宿舍里，本来还住着几个女同学，因我穿

着破旧，怕她们的男友来损了她们的面子，都搬到外面去住了。我下了决心，就是忍饥挨饿，我也要把书读下去，我不能因为你们，影响我的学习。我的父母因我对他们的背叛，不会给我任何支持的，我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手里的笔，写点短文换点饭费，我求你们还给我平静。你快快回去吧。你走了，我会慢慢让万川知道我与他之间只存在友谊，不存在爱情，他不是坏人，他一定会明白过来的。”

符号没有马上表态，他深爱冰莹，要他放弃她，他心里非常痛苦，可他也怕谷万川采取过激行动，万一他自杀，或如他所说的那样，要杀了冰莹，他将痛悔终生，他不愿看到那样的事情发生，他宁可牺牲个人，也不愿看到冰莹处于两难的痛苦之中。可他不愿离开冰莹，他的心也在两难的绞杀中。沉默良久之后，他发出了一声喟然长叹：“唉——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今晚我就走，我搭去南京的夜火车，再从那里转车去武汉。”他说着就站了起来。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他以为是万川追来了，既然他和冰莹已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何必再引起他的误解呢？他见到他和冰莹在一起，他又要怒火中烧了。为了避免他受刺激，他慌忙跑下楼去。她倚着栏杆，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楼下的小路尽处。

第62节：谢冰莹全传(61)

第二天早上，冰莹还没醒来，曼曼轻轻地推了推她，她睁眼一看，万川泪流满面地跪在她床前，手里举着他自己画的一张画，画面上画着一个，在拿着十字架的短发女人面前忏悔的男人，上面写着："我是罪人，我忏悔我的罪过！"冰莹知道画的那女人是她，那个长跪不起的男人是他自己。她的心一下就软了，他爱她他没罪。她霍地爬起来，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就伸手去拉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我是一个罪人，请求你原谅我昨天在马路上拦你的行为！你若不能原谅我昨天的过错，我就跪着不起来。"

"好吧，"冰莹无声地叹了口气，"我原谅你昨天的事。快起来吧。"

他站起来对她说："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到外面去走走好吗？"

冰莹也正想借机开导开导他，匆匆地洗过脸，就跟他去到附近的街心花园。一路上，他都在不停地忏悔："我好混蛋，不该在大街上那样跟你说话，我也不知我是怎么了，说出那种不讲理的话来，伤了你的心，对不起，以后再不这样了，请求你饶恕我这一回吧！莹，你是我的心尖，我的生命，你若不肯饶恕我，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你若不原谅我，我就去死！"

冰莹心里又笼上了一片恐怖，她慌忙说："万川，我不是已答应原谅你了吗？我了解你的脾气，我没把昨天的事当一回事，我已原谅了你，以后就不准你再胡思乱想。"

"你见着符号没有？"他突然转过话题，"他从昨天出门，就再没有回来。"

冰莹本来想回答说没见着，可她还是如实告诉了他："我那天对你说的不是气话，我谁也不爱，只爱我自己。"她用非常平和的语气解释道，"我不能陷在两个男人之间，我要自立，我要读好书，研究更多的

学问，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将来我如何立足人间？我不希望你们来干扰我读书，我也希望你去读书，一个人若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没有立身社会的本领，想去改造社会，解救他人，就是一句空话。知识学问是服务社会的工具。因为我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过，我才如此坦诚地跟你说心里话。我们都要好自为之。”

他的目光闪烁，不言不语。她又担心起他的精神要出问题，她的语气变得更为温和。她说：“万川，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们永远都还是好朋友。我要去上课去了，你回吧，你是该想想你的未来了。就像一支歌里唱的那样，青春一去不复返啊！”《从军日记》出版

第三天，她收到符号寄自南京的信。说他那天晚上没有走，住在他们共同的朋友林君那里。他一口气喝下了四瓶酒，烂醉如泥，“我痛苦之极，我是多么地希望你来看我啊！可我失望了。我答应离开你，是因为我太爱你，我怕让你为难，我怕你出事，让我在心里永远爱着你吧！这是任何力量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他一路给她写信，她收到他寄自芜湖的信，又收到了他寄自九江的信，他一路对她倾诉他对她的相思和思念，他离开她的悲惨心境和他旅途的寂寞心情。他的信，让她感到不安。他比她小，他在她的心里，就是她的弟弟，她不但为他的未来担忧，也为他肩上的家庭重荷着急。他虽然离开了她，她的心却跟他更近了，她多么想能帮助他，和他一起担负起赡养老母和小妹的担子啊！可她自己都无法维持自己的温饱。为了他，为了将来，她正在努力学习，有了学问和知识，就有能力帮助他。她把全部时间都用在钻研学问和读书上，文章写得少了，稿费减少了，她只能缩减膳费。开始一天还吃三个烧饼，喝一瓶白开水，接下来她一天只能吃两个烧饼，白开水也免了。就是这样的日子她也无法维持下去。到了深秋，她一天连一个烧饼也买不起了，她饿得眼冒金星，走路摇摇晃晃，上课前，扑到自来水龙头上喝一肚

子冷水，踉踉跄跄走到教室。她那健康年轻的肠胃，被饥饿的内壁折腾得翻江倒海。

天气越来越冷了，时序已进入了深秋。她从湖南逃出来时正值炎夏，没带棉衣，肚子不饿时，身上的两件单衣还能对付，可当她的肚子里只有冰冷的自来水的时候，她就冷得浑身哆嗦。那天，早晨起来，就飘着雨丝，天气更加阴冷了，冰莹期待着早点放学，好回到宿舍躺进被窝。可那天最后一节课，却是那么漫长，好像是条通向天宇的没有尽头的路，她在心里不停地说，怎么还不下课？她浑身直打颤，上下牙齿磕得嘣嘣响。坐在她邻位也在听古典诗词课的王莹（原名王克勤）感觉到她的情况有些不正常，侧过头来看着她，见她脸色青灰，嘴唇发白，就小声地问："你病啦？"

"没有。"

第63节：谢冰莹全传(62)

“没有？你浑身都在打颤，还说没病。”

“我冷的。”

王莹伸手摸了下她的衣服，惊讶地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棉衣？”

“我一天一个饼都吃不起，哪还有钱做棉衣？就只好挨冻了。”

“那怎么行？”在湖南湘雅医院时，她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进艺大后，她俩不在一个系，也不同级，也不住在一起，只是偶尔听公共课时能碰上，彼此又都有各自的朋友圈子，接触的机会不多。王莹看她这样，心里很不忍，“我还有件旧棉衣，你若不嫌弃的话，等会我去给你拿来。”

这时下课铃响了，冰莹强撑着站了起来，跟着王莹出了教室。她实在饿极了，就直奔自来水龙头，张开嘴，扭开龙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王莹

“冰莹！”王莹拽住她，“这么冷的天，不能喝凉水，要生病的。”

“我也不瞒你，”她喘着粗气说，“我已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两天，是学校不要钱的自来水度着我的命。”

王莹怜爱地说：“到我那里去吃中饭。”就挽着她，走到大门外，叫了辆人力车，两人坐上去。到了王莹住处，她叫她躺到她的床上，“你歇一会。”就拎着饭盒出门去了。不一会，她买回来了一碗馄饨，还有两碗阳春面。她把那碗馄饨放到冰莹面前，“看你饿的，快吃。”自己就吃起阳春面来。

冰莹很久没有尝过荤腥了，她闻着馄饨里的肉香，就大口吞食起来。

“你慢点吃，”有着医护知识的王莹关切地说，“别烫着了。”

“真好吃。”她对王莹一笑，“只有饥饿的人才知道食物的美味。”一会儿就把馄饨吃完了。

王莹将另一碗阳春面移到她面前：“这也是给你买的。你慢慢吃。”

“嗯。”她没有推辞，点了下头，放慢了吃的速度。肚子里有点东西了，她的精神立即好起来，说话也有劲了。她告诉她，春潮书店在出《从军日记》的单行本，她好久没跟他们联系，在饿得起不来床时，就去找书店支几个版税来。“这饿饭的日子真很难受。”

她吃面的时候，王莹找出她的旧棉衣，放到床上，对冰莹说：“只是太旧了，也没洗。”

“没关系，能保暖就行。”

冰莹匆忙喝完碗里最后一口汤，就拿起棉袄。棉袄的面子是浅黄色条子花的，还很新。大概是没罩外衣的缘故，显得有些脏，里面已破了好几个洞。她把棉袄穿到身上，就觉得胸口顿时暖了。

王莹又从箱子里拿出一只草编的深红色的盒子，“你喜欢小玩意儿，这个也送给你。”她掀开盒盖，“你可以装珠宝，也可以装针线。”

“珠宝是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我就拿它做针线盒吧。”她接在手里说，“克勤，谢谢你。”就向门口走去，忽又转回身来，“这碗馄饨和阳春面，是世界上最美的美味，我永不会忘的。”她扬起手里的盒子，“这个小盒子真可爱！”她又生龙活虎起来，“我已有了经验，吃了一餐饱饭，至少可以饿三天，在饥饿的时候，读书效率最高，几乎是过目不忘。”她道了声“拜拜”就跑走了。

她是跑回宿舍的，进门就大声对曼曼说：“我有棉袄了！”她要曼曼看她身上的衣服，“很漂亮吧？”

“太旧了一点。”

“没关系，暖和多了。”

她本来也拥有过一件呢料的短外套，是同班的瑞君出国前送给她的，她还拥有过一只金戒指，是萧明离开家前悄悄送给她的。这是她

惟一能换钱的财物。可她送给了比她更穷的两位同学真真和元君。漂泊到沪上求学的穷同学很多，他们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是有吃同享的一族。她从湖南出来时穿的是一双布鞋，半年多来，不管阴晴雨雪，都穿着它。阴雨天穿它上学，去时一脚泥水，回来时还是一脚泥水，回到宿舍又没火烘烤，第二天早晨都冻得铁硬，她没钱买新的，只得还穿着湿鞋去上课。鞋帮离开了磨烂了的鞋底，缝缝补补继续穿。她虽然有两双袜子，也烂得没有了筋，补来缝去，还得穿。没火烘干，夜里就穿着睡觉，用体温烤干。在192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她的鞋袜没有干过。

冰莹又饿得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去春潮书店。

这之前，她去借过几次钱。如果碰上方抚华或夏康农先生在店里，她还能借到两三块钱，可很难碰到他们。伙计们作不了主，十有八九空跑一趟。不知这次运气如何？还未走到书店门口，她就看到做广告牌用的纸板上，贴着张粉红色纸写的《从军日记》出版广告。她的心不由欢跳起来！在心底欢呼道："太好了，《从军日记》终于出版了！"心里倏地泛起了欢乐幸福的浪花。这是她的初生儿，她的头养子，它的最初诞生，源于军旅生活的触动，她从没想过，这样幼稚的东西还能出版，还能摆到书架上，在她饥饿难忍之际，还能救她的命！她高兴得不得了，像别的顾客那样，她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大红封面还散发出油墨芳香的《从军日记》。看着封面上丰先生爱女软软画的那幅稚拙天成，童趣满纸的小兵骑牛的画，快活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她想，她不用买，她会拥有十本样书，她要给符号邮一本，给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还有软软各送一本。夏先生和方先生不在店里，她就去跟管账的先生说："我想预支几块钱的版税。"

第64节：谢冰莹全传(63)

从军日记

“版税一年只能结算二次，还没到时候。”管账的眼睛盯着账本，手在算盘上不停地拨着算盘子儿，看都不看她一眼。

饥饿迫使她顾不得面子，她说：“这个我知道。但我已几天没吃东西了，回去的电车费都没有，我是走路来的，无论如何你都得预支一点给我。”

“你多等一会，买你书的人不少。”小伙计同情她，善解人意地说，“收了多少钱，你就都拿去。”

管账的很不高兴，但当着她的面又不好责备小伙计，只是把算盘拨得更响了，以示不满。

她就帮小伙计卖起书来。最后她支到了五块钱。她揣着五块钱，就有了富翁的感觉。她要做一回有钱人，上电车的时候，她径直向头等车走去。售票员见她一身寒碜的穿着对她说：“三等车在那头，这是头等车，很贵哟！”

“我有钱。”她神气活现地递过去一块钱，“买票！”

坐在她邻座的一个男青年，手里正拿着一本《从军日记》在看，向她介绍起这本书的内容，推荐她也去买一本。她故意反其意而说：“我反对女人当兵，我也不看那种书！”

“什么时代了？”那青年横了她一眼，不高兴地咕哝了一声，“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还这么保守顽固！”

她暗自乐了，怀着兴奋无比的心情，在卡德路跳下了车，她要去请她的穷哥们儿真真和元君。他们都穷得和她一样，正在经受着冻馁饥饿。她来了，他们便知道她是拿到了钱，一齐向她伸出手来说：“共产主义万岁！”

她像个大财主那样，先拿出来两块钱，对他们说：“牛肉会有的，土豆也会有的！这两块小钱拿去花吧！”

他俩高声喊“乌啦”！

“走！”她以儿时当光头司令的神气，抬手一扬，“今晚我们一醉方休！”

他们快活地簇拥着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小酒店，他们喝了好多酒，走出小酒店的时候，她手里只剩下几角钱了，她却说：“又可以三天不吃饭了。”

谷万川已感觉到了她的疏远，不敢像过去那样天天来缠她，有次他来，冰莹不在，他向曼曼打听她的情况，曼曼就劝他要理智一些，希望他不要老来纠缠她，说她很害怕他那强烈的爱，她一心都扑在学习上，饿着肚子还在研究学问。

万川受了很大的震动。冰莹原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突然变得这样理性，他开始省悟了，不常来了。突然有一天，他来对她说：“你的刻苦读书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们还这样年轻，不能再这样整天沉醉在爱的幻想里了，我决定离开上海，到北平求学，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冰莹感到非常安慰，把他送出好远。艺大关闭

1929年初春的一天，冰莹和平时一样，天亮即起。可这天她没有一早就去学校。昨天，她收到了三哥寄自北平的一封信，她急着要给他回信，她想让他知道，她漂泊到上海求学的艰辛。她一起床就坐到阳台上的小桌边写信。她一写就是数千言，曼曼出门她都不知道。等她写好信，放进书包，已是上午八点多钟了。她匆忙就着自来水，吞下了半个烧饼，就匆匆往学校去。

她刚走到半路，就听到曼曼在喊她，“不得了，学校出事了！”曼曼快步向她走来，“快回去，学校被包围了，教授学生被捕去了两大卡车，平民学校的牌子、油印机、小学课本都被搜走了。幸得我们今天去得晚，要不也要一同被抓呢！”曼曼脸色煞白，“我就是跑着回来告诉你，别去了，听说巡警正在搜查男生宿舍，一会就要到我们这里来搜查了。”

“又是法租界的巡捕在抓人？”

“嗯。”

“可恶的帝国主义！”她忆起了她无辜被捉的事，“我们快回去。”她返身往回跑。她最担心她们读的那些进步文艺书刊，若被搜去就会被当做危险宣传品，成为帝国主义捉人的借口，“我们那些书不能让他们搜到！”

她们回到宿舍，手忙脚乱地把新文艺书刊和小说摞在一起，却不知往哪儿藏。看看室内，放到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她想到了一个办法，把书刊用绳子捆成一捆，从窗口吊到楼下，再扔下去两件衣服盖在上面。他们会以为那是掉下去的晾晒的衣服，不会猜到那正是他们要搜查的书刊。

她们刚刚处理完书刊，一队巡警冲进来了，他们像土匪那样用枪对着她们，硬是把她和曼曼逼到阳台上，命令她们不准动，就像一群蛮横的强盗，把她们的用具衣物乱抛乱丢，枕头被子也不放过，抖来抖去，她们的课本也被肆意地乱扔，箱子翻得底朝天，书包手袋无一幸免，最后什么可疑的危险品也没搜查到，扬长而去。曼曼连连轻拍着左胸说：“好险好险，若不是你这个妙计，把书吊到楼下又盖上衣服，我们也要被他们捉去呢！”

第65节：谢冰莹全传(64)

冰莹看着眼前的一遍狼藉，眼里冒火，她突然举起拳头大声吼叫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列强！”

“别这么大声喊，这没用的。”曼曼走到她身边，伸手拢住她的肩，“让人听到了，正好来抓我们呢。”她把她拉到床沿上坐下，“不知他们为何要抓我们学校的人？”

“我们去问问。”她往起一站，“也不知都抓走了谁？”

她们把扔得遍地都是的东西简单地归了归位，就跑去找住在附近的教务长王独清。

王独清是陕西长安人，留学法国回来后，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发起组织创造社，曾主编《创造月刊》，被誉为创造社的大诗人。冰莹读过他的自传，她从他的《长安城中一少年》和《我在欧洲留学》中，了解到他留学法国是如何地勤学苦读，如何地与恶劣环境奋斗。她读过他的许多诗，认为他有拜伦一样的天才，有屈原一样爱国爱民的热情。他的诗，慷慨激昂，热情奔放，内容和形式一样的美，还特别讲究音韵和格调，他的每首诗都能朗诵。有时他写了一首得意的诗，不管是下雨下雪，他都要去找朋友，把诗朗诵给他们听，认真地听取对方的批评。他对学生们都很好，很多情况下，他都站在学生这边说话。

她们走进他家时，屋里已集聚了一些同学，大家正在谈论这件事。真真、元元也在。

原来事件的起因是法租界的电车工人罢工，法国人就归罪于艺术大学的师生。因为艺术大学办了所平民夜校，来上课的学生很多都是工人，学校里还成立有文艺研究社，演剧、出壁报，文艺活动搞得很活跃，就认为工人罢工是艺大学生鼓动的，巡捕房的侦探，就视艺大师生为反动分子，举刀向他们砍来了。

冰莹问有哪些人被抓。真真说："我听校役说，昨晚平民夜校正在开会，巡捕就闯进来了。平民夜校校长李特，见势不妙，一纵身就从窗口跳了出去，巡捕没有抓住他，只撕下一大块他的裤子。除他之外，所有开会的人全部捕走了。今早又捕去了许多老师和同学。你的朋友王莹也在其中，卡车开出校门时，我刚好碰上，我看到她在车上。"

"真的啊？他们为什么要抓她？"冰莹不解，巡捕为何要抓无辜的学生。

"这些帝国主义，还要什么理由！"元元愤慨地说，"莫须有呗。"

"我们得有人去打探一下被抓去人现在的情况。"王先生说话了，"找到逃出来的李特，商量一下如何营救被抓的人。"

"元元、真真，"冰莹像个侠客站起来响应，"我们去巡捕房探望他们。"

"好。"元元、真真齐声响应着她。

"我也去。"曼曼也站起来。

"走。"她一挥手，就率先走出来，又有了当司令的味道。

不知是抓来的人太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被抓同学们还关在一起，从镂花的铁围栏外就能看到他们关在巡捕房有铁栅栏的大统间。铁围栏外围观的民众议论纷纷，不知为何要抓来数十个艺大师生。冰莹挤到看热闹的民众中间，瞪大眼睛，寻找王莹和她面熟的同学。突然，他们中有人在大声质问巡捕："为何无故要抓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放我们出去！"伴之是群情激奋的抗议声。接着就传来巡警的吼声："肃静！肃静！""放我们出去！"抗议声浪更高了。冰莹见一巡捕手执水龙头，向同学们喷射过去，站在前面的王莹头上脸上都是水，浑身湿透。

"强盗！强盗！"她抑制不住内心愤怒，也大声喊叫起来："不准虐待学生！"

围观者中也有人跟着响应，他们也大声呼喊：“不准这样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

听到院外有人在声援学生，一群巡警挥舞着警棍扑了出来。元元和真真拉起冰莹和曼曼就跑。

如此冷的天，点水滴冻。王莹和同学们的衣服湿透了，还不冷死了。冰莹想到她受冻的滋味，急得不得了，她跟着同来的同学，边往附近的小弄堂跑边想如何去营救他们。见后面已没有人追他们，就商量起来。曼曼说：“我们还只有去找王独清先生，请他出面和我们一同去找校长，敦请学校当局出面营救。”

学校大门紧闭，大门上交叉地贴上了封条。门外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巡捕。往日欢声笑语的校园寂静无声。他们赶快转身回走。王独清说：“我们上校长家去吧。”

校长一脸的不高兴，他目光阴沉地说：“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侦探在四下寻找新的目标，学校也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王独清说：“抓走的不只学生，还有好几位教授呢，只有请您出面，呼吁社会各界营救。”

校长皱起了眉头。

“我们看到巡捕用冷水龙头喷他们，他们浑身湿透，王莹冻得大哭大叫。”冰莹乞望着校长，“校长，您不能不管哪！”

第66节：谢冰莹全传(65)

“我管得了吗？”校长的脸拉得更长了，“连这次已是第三次被他们搜查了，现在是帝国主义时代，我们住在他们法租界里来反对他们，自然要遭到他们的痛恨，我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允许我们开办学校，就只好关门呗！”

校长的这席话，对冰莹有如晴天霹雳，她原以为学校只是暂时被封，等学校当局出面交涉，就会开课的。没料到艺大从此不再开办了，要彻底解散了，她的读书梦又要破灭了。她悲愤之极，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何不能办自己的学校？岂有此理，强盗的逻辑！这都是因为中国太弱了，才如此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她和曼曼无精打采地回到清冷的宿舍。两人无语地对坐着，谁也没有心情说话，沉默像山一样压在她们的心上，气都要喘不过来了。

“冰莹，”曼曼忍受不了这窒息的空气，唤着她，“你算走运的，今天你若像往常那样早早到了学校，现在还不要和他们一样地挨冷水浇灌？”

“是呀，”她应着，“这得感谢我三哥，我到沪上漂泊半载，第一次接到他的信，他现在北平，就急着给他写回信。”她这时才想起来，信还没有寄出。就站起身，从书包里找出信，坐到桌边，“我得把今天发生的事也写上，让他了解我的处境。”

“唉——”曼曼长叹一声，“冰莹，你打算怎么办？”

“书读不成了，只有去做工呗。”冰莹一边疾书一边回答她，“你呢？”

“崔君天天缠着我，说云云已经离开了他，他只爱我一个了，要我到他那里去。学校关门了，我也无处去，就跟他走吧。”

“也好。”冰莹边写信边应着，“有情人能成眷属，是人生最大幸福。我祝福你。我们相处亲如姊妹，你走了，我会想念的。”

“我也很舍不得你，很担心你呢。”

“不用担心我。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那些被抓同学，学校当局不管他们，我们同学得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我的耳边老听到王莹在大哭大叫呢。”她的信续完了，她收拾好信，站起来说：“我们去找找同学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她俩先到霞飞路把信丢进邮筒，就往男生宿舍去。转过一个弄口，有人喊冰莹。她是文艺研究会的成员，小有名气，很多同学都认识她。她回过头，却没看到人，正在她东张西望的时候，有人从背后又叫了她一声。她转过身来，看到是一位写诗的发烧友，他小声地对她说：“李特让我告诉你们一声，他今晚要和几个人到你们宿舍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他说你们那里不太引人注意，比较安全。”

“好的好的！”她正想联络同学想办法去救王莹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她心里感到很安慰，李特没有只顾自己的安全，不管他们，她很激动，连忙回答道，“我们在宿舍等你们。”

夜幕降临之际，李特和几位学生会骨干还有总务处的老刘相继来了。最后来的是王独清先生。他们各自找个地方坐下后，就开会。李特主持会议，他说：“王独清先生已找过校长，看来指望学校当局出面营救被捕同学和老师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大家商量商量，如何去营救他们。”

冰莹和曼曼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他们经过不长时间的讨论，商量出初步营救他们的办法。第一步，先给在狱中的师生送食品和衣服进去，以免他们挨冻受饿；第二步，调查被捕者有没有朋友和家长在沪，通知他们联合营救；同时发动未被捕的同学立即进行募捐运动，以便请律师出庭辩护。

冰莹、曼曼、真真、元君和同学们上街募捐。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支持下，同学们陆续获救了。曼曼也离开了上海，跟她的男朋友走了。爱果初尝

冰莹独自一人喝着凉水在冷寂的宿舍读书，饿得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就去找她那些穷哥们，瓜分一点他们的食物。如果他们也饿得

嗷嗷叫的时候，她就到孙伏园先生那里蹭一餐。

冰莹又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了。眼睛看不清书上的字，心里阵阵绞痛，自来水再也抵挡不住饥饿这条恶蛇了，她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走到孙先生家。她一来，孙先生就知道她是饿到极限了，慌忙从饼干桶里拿出一叠饼干，放到她面前，又给她冲一杯牛奶，先解她的饥饿。

她对孙先生感激地一笑，端起牛奶喝了一口，“真是仙汤哪！”她在心里这样说，就嚼起饼干来。

“慢一点。”孙先生爱怜看着她，“唉——谢小姐呀，你这样可不行呀，你这是摧残你年轻的健康哪！”

“我身体好着呢，没关系。”

正在这时，邮差来了，把一摞书刊放到桌子上，又拿出一封信要孙先生签收，补充地说：“是封请您收转的保价挂号信，是从北平来的。”

第67节：谢冰莹全传(66)

“是我三哥请您转给我的信吧？”肚子里有了一点东西，冰莹又活了，她往起一跳，像抢一样把信拿到手里，她就在想，三哥知道她的学校被封闭，知道她正在与饥饿搏斗，不会不管她的。她以最快的速度撕开了信，她没有料到，三哥给她寄来了一张三十块的汇票。这真是雪中送炭！冰莹激动得欢跳起来说：“孙先生，我三哥给我汇钱来了。”她紧紧攥住汇票，对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来说，三十块钱可是个大数呀！血浓于水，到底是同胞兄妹呀！泪水禁不住就溢了出来，竟然忘了去读信。

“哟，赳赳女兵哭鼻子啦！”孙伏园诙谐地说，“英雄有泪也要流啊。”

她破涕一笑说：“让孙先生见笑了，笑我这个穷得出入无完裙的人没见过钱吧？”

“不是不是，我是想提醒你还没看你令兄的信呢。你该看看他汇钱给你是做什么呀。”

“哈哈，”冰莹自嘲地笑了，“我这真叫见钱忘信呢。”她一目十行地读完信说：“我哥叫我立即到北平去补习功课，好预备暑期投考女师大。他说他可以担负我的读书费用。”

“好啊！”孙先生高兴地说，“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哥哥。”

她迟疑了一会说：“我有些不想去北平。”

“你这人真怪，为了读书你忍饥挨饿，吃尽苦头。现在你三哥愿意供你读书，你又不愿去。到北平去多好呀，有你三哥在那里，有人照顾，我也放心呀。”

“我不是不想去读书。”冰莹苦笑了下，“我是舍不得上海，这里汇聚了这么多的新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只要想读书，街上书店就能找到想看的书，这里是新文艺的天地。我有很多朋友在这里。”

“北平是‘五四’新文艺的发源地，那里也有新文艺家。去吧，你这样热情向上的青年，到那里也会朋友如云的，有你三哥在那里，你起码不会挨冻受饿。”

她想了想说：“您说得很对，我去北平。”她就告别了孙先生，到银行兑钱。她买了两根法式棍子面包带回宿舍，就给三哥回信。写完给三哥的信，又给符号写，她告诉他，她要去北平升学。

一周后，三哥的回信来了，他说，有位童先生不久也要去北平，叫她跟他一同北上，以便路上相互有个照顾。并附了封他给童先生的信，叫她去找他。

她着手准备北上。符号来信一向很勤，几乎两三天就给她写封信。可她这封信寄出后，她就没有收到他任何信函。除去他们失去联系那些日月，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她的心情不由紧张起来，他是军人，不会出什么事吧？正当她为他担忧的时候，他拎着军人的行囊，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莹，我来啦！”有那么一瞬，她还以为是梦，瞪大了眼睛，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莹，怎么啦？”行李从符号手里滑脱到地上，他一下抱住了她，“我是号呀！”

“怎么会是你？”她还有些不相信这会是真实的他。

“怎么会又不是我呢？”他把他的嘴唇凑到她的唇上，她这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不是梦幻，抱着她的是真真实实的他，她日思夜梦的那个人。惊喜的泪水从她眼里滚了出来，她搂紧了他，“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啊？”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的信你收到没有？我就要离开上海到北平读书去啦。”

“就是你这封信，促使我辞去了军队里的差事，我要跟你一道北上，我要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愿和你分开了。”

“真的？”

“当然。我太爱你了，我害怕再次失去你！”

“我的心从未离开过你。……”她的话未说完，符号的双唇就紧紧堵住了她那哆嗦不已的双唇，两人就那么站在敞开的门内，热烈地狂吻起来。

自从曼曼回到了她男友的怀抱，离她远去了，偌大的宿舍，越发显得冷寂空洞，她像一个被放逐到荒野的人，突然听到歌声，见到了亲人那样，抓着亲人久久不放。他们越吻越狂热，越吻越激情，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挪到了床边，两人就在敞开房门的室内，扭在了一起。两团烈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烈，烧毁了男女间那道樊篱，走进了极乐世界。别样婚礼

1929年5月30日，她和符号从上海乘坐海轮北上天津。冰莹没有拿着三哥的信去找童先生。

数年苦恋，第一次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们相依相偎在铺上，回忆他们西征途中红叶传诗的浪漫故事；他们手牵着手，在甲板上散步，互诉离别的思念；他们依着舷栏，眺望着大海，忘情在二人世界中，就像出入于无人之境。辽阔的海洋，在他们的心里，是无边的蜜液。夏日灿烂的阳光，深情地亲吻海鸥的翅膀，他们的自由灵魂在展翅翱翔，他们感觉航行在蜜海上，那幸福无以描绘，那快乐无边无沿，未来在他们心里就是那金色的骄阳，幸福的波浪。他们一路都在憧憬美好未来，描绘希望的图画。

第68节：谢冰莹全传(67)

他们只在天津作了短暂的逗留，就坐快车到了北平。

冰莹的三哥在训政学院工作。在她抵达北平之前，就为她在河北省妇女协会订好了住处。符号把她送到河北妇女协会，刚住下，冰莹的三哥就来了。冰莹给三哥介绍符号说："我军校的同学符号，他和我同船来的。"她还不想让三哥知道他们的关系。

三哥向符号伸出手和他握了下，礼貌地说："谢谢你沿途照顾我妹妹。我们一起吃餐饭吧。"

符号有些腼腆地说："三哥您不用客气，我有个弟弟在东城区，我上他那里去。"

"那也好。"三哥没有坚持留他。

"我送送你。"冰莹跟着符号走出房间，就攥紧了他的手，"我没有把我们的关系跟三哥说，你没生气吧？"

符号对她温情一笑说："我理解，也得让他有个接受我的过程。"

"你很善解人意。"

"谢谢。"冰莹把他送出妇女协会的大门，"你何时来看我？"

"明天。"

"好的。"她深情地看着他，"问你弟弟好。"

冰莹送走符号回到房间，三哥就问她："符号比你小吧？"

"是的，很像我的小弟弟吧？"

"你和萧明离婚是不是为了他？"

"哥！你说的太难听了，我跟萧明没有同房，算什么离婚呢？"冰莹在三哥面前撒起了娇，"我跟你说了，他是我的同学。"

"一般同学？"三哥斜睨着她，"有那么巧，和你同船北上？因为他陪你北上，你才没去找童先生？"

她摆了下头说："我又不是三岁女童还要个保姆？"

三哥没做声了。冰莹收拾好床铺，三哥就说："我们吃饭去，不知他们这里的伙食如何，我们去看看。"

妇女协会是个进步妇女组织，他们办的这个寄宿舍，也是为了给外出求学工作的女性，提供临时住处和膳食服务，收钱不多，非营利民间机构。三哥为她买了餐券，叫她找个位置坐下，就去窗口选菜。兄妹俩相对而食，边吃边谈，三哥要她安定下来后，就温习功课，为报考女师大作准备。她连连点头。她向三哥打听父母和大哥的消息。她叹口气说："他们一定对我非常失望，认为我败坏了门风，给他们丢了脸。我对不起父母，他们是爱我的，我也非常思念他们。"

"既然你已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就发愤读书吧。"

"哦。"冰莹突然像个乖乖妹了，"我一定要考上师大，决不让你感到失望。"

餐厅的食客越来越多，他们吃完了，刚起身站起来，这时，突然有人叫了她一声："谢冰莹！"

冰莹惊异地抬起头，这里还有谁认识她呀？一个个头不太高，一身书卷气的年轻女子向她走来。她只约略迟疑了下就认出了她，"小鹿！"她惊喜地向她扑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她，"真不敢相信，我一到北平就遇到了你，太高兴了！"她放开她，对他三哥说，"这是小鹿，陆晶清女士，著名的女诗人，我在武汉军校时认识的好朋友。"又对她说，"这是我三哥。"

"久仰久仰！"三哥伸手与她相握。

"你好。"

"小妹初来北平，请陆女士多多帮助小妹。"

"令妹才华横溢，"陆晶清认真地说，"你可别小看了她，他日她的影响肯定在我之上！"

他们三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们都吃好了，你一定饿了吧，快去吃吧。"冰莹心里快乐无以言表，"我就住在这里。"她把房号对她说了，"你吃完饭，到我住的地

方坐一会，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等你。”

“好，好。”

“再会！”她对她摆摆手。

三哥陪冰莹回到宿舍，就说：“还缺什么就对我说。”

冰莹连连摇头，她心里想，不饿肚子，有书看，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有事就到学校来找我，好好预习功课。”

“嗯。”

“那我回去了。”

冰莹把他送到楼下，目送着三哥离去的背影，心里涌上一缕对三哥的感激之情，她的眼睛不觉潮了。

不一会儿，小鹿就来了。两人又搂又抱，小鹿说：“这几年，怎么没有一点你的消息，像蒸发了的水蒸气似的，无影无踪了。”

“唉！一言难尽哪！”冰莹将她这三年来坚持不懈与封建主义斗争和如何逃到上海的经历一口气对她说了。

“你太了不起了！”小鹿对她竖起大拇指，“你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反抗封建婚姻的勇士！”她感叹地说，“封建主义只有坚持不懈的斗争，才有可能战胜。你何时来的？”

“今天哪！”

“今天？这么巧？”陆晶清兴奋地说，“我很少到这里吃饭，今天刚好在附近采访，回去吃来不及了，就走到这里来了，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你，真太高兴了。你怎么会突然来了北平？”

第69节：谢冰莹全传(68)

“我三哥叫我来补习功课，让我报考女师大。”

“好呀，”小鹿说，“我也在女师大高年级就读，我现在帮《民国日报》主编副刊，就我一个人在忙，又撰稿，又编稿，还要外出采访，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你来给我帮忙吧，我们两个人来编，好不好？”

冰莹迟疑着。她来北平是为了预习功课考女师大的，去编报纸就要影响复习功课，她有些犹豫，但她是个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她不愿对任何朋友的求助说“不”的，何况是小鹿？再者编副刊对她的写作也有提高，多开点夜车，也误不了复习功课呢。她满口应承道：“好。”

“你准备何时来报社？”小鹿紧追不放。

“我想先熟悉下北平城吧，我刚来，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这样好吗？”小鹿想了下，“明天我来领你出去走走，你不是要考女师大么，我带你去看看红楼。”

“红楼是哪里呀？”

“红楼就是北京女师大的别称。”

“太好了！”冰莹快活地叫起来，“明天我等你！”

“好。”小鹿站起来，“我那个采访还没结束，我还要去继续完成。”

“我送送你。”

小鹿没有推辞，两人挽着手走下楼去。走到大门外，小陆站住说：“不用再送了，你今天才来，回去歇歇吧。”

“好的。”

冰莹目送着她身影远去，消失在路边那棵国槐浓密的枝叶中。她转过身快活地哼唱起一首流行曲子，一步两个台阶上了楼，回到了她那间小屋里。她像所有的女生那样，先打扫卫生，把一桌一椅和一面玻璃窗，擦拭得干干净净，就开始布置她的小天地。她从小箱子中拿

出她喜欢的小玩意儿，题了诗的枫叶、玉兰叶和无名的叶子，酷似动物的小石头，干枯的花朵，画报上剪下来的美人照和风景画，还有王莹送她的草编的紫红小盒子。这都是朋友们送给她的纪念品，每一件小玩意儿都是一个旖旎的故事，一则友情的诗篇，那些美丽的叶子，是符号夹在书里信里寄她的，那些像抽象动物雕塑的小石头是徐名鸿送她的，他是她的初恋，他不赞成她喜爱文学，致使她逐渐远离了他，他们多年不通讯息了，也不知他现在何方，她曾经是那么爱他，他英俊倜傥，他却要她远离文学，伤了她的心，但他美男子的影像有时会突然在她心头一闪。那些画片都是王莹在长沙那会寄给她的，她最后见到她还是在巡捕房外，后来她获释了，也不再住在原来的地方，她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离开上海前很想找到她，可她没找着，不知她现在情况如何？静下来的时候，她常常忆起她，她送的那件薄薄的小棉袄，她还带在身边呢。她看过她在学校舞台上表演的话剧，她很有演剧天分，她很想念她。她在小桌上摆上这些小玩意儿，就像和他们在一起呢。她弄好这些，就开始写从上海到北平沿途拉下的日记。

六月初的北平，天气不算很热。几天的海上生活，她和符号情感一天比一天炽热，就像山泉那般从她的笔尖流泻到日记本上，她写得如醉如痴，忘了太阳已从窗口移到院内那棵高大国槐的树梢，黄昏的脚步在慢慢走近来了。

“莹。”符号悄悄走到了她的身后，轻轻地唤了她一声。

她吓了一跳，惊讶地扭过头来问：“你不是说明天来嘛？”

“弟弟要我来请你去吃晚饭。”

她抬头望望窗外的天说：“东城区，赶不及吧？你就在我这里吃好了。”

“我弟弟在家准备呢。他想见见你，要我一定把你请去。”

“那好吧。”她合上日记本，“第一次去吃饭，空着手有些不好意思。”她又迟疑起来。

“没关系的。”符号拽住她的手，往门外拉，“上自己兄弟那里，要带什么东西？”

她锁上了门，跟他来到电车站。等了好半天，才有辆车来。到他弟弟家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下来了。

符号站在她一起，显得比她小多了，他的堂弟看上去更像个小男孩，可他在北平工作好多年了，显得比符号成熟老练。他系着条围裙，乐呵呵地跑里跑外，热情地叫着冰莹嫂子，叫得冰莹羞得面若桃花。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又不能说什么，只好用眼睛看着符号。符号趁弟弟进厨房去了就搂住她小声说：“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本来就是嫂子吗，这是他对你的尊敬和礼貌的表现呢。”

“嫂子？多难听！”她爱嗔地推开了他，嘟着嘴，“我何时嫁给你啦？”

“嘿嘿，”他狡猾地一笑，“只是没用花轿抬。”

“你，”冰莹捶了他一拳，“你好坏呀！”

弟弟像变戏法似的，一下端出了好几个菜。有从外面买来的酱猪蹄、卤鸭翅，有炒青菜、炒鸡蛋，还有一大碗肉片冬瓜汤。除了白面馍，还有米饭。又端上来一小茶杯酒，分别倒在他们三人的饭碗里。

第70节：谢冰莹全传(69)

冰莹倏地有了回到家里的感觉。这都是她最爱吃的东西，漂泊沪上，常常饥肠辘辘，不饿肚子就是幸运，哪见过这么多美味摆在面前呢？进门时的尴尬和不自在，立时消散了，她第一个端起酒碗，举到主人面前，亲切地说："谢谢弟弟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美味佳肴，我敬你。"

"没菜没菜，"他慌忙端起酒，"嫂子太客气了，应该我先敬你。"两人碰了下碗，喝了一口，"我哥在信里不止一次跟我说到您，说您是才女，说您的诗写得好，说您的心地好，……"

"嗬嗬，"冰莹开心地笑了起来，"你哥吹牛呢，你也当真？"

符号又嘿嘿一笑说："当他知道你还是个雄赳赳的女兵后，对你崇拜得不得了呢。老弟，是这样吗？"

"我哥说的一点不假。我知道您也来了北平，高兴得不得了，就想找个由头跟您认识，就要我哥去请您来吃饭。"

"啊，原来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哟！"不觉中，冰莹和他弟弟已没有了丝毫隔膜，她开怀大笑，"要罚你一杯。"

"没酒罚了，对不起，嫂子。"他装出一副沮丧的表情，"我听哥说，您能喝酒，"他把自己的碗翻过来给她看，"就给您多倒了一点。"

"谁说我会喝酒呀？"冰莹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情态，虎着符号，她把酒碗伸过去，要往弟弟碗里倒。

"不不不，我不能喝，好嫂子，您就饶了我吧。"

"那好，我就代你喝了吧。"她一口干了。她的食欲大开，也没觉得嫂子这个称呼刺耳难听，她就像与他是多年不见的姐弟，反客为主了，不停地给他兄弟搛菜，那餐他们吃得很欢，冰莹大快朵颐。

待他们吃完饭，他家的小闹钟已打九点了。"哎哟，不早了！"冰莹立即站了起来，"我要回去，晚了，怕没电车了吧。"

“您就别走了。”弟弟挽留着她，“别看我这屋子不大，有两间呢。能住得下的。”

“不，我回去。”她就往外走。

“我们送您。”他兄弟俩相跟着出了门。他们来到电车站，站头上空无一人。一看站牌上的班车时间表，末班车的时间已过。

“啧，”冰莹有些着急地说，“怎么办？”

“怪我饭做晚了。”弟弟自责起来，“误了嫂子的车。”

“瞎说，我们来时你饭就做好了，要怪就怪我自己，这么晚来作客，说起话来又没个完的。”冰莹自找台阶，“好吧，人不留客车留客，我只好在你家住一夜了。”

“太好了。”弟弟喜形于色，“哥，你比我更高兴吧？”

符号又是嘿嘿一笑。他当着弟弟的面，勇敢地挽起冰莹，“今晚就算我俩的洞房花烛夜吧！小弟，你就权当我们的主婚人证婚人好吗？”

“好呀！嫂子，我真太高兴了！”他从她左边挽起冰莹另一只手，开心地说，“哥，没有花轿让嫂子坐，我俩就做一回轿夫，把嫂子抬回家不好吗？”

“这个想法很浪漫！”符号激情横溢地诵起诗来，“我亲爱的新娘，我美如仙子的新娘，快莫辜负这良辰美景，上轿吧！”他和弟弟把她凌空架了起来，“路灯在微笑，送给我们光明；星星对我们微笑，眨着快乐的眼睛；槐树在向我们挥手，向我们挥动着祝福的枝叶。啊，我的新娘，我美如仙子的新娘！我们虽然还一无所有，但我们有梦有理想，我们年轻，我们奋斗，我们追求，我们进步，我们什么都会有！”

小弟应和着：“什么都会有！”

冰莹应和着：“什么都会有！”冰莹和符号唱起了黄埔军校的军歌：

……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切毋

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他们激情的歌声感染了夜色，振奋了他们自己，震撼了寂静的胡同，有人推开了窗子，望着他们。冰莹听到有人骂了一声："三个神经病！"

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就是神经病！"

这就是她和符号的婚礼，冰莹就这样当了符号的新娘，没有鼓乐，没有婚宴，没有来宾，浪漫而新潮，弟弟那间小屋，就是他们的新房。他俩却感受到了特别的青春激情，别样的幸福。激情北平

第二天一早，两兄弟就把她送上了电车，她要和小鹿一同去看红楼，考进女师大，是她此次北平之行的大目标。

小鹿陪她到石驸马大街参观师大。这么漂亮的大楼，冬天还有暖气，寝室很大，窗明几净，一间住四人，真太舒服了，若能考上，真是幸福！她激情澎湃，想到当代绝大多数的才女，都出自红楼这个摇篮，她决心一定要考进去，让红楼之光沐浴她营养她。参观过红楼，她又去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八达岭长城，中华文明之光，给了她强烈的震撼。她开始到《民国日报》上班，她和小鹿轮流主编副刊，为了工作方便，她在妇女协会只住了一周，就搬到《民国日报》去了。三哥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坚决反对她去编报纸，说那会影响她考女师大。他说："你真糊涂，我让你到北平来是做什么的？是要你投考女师大，你不温习功课，去做什么编辑，你若考不上，我就只好给你买张船票让你回上海，流浪去。"

第71节：谢冰莹全传(70)

她很感激三哥，就解释说："三哥，你不要生气，我和小鹿每人发三天稿，一周还有四天时间，影响不了我复习功课。我会用功的，决不辜负你对我的希望。而编副刊，我还可以多学些东西，多认识些作家，也有机会写些文章，有点收入，还可以减轻你一些负担。"

"唉——我知道你个性强，我也说服不了你，你自己掂量着轻重吧。"三哥严肃地看着她，"我再重复一次，你考不上女师大，我就没法帮助你，你只能回上海过流浪生活去了。"

"我知道。我一定努力的。"

可她并没有把心全放在功课上，她初做编辑，要采访，要撰稿，要改稿，又处身在新婚激情之中，还得忙里偷闲到符号弟弟的小屋和符号相聚一次。没多久，符号告诉她，他在天津招商局找到了份工作。她很高兴，那天，她住到了他弟弟家，他们缠绵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把他送上了去天津的快车，相约星期天见。她和小鹿为了把副刊办得更好，扩大它的影响，她们仿效刘半农和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的作法，就"男女应否平等"为题开展讨论。她和小鹿以各种笔名，站在不同的立场，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打起笔墨官司，一方赞成男女平等，一方反对男女平等，讨论得非常热烈，产生了强烈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

有一回，她和小鹿去访问周作人先生，想请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周说："你们刊过一个叫格雷的文章，那人的思想太守旧了，处在二十世纪时代，还提倡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他不知道格雷是冰莹的又一个笔名，冰莹连忙趁机说："周先生能否就此写篇驳斥格雷的文章？"

周作人一口应承下来，几天以后她们就收到了他的文章。冰莹拿着周先生的文章对小鹿说："我们把周先生骗了，他上我们的当了。"

两人为之捧腹大笑。那场笔墨官司，持续了很久，很多人参加进来，打得很有趣很热闹。

可好景不长，一个半月后，不知为何，《民国日报》停办了。她又搬回到妇女协会。住在妇女协会，她也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到预习报考的功课上，她的心被那些新文艺书籍吸引着，一有空就往书店跑。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一家叫做“喇叭”的文化书店，专卖新文艺书籍。她常常捧着一本书就不放，有时见到非常喜爱的书也买一两本。有一回，那个三十来岁的男店员，拿着一本大红封面的《从军日记》向她推荐说：“小姐，买这本吧，它是一个女兵写的，她很勇敢，值得一看。”

她摆了下头说：“女兵，我不想看。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何况她是个女人？”

“你的思想太落伍了，小姐，如今时代不一样了，好男好女都要去当兵，保卫国家民族呢！”

“谢谢你的开导，可我今天没带钱，下次再来买。”后来，他知道了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成了好朋友。

三哥几次来问她复习得如何，她不好说她对那些生记硬背的东西不感兴趣，只唯唯地应着，以“一定用功”来应付三哥。有天三哥在绒线胡同“且宜”请她吃饭，又一次提醒她：“现在副刊不编了很好，但不能整天跑书店，考不取我就没法帮你了。”

她说她知道。

她是个重情厚谊的人。尽管她有符号，但也没忘记曾经那么热恋她的战友谷万川。初到北平，她就打听他的情况，只知道他在北师大读书。一来她太忙，二来她怕她和符号同居的事给他更深的伤害，没去看他。当符号去了天津，《民国日报》又停办了，在复习功课之余，她又想起了万川，他好么？有一天，她在去书店的路上，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觉得很像周铁忠，加快步伐赶上去喊道：“周大姐！”

她并不知道周铁忠在去考军校之前，就已是地下共产党员，军校就是因为有很多她这样的共产党员，才被国民政府下令解散的，她也不知军校解散后，周大姐和三十多名女兵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果然是周铁忠，她回过头也认出了她是谢冰莹。她们向对方快步走来，两人热烈拥抱，互致问候。周铁忠问冰莹：“你何时来北平的？”

“我来了两个多月，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女师大。你呢？”

“我刚刚到。”

“你住哪里？”

“还没找到合适的住处呢。”

“我住在河北妇女协会，”冰莹热情地说，“我一个人住，房子是小一点，你就跟我住一块吧。”

“好呀。”周铁忠就住到她那间小屋里来了。她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就像亲姊妹一样。她们谈军校的同学，冰莹跟她说她和符号的感情，正像春花开放；说她们都熟悉的同学魏中天，说他回故乡参加农民运动去了。她们说到谷万川，冰莹说与他早就失去了联系，只知他在师大读书，还没抽出时间去看他，她俩就一起去师大找他。可她们没有见到万川，但听到了他不幸的悲剧故事。他很有艺术才华，在师大艺术系他是冒尖的才子，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位也学艺术的周小姐，死追着人家不放，以致精神失常，周小姐害怕他，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他就去砸周家的房子，砸烂了人家的玻璃窗。不久，被送进了疯人院。她和周铁忠都很为万川难过。周铁忠在她那里只住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去了天津。冰莹也考取了女师大。

第72节：谢冰莹全传(71)

后来她才知道，她险些因为自己的不羁性格名落孙山。

她的国文成绩考得最好，英文数学历史都考得不错，惟有地理课只得了四分，这四分还是那位坚持要不录取她的老师送的。

只考四分于她是从未有过的耻辱。地理试卷发下来时，她一个题目也答不出，她的邻座小姐也悄声跟她说："老师怎么出这样的离奇题目？"

她回答她说："世界地理，问这么偏僻的题，不是难为我们吗？"她就在试卷上写道："您出的题目太偏了！例如您考中国地理，出中国的'五岳'，或问湖南有什么大山？一定答'衡山'。但您要出'岳麓山'在哪一省？没有到过长沙的人，他一定回答不出。老师的地理题目，范围太狭小了，对不起，我只好交白卷了。"

当时她只是凭一时之胆气，在试卷上乱写一气，根本没去想这对她要产生无法弥补的后果。后来她才听说，在开录取新生会议时，地理老师坚持不同意录取她，说："还没考上就这样放肆调皮，居然敢教训起老师来，将来进了学校还不要打老师么？"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先生喜欢上了她的作文，他说："她是报考国文系的，不是史地系，只要国文好，就可以录取。"是他的据理力争，她才有机会走进了女师大，实现了她的红楼之梦。爱恨之痛

冰莹初进女师大那个学期，是她人生中的一段最快乐阶段。学校不收学费，三哥承担了她的膳食费、书本费和零花钱，她不用为吃饭买书过日子而忧虑，她的功课很好，她的作文常常受到恩师黎锦熙先生的表扬，她的朋友很多，是师大的活跃分子。符号每周末从天津回来，和她在弟弟的小屋里相聚，有爱人，有朋友，在经济上有三哥接济，她觉得过的真是天堂的日子。可这样美好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大约在她入校二个月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四肢无力，继之心里不好受，常常恶心呕吐。凭她的知识，她知道是怀孕了。虽

然这个孩子是来得早了一些，对她的学习是个威胁，她不想这么早就做母亲，可已没办法阻挡了。想到这是她和符号爱的结晶，她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她的肚子一天天在长，她的腰身在逐渐变粗，可她还是没敢把她和符号结婚的事告知三哥。是怕三哥知道后骂她，断绝对她的经济资助，还是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信心，她自己也说不清。但她没有料想，她的幸福生活已经面临着威胁。

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三哥来把她约出去。虽然她还没有向三哥正式公开她和符号的事，但她已觉察出三哥早就知道他们在同居，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她也感觉得到，三哥也知道她怀孕的事。上两次三哥带她出来吃饭，点的菜，都是酸辣的口味，她就觉得，三哥没有道破，只是为了她的面子。她仍然没敢跟三哥说。

他们来到“且宜”餐馆，三哥叫了个火锅。她以为这次三哥请她，也只是为她改善营养。自她到北平后，三哥一直关心她，不但供给她读书的费用，还给她做了件呢子大衣，她很受感动。想起在上海挨冻受饿的那段日子，对三哥更是心生感激，也就更不敢把她和符号结婚又怀孕的事对他讲了。她举起筷子就吃，也没去多想别的事。三哥也没说话，气氛有些沉重。她以为三哥要开口教训她，心想，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虽然在大衣的遮掩下一时还露不出马脚，以后再见三哥想遮也遮不住了，与其瞒不了他，还不如现在对他说了，他是哥哥，大不了挨顿臭骂。她鼓足勇气刚想说时，三哥放下了筷子，郑重其事地叫了她一声：“小妹，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三哥的学校宣布停办了。”

她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他问：“为什么停办？”

三哥沮丧地摆了下头说：“我也不知道。”他约略停了一会，低下了头，“看来在北平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已写信给大哥了，准备回湖南去找个教职，你上学的费用，我无法再承担了，你得自己想办法。”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她炸晕了。失去三哥经济上的支持，她的书还能读下去么？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心里很乱，一时没有了主张，不知说什么好。她耷拉着脑袋，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哥，你何时回湖南？"

"就在这两天吧。"

她的眼睛倏然红了，她使劲地把菜往火锅里夹，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没有了三哥的经济支撑，她像个还未学会觅食的小鸟，随时都有可能饿饭受冻，再过六个月，她的孩子就要出生，符号比她年纪还小，他在天津的工资收入，也仅仅维持他的生活。想到这些，她心里就有种大厦将倾之感。但她很快从这种惶恐中走了出来，她从乡下逃出来，原本就没有想过要依赖家庭，她走出这一步，心里早就有了吃苦和与困难作斗争的准备，她已二十四周岁了，是成人，理应自己养活自己。她这样一想，觉得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她没有让眼泪滚出来，而是勇敢地抬起了头，望着三哥说："三哥，我很感激你，让我过了半年多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半年，你让我享受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人，理应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我对你永远心怀感激。"她尽力克制着心里的激动，笑了笑，"哥，你不用担心我，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我手里还有笔，我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我的孩子。"她微微低下了头，"哥，很抱歉，我没在初到北平的时候，把我和符号秘密结婚的事告诉你。不是要瞒你，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有了丈夫，还要哥哥你养活。符号比我小，在军校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感情，但我怕家里不承认我和他的婚姻，也怕你骂，才没敢跟你说。"

第73节：谢冰莹全传(72)

“妹妹，”三哥做了个苦笑，“我不怪你。你虽没说，我从他陪你从上海来北平就看出了端倪。我也是年轻人，我理解，不会像父母那样封建，你们的情感发展到了那个程度，我不会说什么的。只是你们还太年轻，还没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庭，你已怀上了孩子，又想读书，作为你哥，我心里总有些放不下。”

“哥，”她从火锅里夹了一筷子菜放到三哥面前的瓷盘里，“符号很有才华，思想进步，他会一天天长大的，也会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的。我可以写文章，还可以到中学去教课，养活自己和孩子，应该不成问题。你就放心吧。”

“能这样当然好，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就回长沙来，有我和大哥在，饿不了你的。”

“哥，不会走到那一步吧？”她嘴里不肯应承，心里却有些拿不准，也许真有走投无路那一天，不得不去求助于家庭的帮助。她说：“你走了，我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呢。别担心我。”

她说的朋友就是她经常来往的进步作家们。他们中大多是她师大的老师和同学，还有编辑。跟她走得近的，有教她西洋文学史的老师孙席珍，作家庐隐、潘漠华、李俊民、段雪笙、杨刚，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文学、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前途的认识和看法，形成了一个文学圈子。她很积极地参加他们这个圈子的活动。

三天后，她把三哥送上了火车。回来的时候，在校门外碰到正来找她的周铁忠。她们有半年没见，她热情如火地拥抱着她问：“周大姐，你何时来的？”

“我刚下火车，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冰莹略微想了下说：“这样吧，你住到符号弟弟家去吧，那里有间小房子，是他弟弟让给我和符号住的。我住学校宿舍，符号也只星期天回来一次。”

“这当然好，就不知他弟弟乐意不乐意。”

“没问题，我跟他说。”她一手挽起周铁忠的手，一手提起她的行李，“我们现在就去。”

“好的。”周铁忠从她手里夺过提包，“我自己拿吧。”

“你在天津见到符号没有？他在天津用的名字叫符业奇。”

“我和符业奇经常见面，他知道我要到北平来，就让我来找你。”

“啊。”

她俩转了两路电车，冰莹嘱咐周铁忠记住路线。

符号的弟弟上班去了，冰莹有进门的钥匙，进门后她说：“只是房间太小了，又很黑。”

“有个地方住就很好。”周铁忠想到她要占着她和符号的小爱巢，就有些不安地说，“符号回来时我就让出去。”

“不用不用。”冰莹安慰着她，“你就安心地住在这里吧。”她把她的提包放到她和符号的小窄床上，“只是吃饭的事需要你自己解决了。”

周铁忠自嘲地一笑说：“冰莹，我也不用瞒你，我在天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已是身无分文了。你能不能借我几个钱？”

尽管冰莹正为失去三哥的经济支持而着急，但她还没有山穷水尽，她连忙说好，就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钱递给她说：“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别介意。”她并不知道她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她的本性就是这样，愿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同学什么都舍得。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愿看到朋友饿饭。她担负起了资助周铁忠的担子。

那个星期天，符号从天津回来了，这时他已失去了招商局的工作，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家北方书店里当伙计。她也回到他的堂弟家里。周铁忠外出未归，弟弟对他们说：“周大姐有时整天不回来，有时一整天都在家，她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我做饭，她人很好。只是有时整夜不回，天亮始归，白天睡觉，有时半夜回来，我不好问她去了哪里，她也从来不说。”

符号放低声音对他们说："我在军校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共产党员，我想她来北方是负有革命使命的。她在天津因为在工人中开展活动，被反动军警盯上了，才秘密到了北平。"

"啊！"冰莹这才知道了周大姐是担负了革命使命的人。她说："我们都要帮助她，护卫她的安全。"室内只剩下冰莹和符号的时候，冰莹才把三哥学校停办，三哥已回长沙的事告诉丈夫，"从今往后，我再也依赖不到家庭了。号，你快做爸爸了，我们的爱已结果子了，很快就要成熟了，你也得和我一道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啊。"

"嗯。"符号抱住了冰莹，"我一定努力，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他告诉她，他正在酝酿以周铁忠大姐的革命经历为素材创作一部长诗，"我要把这部长诗的版税献给我的爱人你坐月子。"

他的激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冰莹，她激动地说："周大姐是位了不起的革命英雄，我等着读你给她写的诗传。"她又担心他为她的今后生活担忧，安慰着他说："三哥虽然走了，但他在临走前还给了我这个月的吃饭钱，我的朋友多，我多写点文章，为生孩子积几个钱，你不用太为我担心。"

第74节：谢冰莹全传(73)

这之前，他俩之间发生过一场误会。

那是今年（即1930年）春节前四天的上午，冰莹刚刚下课，传达室的工友给她送来一张会客单，她一看来客的签名是徐名鸿，不由吃了一惊，自那年武汉火车站与他分别后，他们彼此就失去了联系，他怎么会突然要来见她呢？他是个美男子，她曾经热烈暗恋过他，他也非常爱她，给她写过文情并茂的情书，可现在她有了符号，他们爱的结晶已经形成，她不能再爱他了，她去见他，很怕增加他的痛苦，如果不去见他，她又有些不忍。会客单上写着他是从广州来的，从那么遥远的南国而来，如果她连面都不去见，不但说不过去，也太无情了。她是个爽朗、直率、坦荡的人，难道不能成为情侣就不是朋友么？既是朋友，就应该友好地对待他，她只稍稍犹豫了一瞬，就拿着会客单去了会客室。

徐名鸿见她走进来，起身迎上去。她大方地向他伸手问好。

“你好！”他握着她的手说，他刚刚打听到她在北平女师大的消息，就立即经香港北来看她。在香港时，朋友告诉他，说她和符号已经结婚，都快要生孩子了，劝他回去，说他来了要打乱她平静的生活。“我太想念你了，还是来了。”

两人刚刚坐下，就谈了这么几句话，符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他们是从天津坐同一趟火车到北平的。冰莹很感意外，她太了解符号，他对她时时不放心。怕他心生误会，以为她还爱着徐名鸿。因为他知道他们间曾经有过的那段爱情。为了大家不致尴尬，她连忙给他们作介绍，“这是徐名鸿，这是我爱人符号。”冰莹大大方方地说，“我记得你们在武汉见过，没忘吧？”

“是的是的。”徐名鸿向符号伸出了手，“你好。”

“好像见过。”符号礼貌地握了下他的手，“你好。”

这时会客室又进来了客人。“真是太巧了，我也下课了，”冰莹说，“我们难得碰到一起，我请你们吃饭去。”

“我请，我请。”符号勉强地说。

“你们俩都不要客气了，”徐名鸿说，“我在这里读完了大学，北平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请你们两个。”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冰莹爽朗地说。

他们一同出了校门。冰莹知道附近的绒线胡同有家四川馆子“且宜”酒店，三哥常带她来吃，她的那些朋友也常在这里聚会，菜做得很好，清爽可口。她领着他们走了进去。

三人选了个安静的席位，边吃边谈。冰莹见他们像朋友一样在随便谈话，看不出他们彼此怀有敌意，她那颗提拎着的心也就放下来了。饭后，冰莹提议到中央公园去走走，他们也没有人反对。可在散步的时候，冰莹感到他们的情绪起了变化，符号阴沉着脸，一句话不说，走得很慢，好像是有意要拉开他们间的距离。他诗人突变的性格叫她感到非常担心，她怕他不给她面子，要当着她朋友的面让她难堪。她尽量找些与感情无关的话题跟他们说，说军校，说他们共同的熟人，一句也不敢涉及他们间的情感问题。可徐名鸿的神情也让她揪心，他一会看看符号，一会看看她，那眼神像是妒忌，又像是伤痛。沉闷的气氛挤压着她的内心，使她不知如何是好。作为主人她受不了这样的沉闷，就说，“你们俩一早坐车都很辛苦了，名鸿兄一定很累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的。”徐名鸿对她做了个苦笑。他们一同向公园出口走去，在告别的时候，他站住说：“后天是年三十，我请你们过年。”

冰莹看了符号一眼，见他的目光投向别处，就知道他心里不高兴，若答应了他，符号就要疑惑她还爱着他，想和他一同过年，她不能让他产生误会，她连忙拒绝说：“不，谢谢。不要你请我们过年，改天我们来看你。”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机会太难得了。”徐名鸿再次提出邀请，“还是在一起过个年吧。”

符号的脸阴沉下来，冰莹已看出符号心里的不快，如果她答应了他的邀请，符号要难过的，她宁可伤徐名鸿的心，也不能让符号不高兴，她是要和他永远共度人生的。她断然拒绝了徐名鸿的好意，当着他的面牵起符号的手，一同回到东城他弟弟那里。

符号还是不开心，他敏感多疑的性情让他的心很难以平静。冰莹为了消解他的疑虑，放弃了学校的课不上，日夜陪他在他弟弟的小屋里，这于她来说是很大的牺牲，其意很明白，就是要让他知道她只爱他一个人。到了年三十这一天黄昏时分，她对他说：“号，我要去西城，有个文艺座谈会我要出席，还要参加同学的集餐会。如果时间来得及，我想去看下徐名鸿，人家一来就来看我们，还请了我们的客，不去一下情理上过不去。”

第75节：谢冰莹全传(74)

符号点下头说："你去吧，不过你要在九点钟以前回来。弟弟买了鸡和酒，我们一起在家里过年。"

"好。"冰莹拥抱了他，在他的额上亲了一下，"再会。"

座谈会一下开到了七点。冰莹匆忙赶到学校，传达室工友交给她好几张会客单，都是徐名鸿的，他来找过她多次，不去看他一下她感觉有些过意不去，就到他住的地方转了下。她没敢多坐，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回学校参加同学们的聚餐会。吃过饭她就匆忙往回赶，可不曾想到，除夕夜电车停开，好容易等到有辆人力车经过，跳上去她才知道，拉车的是个跛子，天又正下着大雪，车夫一拐一拐的，拉得比她走路还慢，抵达他们住处时候，已过了与符号约定的九点。屋里漆黑，弥漫着酒臭，符号发出粗重的鼾声。她刚抬起腿，就踩在一堆坚硬瓷瓦片上。她轻手轻脚地摸索着找到火柴，点着了灯。她惊骇了，地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酒瓶和碗碟的碎片。这下坏了，她没能赶在九点前回来，他生大气了。她很后悔，没有走着回来，那要比跛子拉的车要快得多；她更后悔不该去看徐名鸿，他一定以为她是在他那里耽搁了，以为她心里还在爱他，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她更悔当时没有把他拉着一起去看徐名鸿，以致加深了他对她的误会。她吓慌了，不敢弄出一点声音，以猫一样轻的动作，蹲下身收拾他砸碎的碗碟和酒瓶碎片。

"你这个女人，不是好东西！"就在这个时候，符号醒了，他猛地往起一坐，对她吼了起来，"一切我都明白了，你明明还爱着徐名鸿，却欺骗着我！他比我漂亮，比我能干，比我有钱，比我有地位，你去爱他吧！你这个满脑子虚荣心的女人，我算是看透了你！"

冰莹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先还以为他是喝醉了发出的呓语，没在意，边收拾垃圾，边向他道歉："真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让

你等气了。”她向他解释回来晚了的原因。“我不是有意的，我在徐名鸿那里只坐了一会儿，这只是礼节性的回访，你不要误会。”

他却更大声指责她：“还想欺骗我？我不再听你的甜言蜜语了。”

冰莹再次要向他解释迟归的原因。

“你说好九点钟前回来，为何要骗我？”他讥讽地笑起来，“你是小说家，还编不出一个清白无辜的故事？可你能骗到别人，怎么能骗得到我？哈哈，我就那么幼稚无知？”他恶狠狠地大声指责着她，“你还想继续骗我，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天哪！冰莹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种话怎么能出自他之口？她感到她的人格，她的尊严，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既然她有口莫辩，既然他已不再信任她，既然他如此看待她，她只有以死来表明她的心迹，洗刷她的清白了。“我不想活了！”她哭叫了一声，猛地拿起菜刀，就要朝自己的颈脖乱砍。

符号扑了过来，从她手里夺去了刀。

她伤心至极，哭叫着：“难道我死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委屈和怒火烧炙着她，她突然想到有铁路经过附近，天津来的火车也许就要到了，她想何不去卧轨自杀。她说：“我一定要死给你看！”就向门外跑去，她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量，很快就望到铁路了。符号在后面追着。冰莹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身子往前一倾，跌倒在地。她立即又爬了起来，向铁轨冲过去。符号一把拉住了她，不管她如何挣扎，她还是敌不过他，硬是被他拖了回去。

“你既然不相信我，为何不让我去死？”她很希望他说他因为爱她才不愿她去死。

“死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

这更刺伤了冰莹的心。但她还是想让他相信，她对他爱的真诚，他却不听她解释迟归的原因，还愤愤地说：“我连自己都不相信，都不了解，何谈要相信别人，了解别人？”

她怎么受得了这样的不白之冤呢！她的痛苦无法向人表白，她感到她的心被他踩碎了，她万念俱灰了，不得不说："既然你不了解我的人格，也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刺破了我的心，糟蹋了我的爱情，那么就让你永远误会吧，我再也不能和你共同生活下去了。"冰莹泪痕满面地披上三哥送她的那件大衣，走了。

这是他们结合以来第一次激烈的冲突。就像一只细瓷杯裂了个口子，深深刺伤了冰莹的心，爱情的悲剧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冰莹回到学校的第三天，符号忍受不了没有她的日子。他到学校来找她，向她认错，说他的误会是一时的冲动，请求她原谅。她说她再也受不了这样的误会，她不能跟一个不信任她人格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误会你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害怕别人夺走了你。"他跪在她面前，"请你原谅我这一回，以后我决不随便怀疑你。"他抱住她的双手，泪水淋淋地乞求着，"请看在你肚子里我们的孩子的面上，求你宽恕我这一回吧！跟我回去吧，我明天就要回天津去了。我不能没有你！"

第76节：谢冰莹全传(75)

善良重情的冰莹原谅了他，和他回去了。可他一回到天津就接连来了三封信，以命令的口气，要她去天津。她忍受不了他以如此强硬的语气命令她，她也知道，他这样做，还是对她不信任不放心，他以为徐名鸿还在北京，害怕他们见面，担心他们旧情复生。就在他回天津的那天，徐名鸿来学校向她辞行，她并没有把她和符号间，因他的出现产生的误会告诉他，也没有送他上车，只在告别的刹那嘱咐他说："请你忘了我，忘了过去的一切，请你不要再给我写信，永远不要再来看我，我们间的友谊就此终结吧。"徐名鸿知道他的到来给她带来了麻烦，他是个明白人，无声地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了，你自己保重吧。"连"再会"都没说，就走了。

冰莹看到符号这样的信，很生气，他保证不再误会她，一转身又旧病复发，又不相信她了，这是对她人格的亵渎，又一次刺伤了她的心。她给他复了封信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我不但不会去天津，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你！"

符号读到这封信，生怕失去了她，急急忙忙又赶回北平。她执意不见他，他就坐在会客室里不走，传达几次把他填写的会客单送给冰莹，冰莹仍不出来见他。他就咬破手指写起血书，向她忏悔，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对她，祈求她的宽恕。血书动摇了她的决心，她只好又一次原谅了他。可他们间那道裂纹仍在。

冰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的焦虑也在一天天增加。她已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写点小文章赚点小稿费都不够自己吃饭，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她得想办法去挣几个钱，为孩子的降生作准备。她一向主张生存靠自己，没去指望符号。她的同学云章在大名女师当校长，她去找她，她说了她的处境，请她在他们学校为她找一个教国文的职位。云章爽快地给了她这个职位。她上午在女师大上课，下午要转乘好几路电车去大名教课，来回奔波，非常辛苦。有天她从大名女师匆

匆赶到医院，做产前检查。医生说快要下班了，为何不早点来。她说了她在大名教课的事。医生当即反对她这样做，说："你是孕妇，再过一二个月你就要生了，大名女师那么远，来去要几个小时，乘车来回颠簸，胎儿肯定不舒服，很可能会造成早产。为了胎儿的安全和你母子健康，你必须立即放弃大名的工作。"

她不得不写信给符号，把医生的要求告诉了他。并说："为了我们的孩子，我只好放弃大名的职位，你得替我去挣点钱回来养孩子。你是父亲，你也有这个责任。"

北方书局出版了符号写的长诗《铁大姐》。

符号收到冰莹住进医院的电报就赶了回来。他把还散发出油墨芳香的新书双手捧到冰莹面前，激动地说："这是我送你即将做妈妈的礼物！"又告诉她，他只带回来了三十块钱。

冰莹很高兴，她把长诗《铁大姐》紧紧攥在手里说："真是太好了，我真为你高兴！衷心地祝贺你！"

这时周铁忠拎着一个饭盒推门进来。

"周大姐。"符号热情地迎上去，"大姐，这些天，有劳你照顾冰莹。"

"嘿，说这话做什么。"

"周大姐，"冰莹扬起手里的书，"这是符号写你的书。你看看，刚出版的。"

"发行得还很火爆呢。书局预付给了我二十块钱。"符号喜形于色，像拣了个金元宝似的，"刚好给冰莹坐月子。"

周铁忠没去接那本小册子，也没显现出他们想像中的激动和热情，她只淡淡一笑，轻声地说："我担心它要给你们带来麻烦呢。"

"大姐过虑了。"符号孩子气地笑了，"北方书局的经理说它是本鼓励年轻人上进的好书，不会有事的。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对革命赤胆忠心，为何不能歌颂？"

周铁忠没有就此继续说什么，她转过话头，“冰莹，给你下了点馄饨，快吃吧。”她把饭盒递给符号，“我还有事，回去了。”

符号要喂冰莹，冰莹说：“我自己吃。”她从他手里接过汤匙。

第二天，1930年6月4日，二十五岁的谢冰莹做了母亲，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符号非常高兴，快活得像个小男孩。冰莹请他给女儿起名。

“就叫符冰好不好？”他脱口而出，“你劳苦功高，用你的名字让她永远记住母亲。”

“谢谢。”冰莹也忘了他们间发生的误会，对他深情地一笑，“我想给她取个乳名。”

“好呀！”

符冰这时突然大哭，手舞足蹬，声音洪亮。冰莹灵感一动：“叫她小号兵，怎么样？”

“好，这个乳名好，与我们相识在军旅之中也挂上了号呢。”符号把女儿举了起来，“小号兵，你就使劲地吹吧，吹进军号哟！”

第77节：谢冰莹全传(76)

符号每天到医院来看冰莹母女，每次来，都要亲自交给冰莹一封粉红色的信，这些粉红色的信封里，有时是一首诗，有时是一封情书。这些粉红色的信，就像春风，吹苏了冰莹心里那些沉睡的往事，他寄给她的那些红叶，叶上的那些激情的诗句，这些粉红的信像炉火样温暖了她失望痛苦的心，让她又拥有了爱的幸福，又回到了他们的激情岁月，消除了他们间那不幸的误会，令同病房的太太羡慕不已，符号一离开她就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学生，我还以为是你的弟弟，谁知竟是孩子的父亲。"

冰莹心里就荡漾起幸福的涟漪，回荡着快乐和骄傲。她就暗暗祈祷，但愿这幸福能到永远，但愿那些无端的痛苦误会不再重演，让我们永远过着亲密无间的幸福生活。

第二天，周铁忠拎着简单的行李来了，她俯身对着她的耳朵说，她得立即离开北平，要她自己保重。

从医院回到家里，冰莹立即感觉生活不再是浪漫的粉红色。令她心醉的爱突然变味了，剩下的尽是痛苦、艰难和悲哀。三十块钱早就用完了，没钱请保姆，没钱买坐月子必吃的鸡和蛋，她更没法像别的生孩子女人那样，安静地躺在床上坐月子，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一到家，符号就扔下她和孩子不管。也许是他太年轻，不知女人坐月子是要休息和营养的，他舍不得离开牌桌一步。她要做饭，要洗衣，要洗孩子的尿布，要给孩子洗澡、扑粉打包，扫地清扫屋子。所有的家务都得靠她自己。她觉得符号突然变了个人，对她这样辛苦视而不见，对女儿也失去新鲜。她因为营养不良，奶水越来越清淡。小符冰肚子喝不饱，整天哭闹不休。没钱买奶粉，只得买便宜的代乳粉喂她。符号整天不着家，赖在邻居家麻将桌上不肯下来。冰莹整日操劳，片刻也得不到休息，又缺乏必须营养，突然病倒了。

冰莹病倒的第二天的晚上，符号照样去邻家打牌。临出门前，冰莹嘱咐他，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冲代乳粉喂孩子。他也答应了。可他一上牌桌就把这事忘得个干干净净。孩子饿得大哭，连隔壁院子里的人都听到了，邻家大嫂几次过来问孩子怎么了，冰莹请她去叫了他两次，他居然不予理会。邻居大嫂就帮冰莹冲了一杯，也许是冲淡了，小符冰竟然一口不喝，大哭不止。她如何哄她还是哭，直到哭累了才睡着。

她正病着，他却不管她和孩子，难道打牌比她母女健康还重要？冰莹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委屈，觉得他变了，变得无视她和孩子了，变得不知爱惜她们了。但她希望他不要像某些男人，只顾自己的快乐，不顾家人的感觉，她希望他不要迷恋牌桌，承担起人父的责任。她忍气吞声地倚着床头给他写了封长信。那夜，他天亮方回，看完信在信尾批道："此后不再打牌了。"

他真的再没出去打牌了。

冰莹暗自高兴，以为他听从了她的劝告。可她立即感觉到，他对她的态度变了。好像她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似的，她说什么，他都皱起眉头，不理不睬，不给她一个笑脸；孩子一哭，他就发脾气；晚上他迟迟不睡，坐在灯下写了撕，撕了写。她苦苦哀求他上床睡觉，他我行我素，无动于衷。冰莹害怕引起他的反感，只好不说。她坦白、热情、豪爽、痛快、坚决，他多疑、褊狭、敏感、忧郁、犹豫不决，两人的性格冲突越来越激烈。她不怕苦不怕累，就怕他的冷脸子。他的冷漠让她寒心，感到深深的悲哀，她想像不出，他为何要这样折磨她的神经？她觉得她的精神支柱，就要在他的冷漠攻击下倒塌了。她是个为爱而生的女人，她吃尽千辛万苦奋斗，就是为了获得那如烈火样的爱。失去了爱，她就要像树木花草抽干了汁液那样，活不了！她觉得符号不再爱她了！没有爱的滋润，她怎么过得下去？她几次起念结束自己这无爱的生命，可一想到小符冰，看到她那可爱的笑容，她那一对动人的小酒窝，她就犹豫了。她死了，女儿就要成了无母的孤

儿，谁来爱她抚养她，她是她的孩子，她不能丢下她，她也不能让她跟着她去死！她下不了这个决心。为了可爱的女儿，她在委屈中熬着痛苦的岁月。炼狱初历

生活对冰莹实在是太不公平，就是这样难熬的日子，也不让她继续下去。周大姐的预言很快被证实，长诗《铁大姐》列进了广东省查禁书的黑名单，“共产党女英雄”诗传《铁大姐》成了符号的罪证。就在符冰出生后的第二十四天，即1930年6月28日，符号回到天津，正遇上警察到北方书店逮捕书店经理，他刚好撞上，被抓入狱。

７月的黄昏，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冰莹汗流如注地在给小符冰洗澡，邮差给她送来张明信片。信上就六个字：“入狱，快来营救！”边上盖着天津第三模范监狱的印章。虽然没有落款，但符号的笔迹就是烧成了灰她也认得。绝不会是朋友开玩笑，他去天津才四天，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呢？

第78节：谢冰莹全传(77)

这个消息就像当头一棒，打得冰莹晕头转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们间情感发生了变化，由猜忌生发出的敌视，毁坏了他们的爱情。可他现在落难了，身陷囹圄，她不能不管他。第二天，她把孩子托付给邻居，买了些咸蛋酱肉，直奔天津。他们隔着铁栅栏相见，却相对无言。她一连去探望了他三次。去趟天津，来去火车票就要七元，到了天津还要坐车、住宿吃饭，给他买咸菜、咸鸭蛋、面包、酱肉等等食品。每去探一次监，少说也要准备十五元，这个数字于她来说是个大数目。她是个学生，要读书，要教课挣钱养女儿，整日奔波，去看他的前一个星期，就要开始积攒钱，她连米饭都舍不得吃，一天只吃二个烧饼，或二根红芋充饥。到了天津连电车都没钱坐，拎着送给他的东西，一步步走到监狱。有次去看他时他对她说："可以请个律师替我保释吗？"

她哭了起来。她不是没想到过请律师的事，她去过好几家律师事务所，一问费用，她就吓得不敢张嘴。但她仍不甘心，以为能找到不要钱或少要钱，替他伸张正义的律师。她东奔西走，到处求助，不知花了她多少时间和精力，保释最少三百元，这于她是个天文数字，她无能为力。她又不能骗他，尽管她知道，她说出来后他要绝望的，可她无路可走，只能直言相告："我上哪里去弄三百块钱哪？"

"唉——"符号深长地叹了口气，他们就相对无言。

她既要上课又要教书，女儿又不得不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请了个保姆刘妈帮她带孩子，在女师大附近的受水河租了间小屋，把孩子托给刘妈照顾。有两个朋友见她实在穷得可怜，同情她不幸的境遇，把自己教的课让给她来教。她同时奔波在安徽中学和大中中学。安徽中学每小时给一元钱，大中中学每小时七角五分。她每周担任十二小时的国文课，改作文簿九十五本。她还要读书，非常辛苦。改卷子常常改到半夜。学校宿舍是按时关灯的。她只得半夜去偷开总

开关，有一次，她摸黑起来去偷开电灯总开关，被电打得昏厥在地。以后她不敢再去偷电了，不得不花钱买蜡烛来点着工作。

她每天晚上要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十二点前改作文卷子，十二点后，同学们全都进入梦乡，整个宿舍完全静下来，她就开始写文章。文章除了能增加她一点收入，更是她表达观点抒发情感的精神需求，她在文章中直抒胸臆，针砭时势，鞭挞丑恶。因而她的文章一些大报的副刊都不敢用。她一个在《华北日报》当编辑的朋友多次劝她："你不能写点软性的文章吗？"她坚定地回答他说："不能！我离开真理是不能生存的！"只有一家小报敢于长期刊发她的文稿，稿到就发。她用了很多笔名，如：紫英、乡巴佬、格雷、林娜……只是他们的稿费太少，每千字只有五角钱。因为无钱，她经常拖欠师大食堂的伙食费，厨子几次三番来催要，她实在还不上，只好不上食堂吃饭，一天吃一根红芋充饥。大年三十那天，她知道再也跑不掉了，就躲到朋友家里去了。厨子那天到她宿舍不下十次，还要搬走她的箱子做抵押，是同宿舍的云仙一再担保，说她是借钱去了，回来一定还上，这才把她的箱子留下。

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联成立。冰莹和她朋友段雪笙、潘训（潘漠华）、台静农、刘尊棋、杨刚、孙席珍等九人被选为执委，她的西洋文学史老师孙席珍兼任书记。这天，冰莹特别高兴，她刚刚得悉，汪德耀先生翻译的法文版《从军日记》已于8月由法国巴黎的瓦罗瓦书局出版。这个消息是她的西洋文学史老师孙席珍先生带来的，他说他也是刚刚得悉这一喜讯的，这个喜讯来自他的同学从巴黎寄给他的《小巴黎人日报》。他将那张报纸递给冰莹时说："这是巴黎的一张很著名的报纸，上面刊有评论你大作的文章。祝贺你！"

出席北方左联成立大会的文友们都为她的作品走出国门而欢呼，纷纷上来表示祝贺，争看《小巴黎人日报》，为她高兴。当报纸最后回到冰莹手里的时候，孙老师才将刊在头版显著位置的一篇评论文章指给她看，并翻给她听，文章题为《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女孩子》。

又对她说，这篇评论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介绍译者是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说推荐者是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

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时期的谢冰莹

冰莹非常激动。她不认识这位汪德耀先生，但她知道他是春潮书店夏康农先生的好朋友，夏先生跟她说过，他们是北师大男附中的同学，1921年又同时考取了中法学院一同留学法国，夏先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而汪德耀先生继续留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细胞学博士学位，他们都热爱文学，夏先生回国后与方抚华先生合伙开了春潮书店。《从军日记》在春潮出版后，夏先生给他的好朋友汪德耀先生寄了一本。汪先生读后非常感动。他在给夏先生的信中说，特别是代《后记》的那篇《致LK的信》，写出了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思想上的苦闷，生活上的艰辛和坎坷，震撼人心，催人泪下。他说这是一本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书，值得推荐给法国读者，他准备把它翻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夏先生告知她这个消息时，上海艺术大学刚被查封，她正处在饥寒交迫之时，这个消息曾极大地鼓舞了她。时间已过去了一年多，再没听到有关它的消息，她也不再作此妄想，可为了求学，为了养活女儿，她整日疲于奔命，也没好意思去信询问夏先生，打听翻译情况，她更不知道，汪先生还将该书介绍给了他的女同学冈叶碧，并得到了她的支持和帮助，汪先生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翻译《从军日记》，冈女士帮他修改润色。他译完后，将译稿寄给了罗曼·罗兰，请他帮助修改和推荐出版。罗曼·罗兰看过后，把它推荐给了巴黎这家进步书局，两三个月后就出版了。冰莹怀揣着这张法国报纸，小跑着往家赶，她比平时回家已晚了一个时，女儿一定饿狠了，她更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女儿，希望她能分享。

第79节：谢冰莹全传(78)

她跨进家门时，已非常饿了，刘妈已吃过了饭，剩下的一点冷饭冷菜没遮没盖地放在锅台上，孩子正在床上大哭。冰莹立即抱起孩子喂奶，并说："刘妈，你去把饭菜热一下端给我吃吧。"

刘妈坐着不动说："这天是可以吃冷的，为什么一定要热呢？"

刚才的喜悦一下就飞跑了，冰莹有点不快，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就问她："我叫你去把饭菜热一下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是想替你省点柴火钱，"刘妈带点不屑的神情说，"房东今天又来要钱了，说你有三个月没交，一月三块，三三得九，说你若在两三天内再不交，就要请你搬家了。"

刘妈的语气让她受不了，那态度比房东还趾高气扬。她没想到她也用这样的口气跟她说话，她看了怀里孩子一眼，她虽然在拼命吮她的奶，可她却泪痕满面，她的裤子湿透了也没换，换下的衣服和尿布还堆在墙脚下没洗，叫她给热下饭菜她都不动，她也这样欺负她。她虽然穷，不能像有钱人家有好吃好喝的，可她非常尊重她，把她当自己的母亲对待，她却这样对待她，她心里好难过，就说："我请你来就是照顾孩子的，孩子哭你不管，看她满脸都是泪，她尿湿了裤子你也不给她换，换下的脏衣也不洗。太不像话了！"

"我就是这样，你去找个好的吧，"刘妈说着就收拾她的东西，"我不干了，马上就走！"

冰莹慌了，她若真走了，孩子怎么办？她总不能带着她去听课，背着她去教课吧。再找一个，一时上哪儿找？她只好忍辱含屈地抱起孩子走到她面前求她说："刘妈，我是如何待你，你心里明白。请你体谅一点我的辛苦，我累了一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就是你不高兴给我热饭，你也该把冷饭拿来让我吃吧？不是我要说你，照管孩子是你的责任，为何尿布湿了不给她换，昨夜的脏衣也不给她洗呢？你是个有

良心的人，你若实在要走，我也没办法，我只求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委屈两天，等我找到人后你再走，行吗？”

刘妈这才放下她的东西。冰莹饭也没吃，把孩子交给刘妈，揣着一肚子的辛酸委屈，来到学校宿舍。

同学们都不在，她躺到床上，蒙上被子大哭起来。因为她穷，连刘妈都瞧不起她，用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跟她说话，房东像虎狼样天天来逼债，要养活小号兵，她不能不租间房子，也不能不请一个保姆，这笔开支逼得她疲于奔命，怎么办？如何才能继续下去？而符号还常常向她诉苦，说监狱的生活太苦，要她多买些菜送给他，有次她去探监他还说，说他非常思念他母亲，不知他母亲和妹妹在如何度日月，希望她能接济点她们的生活。她真是有苦难言，她和女儿都活不下去了，她哪有能力接济家里呢？她又是个性格特别的人，宁可饿死，也不愿向人借贷，更不想让人知道她的艰难处境，在外面，她得人五人六，这个社会太势利，笑贫不笑娼，她不想让人知道孩子的父亲在蹲大狱。刘妈非常好奇，多次问她，小号兵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何不寄钱回家？她只能用话骗她。只有她那些文学朋友了解她。朋友们劝她：“你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你要读书，又要抚养孩子，还要支持符号，你那柔弱的肩膀承受得了么？要么把孩子送到孤儿院，要么送到乡下寄养在农妇家里。”她舍不得，不忍心，也不放心。

好友一才、小燕夫妇，得知她身陷困境，夫妇俩专程从天津赶来，要替她代为抚养孩子。他们说：“我们实在不忍看着你这样硬撑下去。你把孩子交我们带到天津去，雇一个奶妈住在我家里，你就可以在此安心读书工作。你若想她，每月或两星期来看她一次。”一才又补充说：“雇奶妈的费用由我们承担。”还说，孩子的一切生活用品都由他们负责。

他们还没有孩子，经济条件也还宽裕，孩子放到他们家请奶妈养这是最佳的办法。她的心动了，如果她不用负担孩子的开支，她不用租房和请保姆，节省下来的钱，她就可以接济符号的母亲了。可一想

到女儿要离开她，想到女儿可爱的笑脸和那对酒窝，她又犹豫了。她反反复复想了一天，终于决定把孩子交他们去抚养。可当她开始清理孩子的衣服时，孩子突然不肯睡觉，一放到床上就大哭，她一抱到手上她就睡着了，反复了十几次，她生气了，在她的屁股上轻拍了几下。往日她哭只要她轻拍她两下她就乖乖地歇了，能睡一两个小时。这天，她越拍她越哭，就是不愿离开她的怀抱，好像知道她要把她送走似的。第二天一早，一才、小燕来接孩子。她对他们说："这孩子好像知道我要送她走，舍不得离开我似的，从昨夜到今晨，她一刻也不愿离开我的怀抱，她的物品还没拣呢。"

第80节：谢冰莹全传(79)

小燕说："孩子舍不得离开你，你的眼睛都哭肿了，也舍不得她吧？我们怎能生生拆开你母女呢？我们过几天再来接吧。"

一才却说："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忍痛交给我们吧，我们奶妈都替她找好了，到我们那里，尽管放心，比在你这里舒服多了。"

"好吧。"她下了送走的决心，把孩子递给小燕，她去清理孩子的东西。可这小家伙一到小燕手里就大哭，小燕怎么也哄不歇，就说："这孩子莫不是个精怪？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她乐意跟你受苦，我不敢带走她了。"

一才却说："孩子都这样，认生，哭两天就会好的。"

她感到进退两难。如果硬让他们带走，孩子日夜啼哭，不但扰乱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如果哭出什么病来了，她要痛悔终生。留下吧，她的奶水越来越少，她的食量一天天在增大，又买不起奶粉，她怎么能养活她？冬天又快到了，要给她做御寒的棉被棉衣，又要一笔钱，她真不知如何是好。她犹豫着。看到女儿撕心裂肺地大哭，从小燕手里接了过来，也真奇异，小号兵一到她的手里就不哭了。这孩子是真的不愿离开她。

小燕叹了口气说："你舍不得，这次我们就不抱走了，等她能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再来接。请你相信，我们是真同情你，想帮助你的，你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来封信，不用客气。"

女儿舍不得她，半岁的孩子也知道不愿离开她，她感到无穷的安慰。

冰莹躺在宿舍的床上，任随泪水倾流，至此也没想到一个安置女儿的妥善办法。日子还得过，她揩了揩泪水，起来点上蜡烛，写起文章来，她的肚子已饿过了头，已不再感到饿了。能挣五角钱的一千字小稿写好了，她又给夏先生写封信，感谢他把《从军日记》推荐给了

汪先生，她那幼稚之作才得以在法国问世，并请他将汪先生的联系地址告知她。

为了能继续学业，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得继续拼命工作。

北平的冬天点水滴冻，大雪飞飘。地上铺满厚厚的积雪。她的女同学们在男友的相伴下，三三两两驰骋在北海公园的冰面上，笑声响彻云霄，冰莹却缩着头，紧紧抱着讲义，在冰雪中等候着电车。她全身被漫天飞舞的雪花裹得像个雪人，不停地跳着脚驱除寒冷。有时积雪太厚电车停开，她只能步行走去上课。有一天清晨，她从石驸马大街步行到北新桥的大中中学去上课。雪花漫天奔涌，她穿越雪花织就的漫天大网，一滑一跌地赶到学校。学校已没有了一点声音，她知道上课了。生怕耽误了学生的时间，休息室都没进就直奔教室。她的脸冻紫了，手冻木了，没有了一点感觉，抓不住粉笔，拿起就往下掉。有电车的时候，她到得早些，还可以在休息室烤下火，就不会出这样的洋相。

“老师，您烤一下火吧。”正在她捉不住粉笔时，一个女学生把她带来的小铜火炉送到了面前关切地说，“手烤暖了再上课吧，我们先看一会儿书。”

她感激地接过火炉，捧在手里，手指都烧焦了，她竟然不知道痛。若不是那个学生喊她：“老师，你那样捧着要烫着的。”她才放下手炉。

待她的手恢复了感觉的时候，那钻心的疼痛像利锥样刺着她的心，可她不能误人子弟，只能强作镇静，装着什么也没发生，开始讲课。

生活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把她压得伸不直腰，喘不过气。有时她觉得已遍体鳞伤，连挣扎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痛恨自己，为何要那样多情，为何经不住爱的诱惑，没有了爱就感到要活不下去了。自己尴尬的困境都是她对爱情追求的后果。她若安心做了萧明的太太，她决不会落到如此境地。为了获得所谓爱的自由，她远离了父母亲

人，义无反顾地和她的爱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她爱情的回报么？她为他，牺牲了个人的一切，他却怀疑她的爱，不信任她的人格，让她太伤心了。她以为他经历了此次的牢狱之灾，他会反省，有所悔悟，和她好好相爱，她这个人是不贪图精神以外的物质享受的，只要有真诚的爱，她就能从爱中获得力量。爱情可以帮她战胜一切苦难。一首小诗，一片美丽的树叶，就能打动她，只要那么一点点浪漫的情感，她就甘愿为他去赴汤蹈火。可她失望了，她不顾一切地去爱的人，已不再信任她，不再关心她，心疼她，不再为她的处境设想，不再珍爱她对他艰难竭蹶的付出，他应该能够想像得到，她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连饭都吃不饱，他却一月两次来信要她给他送吃的，她去探一次监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接到他这样的明信片，心里就难过，为他的境遇哭泣，也为他给她施加的压力哭泣。他对她已不再有爱了，连怜爱都没有了，那支撑她柔弱肩膀的爱情没有了，她的精神支柱塌陷了。看到她的同学们快乐地读书，和男朋友游乐，她们都有幸福的前途，她那些文友们，谁也不像她这样奔命，她不求荣华富贵，也不贪恋安逸的生活，她乐意为有爱的生活去奔波，就是为之去赴死，她也是快乐的。可她绝望了，彻底地绝望了，她从她爱的人那里什么都得不到，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这样的日子她如何过得下去？难道这就是她千辛万苦，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来的回报吗？她为之苦闷苦恼伤感绝望，她无数次地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当她看到女儿的笑脸，她就下不了决心，自己有罪该死，可孩子无罪，她不该死，她应有人爱有人抚养，她无法逃避，她也无处躲藏！她思前想后，她觉得不能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她自己受苦是罪有应得，女儿不应该跟着她饿肚子。她的奶水已完全枯竭，又买不起奶粉，孩子常常饿得嚎啕大哭，哭得她手足无措。她的理想，她热爱的文学，都在她的疲于奔命中销蚀掉了！她恨自己，不恨别人，现在的处境都是她自己造成的！希望在哪里？未来在哪里？她一点看不到希望，她在绝望之中一次一次地想到自杀。她才二十六岁，她又不甘！在如此黑暗的社会，在如

此泥泞路上，她如何能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活下去哟。她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有一条路，离开北平，离开符号。

第81节：谢冰莹全传(80)

她提着送给符号的东西去跟他告别。

“你这么伤心，是不是要离开北平？”符号见她泪水婆娑，他很敏感。

她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凄声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你是去找徐名鸿？”

冰莹本来想说，她已实在支撑不住了，想来想去，只好回到他家去，卖文侍奉他母亲周老孺人，哺育女儿，一家人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小号兵有奶奶和姑姑疼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可怜了，她在家里等他归来，要他不要灰心。她本来还想说，我们毕竟有了孩子，她是我们爱的晶体，我们好好地相爱吧。可他还在误会她，她的心一阵锐痛，她愤怒地一把抹去泪水，吼了起来：“你这人怎么还是这样？还是这样不相信我，我们的关系还能保持么？尽管我们过去有误会，鉴于你遭遇了不白之冤，我以为你会改过反省，我们的爱情还能恢复，也就原谅了你，没想到你至今没有反省，仍然不信任我的人格，你让我太伤心了。我们的关系没有再继续下去的价值了！”

符号什么也没说，偏过了头。冰莹也没再说话。他们就这样隔着铁栅栏，告别在默默无语之中。

冰莹要离开北平，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她不仅是北方左联的骨干成员，还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积极骨干，她一直接济支持周铁忠的地下活动，并参加了非常委员会领导下的北平新市委筹备处，结果却被开除出党。这个打击刺伤了她的自尊心，像一道伤疤，不愿去触及，即使她不愿承认，但那伤疤还在那里，影响着她长长的一生。前路何方

1930年的严冬，冰莹决定离开北平。她虽然穷得出入无完裙，可她在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中有很多好朋友，他们自己虽然也都很穷，但

得知她要离开北平南下时，纷纷援手相助。孙席珍夫妇当了结婚戒指和正穿在身上的棉袄，还有人当掉了棉被，为她筹备旅费。他们把她母女送上火车，她在女儿的嚎哭声中挥泪与他们告别。

下了火车，她乘上了从南京开往武汉的大轮。面对着浩荡的长江，她心头一片迷茫。江水的前方是大海，她的前方在哪里？

她的出走离婚，母亲至今没有原谅她，如果这样狼狈而归，没有丈夫，却带着个女儿回去，母亲会认为是奇耻大辱，她的乡人，也会以此为笑柄，母亲怎能受得了？她是怎么也不能把孩子带回家去的。

她又能去哪里？那就只有去符号母亲家了。可她和符号的感情已经破裂，她还好意思去他家么？山溪有前途，它可以奔向大河；大河有去路，它的前方是大江；江水的归宿是无垠无际的海洋，只有她和孩子无路可走。生，真是太痛苦了！还不如死了痛快！她又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筹划着去触电，这样死得快些，痛苦也少些。她到舱里寻找电源开关。

这回她买了一个舱位。不像她和爱珍东下时只在统舱合买一个吊铺，记得那次她的头被上面掉下的一只钢碗砸破了。这个舱位是个独间，也许因为是淡季吧，舱内四个铺都是空的，只有她和女儿，这为她实施触电提供了条件。她把刚刚睡着了的孩子放到铺上，用一条布带子把她固定在铺位的铁柱子上，以防她滚下铺来摔坏了。她在舱顶上方找到了电灯，只要取下电灯泡，把手触上去就成了。

她关上了舱房的门，往上面的铺位上攀。突然间，女儿大哭起来，这孩子好像知道她的想法似的。她的手脚立时发软，顿时滑落到自己铺上。她死了，留下刚刚半岁的女儿，她能活下去么？她抱起女儿，泪流满面，不能扔下她，要死一起死吧。可她却哄不了女儿，她还在大哭，她只好把已没有奶水的奶头塞进她嘴里。女儿哼了哼停住了哭声，使劲地吮起来，可她吸不出奶水，又大哭不止。

她抱起她去找茶房要了一点开水，泡了二块饼干糊糊喂给她，她才歇了。她一放下她，她就痛哭不止。这孩子死活不肯离开她的怀

抱，她只好就那样抱着她，走到甲板上。

江风刺骨，甲板上没有旅人，她抱紧了女儿。她想纵身一跳，江水会立即吞没下她们，无影无痕，她和这世间的一切也就在顷刻间一了百了了。

她迎着凶猛的江风，慢慢移向栏杆。她在要翻越栏杆的一瞬，低头看了女儿一眼。小号兵突然对她粲然一笑，笑得像明媚的阳光，笑得像天使，她的笑脸是那样迷人，一下震惊了她。孩子何罪之有，我要杀害她？我该死，为何要带着她去死？我怎么能这样残忍？我完了，她还这么小，她应该有美好的前途，我不能这样自私！她搂紧了孩子。她是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哟！

两天后，江轮抵达了汉口码头。她抱着小号兵，提着简陋的行李，久久伫立在码头的出口处。她困惑彷徨，犹豫迷惘，不知往何处去。她犹疑了很久之后，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我没有做过对不起符号的事，即使我们的爱情破裂了，小号兵总还是他符家的血脉吧，我为何不能把小号兵送给她奶奶看看？哪有奶奶不欢迎孙女儿的呢？

第82节：谢冰莹全传(81)

冰莹疲惫地站在一扇低矮的门头前，叩响了门。不一会，门被从里面拉开了，开门的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冰莹不等她开口就微笑着说："你是符沙妹子吧？我是谢冰莹。"

"啊，是嫂子，快进来。"她回身喊母亲，"妈，嫂嫂来了。"就从冰莹手里接过小箱子。

符号老家在湖北乡下，父亲符玉章是革命的老前辈，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被军阀杀害。祸不单行，邻家失火，烧毁了符家。在天灾人祸的祸及下，符号的母亲周庆余带着儿女迁居到了武昌城里。符号进了黄埔军校，母女二人靠着给服装厂加工一点活计谋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周庆余正在给加工的服装锁扣眼，听女儿这样一喊，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迎出来，"是冰莹呀，啊，这是我孙女儿吧？"她们热情地把冰莹迎进屋，周母伸手抱过小号兵，"一个人拖着个孩子，这一路上累坏了吧？"

冰莹正想着，小号兵一向认生，怕她抱到奶奶怀里又要大哭，也真是怪事，这孩子好像跟她奶奶早就很熟似的，不但没哭，还对她笑着。

"哟，她笑了呢！"周母乐了，"我这孙女儿真可爱！"她双手捧着小号兵，看到她伸出粉红的嫩舌不停地舔着嘴唇，"这孩子饿了。"她把她递向冰莹，"给她喝点奶吧。"

冰莹向她作了个苦笑，"奶水早就枯竭了呢。"她没去接孩子，而是去开她的小箱子，"还有两块饼干，我来用点开水调调喂她吧。"

"唉——"周母知道符号被捕，但不知道他俩关系已经破裂，她怜爱地叹息着，"我的孙女儿太可怜了，不要调了，对门有坐月子的，我去给她讨口奶吃吃。"就吩咐女儿，"你嫂子一定也饿了，快去做饭吧。"

冰莹早就从符号那里知道了他家日子的艰难，她母女的到来，更要增加她们的经济压力，她不能要她们养活。当天夜里，她就开始写文章，想赚点稿费贴补家用。第二天一早，她就到附近的邮局，把写好的文稿，寄给《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她很快收到了样报和五角钱的稿费，还有一封副刊编辑宋泰生先生的信。原来他们还是熟人，她在军校的时候，他就编发过她的文稿，问她何时回武汉来的。

冰莹喜出望外，武汉有好几家报纸，虽然稿费少，她一天可写四五千字，也能赚到二块多钱，她就可以靠稿费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全面开花，她的稿到即发，可除了宋先生给她寄来稿费，别家就只给她寄几份报纸。她又不好意思写信到那些不给稿费的报社去要，就去问宋先生。宋先生是她和符号共同的朋友，对他也就没什么隐瞒的。宋先生说：“武汉的报纸，只有他这一家的副刊给点微薄稿酬，别家报纸都是没有稿费的。”他说得很坦率，“而我们的副刊就那么点大版面，就是全发你一个人的文章，你也养活不了自己，就别说女儿和家人。在武汉靠卖文为生不现实。”

冰莹黯然神伤，说她这次南下实在是不得已，她没想到她和符号的爱情会走到这一步，她对人生已失去了希望，符号却不能理解她的境遇和痛苦，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反省悔悟。

“他这人我了解，偏激敏感又多疑，遭遇了这样的打击，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了。”宋先生劝说着，“前天，他寄来一首讽刺长诗，要我给他发表，完全是他精神错乱时写的牢骚话，我没给他发表，写了封信痛斥了他一顿。”

“他那诗肯定是骂我的吧？”

宋先生点了下头，就从抽屉里拿出那首诗，递给冰莹说：“他满嘴胡言，你可别生气。”

冰莹匆匆掠了一眼说：“果如我所料，他说我是个如何有虚荣心，如何残酷的女人，说我和他感情的破裂，是要去和一个有钱有能力有地位的人结婚。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他的这些话，当着我的面就说

过，就因为他是这样看待我，我才做出离开他的决定的。他这样的人，我还能和他爱下去么？我弄不到三百块钱请律师保释他，他就说我残酷。”她长叹一声，“他身陷囹圄，我同情他的遭遇，也理解他的苦闷心情，我不生他的气。”

冰莹在符家住了快两周，没挣到几个稿费，她的到来不仅没有帮助到她们，还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她深感内疚和惭愧。想在武汉谋生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往哪里去呢？她又面临着走投无路了。

她出门四年，母亲至今没有原谅她，没给她写过信，也没让三哥在信中带话叫她回家。可她知道，母亲心里是想她的。她是她最痛爱的女儿，也是最让她失望、最伤心、最不听话的孩子。三哥曾告诉她，母亲得悉她在上海过着形同乞丐样的流浪生活，都哭病了，在床上睡了好几天起不来。她能体会到母亲的心情，她嘴里在骂她，她的心却在牵挂着她，她只能在无人的地方流着思念她的泪水。如果她真地带着女儿回到谢铎山村，她看到她心爱的女儿，沦落到无处可去的困境，需要她帮助的时候，即使她骂她，表面上不接受她，她还是不会把她赶出家门的。她知道母亲，她只是太要面子，她心里还是非常疼爱她的。她决定带着女儿离开武汉，带回去交给母亲喂养。她把她的意思告知了符母。

第83节：谢冰莹全传(82)

符母答应了。可当她带着小符冰赶往火车站时，符母突然意识到，她的儿子还在监狱里，何时获得自由，还遥遥无期。符冰是他符家惟一的骨血，她怕孙女儿这一离去，她就永远失去了她。送到湖南乡下去养，冰莹还会将孩子给她符家么？她虽只带了她两周，这血浓于水的亲情，况且小符冰又那么可爱，她甜蜜的笑脸，那对可爱的酒窝，她想到以后就见不到了，她的心就像有小猫在抓那样难受。小符冰是她符家的血脉，是他儿子的传承，她不能失去她。她想到这儿，就对女儿说："你快去把小符冰追回来，你找一个人一道去，快去火车站！"灯光的热度

冰莹不忍割舍女儿。女儿于她，就是一切。她吃尽苦头，都是为了她。她不愿把女儿交给符家，害怕将来她有条件养活女儿的时候，符家不把女儿还给她。但符沙说得好，她母亲是担心她一个人带着个孩子，回湖南乡下不方便，也怕孩子在路上吃苦，才派她来把小符冰接回去。并说："我们都很爱她，会把她养得好好的，你什么时候想来接她，什么时候想来看她，都行。"符沙的话，打动了她，而她的母亲，并不知道她和符号的结合，更不知道她有了孩子，她突然带个孩子回家，她正担心她难以接受，她至今还没原谅她，而她在和符家母女相处的十多天中，她已感觉到符母待她就像待自己的女儿，符沙待她就如亲姐，她相信她们会非常爱符冰的。符冰留给她们抚养，她放心。她一句话没说，就把女儿交到符沙手里。当她俯身在孩子小脸上亲着的时候，泪水禁不住潸潸而下，她匆忙用手背揩去，就急忙转身进了车厢。

列车启动了，她把脸贴到玻璃窗上，女儿和符沙的影子越来越小，慢慢远去了，消失了，她突然觉得她的心里什么都没有了，空落落的。她无声地哭了。

一回到长沙，只跟三哥打了个招呼，说她心身疲惫，想独自一人休息几天，就去了岳麓山。

她不想在长沙露面，是不想让她的那些同学朋友们知道，昔日那个勇敢无畏的谢冰莹，在人生道路上拼搏了一圈，带着遍体鳞伤，又回到了她出发的地方。她不想让人看她的笑话。

她住到了当年她陪二哥养病的昆涛亭。他们住过的房子仍在，当年看管墓庐的老夫妇仍在，只是她的二哥没有了，他早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上最理解她的那个人没有了。她不想看到这个伤心之地，可她无处栖身哪！她混到这个分上，真有点羞于见人。她追寻着她昔日留在岳麓山的足迹，彷徨，追思，反省。她已意识到，她不能继续沉沦在伤感中了，它不但消磨人的意志，更让人沮丧不振，她需要静静地想一想。

经过一周的心灵交战，她胜利了。她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有志青年，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斗争，还要和妨碍自己学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斗争，世间有比爱情更重要得多的事需要她去做，为何受了一次爱的挫折，就陷在痛苦里不能自拔呢？就如此消极沉沦呢？就以为自己完了呢？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样样顺意，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站起来！她才二十多岁，还处在人生的春天，只要努力去奋斗，就会有美好的前途。她并没有完结，失败了一次，就不想活，就想去死，太没出息，最美丽的风景都在险峰呢！失败有什么了不起，怕失败，是懦夫！勇气又回到了她身上，当年那个朝气蓬勃，“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谢冰莹又回来了。

她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写作。

她非常想念母亲，想念父亲，想念她的一切亲人，还有谢铎山的山光水色和亲朋。愈近故乡，思念愈深。母亲没有主动叫她回家，她的出走伤了母亲的面子，她的好胜心受到沉重打击。冰莹自己也觉得没有面子回家。就在这时，她收到了父亲的信，他满七十周岁，叫她回家。父亲给了她一个回家的绝妙台阶。她立即乘船回到新化。

在宾客面前，母亲作出一副不理她不承认她是女儿的样子；她叫她妈妈，她像没听到一样，不理不睬；她倒茶给她喝，她举起茶杯就砸，伴着茶杯爆裂声怒吼起来："你这不孝的东西，你还有脸回来！"

母亲的怒骂，冰莹一点都不气。母亲骂得对，她是个不孝的女儿，她处处与母亲对着来，四年中，她给母亲的痛苦太多了，她知趣地走到母亲房里，躺到母亲床对面那张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朦胧中，她感觉到母亲悄悄从床上起来了，外衣也没披，点亮了盏小油灯，端着灯盏，慢慢走到她的床边，弯腰把她滑落在地上的被子轻轻地拎起来，为她盖好。又摸了下她的右手，自语地说："冰凉了，早就落下来了。"

她在母亲给她盖被时完全清醒了，她想看看真实的母亲内心，继续装睡，还故意发出轻微的鼾声。母亲举着的灯盏慢慢近了，她感受到了灯光的热度，母亲在静静地看她，足足看了几分钟，"唉——"她听到一声深沉的叹息，"怎么会瘦成这样了！"母亲伸出温热的手，在她的脸上额上轻轻地抚摸着，又用手指把她散乱的鬓发拢了拢。突然，一滴冷泪落到了冰莹的腮上，她的心受了强烈的震动，内疚和酸楚有如冲没海滩的潮水一下淹没了她，她想霍地跳起来跪到母亲的面前，抱着她的腿大哭一场，向她忏悔，求她饶恕她的忤逆不孝，她还想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给你带来的痛苦太多了，仅仅就为了我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就使你整夜为我失眠，为得不到我的音信，你到处去求神卜卦，你为我茶不思饭不想，哭红了眼睛。可我奋斗了这么些年，又获得了什么？我从旧的婚姻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又跌进爱情的苦海之中，我饱尝了人间的苦涩，受尽了命运的作弄，我坐过牢，饿过饭，生过孩子，到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前路渺茫，无着无落，母亲呀，何时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啊！可她却没有勇气对母亲说哟！她的心已被泪水浸得酸了苦了涩了。经历过这么多后，她以一个母亲的心已能理解她母亲的心了，她只能在心里对她亲爱的妈妈诉说，她不能用她的失败，去刺伤母亲那颗慈爱的心，母亲

生她养她，爱她疼她，她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对她的爱，那时她不能接受她这种爱，现在，她理解了她。

第84节：谢冰莹全传(83)

母亲吹灭了灯，回到她自己床上去了。冰莹却不能再睡了，母亲仍然深爱着她，是她深深地刺伤了她，泪水像涌泉般从她眼里往外漫，她不敢哭出声，怕惊动了母亲。如果自己再不好好做人，再不好好地振作起来去奋斗，她就太对不起母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已完全平静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她已有了具体想法，她在上海还有很多熟人和朋友，她拟再次去上海寻找出路。

翔来看了她，她说很后悔当初没有和她一道逃走，以致如今完全成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冰莹没敢把她几年所经受的苦难告诉她，只能安慰她说："你不要后悔，人生的路曲曲弯弯，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恐怕付出九死一生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呢。"

翔告诉她，萧明已娶妻生子。她说："这就好，我希望他幸福。"她歉疚的心这时才稍稍舒松一点。

她在家里只住了一周，就告别了父母和家人，经长沙到了武汉，去看女儿。她见小符冰在奶奶和姑姑的精心喂养下，长胖了许多，她尽管有些难舍，但女儿跟着奶奶比跟着她享福，她也只好认了。

1931年2月下旬，她含泪吻别了女儿，拎着简陋的行李，带着新的希望，乘上了开往上海的江轮瑞和号。《青年王国才》

十里洋场的上海，第一大难题就是找房子。

诗人林庚白住在法租界霞飞坊三十三号的楼下，他向她伸出了援助的手，让出一间，租给谢冰莹做了临时栖所。

林庚白生于福建闽侯，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造诣极深，特别喜欢新诗，著有《庚白诗存》、《走那一条路》、《赤裸裸的我》等诗集。他是个热情率直的人。成了冰莹的二房东后，他们每天至少见一次面，谈起话来就没个完，上自世界国家大事，下至贩夫走卒，无所不谈。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因为他，她

又结识了更多的作家朋友。冰莹把希望和未来寄托于她手里的那支笔，常常写到深夜。

３月１日，她在《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了她抵沪后的第一篇小说《理智的胜利》。接着，她在该月刊上发表了《我的读书经验》、书评《读〈恋爱与新道德〉》和《我幼时的学校生活》。这期间，她活跃在上海左翼作家中，她给鲁迅写过信，寄过稿，到郁达夫家作过客，吃了王映霞做的菜，结识了诗人柳亚子，得到他的多方关心和呵护。柳亚子在那年八月发表分别赠给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蒋光慈、阳翰笙、叶绍钧、谢冰莹、丁玲的《新文坛杂咏》，竟然把年仅二十五岁初涉文坛的谢冰莹列入其中。这首赠诗是这样写的：

谢家弱女胜奇男，

一记从军胆气憨。

谁遣寰中棋局换，

哀时庾信满江南。突然有一天，她在她的书桌上看到了一封粉红色信封的信，字迹非常清新娟秀。里面就写了一句话：“姊姊：号负了你，他的误会刺破了你的心，让我来用这颗赤热的心，医好你的创伤吧！”

这封信是顾凤城写给她的。

她第一次漂到沪上的时候，他们就已认识。那时他在上海光华书局做编辑工作，常用清梅、小苹、凌梅笔名写文章，非常热爱文学。由于工作的关系，他跟很多作家都有交往，他那时就很喜欢冰莹，可她的心早许了符号。而顾又小她二岁，她只把他当做小弟弟看，从来没把他往爱情上想。她和符号去了北平，他们也就没有再联系。她再次来到沪上，是怀着开创未来前途的希望来的。她已在心里告诫过自己，她那颗被符号刺伤的心，决不寄望救世主来抚平它，更不祈望他人来拯救，她要靠自己的理智，自己的努力创造，来抹去留在心上的瘢痕，她要用勤奋写作的成果，来鼓励自己，充实因失爱的心灵寂

寞。她虽然还未完全从爱的苦海里浮上来，她也决不想又被另一泓爱水所湮没。她现在只想要朋友要友谊，不想要爱情和爱人，她不想再要痛苦。可顾凤城这封信，却像一双桨棹，搅乱了她理智的心湖，让她感到惶恐、悸动和紧张。她想远离爱情，爱情却偏偏找上了她。她气得把信撕得粉碎，还用脚踩了又踩，她决心不再理他。她决不能让爱情来误了她的前程。

她强制自己平静下来，坐到书桌前，潜心到写作中。

“莹姊。”他微笑着站在她面前，没提他信的事，“你不是想找个稍微安静的房子写作么？”

刚刚还在心里下了狠心，不再理他，可当他笑逐颜开地站在她的面前，她的心却又硬不起来，他要爱我有什么错？我有权拒绝他的爱，但我无权不叫他爱呀，而他是为给她找房子来的，她怎么能无端地不理他呢。她停住笔，抬头看着他答道：“是呀。”

第85节：谢冰莹全传(84)

“江湾有幢房子，附近环境不错，很安静。住在里面的不是学者就是作家，人员不复杂，他们都称它为黑宫呢。租金也不很贵。你若想去，我现在就陪你去看看。”

“那好呀。”冰莹收拾起钢笔文稿就和他出门了。

冰莹非常满意黑宫，当天就搬了过去。顾凤城帮她收拾房间，又陪她到附近熟悉环境。他们在江边草地上小坐了一会，就往回走，谁也没有提起那封粉红色情书的事。他们走到黑宫门外，凤城说：“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去找个地方吃晚饭，好吗？”

理智一直在警告她，尽量远离他，不能再和他出去吃饭。可她却又管不住自己的行动，她的脚竟然随着他走去。他们吃过晚饭，他又把她送回住处，领着她去和他相识的作家们见面，介绍他们认识。在黑宫转了圈，他才恋恋不舍离开她。

黑宫非常幽静，整座院子，白天黑夜都没有一点声音，比岳麓山昆涛亭还要安静。冰莹如醉如痴，没日没夜在那间小房里写作。沉浸在创作里的她，忘了吃饭，忘了睡觉，也超脱了痛苦，她有时实在要睡了，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会，醒了又接着写，有时实在饿得不行，就去附近的复旦大学合作社买几个小面包，边啃面包边写作，有时写着写着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面包，老鼠跑来偷吃她手里的面包她也不知道。

凤城来了，邀请她去城里吃餐饭，看场电影。她直摇头说：“请你不要打断我的思路。”凤城只好到别的朋友房里去坐坐，别的朋友来了，她也照写她的，不跟他们打招呼，也不说话。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们也能理解，吐吐舌头，放轻步子，去别的房间闲聊去了。但凤城还是每天都来，他说她太辛苦了，得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强拽着她放下笔，把她带到城里去看电影，请她吃一餐，给她补充点

营养。她在不到二十天里，完成了两部十四万字的文稿，《青年王国才》和《青年书信》

《青年王国才》，是她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

这篇小说描述的是：沉迷于和女同学梅英恋爱中的北平文光中学高一学生王国才，在偶然碰到了同窗好友以仁，在和以仁的交谈中，了解到以仁投身革命一年来的不平常经历和他思想的迅猛进步，他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沉浸在布尔乔亚的恋爱之中，那样会消磨自己的意志，他决心要向以仁学习，克服那些影响自己思想进步的颓废情绪和小资情调，努力上进，与过去决裂，复活青春，做一个勇于斗争，反抗民族压迫，捍卫国家尊严的进步青年。冰莹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道："我们不能像绵羊般驯服，忍受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压迫，我们是革命的先锋，因此我们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进群众的队伍，和他们同生共死……"

冰莹将这两部长篇寄给了鲁迅先生，并给他写了封信，请他批评。很快，上海专门出版新文艺著作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告诉她，鲁迅先生把她的两部书稿给了他。

伴着这两部长稿的完成，冰莹爱的防线也被顾凤城攻破了，她又一次落入了爱的罗网。他们在英租界梅白路长康里租了间楼房，她的婚礼也很特别，参加结婚仪式的只有五人：新郎、新娘、主婚人顾凤城之父、新郎同乡、新人共同的朋友作家李白英，证婚人柳亚子先生。桌上点一对红烛，新郎、新娘肃立，先由证婚人柳亚子先生宣读结婚证书，再由新郎、新娘、主婚人、证婚人在证书上一一盖章，婚仪就算结束。接着，参加婚礼的五人，在房间里吃了一顿饭。几天之后，冰莹夫妇在杏花楼宴请作家朋友。婚宴分两天举行。第一天请的是中间和靠右的作家，第二天请的是左翼作家。顾凤城一直在光华书局工作，跟许多作家都有来往，来祝贺的人很多，一向本色不喜欢修饰的冰莹，这天穿了件蓝地白花的旗袍，让人一看就会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美得那么清新，水灵，透溢出勃发的青春。丁玲以

“凤城寒尽怕春宵”为题，叫大家写诗。作家纷纷响应，争先恐后起立，朗诵他们献给新婚夫妇的贺诗，把婚宴的热烈喜庆气氛推向一个个高潮。只可惜这些诗词一首也没保留下来。

8月28日，冰莹完成了《〈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一文，就从黑宫回到她和凤城的爱巢长康里。凤城到书局上班去了。她拿起一本新到的《小说月报》准备读时，邮差送来了一大包书和一封信。信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写的，他告知她《青年王国才》和《青年书信》已经出版，奉上样书各十本。他说，两书刚一面世，就受到各方好评。尤其是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才》，反响更为强烈，被认为“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一部反映青年生活的较好的作品”。对她表示诚挚的祝贺。并说，两书版税共六百五十元，他已开出，请她到他们那里去领取。

第86节：谢冰莹全传(85)

冰莹看完信，高兴得都要发狂了。这对她，真是天大的喜讯。她急不可待地解开那捆书，一股新鲜油墨的芳香扑面而来，她深吸了一口这好闻的味道。她先拿起一本《青年王国才》翻了翻，又拿起《青年书信》，虽然不是第一次出书，可这两书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是她第二次到沪上闯荡取得的第一个大收获，她心里溢满了快乐。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稿费，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把书放到桌上，收起信，拎起小提包就出门了。当她从北新书局账房手里接过那厚厚一摞钞票，六百五十块！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她不但没有拥有过这么多钱，也没一次见过这么多的钱，这个数目于她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哟！她把那摞钱，包了又包，放进提包中的夹层里，热泪盈眶地向李小峰先生道谢。“谢谢您一次出了我两本书，谢谢您付给我这么一笔稿费。我心怀感激。”

“说感谢的应该是我啊。”李小峰真切地说，“首先是你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书稿，才有两本受读者欢迎的书。”他突然想起书案上的一份报纸，拿起递给她，“上面刊了篇署名金民天的书评，你看这一段，我用笔画的地方。”冰莹读了起来：“……虽然没有像《从军日记》那般深刻地表现着革命的情绪，但是，著者会运用灵活的手段，美丽的字句，深刻地描写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悲哀，及其最后的转变！”“是在这个旧社会将要崩溃，新社会快要诞生的过渡时代的社会里普遍而常有的事件。”

“你拿回去留着吧。”李老板又告诉她，他准备在近期加印一次。

这又是个好消息，冰莹心里想着，一个人走运或是要倒霉，都是挡不住的。她喜滋滋她把刊有书评的报纸放进提包，和那摞钱放到一起，向李小峰再次道过谢，拎起提包，出了北新书局办公室。一出门，她就把包紧紧抱在怀里，害怕被人抢去了。回到家，她插紧门，把钱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数起钱

来，六百五十块，不多不少。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拥有这么一大笔款子啊，是她用笔写来的钱啊！钱虽然只是身外之物，可这笔钱意义非凡，它给了她自信，给了她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决心，是激励她继续前进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文坛给予她的肯定和承认。

她把这摞钱包了又包，裹了又裹，上海的小偷很多，不知放到哪里最安全。最后，她选择把它放到枕头下面。

她又拿起《青年王国才》，自我欣赏了一会，又闻了闻新鲜油墨的香味，这书稿是鲁迅先生交到李小峰先生手里，应该给他送一本。她就在书的扉页写上请他指正的字样，又给他写了封信，对他表示谢意。把书包好，写上了地址，放到桌上。她的思绪又落到枕头下面那包钱上。这么一笔钱，她要派个大用场，不能随便花它。她一直想继续深造，早就有到日本留学的愿望，可都是因为没钱，愿望就成了她的白日之梦。这个心愿突然像电光火石般闪回到她的脑际，她猛地往起一站，对自己说，我要用这笔钱去日本深造，了却我的心愿。

她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她出了新书，拿了这么一大笔版税，她又确定要用这笔钱去日本深造，这样的大喜事，凤城还不知道呢，她想要凤城立即回来与她共同分享，他还不知道她已回了家，她要告诉他。便拿起写给鲁迅先生的信和送他的书，锁上门，去到附近的邮电局，寄出了信和书后，给他挂了个电话，她想要给他一个惊喜，没告诉他拿到版税和样书的事，只说："亲爱的，我回来了。"就挂断了电话。

按常理，婚后男女理应住在一起，何况他们正值蜜月新婚之中呢。可冰莹要坚持她的独立性，写作时她仍住在黑宫。她曾是一个爱情至上者，为了爱情，什么都不顾，只要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要，都可以牺牲，在经历了和符号的爱情悲剧后，她的爱情观有了变化，她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不能把爱情看做人生的全部，爱情只是人生的一翼，事业和爱情同样重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许事业比爱情更重要。女人若没有事业，不但在社会上没有地

位，没有独立人格，在家庭里同样没有地位和人格的独立，那她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就会遭受蔑视和欺压。女人首先要有独立的事业，才有独立的人格。正因为她不愿依附凤城，凤城仍然像婚前样热恋着她。她什么都没说，只说了声她回来啦，他就坐不住了，立马赶回来了。

他衬衫都没脱，把公事包一扔，汗淋淋的身子就紧紧抱住了她。“亲爱的，想我了吧？”他那火辣辣的双唇就堵住了她的嘴，“你让我想死啦。”

冰莹回吻着他，他们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尽管时值炎夏，他们单薄的衣服都汗湿透了，却丝毫没有在意，越抱越紧，扭成了一体，滚到了床上。两人就进入欲仙欲死的仙境，发出了忘情的呻吟。

第87节：谢冰莹全传(86)

“城，我告诉你，在北新的两部书都出版了哪！”冰莹最先从仙境中回到人间，清醒过来，她推了推酣睡在她身边的他，“我领来了六百五十元版税，真没想到，会有这么的多。”

“啊？”凤城被这喜讯惊醒了，他像个突然得到心仪已久的生日礼物的小孩子那般，激动得往床下一跳，双眼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真的？”

“看你见钱眼开的样子！”冰莹弓起食指嬉笑着刮了下他的鼻子，从枕头下面拿出钱包，摊放到床上的凉席上说，“我要用它去圆我一个梦！”她跳起来走到他面前，“留学日本的梦！”她微微仰起头，合上眼睛，噘起嘴唇，“你祝福我吧！”

“你要去日本？”凤城眼里的光芒倏地黯了下来，他没去迎接她那颤动的双唇，“我们刚结婚，你就要走？”他双手攥住她的肩，把她拉到他的面前，愣愣地盯住她的眼睛，“莹，你也太狠心了，你知道我离不开你，你这不是要我的命么？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到日本去深造是我久有的梦想。”冰莹深情地说，“就因为穷，无力来圆这个梦。现在我有了这个条件，我不想放过。亲爱的，你爱我，我知道，你不想我远行，我也理解。”她把头靠到他怀里，“我也爱你，可我不想因为我们的爱，就放弃前途，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去实现深造的愿望。”

1929年在上海

他拥紧了她。“我不是不支持你去实现求学的理想，我就是舍不得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一天都离不开你。能不能再想想，体会体会我的感受？”他像跟姐姐耍赖的弟弟那样，把头紧紧埋在她的脖颈上，发起了嗲，“我会因想你发疯的！”泪水就滚了出来。

若是在过去，冰莹早就经受不住这些爱的话语的攻击，乖乖地举手缴械了。可如今的冰莹，是经受过爱情的痛苦之火冶炼过的，她的

意志力几经锻造而变得坚硬了许多，她拍拍他的肩背，冷静地说："亲爱的，你别这样好么？"就像大姐抚慰弟弟那样，"我是去留学，又不是离你而去，真像个孩子，还好意思唱鼻涕歌！"她把他从怀里推开，拽到桌子边坐下，用手帕替他揩去泪痕，又在他脸上扒拉了一下，"也不害羞。"

"我不要你走！"他拉住她的手，"那要想死我的。"

"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更改的。"她的微笑里透溢出坚定，"你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她挽住他的肩，"傻孩子，我又不是不回来，想我了就写信不好么？把你的思念寄给我，我们不就可以再恋爱一回么？距离产生美，我们的爱还会更深一层呢。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你可以多写些文章，还可以替我整理文稿，这不更有意义更浪漫，也能解你的寂寞么？"

顾凤城虽然舍不得她去日本，可他了解冰莹的心性。他想起了他向她求婚的场景。

她那会还住在黑宫，刚好写完那两部长稿，他去邀她到江畔的柳林散步。他单腿向她跪下求婚。她却硬将他拉起来说："你先别忙着求婚，你得先了解我对爱情的看法。如果你赞成我的爱情观，我们再来谈婚论嫁。"

他吃了一惊，怔怔地看着她，他没想到她会这样一本正经回答他。他说："我四年前就爱上了你，还用得着说这些么？"

"要说！"她调皮地看了他一眼，把他拉到一棵老柳下。"亲爱的，"她说，"你还不太了解我，我这人的性格豪爽，坦白，真诚，像个男的。我坦白地告诉你，我需要爱情，也需要友情，但我更需要自由。我不能没有朋友，而我交朋友不问性别，还更喜欢与异性朋友交往。因为男人不像女人那样小肚鸡肠，交流不需要掖着藏着，交往更坦荡。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我常因和异性做朋友，招致无聊的谣诼。我胸怀坦荡，我不在乎他们如何说我，我以为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为何就不能做朋友呢？恋爱本来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尊贵的词

语，可到了那些以为与异性来往就是恋爱人的口中，简直比猪狗都不如了，他们以自己卑鄙恶浊的思想去忖度别人，以为与异性朋友往来就是恋爱，而恋爱是会发生什么爱的关系的，这正像封建社会掌管礼教的那些王八蛋，他们看见自己的媳妇或者女儿甚至老婆，和男人说几句话，以为就是偷上了野男人一样。这样卑鄙的人，不是看轻自己的人格么？”她越说越愤慨，“凤城，我看不起那些看轻自己人格的人！我以为，我是属于社会的，我像男人一样为社会工作，我更需要自由，爱人可以占有我的心，我的爱情，但他不能干涉我的事业，不能禁止我或干涉我跟朋友来往，那是绝对不成的！这就是我的爱情观。我和符号为何从爱得死去活来，到走向毁灭，就是他无视我的自由，不相信我对他爱的真诚，诬蔑了我的人格，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第88节：谢冰莹全传(87)

他虽然没有她那样的人生经历，也还不能完全体会她坎坷人生，但他还是能理解一个单身女人立足社会的不易。正处在热恋中的他，听了他爱着人的这番话，很受感动，他再次跪下对她说：“我完全赞成你的爱情观，我决不因为爱你而干涉你的自由和交友，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当尽力支持和帮助。我尊重你的独立和自由。请求你嫁给我！”

她感动了，泪水唏嘘地抱住他说：“起来吧，我答应你。但我还是不太相信男人的誓言。我姑且相信你。”

“我若说话不算数，天打……”

她慌忙捂住了他的嘴，“我相信你的誓言不会变成谎言，还不行吗？”她不让他说下去。

顾凤城想到这儿，不由对她苦苦地一笑，“我知道，我的爱再热烈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他长叹一声，“留学是好事，我支持你去。”尽管语气有点酸溜溜，还是感动了冰莹。

“谢谢！”冰莹搂住了他，在他的脸上额上眼睛上狂吻起来，“亲爱的，我知道你会支持我。”驱逐出境

1931年9月18日，顾凤城把谢冰莹送上从上海开往日本神户的邮轮皇后号。可他们却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就在这一天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邮轮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后，抵达日本长崎。喜欢旅游和热爱自然风光的冰莹，就和同行的留日学生秦元邦，上岸观赏长崎的风光。秦是广东人，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专业，他们是在预订船票时相识的，一路上，他给冰莹许多关照，向她介绍日本的名胜风光，日本的什么东西最好吃，什么东西最好玩，还说了一些日本的民风民俗。可他们刚一踏上长崎，就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喜形于色，街头到处张贴着彩色标语和号外。冰莹虽然还不识日文，但从日文的汉字中，粗略地知道了那些标语、号外标题的意思：“皇军占领沈阳！支

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她惊骇了，不禁惊呼一声：“天哪！秦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会这样？”

秦元邦正在看圈了许多红圈的号外和贴在号外旁边的三张《朝日新闻》。他说：“糟了，糟了，我们离开上海刚二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们的军队为何不抵抗，我们的东北就这样丢了？”他不住地摇头，悲叹。“我决不相信，胡说！胡说！日本人一贯善于造谣！”

冰莹也想不相信，但她看到日本人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气，以及他们看他们这两个中国人的目光，她愤怒之极，真想对他们大喊大叫，强盗！无耻的强盗！愤怒烧红了她的眼睛，再也没心思没情绪去逛街观景了，她悲愤地转过身，和秦回到船上。

船舱空荡荡，他们二人心里咆哮着愤怒的岩浆，很不好受，这个消息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冰莹，她对这次到日本留学寄予了极大希望，她觉得她的美好憧憬在顷刻间消失了，她怎么能把前途和希望寄望于对她的祖国发动野蛮侵略战争的敌国呢？她对秦说：“我们应该回去，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抵达神户，我们就买票返回上海，好吗？”

“你不要急着做决定。”秦想了想说，“现在回到上海，我们也不能马上去参加作战，把东北夺回来。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吧。”

“刚才在岸上，那些日本人看我们的目光真让我受不了。”冰莹气愤地说，“我们还留在这里，怎能忍受这样的刺激？”

“到东京去读书，受刺激肯定免不了。可你来一趟不容易，你至少要看看小日本的风景名胜呀，我们是热爱文学的，游历就是学习，就是开阔视野，认识生活，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要拒绝了解敌国，起码要到日本各地游历几个月。在东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在必要的时候，会组织集体回国的。”秦开导着她，“谢小姐，你冷静地想一想，再作决定，好吗？”

冰莹想，秦比她年龄大得多，他在日本已求学几年了，他的人生阅历比她丰富，他的学识见解都比她高，他的分析也有道理，就没有

再坚持要立即回国了。一路上，他们又听到一些关于东北沦陷的消息，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很少说话。抵达东京后，秦把她送到住处：东中野的中野女生宿舍，就走了。中野女生宿舍的舍监是一个老处女，为她们服务的是一个叫米子的青年下女，她满面笑容地接过她的行李，把她送到她的房间。她很热情，一会给她送开水，一会领她熟悉宿舍的环境，温柔和善，对她很友好。米子是她认识的第一个日本朋友。这家宿舍还住了几位中国女留学生。有广东来的，就读于日本女子大学的郭剑儿，和就读于日本女高师的梁左四。她们的日语非常流利。有东北来的王文田。她才来一个月，就住在冰莹隔壁房间，东北沦陷的消息对她打击很大，她整日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冰莹安慰她说："不要太伤心，我们中国人决不会任日本军阀长期占领东北的，哭没有用，我们要复仇，夺回我们的东北！"

第89节：谢冰莹全传(88)

“我的父母兄弟都在东北，不知他们的死活，我怎能不急？”她哭得更凶了，“日本军阀是我最大的敌人，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斩尽杀绝，我在这一天都受不了，我要立即回祖国去！”任何人都劝不了她。米子都怕进她的屋，说她疯了。没多久，她就离开了日本，到英国上学去了。

冰莹每天都起得很早，七点钟在宿舍吃过早饭就去上学。步行到车站，再乘车去学校。去车站要经过一处两旁都是别墅区的幽静林子。有一天，她和郭、梁结伴而行，三个日本孩子向她们身上扔石头，边砸还边骂她们：“支那人，亡国奴！”“支那人，亡国奴！”冰莹她们也捡石头回击他们，骂他们“巴格牙噜！”她们都非常气愤，恨不得扑上去狠揍他们，但担心他们家的大人出来找麻烦，只好边打边走，快到车站了，还听到三个小混蛋在大声叫骂“支那人，亡国奴！”冰莹气得心都要淌血了，泪水就在眼圈里转，但她忍着不让它在日本人面前滚下来，“小日本，我们中国人决不会屈服的，”她咬牙切齿地对同伴说，“总有一天，要把它们消灭掉！”

“真是岂有此理，堂堂的中国留学生还要受日本小孩的欺负！”郭剑儿义愤填膺。“还有更气人的呢，我们的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公开侮辱我们，他把东北的地图画在黑板上，用箭头指出日本兵从什么地方进攻到什么地方，并说这些地方在军事上如何重要，出产如何丰富，还故意望着我，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真是欺人太甚！”冰莹把含在眼里的泪水吞了回去，眼里射出复仇的光芒。

“还有更无耻的呢。”梁小姐接上说，“我们班一个教员，竟然在课堂上说，‘我们占领东北，是中国人的幸福。中国政府太不行了，不能管理人民，所以需要请我们大日本皇军去统治。’当时我真想给他两记耳光，可想到自己是在虎口里，只得把愤怒吞回到肚子里。”

冰莹只能把愤怒和痛苦埋藏在心里。她一面努力学习日文，一面勤奋笔耕，不断地把她的作品寄回国内发表。她与顾凤城虽然结了婚，可她未能明确地与符号的悲剧作个了断。这件爱的官司在她心的深处较量了许久，她不想掖着掩着，她要公之于众，作个公开的清算，她也要让符号知道，是他亲手绞杀了他们爱情的生命。这篇题作《清算》的文章，一泻千里，她写她感情上的矛盾和痛苦，诉说她和符号离开后的悲痛和复杂的内心斗争。“在理智上无论如何痛苦，我都应该爱着奇（符号在天津用名符业奇）的，因为他是如此可怜，而他家又需要我的帮助。然而在情感上，我对他一天天冷淡下来，这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1929年的旧历年三十夜以后，我便对他失掉了爱情。”她向符号倾诉着衷情，“我也明白知道你是因太爱我的缘故，而想极端地占有我，不让人家爱我，或我去爱人家，但是奇哟，你侮辱了我，你冤枉了我，你太不了解我。我至死不能忘的三十晚上哟，你夺去了我们爱的生命，你破坏了我们爱的幸福。你是恶魔，你是我的仇敌，也是我的恩人呵！”她向世人公布了她的爱情观。她下笔就是三万言。写完之后，她觉得一直挤压着她的这出爱情悲剧，算是拉上了帷幕，她的心空也廓清了。这就是谢冰莹风格，不管他人怎么议论，她心如明镜。

她把这篇文稿寄给了顾凤城，请他转交给《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将它刊在1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这篇自传体的小说一经刊出，在上海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冰莹了结了过去那段痛苦的情债后，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学习上，深入研究了解日本文学。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此时已经发展成为日本文坛主导性的文艺思潮，她不但认识了一些站在反对日本军阀统治立场的下层劳动者，和他们建立了友谊，她还认识了日本的一些普罗文学作家和爱好者，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文学活动。有次，她在参观普罗诗展后，写了一篇抒发她对革命文学赞美的文章《感想》。这篇随笔性的短文，被日本的普罗作家翻译成日文，刊载在《普罗诗

刊》上。她还和他们一同创办编辑出版了妇女刊物《妇女世界》，介绍新时代的妇女生活和妇女运动的理论，给困惑迷惘中的女性以出路。

她到东京不久，就认识了先她半年来日的胡风。

胡风是春天考进日本应庆大学英语系的，但他深受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化名中川，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研究会，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用谷非笔名在《艺术研究》、《普罗文学讲座丛书》上写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及左翼作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冰莹和留日中国作家往来密切，她和胡风、任钧、以群四人一同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她开始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深刻的认同，这对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她笔下的人物与她过去作品的人物也不同了。她的作品不再只局限在恋爱体验，两性情感的悲悲戚戚的抒发与描写，转而为劳动者弱小者立传。如小说《抛弃》、《林娜》、《新婚之夜》、《梅姑娘》等等。她的散文《女苦力》写一个十来岁的姑娘，为赚二毛钱，挑着沉重的煤担子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文章中的我，想挑着看看，却惭愧地放下了。“她（小姑娘）比我们每个人都强，中国今日的男女学生，这些没有用的有闲阶级的知识分子，文不能做录事，武不能做挑夫的人，都应该尊敬她们，钦佩她们。”《梅姑娘》写了一个出身贫寒人家的一个美丽温柔的梅姑娘，被迫嫁给一个无骨软体的富家儿子，最终投水自杀结束生命。她饱蘸同情悲愤之笔，控诉了有钱阶级的残忍和不人道。

第90节：谢冰莹全传(89)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展，生活在被侮辱被压迫不自由的刺激环境中的中国留日学生，个个心里都窝着愤怒之火，想复仇，想反抗，反抗的情绪也越来越昂扬高涨。中华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决定在青年会会堂举行追悼东北死难同胞大会。为了这个追悼会的成功，秘密地开过四次筹备会。冰莹积极地参与了追悼会的筹备。她和同胞们一起，进行地下秘密串连，相互通知，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日本侦探，他们把会议时间定在清晨六点。负责会场的筹备委员，一夜没睡，贴标语，挂挽联，挂花圈，布置主席台。冰莹四点多钟就赶到了会场。没想到还不到五点，一百多名侦探和警察就开进了会场，如临大敌一般站起了岗，从大门外开始，四人一组直到会场，气势汹汹地拦住中国学生检查，连一支自来水笔都不放过。同学们越来越多，在东京的一千多中国留日学生都来了，警察故意拖延检查时间，同学们都拥挤在门口。大家不由愤怒起来，潮水般一齐往里挤，那些检查的侦探警察拦不住，就和学生推搡起来，学生们正一腔仇恨急需要发泄，也抡起了拳头，双方打了起来。

一群凶恶的侦探，冲进会场，冲上主席台，一把扯下挂在上面的国父孙中山遗像和贴在上面的“复仇雪耻”四个大字，撕毁挽联和标语。他们的粗暴横行，更加激起了同学们愤慨。见此情景，大会主席没有等到六点，就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会场立即静了下来，没有一点声音，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比死了父母还难过伤心，静静地为东北死难同胞默哀，会场中弥漫着凄凉悲壮气氛。

主席开口就说举行这个追悼会的意义，刚说出“日本帝国主义”几字，凶狠的侦探就一拥而上，把他从主席台上拖下去就打；第二个接着冲了上去，他说得更加激昂慷慨，又被拖了下来；第三个接着又冲上去，又遭遇警察的暴打，也被拖了下来。同学们丝毫不畏惧暴力，他们前仆后继，拖下一个上去一个，他们大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血债要用血来还！”会场内群情愤怒，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的东北同胞报仇！中华民国万岁！”纷纷举起桌椅，向侦探和警察们砸去！会场成了愤怒的海洋。这时鬼子的枪响了，他们朝天打了三枪，捕走了上台演讲的人和为首举起桌椅揍他们的人。和她同船来日的秦也被抓走了。一千多人被强制从会场驱散，他们所有参加会的人都被警告，一律把他们驱逐出东京。限他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日本。

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冰莹的心底。“一·二八”隆隆炮声中

1932年1月初旬，冰莹和一千多留日学生遭日本政府驱逐，乘船回国。

顾凤城得悉冰莹回来的消息，很激动，擎着一枝红玫瑰直奔海轮码头。当她一出现，他就迎上去把花献给她，拥抱起她说：“亲爱的，我在这里等了你一个多钟头了呢。”接过她的行李，一同出了码头，他叫住一辆人力车，就跟车夫砍起价钱来。为了二毛钱，僵持不下。冰莹不耐烦了，率先坐到了车上说：“快上来吧，车费我出。”

他还想要车夫让步，又怕冰莹不高兴，只好也坐上去，攥住冰莹的手说：“亲爱的，不是我小气，过日子不容易，处处都应精打细算。你去日本时，我一次就花了二十八块钱给你买衣服，我的出手可谓阔绰吧？”

冰莹没有再说话，她心里泛起一缕不快。他还念念不忘他花了二十八块钱给她买衣服的事，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记得当时她看上了一件衣服，也说好了价钱，他说这家斩客，要店家再让半块钱，店家不让，他就拽着她去别家。她挑中了一件月白色的秋褂。又是一番讨价还价，为三角钱，他又扯着她走进另一家。他帮她选了件水绿色真丝裤褂，店主说少了二十八元不卖，他说至多二十元，多了他不买。他又要再到别家，最后是她发了脾气，说她自己买，才将这套衣服买下。他这人在钱上太斤斤计较，她又太爽快了。为了这些鸡毛小事，

他俩争过好几回了。她以为他改了呢，怎么还是这样。一个男人竟和一些家庭妇女似的，为了一分钱，也要较真个半天。

到了长康里，他开了门，叫车夫把行李拎进屋里，付过车资，他转身进了门，就插紧门扣，脱去大衣，拦腰抱起冰莹说："我的爱人回来啦！我的心肝宝贝回家了！"在室内转了个圈，把她放到床上，俯下身去看着她的眼睛问，"你想我了没有？"

冰莹没有回答，她合上了眼睛，没有理睬他。

他一把抱住了她，把他的嘴唇紧紧堵住她的嘴唇，使劲地碾起来。冰莹渐渐忘了刚才的不愉快，开始回应着他，伸手抱住他的脖子，她敏感的舌头也伸进了他嘴里，和他的舌相互绞在了一起。他伸手解开了她的衣扣，松开了她的裤带，他褪去了自己的裤子，两个激情的躯体立即融成了一体，掀起了生命的激浪，发出急促的呻吟。

第91节：谢冰莹全传(90)

冰莹只在家稍事休息了一会，就给朋友们写信。她写的第一封信是给日本中野女子宿舍的下女山边米子的。在日本的那些日子，她给了她很多安慰和友情，她教她日文，她教她中文，她非常同情中国人民，憎恨军阀侵略中国的行径。她一连写了几十封信，有给她的恩师林语堂、孙伏园、柳亚子的，有写给军校的同学的，有给作家朋友们的，还有给三哥和父母的，她也牵挂着小号兵，给她奶奶也写了封信。一直写到凌晨。

凤城很不高兴，几次拉灭灯，要她上床睡觉。他关她开，两人为这事又闹了个不愉快。可冰莹又受不住凤城的热吻，第二天早晨起来，二人又和好如初。吵吵好好，好好吵吵，他们的性格差异太大。冰莹向柳亚子诉苦说，她和凤城生活在一起已没有了幸福感，而是像穿着件湿衣服那样不舒服。

冰莹的创作激情像海浪那样冲撞着她。为了避免相互干扰，她找了个住处，夜以继日地写作，就像昔日在黑宫那样，忘了吃饭和睡觉，她一连写了好几部小说。

回国后，她就已感受到青年学生们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从过期的报刊中得知：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冒雨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部请愿。因得不到结果，愤怒的学生捣毁了外交部。1931年11月26日，上海一万多学生冲破重重阻拦到南京请愿。12月5日的《生活周刊》写道：他们“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甚至有病苦不支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她又刚从报上看到，12月17日，北平、天津、汉口、广州、济南、杭州等地的学生代表三万多人，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出兵抗击日本侵略，收复东北，竟然遭到军警枪杀。她受到极大的震动。她不明白，政府为何不抵抗？她为之深深地痛苦。

1932年1月28日晚上，冰莹刚刚写完一部二万字的小说《抛弃》，突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她立即辨出是炮弹爆炸的声音，楼下弄堂里也响起慌乱的脚步声，有人在惊叫，有人在奔跑，人们慌作一团，惊惊慌慌从屋里跑出来聚在一起议论。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想出门去问问，住在隔壁的同乡李嫂站在她的门外大声地喊："谢小姐，你快来看，日本人在放火了！"

冰莹吃了一惊，拉开门奔出来问："日本人放火？"

李嫂拽住她的手就往她家晒台拉，指着火光冲天的地方对冰莹说："你看，北四川路和天通庵一带的房子都烧毁了，天都烧红了，上海都快没有了！"她的泪水涌了出来。

黄黑色浓烟，推拥着像魔鬼吐出的红舌样的火焰在翻滚，爆炸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满天飞舞着像焚烧纸钱的灰片尘烟。她伸手抓住了一块灰烬，立即想到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也在那个方向。那可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宝库啊！莫不是也被日本强盗烧毁了？她的心一阵绞痛，仿佛也在此刻烧成了灰烬。她紧攥着同乡李嫂的手说："不好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毁了！"她咬牙切齿，"无耻的强盗！文明的罪人！"她和邻家大嫂就那样站在晒台，望着那翻滚的火海尘烟叹息。

突然有叫卖"号外"的声音传来。冰莹奔下楼去，不一会，她拿着一张"号外"上楼来了。果然如她所料，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鬼子烧毁了。在日本就积压在心头的仇恨，像压抑得太久的火山岩浆，在心中翻腾咆哮，她真想拿起刀枪，刺进鬼子的胸膛，一下把他们斩尽杀绝。就在这时，楼下又传来叫卖号外的声音："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

"十九路军抗战了，打日本鬼子了！"楼下顿时一片欢腾，有人跟着高呼："国军和鬼子干起来了！十九路军抗战啦！"

冰莹的精神为之一振，仿佛突然注射了一针兴奋剂那样，她往楼下奔去，急切地问："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啦？"

“是呀是呀！”有人抑制不住兴奋告诉她，“我们的军队开上去了！”有人递给她一张“号外”，“你看，你看。”

“我早就在想，我们中国人决不甘愿做亡国奴的！”她接过“号外”掠了一眼大标题，激动地叫起好来，“十九路军好样的！”把“号外”还给了那位邻人，她没有回去锁门，就往长康里快步走去，她要把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消息告诉顾凤城，她要动员他和她一起上前线去支援十九路军。

屋里已没有灯。她有些好奇，这英租界怎么这样平静？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凤城他会不知道？也许他已上街去了，或许到朋友家去了。她拿出钥匙开了门，拉亮灯。凤城和衣睡在床上，他竟然没醒。

她有些不高兴了，上海人都在欢呼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他却在睡觉，她推了他一把：“起来，起来！”

第92节：谢冰莹全传(91)

凤城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她气得吼了起来："你这人怎么搞的？上海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你还能呼呼大睡？"

他这才坐了起来，愣愣地望着她："什么大事？天塌下来啦？"他也有些不高兴了。

"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了，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都烧毁了，不比天塌下来了的事更大？"

"你就是为这事回来的哪？我还以为你想我了呢！"他伸手去拽她，"你怎么这样呀？"

冰莹生气了，她推开了他的手："你平时爱国的调子唱得可高的呀，现在鬼子打到上海来了，你却在睡大觉？"她嗔着他，"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啦！"

"这不就对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国家养兵就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我一个文弱书生就是不睡觉又能做什么？"

"我们去宣传哪，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呀。"她这次没有挥掉他的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在日本受的气，这回可以报仇了！"

"好好，今晚总不能去前线吧？现在睡觉。"他把她拉到床边，动手给她解衣扣，"明天我们去打听打听，如何去支持十九路军。好吗？"他拉灭了电灯。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怒吼了，全上海的民众，不论是工人、商人、学生还是公教人员，都愿意牺牲一切为抗战奋斗到底，掀起了支援十九路军，配合十九路军抗战的热潮。上海五十四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工人一律自动辞工；所有在日本轮船公司做工的华员、水手纷纷离船；在日本商店、住宅做事的店员和佣工也纷纷辞工；工人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加义勇军，和冰莹一起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怀着一腔报仇雪恨的爱国热情，踊跃加入义勇军，拿起枪，直接参战，到前线杀敌；有的参加各种抗日文化团体，用手中的一支笔，和敌人搏

斗。工商业主也纷纷起来抵制日货，断绝和日本的经贸关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车车慰劳品送到前线，一篇篇报道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的文章，每天都用特号字在报上刊登出来，全体上海军民，同仇敌忾。

冰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复仇的兴奋，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之中。她白天参加宝隆医院的救护队，到前线去救护伤兵，晚上就为《妇女之光》编稿撰稿，忙得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复仇的兴奋激励着她，十九路军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精神激励着她，在前线，她亲眼看到十九路军这支钢铁队伍用血肉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硬拼，有位排长的肚子被子弹打穿了，肠子流了出来，他仍拿着枪向前冲，直到呼吸停止，枪还在他手里紧紧攥着。她被抗日勇士的精神鞭策着，激励着，一点也不知疲倦。

上海的文人组织了“上海著作人抗日救国会”，冰莹活跃在这个组织的一切活动中，也认识了更多的作家。体弱多病的白薇拉住她的手说：“‘一·二八’的炮火治好了我的病，我也要和你们一道到前线去！”冰莹见她弱不禁风的样子，劝她别去，她却坚决要和他们一道到前线慰问。有一回，冰莹和许多文人一道到前线去送慰劳品，凤城也被她拉来了。跟冰莹同去的还有她军校女生队的指导员钟女士。汽车开到天通庵停下，一下车，就能感觉到战争的紧张气氛，到处都是电网和沙包，属第三道防线，一些兵士在战壕里待命。他们分头去送慰劳品。冰莹和钟女士抬着一箱罐头下了车，送进一个排长办公的地方。那个排长在大声打电话。她们把箱子放下。形势非常紧张，他连向她俩道谢都没顾及，一个兵士对冰莹说：“我们不需要物质上的慰劳，只需要人力上的补充，希望你们赶快来参加作战！我们的人死伤了很多。”

“好好好，”她激动地连声应着，“我们回去动员更多的人来参战。”

就在这时，响起一阵暴雨似的枪炮声，呼啸的子弹从他们头上飞过。冰莹和她的指导员连忙弯下腰，向着停车的地方躬身前行。等她俩回到原来停车的地方，不见了汽车，一个人也找不到，她轻声唤起凤城，也不见人应答。难道他们开着汽车跑了？冰莹大惑不解，他们怎么能只顾自己，丢下她俩不管呢？

钟女士安慰她说："他们没有上过火线，胆小一点情有可原。"她俩只好步行回来。冰莹回到家里，见到凤城就没好气："你们怎么那样胆小？听到枪响就跑，真丢人！你竟然连我都不等？"

"听到子弹呼呼叫，大家就往车上跑，我一个人……"

"我没回来你也不知道？你不能叫他们等等我们？"冰莹的话像一阵连珠炮，"有些人嘴里喊得好听，开口到前线去，闭口文章入伍，可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了。"

"你说我呀？"他走到她面前，脸涨得紫红，"我就像你说的那样怕死？你这是对我的侮辱！"他真的生气了，"就你真革命，真爱国，别人都是假的！"

第93节：谢冰莹全传(92)

“你别激动，我不是说你的。”冰莹冷冷一笑，“你不觉得我们文人中就有这么些人吗？真爱国可不是口头上说说。你知道现在前线最需要什么吗？是战士，前线兵士告诉我，他们不需要物质的慰劳，他们急需的是补充兵士，是参加战斗的人力。真爱国的就不怕牺牲，到前线参战杀敌！”

他不响了。

冰莹感到万分的痛苦。那天，她没住在家里，去了她租来工作的地方。她和凤城的感情越来越不和谐，从日本回来后，两人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她常写信向柳亚子倾诉。她心烦意乱地坐在写字台边，拉开抽屉，翻出了她写给亚子信的底稿，随意地看了看。“亏他还记得那样清楚，说我去年去日本前，他在丽华公司给我买了二十八块钱的衣服，由此你可知他对于金钱的重视了。唉！这样的人我还能与他继续下去吗？”

她又翻到刚从日本回来后的那一封。“我们的事已各走极端，不过谁也不怨恨谁，请勿担心，我们会好好解决的。”

她看到这儿，不觉自嘲地一笑，“好好解决，我们的婚姻还有出路么？”她恨自己，为何老在爱的攻势面前败北？痛苦都是自找的，怨不了谁，只怪自己太多情，没有爱就活不下去似的。女人哪，女人！吃亏都怨自己。

冰莹饭也不想吃，就伏在桌上，为《妇女之光》写稿。一进入写作状态，她就暂时逃逸出了折磨她的懊恼。

抗战的烈火越烧越烈，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大家全力以赴不惜一切牺牲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停战的命令。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派代表跟日本举行谈判，签订了停战协议，使上海变成了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苏州和昆山一带驻军，却允许日本在许多地方驻扎军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

一场壮烈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就要取得胜利的战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大家心里就像吞下了一只苍蝇样难受。冰莹很不理解，这场就要取得胜利的正义之战，为何要求和？战争结束了，《妇女之光》也停刊了。她和顾凤城的关系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她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就表达了她对国事家事的绝望心情。她写道："我又两晚失眠了，饭，更是吃不下去。我对一切都绝望了！然而，我觉得我要挣扎，为什么我从万重压迫之下打出来的一条生命，要做无谓的牺牲呢？……"

正在这个时候，她收到徐名鸿寄自福建龙岩的信。他在那里工作，他告诉她，他已娶妻生子，妻子是个护士，他的广东同乡，说龙岩是个风光非常美丽的山区，他邀请她到他们那里去游历，说他全家都欢迎她去做客。

冰莹对于美丽的自然风光，一向非常贪婪，贪婪得想走遍天下好山好水，任何美景她都不想放过。山水、人物和民风、民俗，无不是她描写的素材，她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要想写出文情并茂的文章，生活经历非常重要。徐名鸿的邀请激活了她去开拓新生活、新视野的决心，她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和顾凤城短暂的婚姻，离开了上海。闽西行

1932年的初夏，冰莹来到闽西龙岩。十九路军被迫从抗日战场撤到了这里。

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山乡，野花芬芳，山险涧深，林木苍翠，岚气蓊郁。冰莹一下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在欢迎她的宴会上，一位身材矮小，衣着破旧，颧骨突出，两腮消瘦，四肢干枯，走起路来两腿像鸭子划水那样向外摆动，行走非常吃力的残疾老者，引起了她的好奇和注意。她知道，被邀来做陪客的人，都是龙岩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冰莹询问徐名鸿。他说："他是此地有名的平权女校校长和创始人，是位闻名遐迩的提倡女权的教育家。"

冰莹对他肃然起敬。她急切地想了解他，她把自己的席位换到他的边上，第一杯酒就敬给他，问起他的办校经历。

他谦恭地笑笑说："四十多年前，我二十岁，书也读得不多，但我的思想很新，我认为男女都是人，女人的智慧并不比男人差，为何女人要受男人的压迫，这太不公平。我痛恨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从那时起，我就有个愿望，想为妇女办所学校，让她们也能和男人受一样的教育，女人学到了知识和本领，就可以到社会上去做事，不受男人欺侮。我先从尊重我的妻子作起。她嫁我三年还没生育，有人就劝我娶小老婆，我坚决反对。我们夫妻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为这所学校共同奋斗。"

"先生，就这一点，你就让我非常敬佩。"冰莹端起酒杯举到他面前，"您是男士的榜样。这杯酒我敬您。先干为敬。"她一口干了。"先生，您喝了这杯吧，我还等着听您的下文呢。我的父亲也是全心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的，我知道办学不容易，您是如何把平权女校办起来了，还越办越好，成了一所名校的呢？"

第94节：谢冰莹全传(93)

“名校不敢当。”他喝了杯中的酒接下说，“我家也很穷，办校没钱就是一句空话。我得先去攒钱，再回来实现我的理想。我会看相、算命和占卦，我就用我这套江湖小技去闯荡世界。可挣钱难哪！”他仿佛回到了那段流浪的岁月。“我到过厦门、上海、南京、汉口，去过很多大城市，饿了买个馒头，或是喝碗粥，晚上就睡在桥洞里或是人家的屋檐下，五年中，我积蓄了三千多元，我就回来创办平权女校。我做校长，我太太当校工，她一个人除了要打扫教室、院子和走廊，洗衣浆衫和做饭，还要兼做摇铃和接待学生入学等等杂务事。这所学校创建于光绪二十七年，到今年恰好三十周年，那时是十足的封建时代，龙岩的人以为我是疯子，辛辛苦苦赚的几个钱，不去买田置地，办什么女校，还是个平权女校，不是疯了么。更有甚者，一些封建老学究，竟然公开诬蔑我，说我是以办校之名想引诱良家妇女。真是气死了我。但我没有退却，还是把学校办成功了。最初只有四个学生来报名，每天上四堂课，做两堂针线，课我来教，针线课由我太太担任。这四位学生是我们龙岩妇女解放真正的先锋哪！她们不管家庭如何反对如何阻挠，每天按时来上课，风雨无阻。其中的二位毕业后，就在我校任教，她们把教育事业作为她们的终生事业，终生未嫁，我非常敬佩她们。”他说到这儿，喜形于色，“后来，我们的学生一年年多起来，现在有二百八十多了。想进学校的更多，校舍太小，没办法，只能择优而取。”他本来是说给她一个人听的，却引起了席上所有人的注意，他们都倾心听起他的故事。

“唉——”他突然长叹一声，“我们这个地方偏僻呀，人们保守，思想不开化，他们宁可捐款建寺庙庵堂，也没人愿意捐钱帮我扩建学校，很多想进学校的女子进不来，我很不安哪。”

冰莹被他的故事感动得泪水肆流，她说：“先生，我想明天去你们学校参观，行吗？”

校长连说欢迎。

冰莹一夜都没睡好，这个残疾校长的精神，让她的心情难以平静。天一亮，她就起来了，在房东家吃了早点，就按照校长指引的路去找平权女校。她沿着军队刚刚修筑的盘山公路，翻过了两座岭，又转了两道弯，太阳刚刚照到树梢的时候，她就望到了刻有“平权女校”四个大字的一座院门头了。

校长见到冰莹，非常高兴。他立即叫妻子摇铃集合学生，请冰莹给学生们演讲。冰莹没有思想准备，不知跟她们说什么好，说深了又怕她们听不懂，她再三推辞说：“我没有想好说什么，下回来再说吧。”校长说她是第一位到他学校来参观的作家，一定要她跟学生说几句话。盛情难却，只好就校长和校长太太如何艰难创办这所学校说开去。最后她说：“中国有数不清的学校，但没有一所学校像你们的学校，从如此艰难环境里创建而成的，是绝无仅有的，你们能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是你们的福气，是你们的荣幸，你们应该特别努力，学习你们的校长夫妇创办学校的艰苦卓绝精神，以最优异的成绩，回报这所学校。”她的简短演讲，获得了师生们最热烈的掌声。

接着校长陪着她参观学校。她被学校的整洁、幽静，井井有条的管理，一丝不苟的教学和井然课堂秩序吸引着。她当过老师，知道一所学校要办成这样是多么的不易，何况是这种远离城区的乡间。她很感动。在一个教室里，见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在弹风琴，她边上围了十多个孩子在看，她们一见到他们，就都跑回自己的位子上坐了。校长说：“按照课程安排，这个班是音乐课。可我请不到音乐老师，只好让她们自己学。唉——这里太偏僻了，城里的先生请不来啊！”

冰莹的心怦然一动，她突然想要为这所学校做点什么。就说：“校长，我来给你们教音乐课吧！不过我要首先声明，我的琴弹得不好，也许和那位学生差不多，我的歌喉也不好听，但我会一些歌，我可以介绍给她们唱。我在北平女师大读书时，给几家中学教过国文课，我也可以为你教几节国文课。”

“这真是太好了！”校长激动得眼睛发光，“我能请到先生，真是莫大的荣幸。”

冰莹教全校的音乐和高六班的语文。早晨她吃过早点就从城里步行到学校，上完她的课，就又走回城里，翻山越岭，空气清新，满眼苍绿，她感到身心愉悦。晚上改完学生作业，就写文章。她的感情丰富，文思泉涌，她把每一个所得都融进她笔下的文字中，她把文章寄到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后来，她把刊发在《自由谈》上的短文，收进了散文随笔集《湖南的风》中，由北新书局出版。

第95节：谢冰莹全传(94)

调防在闽西的十九路军，成立了一个善后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军长蔡廷锴兼任主任委员，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徐名鸿任善后委员会秘书长。委员有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地方人士傅柏翠等。谢冰莹被委任为宣传委员。徐名鸿制定了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以此组织农民抗日。冰莹协助他做些教育方面工作，编辑起草小学各年级教科书课本，她工作认真负责，敢说敢做，无所畏惧，她亲自选编，亲自校对，还将苏区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巧妙地融进教科书中。她还编排了独幕剧《姐弟情深》。她演姐姐，同科青年雪林演弟弟，剧情写的是姐姐以言传身教教育弟弟，使误入歧路的弟弟痛改前非，走上了光明道路。因为国民党当局忌讳“抗日”，只能用“光明”来隐喻。首次演出就引起了轰动，观者都涌来一睹女兵作家谢冰莹的风采。

冰莹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她也常到徐名鸿家去玩，他美丽的妻子也成了她的好朋友，他们谈起过去的生活和北平那件令人不快的事，谈到符号，就像做了场噩梦。有一回，徐名鸿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个玻璃纸包的东西，笑着对她说：“你猜，这个是什么？”她说猜不着。她的太太郁青说：“我知道，是他的情人写给他的情书。”她好奇地问：“真的吗？”她以为他真有一个情人。

他点点头说：“郁青猜对了，还真的是封情书呢。”他解开玻璃纸，抽出那折叠成四方块的纸片，对她说：“我给你看一下，只准看一眼。”他将纸片在冰莹眼前晃了一下，冰莹一下就认出了是她从前写给他的一封短信，就伸手去抢，他却迅速地放进了口袋。

冰莹的心不易觉察地打了个颤，她想起了她和符号感情破裂的起因，就是他到北平去看她，引发符号的误解，他现在有了美貌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儿子，心里却还不忘情于她，这是不忠于她妻子爱情的表现，她很感不安，她不希望因为她而影响他们的感情。那天他送

她回住地时，她把她的不安告诉了他，希望他忘了过去，珍爱美好家庭，不要让他妻子伤心。后来，她有意远离他，再没上他家去过。

可徐名鸿就是忘不了过去，还是经常来看她。她怕他们的家庭由之发生悲剧，她只在平权女校工作了一个学期，乘放暑假之机，离开了闽西，到厦门游历去了。厦门履痕

冰莹非常喜爱厦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她原只打算在那里作短期的旅游，观观海景，看看那里的名胜名校，就去福州。她没想到她在参观厦门中学后竟然留了下来，而且在那里又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那是她到厦门的第二天，她一早出门寻幽觅胜，看到面临大海建在高高山坡上的厦门中学。她觉得那里是个观海的好所在，信步走了进去。她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校舍整洁，花木扶疏。南国独有的三角梅开得如火如荼，红的白的黄的玫瑰，像片片彩霞开满校园，墙头上的花枝有如串串彩色瀑布倾泻，真是美不胜收。她迈步向着建在最高处一个亭阁走去时，不期遇上了厦中的校长庄奎章先生，他们便攀谈起来，虽然彼此不认识，但谢冰莹的文名在学校有相当影响，当她报出她的名字时，庄校长连忙向她伸出手说："我们在北平无缘相识，却在这南国的厦中相遇了。"冰莹也很高兴，在他的热情相邀下，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们边品茶边聊起来，当她得知冰莹到厦门只是作短暂的旅行，就介绍起他的学校，"我们这里的文学空气很浓厚，我们学校里也有很多钟情于文艺的师生，我想请您到我校任教。"

冰莹并没有想要在厦门工作，感到有些突然，就说："谢谢。这件事我现在还不能给您肯定答复，待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好吗？"

"好。"庄校长说，"我希望您能尽快给我答复。"

爽快是她的本性，可她却在犹豫。他们刚刚相识，仍然算是陌生人，而厦门又没有了解她的朋友，她这人没有朋友活不下去。她迟迟没有给他作答。庄校长一连给她写了三封非常诚挚的信，她被他的真

心诚意感动了，就接受了他的聘书。不曾想到，厦中的教师中有一个她早就相识，暗暗爱恋过的人。那人就是黄维特。

黄维特原名黄经芳，福建仙游人。他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因反对军阀统治，遭到家乡驻军的通缉，被迫背井离乡。驻军放火烧毁了他家和他们的村庄，妻子带着一家老小逃亡乡下。1926年他从北师大毕业，任福建莆田中学教导主任，又遭当地的军阀头子吴威的仇视。他便去投奔了北伐军，任十七军一师宣传科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被列入重点清查对象，逃到武汉，被党派到江西，任南昌公安局政治指导员和革命委员会前敌委参谋部机要秘书，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派回福建，筹建仙游党组织和游击队。1928年，因受党内叛徒陈祖康（当时福建省委书记）排斥，又遭军阀追捕，报国无门，逃到上海，改名黄维特，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他逃到武汉，冰莹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她当时就被他的英俊美貌震撼了，她甚至都不敢正眼看他。可武汉很快也被国民党右派势力控制了，军校解散了。她回了湖南老家，他去了江西。冰莹第一次漂泊流浪上海时，再次遇到他。她曾在《清算》那篇文章中有两段描写黄维特的文字：

第96节：谢冰莹全传(95)

“他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美男子，两个富有魔力的藏着深情的眼睛一触就会使你发狂，你的灵魂会不知不觉被他吸出。”

“特是思想清新的，他曾为我们妇女团体出力不少，他是能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可是他有美丽的妻子，而我也没有梦想过什么，只是心里爱着他，但又不愿见他面，因为见了无论如何我的心会不安静几小时。”

他们的再次邂逅，竟然在一所学校，又是了解冰莹惟一的故人，又都是钟情文学的作家诗人，充满了浪漫的情趣和幻想，自然而然地成了朝夕相随的朋友。

有一天，集美学校请她去演讲，于是她又结识了在集美教授国文的青年诗人方玮德和女诗人游介眉，还有厦门大学的作家谢文炳和郭莽西。当时厦门的文坛非常沉寂，没有一点生气，可他们对文艺研究很热心，他们请冰莹到集美去演讲，请她就当前文学状态发表看法。厦大文学爱好者在她的激励下，组织了“现代文艺社”，郭莽西被推举为文艺社的负责人，尽管他们的诗歌和小说都写得很好，却难以觅到发表的阵地。她想为文学做点事，她与《厦门日报》联系，向他们推荐厦中学生中文艺骨干的诗歌散文作品。在她的建议下，他们开辟一个《曙光》文艺周刊，刊发厦中才子才女们的习作，她亲自为《曙光》当编辑。她的那些喜爱文艺的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她又提议以“现代文学社”为核心创办一个文艺月刊。厦门的作家诗人们无不热烈拥护，他们将刊物起名《灯塔》，大家全力以赴，出钱出力，他们自己撰稿、编辑、校对、跑印刷厂，在他们五个人的同心协力合作下，他们的《灯塔》像一轮小小的太阳，冲破万重波涛，升起在美丽的海滨，厦门文坛突然为之一亮。这朵开在文化荒漠里的小花，给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带来了春的气息和春天的希望。

冰莹和黄维特同居了，也许是上天着意安排的吧。爱，激发生命的热力，冰莹的文章像喷泉似的涌了出来，她写了很多文情并茂的散文和小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她的小说集《前路》、散文集《麓山集》，她这段时间的文章中，不时出现黄维特的身影。像《海滨之夜》、《秋天的落叶》、《心的谴责》、《秋之神》、《黄昏》、《大椿桥的夏夜》、《小鸭子之死》，都有他的描写，写他的爱心，写他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心情，写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情趣。也写了他们对未来向往的不同和他们前路的困惑和苦闷。她在《海滨之夜》中，写她和他还有另一个朋友，在海滩上赏月时，对各自未来生活的想像和向往，黄维特却觉得累了，只想躺在海滩上，永远和海、月、风作伴，什么也不去想。那一位朋友，幻想在海边建一座小屋，看海看天，独自享受；她说她“的确太苦了”，她既强烈地追求充满“生命之力”的人生，又要“投身在革命的洪炉中，牺牲在鲜血的血泊里”，她不愿像他们那样，只想躺在沙滩上，她要走进大海里，成为海的一部分。在厦门，她写了很多小说和散文，像《写给海上的微》、《暴风雨后的黄昏》、《小土豪》、《秋天的落叶》、《献给失掉自由的铁》、《闽西的妇女》、《动乱中的闽西》、《秋之晨》等数十篇，刊发在《申报·自由谈》、《论语》、《时代画报》、《大晚报》、《文学》等报刊上。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我的学生生活》、短篇小说集《血流》和《伟大的女性》。那篇《献给失掉自由的铁》的散文，就是她献给她的同学好友女革命家周铁忠的。

1933年的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冰莹得到《从军日记》法译者汪德耀先生的信，说他从欧洲回国了。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去年春天。她正奔走于抗战救亡。白天到前线救护伤兵，晚上编辑《妇女之光》，忙得不亦乐乎。春潮书店的夏康农先生告知她，说汪德耀先生从法国回来了，正在上海，问她可想会会。汪先生把她的作品翻成法文，推荐给法国读者，她一直感激在心，他们虽然通过信，但从没见过面，她早就希望有机会认识这位有名的生物学家。听说他来了上

海，她非常高兴，说她非常想认识他。夏先生就安排他们在他的书店会面。这是次非常愉快的会见，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汪先生对她说："欧洲人大多认为中国落后，中国妇女更落后，不过是些缠着小脚没有文化，只知三从四德，成天围着锅台转的人。这是一种偏见，起码是过了时的观点，现在中国不是已有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走上革命道路的妇女了？你这位女兵不就正是这种人嘛！我把《从军日记》介绍到法国，就是要让欧洲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妇女，让他们知道中国新一代女性，是有理想有追求，她们争自由，要平等，向往幸福的生活！为得到这一切，敢于扛起枪与男人一起去革命、去打仗！"汪先生还告诉她，"罗曼·罗兰称赞你是女英雄呢。"

第97节：谢冰莹全传(96)

“真的呀？”她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算什么英雄哪！唉！我只是一个不甘被封建势力吞没的女子罢了。”

“罗曼·罗兰真的很欣赏你的革命精神。”汪先生鼓励她说，“你给他写信吧，他一定会给你回信的。”

“他是闻名世界的文学大师，肯定很忙，我哪敢打扰他。”

汪先生就给她讲起罗曼·罗兰青年时代给托尔斯泰写信的故事。并说：“他非常爱护青年，一定会给你回信的。”

她真的给罗曼·罗兰写去一封信，向他叙说了她当时的困惑和迷惘。没过多久，她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汪德耀先生译的《从军日记》里面，认识了你——年轻而勇敢的中国朋友。你是一个努力奋斗的新女性，你现在虽然像一只折了翅膀的小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冲出云围，翱翔于太空之上的。朋友，记着，不要悲哀，不要消极，不要失望，人类终将是光明的，我们终会得到自由的。”

那时，正值上海抗战停战，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加之她与顾凤城生活没法过下去，冰莹正处在茫然和怅惘情绪之中，罗曼·罗兰的回信，给了她力量。她才决定离开上海，游历到了闽西龙岩，见到了开赴到那里的十九路军。她感觉到了军队对撤出抗战战场，调来打内战很不理解，也不热衷。她又想起了她在那里兼任善后委员会宣传委员的事。她到厦门后，徐名鸿还不断催她回去，她只希望他们做永远的好朋友，不想他仍不忘情于她，总说后会有期。而她这个人自由惯了，不愿受任何约束，不习惯安定的生活，也不愿卷入什么政治漩涡，除了喜欢游历，看山看水，就是喜欢读书写作，又因为和黄维特生活在一起，没再回龙岩去。她跟黄维特说，汪德耀先生现在福州，她要到福州去会汪先生。

她独自一人去了福州，拜访了汪先生，在福州游览了名胜风光，不期又遇到徐名鸿。徐名鸿以爱嗔的语气说她："你怎么一去不归呀？忘了你是善后委员会的宣传委员吧？那可不行，蔡主任他们都到福州来了，你得恪尽职守呀！"

她笑了起来说："你看我这人像个做官的吗？你就饶了我吧？"

"你不再恨日本人哪？不再要报仇雪恨哪？"他放低声音，"十九路军的将士就这样心甘情愿躲到山里来打内战，围剿红军？你回来吧，我们会有行动的。"

"什么行动？"冰莹吃惊地望着他。

"现在还只是有些想法，今天跟你说的话，可不能写进文章啊。蔡军长几次问到你，这回就留下来吧。十九路军的将领都到福州来了，参加这周的委员会总理纪念周集会吧。"徐名鸿进一步动员她，"我们正要在福州发动民众，做抗日救亡宣传，你再排个戏，好吗？"

冰莹经常自谓是个自由女神，不愿受组织的约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但她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她憎恨日本侵略者，她非常热心抗日救亡活动，做抗战宣传，义不容辞。在厦门，她就排过田汉的独幕话剧《乱钟》，她一口答应说把这个独幕剧在福州排起来。只要是为抗日救国的事，她都热情如火，她和宣传科的几个年轻人，说干就干，这个广场剧一下就轰动了福州的大街小巷。

冰莹回到厦门不久，徐名鸿就来信要她速去福州，说有非常重要的事等她去做。她不知道他要她去做什么重要的事，后来她才知道，就是十九路军的将士，在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广大官兵的推动下，蒋光鼐、蔡廷锴和将士们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联合国民党内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深等势力，即将拉开"反蒋抗日"旗帜，并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正在"筹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有意要她担任政府中的妇女部长一职。她因为有课，也不想与他过多接触，以免他人误会，就没去。几天以后，电台传来了一则重大新闻。平心而论，她是支持抗日反蒋的。

1933年11月20日清晨，十九路军和福州广大群众，聚集在福州南校场上，蔡廷锴军长拿出一幅红、蓝、黄色的布旗，向军民报界宣布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主张。两天后的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宣布成立，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制定了人民革命政府大纲。这就是历史上的“闽变”事件。这个宣言传到了南京，蒋介石立即调集优势兵力对福州政府进行围剿，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前后只存在了不到二个月就失败了。

谢冰莹倾向革命，追求民主和自由，但她对政治和权力不感兴趣，不愿参加任何党派，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家，和今天拥护这个派明天拥护那个派的投机革命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却被无端地卷进了“闽变”的漩涡。她被认定参加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活动，在政府里担任了妇女部长职务，遭到通缉。可她却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她。

那时她和黄维特住在厦门中学。一天深夜，他们已经熟睡，门上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冰莹被惊醒了，慌忙披衣下床去开门，她的一位要好朋友惊慌地一把拉住她说：“你被通缉了，马上就要有人来抓你，你快快离开学校！”

“为什么要抓我呀？”

“说你参加了‘闽变’，快走吧，来不及了。”朋友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她转身回屋，对黄维特说：“真是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落。我先到上海去避避风头，我会告知柳亚子先生我的行踪。”她匆忙中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装进小箱子，就走出门去。

黄维特追着要送她。她向他摆了下手说：“我什么都没带，还有文稿和书，你帮我收拾好，他们是来抓我，你不会有事的。你快上床睡觉。他们若问我去了哪里，你就说几天前就没回来。”她就去了码头，恰巧有船去上海，她就上了船。